

骑驴找马

——
让子弹飞

姜文
◎ 等著



YZLI0890113974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风高浮云远，春短日子长。
帘外无花落，心下有余香。

——姜文

ISBN 978-7-5354-5236-8



9 787535 452368

定价：49.8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骑驴找马/姜文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354-5236-8

I. ①骑…

II. ①姜…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5478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陈曦

助理编辑:吕强

封面设计:蔡立国

版式设计:胡湖

媒体运营:赵萌

责任印制:张志杰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电话:027-87679310
长江文艺出版社 传真:027-87679300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430070
发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010-58678881 传真:010-5867734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100028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90×1280毫米 1/32 印张:12.25
版次:2011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50千字

定价:49.8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骑驴找马



——让子弹飞



姜文
◎等著



YZLI0890113974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序

- 我看姜文和他的电影 张仁里 · 006
把葡萄变成葡萄酒 童道明 · 010
关于《骑驴找马》 述平 · 014
观《让子弹飞》首场演出后 马识途 · 016

1 对谈 · 讲故事的人 · 035

A

- 安知非福? · 036
产品·作品 · 038
两个小时 · 040
借题发挥 · 048
臭味相投 · 050

B

- 人随戏走 · 052
听声相面 · 054
无需外化 · 056
正在忘却 · 057
比较荒诞 · 059
偏爱《太阳》 · 060

C

- 别不消停 · 063
还没成精 · 066
我爱北京 · 068
必须靠谱 · 070

D

- 难在圈地 · 072
人熟味准 · 074
有诗为证 · 075
读即误读 · 078
反对伪善 · 081
无关市场 · 083

E

- 化学反应 · 084
精神领袖 · 092
重建秩序 · 095
不加注解 · 096

2 小说·**盗官记** · 111

3 剧本·**让子弹飞一会儿** · 179

4 事件·**后子弹时代** · 371





我看姜文和他的电影

张仁里

我特别喜欢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可惜拍出来之后观众反响不大，不过我感到姜文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一定在孕育着拍一部更有创意的电影。

有一次姜文来我家，在我们的聊天中，我问他将来准备拍一部什么片子，他说正在准备拍一部娱乐片。娱乐片？！我没有想到他怎么把注意力转到娱乐片上去了。虽然现在观众工作很紧张，到电影院里看看娱乐片，放松一下，娱乐片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就我对姜文的了解，他一定在创作上有新的追求，只是在影片还没有开拍之前，主创人员一般不愿意去宣扬自己的创作追求，先自吹自擂一番，这是很虚浮的作风，姜文个性不是这样的。我虽有些疑惑：是不是前面片子票房差，需要给投资人赚些钱？也就再好再深入细问了。不过，争取高票房，在文化产业的浓烈氛围中，对一个导演来说，也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我带着理解、带着好奇等待着他的大作问世。

今天，看到了《让子弹飞》的主创人员们的对谈，我才了解到主创人员在艺术思想、风格上的追求——怎样把一个故事讲好；又怎样在故事中表达一个人成长中的责任及人生态度；以及展现正义战胜邪恶的较量。而这些表达又如何能不落俗套，既在情理之中；又在观众的意料之外。——这确是发展文化产业所需要探索的创作之路。

一个艺术家在创作道路上需要不断地有新追求，才能使创作生气勃勃。从姜文的四部电影看，虽产量并不多，但每一部都有他对生活的独特认识、

感悟。《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年轻学生们从课堂、书本上解放出来之后，无人管束的孩子们酣畅淋漓的个性展现。《鬼子来了》揭露出那种日本侵略者极端狡猾的本性，以及中国人民的朴实、憨厚。《太阳照常升起》则展现了人生的无奈和尴尬。

在姜文拍《鬼子来了》这部片子时，他曾对我说：“我看我们拍的许多抗日的片子里表现的日本鬼子，都是我们从表面理解的日本鬼子，而不是真正的日本鬼子，凶狠有余、狡猾不足。日本鬼子自己吹嘘的‘效忠’也不全是真的，连他们剖腹自杀很多也是假的，只不过是《红灯记》里叛徒王连举那样的自残而已。”可见，在当时观众看来姜文处理的鬼子很是与一般影片里的鬼子不同，那种诡计多端的狡诈令人切齿痛恨、印象深刻。为此，他邀请了日本演员来扮演日本军人，为的就是要找到他所要的日本侵略军凶残、狡猾的本性。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著名影剧导演，没有一位是踩着别人的脚印走出自己成就卓越的道路来的，都是极力摆脱种种创作套路的束缚，踏上创新之路，反复磨练，结出辉煌之果实。创新、突破是艺术创作的成功之道。姜文的成績中也透出这个原理。

在《让子弹飞》这部片子中主创人员很强调要把故事说好。的确，电影比较戏剧而言，有广阔的观众群，要想方设法提高观众的观赏兴趣。尤其是“商业片”，首先要有一个好故事。不然，七个亿的票房何从谈起？但是，

故事先是要做到让观众看清楚、看明白，这是基础；然后要让观众看得有兴趣、有滋味；三要努力做到精彩绝伦，让观众走出影院后念念不忘。这不仅是一般艺术片；更是故事片需要的创新。姜文的几部片子都渗透着他对该片反映出的生活感受和认识，因而，显示出他独有的创作个性。“独特”也是一种新颖，是创作风格上的新颖。既然是“独特”，当然是“独有”的，这就极为宝贵。这是每一位艺术家成功的诀窍。

要做到创新、独特，那就涉及创作者本人的生活修养和文化修养。否则，创新会扭曲成为奇异、怪诞。我看到的姜文是一位十分刻苦、用功的导演，他确实做到了于是之先生说的：“大学毕业了，课堂的功课结束了，但大学的课程还在继续。把每一个戏都当做一堂课来上、来学，演《关汉卿》这出戏，就研究元断代史，研究元杂剧。演莎士比亚的戏就研究十六世纪的文化。”

在姜文拍《鬼子来了》的时候，我到他的驻地房间里去过，房间里显眼地放了一排书架，书架上摆的全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书与小说。为了拍好这部电影，姜文还认真研究了靖国神社中供奉的侵华鬼子，要看看他们是怎么“效忠”的。为了拍好《阳光灿烂的日子》，他在郊区专门布置起当年独有的大字报海洋，让演员在这种氛围中捕捉当年人物的感觉（当然还有报告、座谈、学习等理解时代背景的学习活动）。

这次拍《让子弹飞》之前，听说姜文研究古诗词入了魔。一天他突然给我寄来一首古诗，我不明就里，只好打电话去问小尹，得到的回答是姜文正在学习古诗词，还说要是我感兴趣的话，可回复一首。我自知不如，哪敢在古诗上轻举妄动。但听说这是姜文正研究把《盗官记》改编为电影时的一种创作激动和预热，是在准备张牧之这个人物时的一种体验。这使我联想起于是之先生在回应谢晋导演出演曹操一角时提出的两个要求，一是练剑；一是练魏碑（书法）。为的是创造好曹操是一个军事家，又是一个文学家的形象。

“创新”这两个字很好说，但极不好做。“创新”不是随意地玩儿一把，而是对艺术某种理念执著的成功追求。希望许多喜欢姜文和喜欢他的影片的初学者，能看到他刻苦努力、不断学习的步伐，走出具有自己个性的创作道路来。古代有一位文学家赵翼在评诗时说得好：“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妙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要我写电影书籍的序言，实在让我作难，因为我没有资格对电影做任何评判和论述。所以，我就用一段古人之言，作为我打住这番话的结语吧。

2011年7月26日

把葡萄变成葡萄酒

童道明

1.

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陈曦女士打来电话，说他们要出一本关于《让子弹飞》的书，姜文有意约我写序。我很爽快地答应了，觉得这是件好事，何况我对姜文早已有所了解，对他这部电影也早就青眼相看，还写过一篇影评，发表在《大众电影》上。估计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不会很多，我不妨把文章的一头一尾抄录如下：

姜文“让子弹飞”，结果一飞冲天。票房不俗，口碑甚好，靠的是艺术水准。

艺术不等同于技术，艺术得由内涵支持，内涵还不能“一目了然”。《让子弹飞》的妙处恰恰在于它不单调，在于姜文的想象力可以煽动观众的想象力。对于它的题旨，既不需要“形而上”的解析，也不需要“一言以蔽之”的概括。我们能从这个电影里得到什么启发与享受，要靠我们观众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审美情趣去感受与感应。你自己感受和感应到了的，就是你个人的收获。各人会有各人的不同感受，各人因此也会有各人的收获。这样，《让子弹飞》就成了一部难得的可以借助“接受美学”原理来拓展自身内涵的中国电影。

这是文章的开头。

从词义辨析，“让子弹飞”似乎有“快意复仇”的含义。影片的情节也就是以“快意复仇”结束的。但“复仇”之后果真就那么“快意”吗？未必。你看，姜文演的那个人物原本在影片里一直张扬着，强势着，亢奋着，快意着。但到了影片结尾处，他的心腹们穿着一身新装离他而去了，他的对手带着一身“罪孽”葬身火海了。他呢？怅怅然站在那里，四顾苍茫，一副

执戟独彷徨的神情。这个歧路彷徨的形象是让人难忘的。姜文很聪明，他知道要“站着赚钱”不单单靠拒绝“植入广告”的艺术家风范，还要不迷失在“一切为了笑”的喜剧套路里。《让子弹飞》有着鲜明的姜文风格。但他的四部影片又是很不一样的。姜文是一个很难得的“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电影导演。

这是文章的结尾。

昨天阅读出版社快递来的书稿。先读“对谈”篇，读到这样的一问一答。

——为什么选择马识途的《盗官记》来改编？

姜文答：马识途的这个小说很有意思，它让我们有机会通过两个小时完成一生的感受。首先张麻子这个人物，我把他切成三段。有位老先生说，人的一生要面对三种关系，顺序不能错：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心。那么张麻子这两个小时经历了这样的事儿：抢钱，人与物；进了城之后，“小六子”一死，开始人与人；到老汤一死，回过身来，从抢钱到裸捐就是人与心了。他与他自己的心，与他所见到的人的心那种心与心之间的抗衡。

我文章煞尾那一段，就是在欣赏电影里展现“他与他的心抗衡”的那个华彩乐章。我的欣赏趣味与姜文的艺术构想还是有所交集的。我文章开头说的那一番意思，与姜文在解读所谓“误读”时说的“每个人都在电影里解读着自己的内心”的看法也能呼应。

在这本书里，“对谈”是很要紧的篇目。如果《让子弹飞》是一块人人称道的好钢，那么“对谈”告诉我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

现在我结合着《让子弹飞》（当然不限于这部电影），说说姜文给予我们的启发和对于我们的意义。

我想借用三句我非常喜欢的语词加以说明。

一、我喜欢《国际歌》里的一句唱词：“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句话具有敢为天下先的踔厉发扬的气魄，乃是真正的艺术创新的精神条件。《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无一不是姜文的“让思想冲破牢笼”的卓越成果。

二、我喜欢大戏剧家梅耶荷德的一个警句：“艺术就是把葡萄变成葡萄酒。”我依稀记得，好像姜文也曾用葡萄酒的纯度来比喻电影艺术质量的高度。广大观众对《让子弹飞》的浓烈的观赏欲望，也缘于姜文“把葡萄变成了葡萄酒”。而读了这本书，就能知道，姜文他们是如何将葡萄变成了葡萄酒。

三、我喜欢契诃夫的剧作《海鸥》里的一句台词：“物质与精神终于能结合在美妙的和谐之中。”姜文在“访谈”中也谈到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物质指电影的票房，精神指电影的艺术。《让子弹飞》创造了一个奇迹，赚得了七亿元的高票房，但没有人说它是部商业片。原因就是在这部戏里，“物质与精神终于能结合在美妙的和谐之中”。

3.

想起了一件往事。1998年之初，姜文要演话剧《克诺克》。我问于是之先生是否想看姜文主演的这出话剧，于先生说“想看”，我便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了姜文。姜文听了非常高兴，说现在他们正在海淀剧院演出，这个剧场不适合于老师看戏，他们热诚欢迎于老师几天后到首都剧场来看他们的戏。

于是之夫妇是1998年2月14日去看的戏，这天是情人节，一些青年男女是手持玫瑰花进的剧场。于先生已在病中，这是他最后一次外出看戏。散场之后他还去后台化妆间看望了姜文他们，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踏入他再熟悉不过的首都剧场化妆间。当时有很多记者在场，相机的镁光灯不停地闪烁。几天之后，《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相关的报道和一张于是之与姜文的合影。于是之一直看好姜文的演员生涯的前景。但他已经住进医院多年，处于失忆状态，已经无法知道姜文作为导演的成就。

姜文青少年时代爱看于是之主演的《茶馆》，我问过他一个问题：“《茶馆》的最大成功是什么？”姜文毫不犹豫地回答：“最大的成功是演员的表演。”我听了大吃一惊，但稍加思索便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接近于真理。在这本书里就有不少乍一听来让你出乎意外，但你又不得不承认言之有理的“姜文如是说”。

2011年7月23日

关于《骑驴找马》

述平

2010年，姜文说：让子弹飞一会儿。子弹果然就飞了。枪枪命中，不但赢得了当年中国电影的最高票房，同时还引爆了前所未有的热议和解读。

不就是一部电影吗？何以至此？为什么？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于是，就有了后续的这本书，起了个有趣的名字：骑驴找马。

在此，我有必要解释一下书名和电影名。

所谓骑驴找马，就是在没有马的情况下，先把驴骑上，不能等有了马才如何如何，先上了路再说。而“让子弹飞一会儿”又是另外的意思了，说的就是子弹打出去了，别急着马上就看到结果，从容一点儿，自信一点儿。这两个意思都挺好。都是创作者应有的心态。

多年以前，姜文为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出过一本书，叫做《诞生》，之后又有一本为《太阳照常升起》预备的书：《长天过大云》。可能是生不逢时吧，当时没出，这次与《让子弹飞》这本同时推出。关注姜文电影作品的人这回有的看了。

本书内容很丰富，剧照，工作照，剧本，小说原著，电影制作的大事记，姜文导演的长篇访谈。想看的东西都有了。

更有意思的是，本书还收录了姜文的一些颇有古意的诗词。这些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写就的诗词，可能并不严格地遵守平仄，格律，但那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他的一个心情的表达，每每写就，他都会发给创作成员一看，如今读来，更感亲切，现在放在书里，既是分享，也是留念。

一个从起意到完成，历时三年多的电影，其间所经历的事情很多，读者凭此书可以更好地理解本片的创作过程。

细心的读者或可发现，剧本中有一些电影里所没有的台词和情节，颇可一看。

如果你要找一本有关《让子弹飞》的权威性的，代表创作者的意图的书，那么看这本书就对了。

凭借此书，你可以看到子弹是如何上膛的，怎么开枪的，以及它所划过的痕迹。这，多么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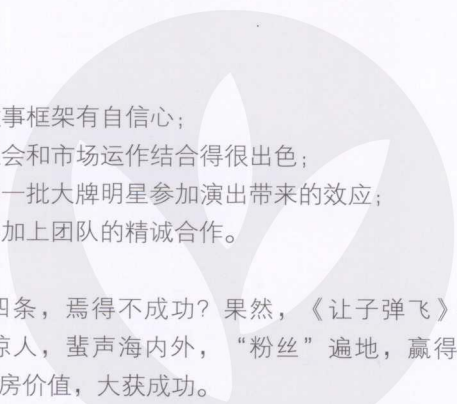
观《让子弹飞》首场演出后

马识途

子弹飞来呈异彩，
街头巷尾说姜文。
芙蓉镇里露头角，
纽约蜗居铸铁魂。
联袂明星增大气，
多娇丽娘浥清芬。
层楼再上谋新片，
艺苑何人不识君。

2010年12月13日，姜文导演并诸多男女明星主演的《让子弹飞》的样片到成都后，我受邀参加在成都的首映。看完电影《让子弹飞》出来，激动不已，诗兴骤发，回到家中便作了上面那首七律诗，并写成书法相赠，以示庆祝。

为什么我要写这一首诗？因为，我深信姜文的《让子弹飞》一定会成功。理由是：

- 
- 一、我对提供的故事框架有自信心；
 - 二、姜文奇妙的理会和市场运作结合得很出色；
 - 三、姜文的导演和一批大牌明星参加演出带来的效应；
 - 四、精细制作，再加上团队的精诚合作。

一部电影，有这四条，焉得不成功？果然，《让子弹飞》在全国上映后，一飞冲天，一鸣惊人，蜚声海内外，“粉丝”遍地，赢得了最多的观众，突破了七亿元的票房价值，大获成功。

不过成功已是过往的事，不能说明未来。姜文最近托人带话给我，希望我能送他一幅书法作品，我随即写了如下的楹联送与他饰壁，我想说的话，尽在此联：

昨日辉煌视粪土
明晨愿景见朝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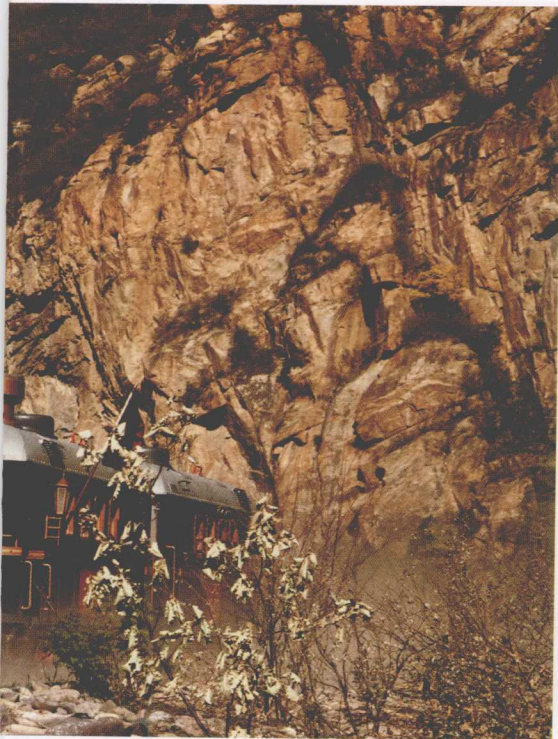
2011年8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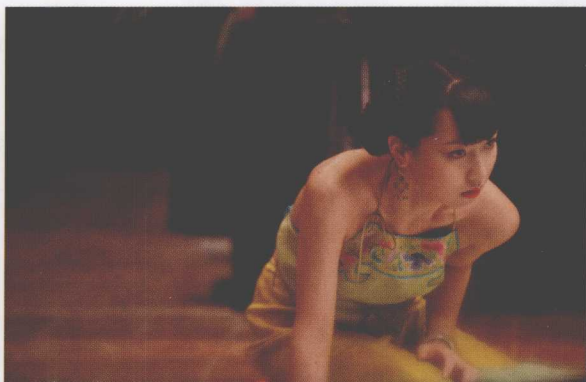
















1 对谈·讲故事的人

A

安知非福？

——一部没能上映的《鬼子来了》让你沉寂多年，而这几年应该是一个天才导演最黄金的生命阶段，你怎么看待这种行业里对你的“禁忌”？

姜文：禁就禁呗，安知非福？

——《鬼子来了》之后连续若干年您都没有拍片，感到遗憾吗？

姜文：《鬼子来了》之后，那就是2000年到2005年……也没什么，大家在替我遗憾的时候忽视了我其实还是个演员。在这几年中，我演了《寻枪》《天地英雄》《绿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茉莉花开》《皇太极》……六年六片，也挺令人欣慰的，可以算准高产了吧？

——您被歇了这么几年之后，终于有机会酣畅淋漓一把，没有直奔票房而去，而是拍了《太阳照常升起》这样一部非常内心的片子。为什么不弄点儿大动静出来呢？您应该是想赚钱就能赚钱的。

姜文：你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如果你假设或者承认我有想赚钱就赚钱的本领的话，赚钱又着什么急呢？赚钱并不是一个高标准，它是一个生存标准、物质标准。电影有物质的一面，我们称之为产品；也有精神的一面，我们称之为作品。那么作为我来说，以及当时的投资者来说，我们恰好想要尝试一个不仅仅追求或者不属于追求物质层面的电影制作。我们愿意利用这一次机会，做一个追求非物质的精神工作。

——但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既是产品，也是作品。还有《鬼子来了》，如果它能够上映的话，我相信它同样既是产品，也是作品。

姜文：谢谢你这么猜测，但是它毕竟没有上映，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这样的，看你追求有多远吧。从追求物质到追求精神，这是两个极

端，在中间地带可能有一个东西叫“又叫好又叫座”，它依然是属于中间的这一段。

《太阳照常升起》的投资人王伟是王朔介绍给我的；帮我做《阳光灿烂的日子》后期的让·路易也是王朔介绍的。我觉得王朔在这方面非常了不起，他对于追求精神的电影，一贯有一种喜爱吧。

王伟这位兄弟对我很重要。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有钱，物质对他不重要，最好搞一个非物质的东西，能多非物质就多非物质，就怕你不能非物质。他也跟王朔认识很多年了，俩人一合计，说，那我们就找姜文这样的人，少年得志，挣过钱，不为五斗米折腰……

忘了是哪位老先生说过，您就算折了腰，未必能得五斗米啊。所以我们干脆不聊这个“五斗米”的事儿，直接聊“护腰”的事儿。拍《太阳》这个片子，腰绝对闪不着，拍。

所以我一直说我特别幸运，在2004、2005年，在王朔同志给我介绍王伟同志的情况下，拍了一个反映精神生活的东西。这个片子后来有很多人说“看不懂”，可能是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欣赏模式，习惯了将情节简单化。他放弃了对电影的期待，其实同时也放弃了对他自己生命的认知，那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可惜了。这个电影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成是“姜文喝高了拍的”。不管他们怎么说吧，我一辈子都认为，这是我的一个幸运，由王朔带来了王伟，开始这项了不起的“非物质追求”。我想这个东西在未来的若干年，会显现出它的作用，因为已经有一些年轻孩子们开始追捧这个片子。为什么我要提出“年轻孩子”呢，就是他们从小物质条件比较优越，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仁瓜俩枣”而生活的。为“仁瓜俩枣”而生活的可能会对这个片子有一些焦虑，也不是说不好，就是忍不住感慨：“哎呀，这么多钱干点儿什么不好啊？”

其实谁都有想要从物质生活解脱出来的瞬间，谁都想通过谈恋爱、想入非非、酗酒、远足、登山、宗教等，达到一种远离尘世的感觉。但是通过电影来实现一种远离尘世、充分极端地接近我们精神本质的这样一个作品，需要真正的勇气和真正的舍弃。

在西方，他们可能遇见过若干次这样的机会。在中国，我想中国革命算是一次这样的机会。红军没有补助费，也没有利润，还要抛头颅洒热血，区区七尺说没就没了，怎么办？这就是比蒋介石、比红军之前的若干个政治集团更非物质的一次追求。不要说我是“毛粉”啊，这个说法我觉得太庸俗。但是的确在非物质追求方面，这群人做到了极致。

2005年，我们并不需要真正地抛家舍业，只是用电影的创作手段，做了一次与精神的零距离接触。看起来检验它成功与否的唯一手段是市场，是商业，但其实市场和商业是检验不了精神活动的。

我是觉得趁着年轻，这个事儿应该做，必须做。王朔、王伟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后来杨受成也参与进来了。所以后来我老跟年轻导演说，要敢于争取拍一部《太阳照常升起》这样的片子，回过头来再拍若干个《子弹》，你是可以有机会的，也是容易的。没有拍过《太阳》，就拍不了《子弹》。一上手就瞄着拍《子弹》的人，拍不了《太阳》，这一辈子就掉到物质活动当中了，对于生命来说，未免有点儿可惜。

产品·作品

——你在拍摄《太阳》之前已经具有了足够的江湖地位，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精神，但是很多年轻导演恐怕没有这个条件。

姜文：我看也未必。就算你旗帜鲜明地追求商业、追求物质，最后也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奔着商业片去的，最后可能只有20%得手，也是一种冒险，你还要搭上你年轻的生命。与其去冒这个险，还不如先做一件非物质的事儿。

其实现在拍电影，也不需要那么多的钱，你要想拍个精神产品，iPhone也能拍啊，对吧。就看大伙儿是不是要这么来对待创作。如果大家对待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物质、收入，我看这个导演和这个演员也做不成，很困难。

马珂：很多年轻导演对他想要从事的这个行业，并没有做好一个意志的准备，通俗点儿说，就是光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揍；不想挨那个揍，只想吃那个肉。

危笑：姜文先生我插一句行吗？我就一个例子，有一个述平老师喜欢的欧洲小片子，叫《卡特琳瓦嘉》，特别低的成本。这个哥们儿用了三盏灯、一台摄影机，把片子拍完了，您有机会可以看看，那片子很好看，但是肯定没市场、没票房。后来得了一奖，组委会跟这个导演说，我们需要三张DVD，但这导演没钱。他拍片子花了几万欧元，家当全搭进去了，他就在他的国家教了四个月的英文，挣了点儿钱，刻成DVD，寄到电影节，参加电影展。这就是他自己创造的条件，既有才华又有决心，我听到以后挺感动的。

——《太阳》是你对自己的总结，还是对世界的总结？

姜文：我觉得首先是对我自己吧，因为奢谈对世界的总结，这总是有点儿可笑，没有个体，也就没有群体，是吧？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一个作品也好、产品也好，都是先要过自己这一关，让自己有的表达，看着舒服。否则，你说我就是为大伙儿想的，“大伙儿”是谁呀？你连自己这关都没过去，拿什么替大伙儿想啊？这就叫骗人的鬼话。

——我们能大胆地妄加评论说，《太阳》的票房结果恰恰是世界对电影的总结吗？

姜文：没懂。

——《太阳》的票房只有两千多万，这是否能代表现实世界对你的精神追求的一个反馈？

姜文：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们算“一半的清醒”。一开始我们想，它既然是个非物质的东西，就不必太多地考虑票房。但也不是不考虑，要是不考虑，索性就不发行了，对吧？你既然把它扔进市场了，就是还要考虑。

但当时我们其实缺少一个辩证的想法，我们想它既然是非物质的，既然是作品而不是产品，我们就不去追求票房的回报，其实这个是错的。拍的时候可以以不追求，但是在投入市场的时候，应该找一个像马珂先生这样的发行人，就是一泡屎也得把它发成香饽饽——这是一个发行人的信条，让它尽量广泛

地出现在有可能渴望这个东西的人的眼前。当然，这可能就要借助某种商业手段、物质手段，所以这是个辩证的关系。

——也就是说当时缺少一个有发行能力的制片人？

姜文：对。从非物质性的创作到非物质性的营销，这是不对的。非物质性的创作可以用物质的手段进行营销。马珂先生的出现使这个东西有了一个新的态度。

——就好像这次《子弹》赢得了超级票房，人们同时对它所表现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充分肯定。在喜欢《子弹》的同时，还有一股奇怪的解气的兴奋感，都觉得终于有一个让自己跟谁说都不丢人的好片。

姜文：对，它卖了这么多钱，但是大家并不认为它仅仅是个商业片，还是个精神产品。

范笑：我可以不太夸张地说，《子弹》对于中国电影，意味着理念和格局的改变，它让很多中国电影人看到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让大家知道，这个路子能成，已经成了。

马珂：我同意姜文先生说的一个观点：因为有了《太阳》，才有《子弹》。我们这个“团伙”在如何用物质的手段进行非物质作品的营销方面，观念高度统一，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能做成。

两个小时

——《太阳》的创作过程中，据说你们一直在和传统的、老套的叙事方式与台词方式斗争，摒弃一切常见的东西，你做到了，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姜文：其实聊创作的话，我只拍过四部电影，这四部电影我全是这么做的。如果电影还是创作的话，从创作的道路来说，必须这么做。（对不起我出去一下，瞬间就回来，你们先聊。）

危笑：要是述平先生在，这个问题能说得更清楚。

姜文：你就把自己想象成述平先生吧。

危笑：这是“辛辣地讽刺”。我先说说《太阳》为什么大家都说“看不懂”。在所有老套的电影叙述方式中，都是在前15分钟先摆好人物关系、人物立场、人物动机，让观众明白谁是谁，想干什么，为什么想干。但是在《太阳》的前15分钟里，动机和立场都不明确。观众所看到的，其实是隐去的人物动机、立场，所产生的外化的结果，而这一系列外化的结果撞击很强烈，同时又很紧凑——比如疯妈突然就上树了，突然就开始砸东西，突然用火烧儿子的手——由于节奏问题，观众对于这些外化的东西接受不了那么准确，或者说接受不了那么顺畅，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老套的叙述方式了，他会想如果不知道原因，看它干吗？

但是我恰恰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展示生活中所能看到的，而不是把生活的底子刨了之后再给你看。无论电影还是文学，魅力在于给你一些，由这些再引导你去生发更多的思考或想象。如果不对观众加以引导，而是直接告诉他一个所谓的“谜底”，那就没必要拍电影，还不如聊天了。

姜文先生和述平先生、过士行先生，他们三位做的尝试，都是“革命”性的。就是别人原来都这么聊，我不这么聊，不这么聊是不是更能看到生活本身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和一个导演的诚实，冒着被观众“看不懂”的风险。

危笑：《太阳》既没强迫、也没强暴观众的眼睛。所谓的“传统叙事手法”，恰恰是导演和编剧一上来就摆明了人物关系，然后强迫你看下去。有一次记者问姜老：“黄秋生为什么会死？”姜老回答说：“自杀的原因只有自杀的人自己知道。”而大部分人都在这一点上产生过质疑：“你都没告诉我自杀的原因，他怎么能死呢？”

我们已经不在一个范畴聊了，因为我们认为好看就在于这是事实，你不知道他自杀的原因。而且电影所营造的气氛和效果让你感到，这个人的死一点儿不悲伤，既庄严又有自尊。这种尝试是有魅力的，真正对于生活有某种意义

上的责任心，而不是从一种“全知”的角度全打开让你看。

——为什么在众多作家中，姜文先生总是选择与述平先生合作？

危笑：第一，可能脾气相投，他们确实有很深的交情。第二，述平的作品质量无可厚非，无法替代的，他的作品非常尖锐而且特别飞翔。平常你跟他聊天，虽然他有东北口音，说话还带点儿小结巴，但只要你认真听，他说出来的东西是能把你眼睛戳瞎的那种。

举个例子，《子弹》里面有一场“发钱”的戏，老二、老三站在花姐的窗户下面，想把钱发给她，因为喜欢她嘛，但是“大哥说了，钱要发给穷人”，花姐显然不是穷人，那么钱怎么才能发给她？我们当时聊剧本，说这里需要一句词儿，既不能违反麻子的游戏规则，老二、老三还必须把钱发到窗户里去。没多久述平就想出来了，“你就说，卖儿卖女的都是穷人，这个女孩儿就是穷人卖掉的女儿。”

现在听起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弯儿，但要不是述平，别人不一定能想到。换了别人，很可能让老二、老三就这个事儿聊上五分钟，可能会聊得挺好笑，把观众逗乐了，但这不是姜文要的电影的节奏，不是凝练的东西。

姜文对自己电影里真正有营养有魅力的东西，一点儿都不炫耀，这是他习惯的低调，但也特别“划不来”。其他电影可能通篇只有那么两三个能聊的事儿，疯狂炫耀，全剪在预告片里，给人感觉特“牛逼”。其实整个电影90分钟看下来，也就是这三点可看。而姜文电影里的好台词，有味道的台词，很低调地就让它过去了，以至于你都没发觉这个弯儿是怎么拐的。

——马珂先生作为制片人，对《子弹》的营销有什么心得？

马珂：我老说好电影是有态度的，有导演的态度和导演的灵魂的表述。同时市场也有它的基本规律，电影在整个组接过程中，编剧、导演、演员、制片，都有不同的“翻译”过程。编剧把小说翻译成剧本；导演把剧本翻译成现场的掌控——对于姜文先生这样的导演，所谓“掌控”还包括后期的剪接；演员把台词翻译成具体的表演；制片把作品翻译成商品。首先电影有个好的底子，再加上每一层都翻译到位，能抡开花，这事儿就差不多了。

——那您给我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

马珂：惊喜啊，就是两个月之内给你七亿，让你出城剿匪。

——哦，这就叫惊喜啊。那么据您所知，姜文先生这次对《子弹》的市场前景有什么期待？

马珂：老实说，导演把做好的片子交到制片人手里，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又想交，又不想交。我能理解他心里的那种焦灼，作品已经变成产品了，媳妇儿终于要见公婆，导演心里往往是比较紧张的，这是任何一个导演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忐忑，是不是紧张，我想一定是有的。

但是我从一个制片人的角度，更愿意尽量平和地面对这件事。你说我紧张吗？我也很紧张。但是我到了电影临上线那两天，每天都忙于一项又一项具体工作的时候，脑子里已经没结果了，把结果忽略掉了。我索性把现在能做的事儿全做了，能花的钱全花出去，没做的事儿赶紧做，实在来不及就算了……回想起来，那是一种临战状态，有多少弹药，去你妈的，先给它打了再说吧，打完再说打完的事儿。

可能再过几年，或者再多做几个片子以后，回味这种临战的状态，是有意思的一件事。这是一个挺珍贵的过程，珍贵在哪儿呢？就在于你把一件事的结果完全忘掉、只想过程的时候，往往结果会是出乎意料的。

而在《太阳》发行时可能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太在意结果了。记得那会儿的宣传过于强调“姜文蛰伏七年复出”“亿元俱乐部”，反而把所有的过程都忽略了。这是我从《太阳》的发行中吸取的最大教训。

——那么《子弹》是姜文先生发自内心想拍的片子，还是因为提前考虑到市场？

马珂：首先一定是他想拍的，但真正付诸实际的前提呢，是我们俩在一起搭档。他对市场是外行嘛，就跟我讲：“老马，我想拍这个，能不能卖好是你的事儿。”当时我给他一个承诺：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卖。

看片儿的那次我印象很深，初剪出来的第一稿，三小时四十分钟，看完以后我就给他三个字：“大成了！”就是说可以了，没问题了。我说，剩下的事

儿就是：姜文先生，您把这将近四小时的片子，剪到两小时十五分钟之内，让我在影院方面能有一个合理的排片，就可以了。

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个矛盾，自从《鬼子》《太阳》之后，像危笑这样的年轻人会觉得跟姜文在一起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但是投资方不这么认为。或者也有就冲着“姜文”俩字愿意投资的，提出的要求很低——能让我们看懂就行。

现在，因为《子弹》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的投资主动找过来，而且要求高了——你肯定能挣钱！

标准提高了，期待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再成事儿，需要更强大的意志力。所以我们公司内部有个规定，所有的人都让自己回到三年前的状态，无知者无畏，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只当七亿票房是别人挣的，咱们从零开始。

让自己继续清醒地做事情，设定更好的目标，拍更好的片子，这是我们的下一个课题。能想到这个课题我觉得已经挺好了，就怕想不到，肯定要出大事儿。

——您和姜文先生合作成立“不亦乐乎”公司的初衷，就是让好的电影能有一个好的出口吧？

马珂：我们老说，姜文先生今年四十八岁了，在黄金创作年龄之内，还能拍多少部电影啊？再拍二十年，或者十五年，可能连十部都到不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空间之内，让一个优秀艺术家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享受，就是我们的追求。（危笑：马珂先生，您听上去很有高度啊。）听上去是很有高度，其实也确实有点儿高度。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奢求，就是希望这样一个团队给危笑、郭俊立这样的年轻电影人提供成长的机会，让他们经过在这里的锤炼，将来可以更容易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们发现刚从学校毕业的孩子除了擦桌子扫地，完全派不上用场，这是教育体制造成的，没办法。所以只有寄望于让一些有天赋有热情的孩子，跟我们

参与两部戏、三部戏的实战，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

——危笑先生现在还不到30岁，已经跟姜文先生有过两次合作了。上次是《太阳照常升起》的副导演，这次是《子弹》的编剧之一兼副导演兼演员，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危笑：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儿肉麻，也可能老姜并不喜欢这个评价：他的片子里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体现他对生活足够的爱和恨，而不是对于票房的爱和恨。这就是他的片子为什么可以有“非物质”这么一个非常牛逼的光环和评价。

我作为他的晚辈和徒弟，27岁就有幸参与写《子弹》这样的剧本，有时候听他们几位前辈聊，常常会觉得——我去，怎么能聊成这么牛逼呢？太神奇了！我希望找到更本质的原因，后来发现本质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生活体验比我丰富，之二是他不放弃任何把体验放在剧本里的机会。

但是很多中国电影放弃了这一点，只去迎合观众内心里那些基础的体验。观众是什么？观众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是被朝九晚五连轴转的生活累趴下的人。好不容易周末能有半天休息，不用打扫卫生整理家务看孩子照顾老人，去看场电影。看电影的一个半小时对他来说是放松的过程，是不希望有更多思考的过程，这是国内电影市场的现状。

因此，作为电影人，我们不能给观众太多思考的任务。观众看电影的时候，没想过这电影还能引出他的一些深层次思考，没想过通过这种深层次思考要去推动社会前进，他想的只是看完电影回家还得照常过日子、上班。这是永远的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导演就不期待观众去思考，不再引导他们去思考。老姜就是这么个“不折腰”的典型。

——姜文先生终于回来了。刚才我们说到您拍的四部电影，都是有别于传统方式的创作，这种创作本身给您带来乐趣吗？

姜文：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创作，并没有形成一个靠谱的传统，大家都在不断摸索。因为中国没有电影工业，只有电影作坊，都是在“农转非”的过程中，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如果说我们中国有什么可循的创作途径，那是想入非非，胡扯。

还好我们这个小团伙里有几个是中戏毕业生，加上上述平先生这样的作家，又是一个电影爱好者——我说他是电影爱好者一点儿不夸张，他可能比在座的人看的电影都多，他每天能看俩电影——所以，所谓的创作方法，只能本着我们自己的创作态度和对电影的虔诚。

没有好的剧本就去拍摄，这是对所有人的不负责任。好的剧本意味着什么？第一，有莎士比亚大哥在这儿摆着；第二，有几个电影的经典在那儿摆着。换句话说，我们还是相信慢工出细活，搭多少功夫出多少成果。我们讨厌投机取巧，也不希望让这些孩子染上投机取巧、小药治大病的毛病。

其实我觉得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是剧本不好。在电影创作方面，没有好的剧本，不搭功夫写剧本，这是一个恶习。你不能说我写了几个人，他们都在说话，这就叫剧本——这啥都不是。

所以在我看来，好演员、好摄影、好营销、好制片、好资金、好市场——什么都好，就是导演和编剧很差，这是中国电影的现状。而且这两个行业最容易蒙事儿，你不知道他做的好坏，一说起来就是“导演很可敬”、“监制很可敬”，您干什么了就可敬？幕后就可敬了？光是在幕后，啥也没做，不可敬。所以我们是针对这个，要把这事儿做好。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还有一些软指标和硬指标，起码我们知道电影需要有创意的过程、创作的过程，还有打磨的过程。这三个过程加起来，没有十几稿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实上《子弹》的成功也在于，大家充分肯定了编剧的力量，编剧在整个片子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您认为电影的本质是什么？

姜文：其实很简单，电影无非就是一拨人看，一拨人演，还得一拨人拍。那你让人家看什么啊？这就是本质，看什么。德国有的电视台晚上没节目了，直接把摄像机架到火车上，拍那些乘客，或者把摄像机架到鱼缸上，拍鱼怎么游。这叫什么？这叫记录，这不叫娱乐。

如果我们说影视作品需要讲故事的话，这不是故事，是等待故事。电影没有时间等待故事，它的本质就是在两个小时之内，你能不能充分利用这个时

间，讲一个既丰富曲折又引人入胜的故事。

——危笑先生对您有一个评价，说您不浪费电影里的每一秒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爱和恨，您觉得这个评价怎么样？

姜文：从危笑先生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是不惊讶的——毕竟是80后嘛，他说的是实话。但是他对我的认识就局限在这里（大笑）。

其实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们不是为了看一个鱼缸，不是为了看火车从A城市到B城市，我们是要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要有背后“做手脚”的人，那就是编剧、导演、演员等各种主创人员。你们能在两个小时里做出什么东西来，让人又能看到爽，又能受“毒害”。

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先生，一直到现在，这是一个永远在聊的问题。大家其实都生活在故事当中，只不过我们用一辈子来体验一个故事，有点儿长。到老了，想说说这故事了，弥留之际，没说出来，就故去了。所以有点儿长，也有点儿最后来不及说。那能不能在来得及说之前，在这个有生之年，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多说点儿一辈子又一辈子的故事？显然只讲自己的故事是不够的，我们可以讲前人的故事，讲想象的后人的故事，和现在别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通过述平先生这样的人，危笑先生这样的人，郭俊立先生这样的人，用他们的专业办法写出来，再通过姜文这样的人，周润发先生、葛优先生这样的人，把它演绎出来，拍摄出来。似乎在两个小时之内，却发生了一辈子的故事。大家虽然还没有“弥留”，但是已经有了“哦……原来是这样”的感受。其实才俩小时，你能过好几个辈子，这是大家满足的一方面，也是“做故事”的人满足的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这样。

但这里边的空间就太大了，莎士比亚时代是用四个小时演绎一个故事，汤显祖那时候，一个故事可能得讲四五天。今天的电影，就俩小时——电视剧剧不聊啊，那个太长——你能让观众通过看你的电影多活了几辈子，你就牛逼了。一辈子做出俩，甚至只做出一个牛逼的电影，你就成为不朽的电影工作者了。

甭管哪位大师你算算，黑泽明也好，莱昂内也好，库布里克也好，你算算他一辈子拍过的这样的片子能超过五根手指头吗？超不过。所以是靠一代一代

人在不断地讲一代一代人的故事。我们如果把上一代、下一代都讲完了，那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就讲我们这一代能讲的故事，这一代能听懂的故事，愿意感受的故事。

给今天的观众讲故事，也有今天的局限，眼界和心情都有局限。超出了这个局限，那就成了《太阳照常升起》；刚好在这个范围里，哪儿哪儿都合适，那就是《让子弹飞》。

——您选择与一些80后年轻人合作，请他们担任副导演和编剧，是考虑到对年轻观众的影响吗？

姜文：其实没这回事。就像我们看到的一些在80后、90后中间流行的时尚，不一定是80后、90后设计的，那个设计者、操纵者可能50后甚至40后。所以，这个不奇怪。

我并不担心因为自己是60后，就无法揣摩80后、90后观众的心情。不在于怎么揣摩别人的心情，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心情。你自己真的有心情，感染了，感动了，用两个小时讲了几辈子的故事，让观众在这两个小时里体会了一辈子、再一辈子，体会了他想体会又体会不着的故事，几零后都无所谓，不重要。

我们今天还在看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先生比我们大出四百多岁，有点儿代沟，但是今天的很多好莱坞电影依然是从莎士比亚先生那儿化来的。我们今天还在听莫扎特，莫扎特也比我们大二百多岁。所以好东西并不在于是不是年轻人创作的，但它能燃烧一批一批的有荷尔蒙的年轻人。

借题发挥

——您的这种讲故事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吗？

姜文：我也有反故事的能力呀。是这样说，电影中的故事和生活中的故事是两回事儿。生活中的故事可能更接近《太阳照常升起》那样的，没逻辑的，

不是一般的起承转合，但是在心理当中有某种震撼。当我们通过最后一个镜头看到的是他们出生的时候，我们震撼了，开始我们看见了他们的结果，最后我们看到他们的原因。我们为生命，为整个旅程感到巨大的震撼。但这种东西，对电影来说也是反常规的。

当一个人在30岁到40岁之间，姑且称之为“戏剧阶段”，之后随着他的成长，还会进入哲学阶段，宗教阶段，将不再是主要的观影人群。为满足这群三十多岁的处于“戏剧阶段”的人做电影不难，因为大家在这个年纪，仍然是澎湃的、爱情的、理想的，希望你通过两个小时把人生给他“故事化”一下。而这个“故事化”的人生，又是能够有顺畅的起承转合的。如果把这个叫做电影规律，或者戏剧规律的话，我们从戏剧学院训练四年出来的人，都知道该怎么做。这是我经常说做《让子弹飞》不难的原因，当然不难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耗费精力。

——您觉得《太阳照常升起》算得上是一次电影艺术的革命吗？

姜文：我觉得电影艺术没什么革命可言啦。这件事儿咱们这么说，各种艺术都是人类的思维和思想的结果。电影有什么革命，取决于我们的电影观众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革命，我们希望怎么看世界。当然，不排除有个别作品是超前的，但也仅仅是超前而已，我不觉得能有多么本质性的革命。

电影本身在这一百年以来，所拍摄的东西都是久已存在的，或者跟人类同时存在的东西，该革命的地方早就已经革命了。

电影是很晚才出现的，所谓“第七艺术”。你可以把它的记录手段假装叫“革命”去聊一聊。比如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你说这是一次革命，之前是你笨啊，现实就是有声的，你那技术太落后所以出不了声，好不容易出声了，你叫“革命”，对于生活来说这算革命吗？

过去黑白的，现在变成彩色了，哇——这就是“革命”，他们关起门来叫“革命”，这对人类来说不算革命。

到了七十年代，弄出立体声了。现在又说可以随心所欲了，不存在的东西都能给做出质感来，像《阿凡达》这样，各种技术都能介入了。可是这叫革命

吗？我们在讲故事当中，在绘画当中，早就把它实现了，只是电影它慢，没追上人的感受能力。这种革命，我觉得叫“伪革命”。真正的革命是你真正能够按人的精神世界去表达我们精神上的感受，那个时候恐怕是真正能追上人的需求了。

——为什么选择马识途的《盗官记》来改编？

姜文：马识途的这个小说很有意思，是我们这部电影成功的基石，它让我们有机会通过两个小时完成一生的感受。首先张麻子这个人物，我把他切成三段。有位老先生说，人的一生要面对三种关系，顺序不能错：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心。那么张麻子这两个小时经历了这样的事儿：抢钱，人与物；进了城之后，“小六子”一死，开始人与人；到老汤一死，回过身来，从抢钱到裸捐就是人与心了。他与他自己的心，与他所见到的人的心那种心与心之间的抗衡。

——也就是说小说原著给了你这样一个启示，你就可以借题发挥。

姜文：是啊，我们在刚看到小说还没有剧本的时候，就已经规定好这三段了。我们就是围绕这三层意思，考虑怎么把小说翻译成电影。

——电影的名字为什么叫“让子弹飞一会儿”？

姜文：那是2009年2月，我给周润发先生、葛优先生写信的前后，有一天晚上离开公司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蹦出了这七个字。当时我给一些朋友群发短信，大家也有点儿蒙，纷纷问我什么意思。但对我们几个创作者来说，这七个字一出现，电影的形式和风格立刻就确定了，整个故事的脉络也立刻打通了。所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夜晚。

臭味相投

——《子弹》写剧本用了两年时间，拍摄用了四个月，对你个人来讲，写电影过程比拍电影更让人兴奋吗？

姜文：那当然了。拍电影多少是个“工程”，工程总会有些乱七八糟暴土狼

烟的东西。写作基本上还是一个雅兴吧，你把雅兴变成暴土狼烟，当然就很累了。但是没有这个暴土狼烟，你的想法也实现不了。这就是编剧和导演的工作转换。

危笑：姜文先生不是为了拍电影才写剧本的，对他来讲，写剧本是一个独立创作的过程，而且是独立抒发自己对生活的感受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被拍电影的时间、制作、流程所局限。正因为它独立，所以有自己的精神，所以令他既重视也享受。我可以料定很多导演对于创作剧本的过程不一定享受，写剧本是为了赶紧拍出片子。但姜文先生不是这样，并不是他不在于时间，而是剧本本身是不可侵犯的一件艺术品。

——您亲自写剧本吗？

姜文：我们几个轮番写。“总装修头”是我，然后你装这边，他装那边，有的时候我得亲自上手去粘，有的时候指挥装那边的人，下来把这边给装了。

其实写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电脑上敲字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前期的“聊”。“聊”在整个写剧本的过程中占了七成左右。述平先生管这叫“聊人生”，聊得天南海北、乱七八糟。到最后聊透了，大家想法一致了，就谁写都行。风格决定了，世界观决定了，这时候具体每个角色说什么话，怎么说，基本方向就不会差。我们几个比较臭味相投。

——最后您来统稿？

姜文：我们管它叫“刷漆”。先是桥墩子、搭板、支架子，起来，盖房顶，封顶了，开始装修、刷漆，这得十五遍起码。

——您从小说原著中借鉴一个框架，然后就开始借题发挥说自己的话，在改编过程中，有没有刻意地远离原著，离它越远越觉得有一种成就感？

姜文：那没有。如果是原著结结实实就从头捋到尾，那我们就踏实了，把它抄一遍，直接就拍了，谁愿意给自己找别扭啊？但是很多小说呢，作为小说是好小说，变成电影就得翻译翻译，得符合时代的语境。

比如原来小说里张麻子是报私仇的，黄四郎霸占了他的妹妹，他要去报仇。我们聊了聊觉得对今天的观众来说，报私仇不合适，对张牧之的心理拓展有

一定障碍，我们就不让他报私仇。让他去一个陌生的地儿，不但陌生，而且是被葛优给骗去的，原本他可以不去那儿。也就是说，你无论去哪儿，在哪儿碰见黄四郎，都得把他给办了。

这一点我们一聊出来，从50后到80后都同意，都说对，不能报私仇，报私仇没意思。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话语，虽然这并不本质，但它的腔调、话语、人物的走向，还是很重要。

——据说您和您的团队在工作中，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骑驴找马”，这代表怎样一种理念？

姜文：就是稳步前进。没找到马的时候，先找一匹驴骑上，边走边找，最终的目标还是马。原地踏步是不会有收获的。

B

人随戏走

——您最早是怎么发现的《夜谭十记》？

姜文：史航给我推荐的。

——然后您一眼就从十个故事里选中了《盗官记》？

姜文：没有，他推荐的就是《盗官记》，而且他说原来拍过一个电影。

——在《夜谭十记》之外，您也买过其他一些小说改编权，您选小说的依据是什么？什么样的小说会让您觉得“有点儿意思”？

姜文：这个还真不好回答，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有时候拍戏是导演一个人的单口决定，虽然单口合适了，众口不一定合适，但他会想象一下众口的需

求，尽可能既满足单口，又满足众口。你说决定用《盗官记》有多深的道理，或者别的小说都一定不比这个好吗？也不是这个意思。可能就是在某一时刻，觉得，哎，这个靠谱，就弄了。确实也买过很多别的小说，但是往下走走弄弄，并非小说本身不好，也许是时辰不对，也许是心情不对，就转到了《子弹》上面。

我有两次买了一个作家的一部小说，在熟悉这个作家的同时，发现他的另外一部小说不错，就拍了另一个。这就是《鬼子来了》和《太阳照常升起》。

——通常我们看的电影改编都会依照小说原著的脉络进行，这是一种“安全”的做法，但我们发现您的电影一旦改编到最后，和小说原著差距特别大，小说有时候只是一个“垫脚石”，您从中纵身一跃就跃到您想到的地方。这样固然有很大的自由，但是也有一个危险，万一跳到虚无或者“此路不通”，怎么办？

姜文：其实连我爸都提醒我说，你直接改编个小说多省事儿啊，我也想这样做。我印象中，只有《阳光灿烂的日子》跟王朔的小说贴得是比较近的，其他几个都要远一点儿，也可以说非常远。但这也不是有意为之，当小说跟我产生碰撞之后，我脑子里就已经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已经跟小说不一样了，而我不得不去追这个故事。从东边的小说想到北边的一个故事，结果就拍成了南边的电影，然后居然西边有了动静。

——您心里本来就有这个电影，它只不过是某个小说激发出来了。

姜文：剧本写着写着，电影拍着拍着，它本身就有脾气个性了。刚开始或者进行到前半年的时候，是你在塑造它，给它血肉，但好像到了某一个点，它自己就活了，是吧？它是这么长了个鼻子，那么长了个耳朵，它朝哪边动，你得随着它走。

——就好像米开朗基罗在采石场选中了一块石料，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从中看到了“大卫”这个雕塑。

姜文：对，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不得不承认能从一块石料里看出雕塑，是一种天分，学是学不来的。

姜文：也没那么玄吧。当然要有天分，但是仅靠天分是不够的。米开朗基罗刚出生的时候也不知道这石头能干吗，肯定得凿过很多东西才知道。

听声相面

——听说在您去找马识途买小说的路上，电影的“桥墩子”已经有了，也就是故事在你脑子里基本有形了。

姜文：那是因为我读过这个小说了。读过之后我确实能看到一个电影的影子，这影子往往跟小说的方向不完全一样，也可能包含着某种“误读”。但我不打算将这个“误读”给纠正过来。

——您在剧本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去四川选景，这是一个比较反常的事情。景是依据什么选的呢？

姜文：就像我刚才所说，我在追我脑子里的一个故事，那个“追”的过程我控制不了，每分每秒都在追。尤其是有时候，当某种季节的气味刺激你，某段音乐带动你，就真能看到故事里的建筑，一些人物和场景，突然就像穿越一样，走到那个故事前面去等着它发生。但这也都是些支离破碎的片段。

——您怎么选择与您合作的编剧？

姜文：看长相，相面。还有听声音。

——真的？

姜文：真的。先通电话，听声音，然后看照片，最后再见人。最重要的是送人，要送得很远，为什么呢？送得远你才能看到他的背影，从背后看他怎么走路。就这三点就够了。

——不需要通过他之前的作品来判断吗？

姜文：不用，拿来我也不看。

——那您觉得郭俊立先生这个面相怎么样？

姜文：我记得他写过一个独幕剧，关于撞车的，具体的不记得了，我就觉得这哥们儿真能“抡”，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能抡成这样，那么起码他的笔是很好使的。第一次见他的时候，觉得他挺忠厚的，当然后来发现是装的了，长了一副忠厚的脸，起码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嘴不是特别能侃，但是手上特别能写，要的不就是这样吗？

——背影呢？怎么走路符合你的要求？

姜文：哈哈……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走法，而且根据不同的剧本，对走法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没法儿说这事儿。

——这太奇怪了，您肯定是从他的背影或者面相中看出了一些细微的东西，这是什么呢？

姜文：你要带着问题去看啊。比如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编剧，你也就这么看上一眼。但我要说这人将来可能是你老公啊，你又会用另外一种眼神看。所以看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再看小郭，我就不看他走路了，因为没任务了。但是当时，刚才说那三点，他给我的印象的确非常深。

——郭俊立先生印象中跟姜文先生的合作是怎么开始的？

郭俊立：2008年的某一天，小尹给我打电话，让我看一本书叫《夜谭十记》，我就网上买了一本看了一多半。几天以后老姜说咱们碰一面，我说我还没看完，他说没关系，我就到宫里（注：姜文工作室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跟他聊了聊。临走的时候我多说了一句：“那个《盗官记》挺好看的。”老姜很平淡地说了一句：“行。”

过了几天，老姜又来电话，说就想拍《盗官记》，让我琢磨琢磨。2008年年底我还去顺义参加过一周他们的讨论，但是因为后来忙着写《十月围城》，直到2009年6月才正式加入进来。

我现在想起来第一次跟他碰面的时候，可能他就是故意“考察”我呢，看我想的跟他一样不一样。想法一样，才带你一起玩儿。

无需外化

——您是否赞同“导演一辈子拍的是一部电影”这句话？

姜文：我觉得可以，可以这么说。

——这四部电影能印证这句话吗？

姜文：哪有四部，就是一部嘛。

——意大利雕塑家伯尼尼有个雕像作品是一个贪婪的主教，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衣服上的一颗扣子只雕了半个，就好像衣服要撑开了似的。就这一个细节，把整个主教的气质、性格给表现出来了。那张麻子的这颗“扣子”在哪儿呢？

姜文：就是他脸上的麻子。

——好莱坞早期电影里的角色往往有一个典型动作，但是您所扮演的人物，好像并没有被赋予那些外化的典型动作。

姜文：你这么说是非常准确和敏感的。早期戏剧，包括话剧、京剧，他们会去找一些所谓典型性格、典型动作，这是好的。但如果停留在这儿，就会显得匠气。为一个角色找到一个外部动作，起码比没有强，但是找到之后，这个动作应该去掉，因为你主要是要深入他的内心。一旦深入了，他有没有典型动作都还是他。

在白兰度以前，全世界的男主角恐怕都是拿根烟、叼根牙签，或者走哪儿都扔硬币。从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尤其是美国电影，从白兰度开始，他把这种沙俄表演体系跟好莱坞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真正创造出在骨肉里边体现这个人物的方法。所以你会看到更好的表演没有了那些局限在某一个点上的外部动作。卡西莫多那种，其实没必要。

有一个电影，可能并不太出名，但是给我印象很深，是美国、法国和德国合拍的《蛇》，演的一帮外交官和间谍。每个演员都特别像他演的人物，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外部动作，因为这些人本身都是要隐藏自己真实行为的人。

——也就是一开始可能需要让这个角色抛个硬币，叼根烟，但是最后应该是拿掉的。

姜文：硬币和烟这些东西是寻找人物内心的一个“脚手架”，脚手架必须搭，但建筑本身不是为了“脚手架”，所以最后要把它拆掉。

正在忘却

——据说在《子弹》的开头，马拉火车的那个情节是在2009年2月的一个上午出现的，你们当时说要向谁致歉来着？

姜文：忘了。不过我们经常致歉，从来不说致敬。这其实是一种好玩的心态，不要老追在别人屁股后面走，要超过他的头。超过他的头的时候，你回过头礼貌地说一声：“Sorry。”我们要向各种经典人物、经典作品致歉，没有什么是无法超越的，这是个心态。

——述平先生、郭俊立先生、危笑先生和您，这四位编剧之间最大的相同和不同是什么？

姜文：俩偏胖，俩偏瘦；俩偏高，俩偏矮。

——为什么要求所有男演员减肥？

姜文：不是演土匪嘛？整天跟头翘起地到处乱跑，那种人胖不了的。

——2009年2月到6月剧本创作期间，“花姐”这个角色正式出现了，据说她的来龙去脉很来劲？

姜文：我记得最早是关于一个军阀的传说，这位军阀整天手里抱着一个裸女，就跟白兰度抱着猫似的，不停地胡噜，坐在椅子上跟人谈事儿也一样，把裸女当成一个宠物。我们当时就想，怎么能把这个“裸女”扔到电影里去，就有了花姐这个角色。

——您似乎很在意剧本的遣词造句，经常会给一场戏的对白规定字数，会不会显得有些刻意？

姜文：不刻意，反正最后剪接的时候也要控制，索性在剧本这儿我就先把它控制了。

——万一您规定只能写五个字，但意思还没说完呢？

姜文：真是这样的话，说七个字也没事儿。我只是希望剧本是干干净净的，不是啰里巴嗦的，这对我们写作的提神有好处。比如说每场戏，我们弄一个五言绝句或者七言绝句来概括它，这虽然有点儿耽误工夫，但是它会提神儿。在这提神儿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准确的表达方式。

这一点其实可以让小郭多聊聊，把台词从平常化变成风格化，他做得比较多。

郭俊立：剧本里开场三十场戏阅读起来是有极大快感的，全是四字、五字对仗，像骈文一样，比小说还来劲。导演说过，编剧内心都是好演员。我们在写台词的过程中，自己会先念，你内心的感受就是演员的感受，所以你要把这些词儿念上无数遍，念舒服了为止。再加上导演本身也是演员，他对这方面尤其在意。

比如最后在黄四郎的碉楼外面，张麻子和他两个人对话那场戏，黄四郎说：“进城那天，如果我亲自去接你，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张麻子说：“那帽子挺好。我挺喜欢。”黄四郎又说：“那不是最好的。我家里还有更好的，转头送给你。”每一句台词都要下很大功夫，才能营造出这种“文不对题”的感觉，表明张麻子对黄四郎的态度。这是这场戏的前提，所有的台词都要照着这个方向走。

跟导演合作是一个不断被激发的过程，他会不断地给你施压，但又始终掌握着火候，不会把你压扁了。当你想出一个不错的方案，他总会在你这个“不错”之上，想出一个新的“不错”，像垒墙一样，一层一层往上走。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看他拍《鬼子来了》，剧本里原本有很多“坑”，后来一个一个都被填平了，不但填平了，比原来那些平的地方还高，于是那些平的地方又得继续拔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作氛围，是“做一件事”，而不是“干一个活儿”。

——听说曾有“黑色三个月”，天天有人来谈剧本，但最终都退却了。是因为难度太大吗？

姜文：这个我还真的忘了，正在忘。因为我不是用来拍电影的，偶尔拍一下。必须忘。

——那您是用来……

姜文：用来活着的，电影只是赶巧拍了一下。

比较荒诞

——“小六子”墓碑上的那个“六”的手势给我印象十分深刻，是怎么想到的呢？

姜文：我必须在脑子里熟悉“小六子”和“张牧之”，一直在想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原本小六子和张牧之之间经常做一个“六”的手势，后来剪掉了，只剩下墓碑的那个镜头。

——这个片子为什么最终没有在四川拍呢？

姜文：我们去四川看了景，但是却发现，我们国家这么大，似乎有着各式各样的房子，各种建筑流派，其实仔细一看，全是扩大了的地主院，并没有鲜明的特色。我问过一些搞建筑的朋友，他们告诉我，中国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改了型的徽派建筑，包括北京的四合院，无非就是从南方挪到北方，粉墙变成砖墙而已。大一点儿壮观一点儿的，弄上琉璃瓦就成故宫了，小点儿的就成公共厕所了——基本上都一样，皇帝住什么样的房子，各地都模仿。我们在四川也看了刘文彩的宅子，发现还是四合院，只不过不太规整。如果拍不好的话，没什么特点。哪儿有能让人提神的房子呢？我们就听说广东有这么一个碉楼，就到那儿去了，发现那个地方特别符合黄四郎的性格。

——拍的时候是用普通话，后来用四川话配音是吗？

姜文：我们找的好多演员都是四川人。刚开始拍的时候，还真拍了两种，我记得“让子弹飞一会儿”就说了两种。后来太麻烦了，没法儿弄。

——葛优的四川话好像不大标准。

姜文：那是一个自贡人配的音。自贡在四川人里面是很特别的一群，他们的口音跟四川好多地方都不一样。四川人看川话版的时候，一听葛优说话，他们就笑。不过这种口音刚好跟“老汤”这个角色挺配的。有点儿像四川的“老坦儿”。

——您是不是对铁路和火车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太阳》的结尾是铁路、鲜花、婴儿，《子弹》的开头也是铁路、火车。

姜文：喜欢喜欢，确实喜欢，喜欢那动静。可是有个问题，一般铁路上是不会开花的，对吧，一般的火车也不用马拉，即使用马拉，一般也不会翻的。所以电影里的“铁路”有它很现实的一面，也有属于内心的一面，非现实的部分。

——您似乎也常常愿意以夸张的形式表现欢迎场面，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让子弹飞》里迎接县长上任。

姜文：为什么觉得夸张呢？难道欢迎场面不是那样的吗？你见到的现实中的欢迎，有比这个更不夸张、更恰如其分的吗？欢迎本身就是为了向被欢迎的人表达我们有多么夸张，太贴切了那是冷漠啊。我一直在追寻现实中的荒诞，我追不上，它们太荒诞了。

偏爱《太阳》

——仅凭一个故事梗概和一封亲笔信，葛优和周润发就同意接戏中的角色了吗？

姜文：当时没剧本啊，能怎么办呢？你总得给人说明你要干的事儿吧。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们对你高度信任？

姜文：可以这么说吧。

——电影里花姐有个一手拿枪指着自己，一手拿枪指着你的动作，是周韵自

己设计的？

姜文：那个动作写剧本的时候就有了，开始想拿它当海报来着。

——我觉得她演得很有特点，她先有她的理解，然后跟您磨合？

姜文：她不跟我磨合，拿着枪就自己演去了。

——这个动作设计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吗？

姜文：哎呀，根据扮演者的习惯来设计吧，哈哈哈哈哈……

——米兰、陈冲演的大夫，还有花姐，都有一股愣劲儿的，你是不是比较喜欢这种带愣劲儿的女性？

姜文：我碰见的就是这样的，没办法，没碰见过不愣的。

——小说原著的结尾，张牧之被杀了，是一个悲剧。改编后的电影结尾，张牧之把黄四郎办了，看起来大快人心，但他的结局也很凄凉，兄弟们都走了，他一个人骑着马很孤独地望向远方。

姜文：我最早读小说的时候，就误读成这样了。我还依稀记得小说里张牧之被杀了，但是怎么都觉得是我记错了，所以我还是得往他把黄四郎办了的这个方向去追电影。至于为什么给他安排了一个很孤独的结局，我只能说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别的样子似乎都不对。

——这渗透着您的人生态度吗？无论取得了怎样的胜利，结果都是虚无？

姜文：有人认为主角的世界观一定跟导演一致，其实是不一定的。剧本朝哪个方向发展，也不一定和我的希望一致，有时候可能恰恰相反。故事本身一旦有了生命，就朝着它的方向走，我只能随着走。我真的希望张牧之是很快乐的，但是他不是，我其实不希望他孤独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那么这个结局对张牧之来说，可能是最真实的一个结局吧。有些电影是在真实的生活之上，拍一个虚假的东西。而你的电影是在真实、虚假之上，又创造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姜文：对。我觉得一个导演最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有一个独特的世界展现出来，而这个世界又是跟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呼应的。电影不是帮你过日子，不是再现日子，而是补充了日子。再现日子，张家长李家短的，我觉得电视剧

可能比较合适。现实中我们必须过日子，但不见得情愿，所以才有了艺术啊。它是想入非非的，对生活是一个补充。

——您在电影之外，是否享受生活？

姜文：我在学习享受生活，如果没有电影的话。当然了，拍电影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我所拍出来的片子，所表达的世界，不一定是那个我已经经过的世界。

——很早以前《三联生活周刊》的舒可文采访你，记得你说很多中国电影都是头也不梳脸也不洗，张嘴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糟心聊什么。

姜文：对，假装糟糠，不把自己当外人，那是很糟心的。就算生活真是糟糠，电影也不能是糟糠，电影糟糠的话，就没了看了，对不对。人就想逃离生活一会儿。

——如果将四部电影比喻成您的四个孩子，您对哪个更偏爱？

姜文：我偏爱《太阳照常升起》。

——因为它最接近您的理想吗？

姜文：对，同时被别人那么误解。

——所以更加心疼。

姜文：对。那仨孩子都很强壮，扔出去没人欺负得了，这个孩子是没什么抵御能力的。

——很弱势的一个孩子。

姜文：它不是弱，它是把世界想得太美好和没有防卫能力的这么一个，我觉得是很单纯吧。

C

别不消停

——您曾经让您的剪辑师小曹把南方口音改过来，剪辑师的口音会影响电影节奏吗？

姜文：这事儿呢，一半是吓唬他，一半是真的。因为每当我让他帮我收拾一段，收拾完之后，我怎么看怎么是小曹那种急躁口音的结果。小曹是南通人，说话是学了普通话的南通口音，又不是南通话，又不是普通话，中间俩口音串着，撞着，很不消停。

我老跟他说，我们要把这个片子剪得节奏快，但是跟不消停不是一回事。你得把你这口音弄好了，剪接是跟口音有关系的。

我就给他举斯科塞斯和科波拉两个导演的例子。你看科波拉的《教父》系列，包括他现在拍的，你能感觉他有很强的意大利歌剧感。虽然这两个人都是意大利的口音，但科波拉的元音发得特别足，所以有那种紧拉慢唱的感觉。其实科波拉自己说话元音也发得挺足的。你看斯科塞斯的片子，他就是那种摩擦音比较多，纽约的快节奏的说话的声音。

其实剪接跟这个非常像。所以我说，你怎么说话，是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口音，都是会影响剪接效果的。

咱们好多地方戏剧，比如京剧、评剧、沪剧、梆子，也都跟当地口音有关系，是吧？咱们老唱《我的太阳》，“哦——我的太阳”用中文一唱就特别难听，跟那个调配不上。人家原话是“O Sole Mio”，说出来就是这个调子，唱的时候只是顺着这个调子，赋予了更具体的旋律，词和曲咬合得非常好。所以剪片子的时候考虑口音，确实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事儿。

——很少有人想到剪辑师的口音会影响电影最终出来的效果。

姜文：不止口音，心态也会。我希望带着一种舒服的心情、欣赏的态度来剪这个片子，这种愉悦的信息就会通过你的手的剪接，带给看电影的人——不管是快节奏还是慢节奏，不管是爱情还是阴谋，你的感觉是否自然，处理是否恰当，最终都会传递给观众。

我为什么强调剪接？因为剪接对电影的影响非常大。同样的素材，你剪错了，剪坏了或者不认真剪，它就完全是另外一个电影了。我觉得电影的成败得有五成以上决定在剪接这儿。

危笑：提到小曹的口音，我就想起小曹的“打板儿”。记得以前他剪片子，对场记打的板儿完全没感觉，老给剪乱了，声音跟画面对不上。结果《太阳照常升起》拍到最后，正好我们没有场记了，姜老就把小曹和另外一个剪接师发到现场去打板儿。俩哥们儿从来没去过那种荒郊野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三四台摄影机，只见他们跟头翘翘、土豆似的乱跑，灰头土脸，挨够众骂。等到回来再剪接的时候，姜老就发现他们对板儿对得非常仔细，因为是自己亲自打的，当成一个特别神圣的事儿来办，终于理解了这个工种的重要意义。

——您自己的说话方式跟剪接有什么关系吗？

姜文：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种说话方式，这跟他的心情有关，跟心态也有关。我现在为什么一进了剪接室，先喝好几杯普洱茶？这就是通过喝茶，先让自己气定神闲下来，再带着一种观赏和恶作剧的心态去剪这个片子。搞恶作剧你得有心情吧？

最后《让子弹飞》跟观众见面的时候，大家产生的很多心理状态跟我们也是一致的。有的人能看一遍、两遍、三遍、四遍，甚至五遍，这么好玩，这么可笑，这么有意思。除了故事本身带来的东西外，跟你的剪接方法，你用什么样的姿态来玩味这段故事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现在养成喝普洱的毛病了。

——找一个感觉。

姜文：对。

——您的片子都是亲自剪吗？

姜文：就是亲自剪。我告诉剪辑师怎么剪，他来操作。我不会操作那个机器。

——剪哪段不剪哪段，还是你说了算？

姜文：对。

——即便这样，他的口音还是有影响是吗？

姜文：当然了。比如说我跟他一起弄到了八九成，让他把最后那点儿水拧干，他的口音就会对最后那两成影响非常大。我们这儿的工作人员每次的版本都看，第一次看跟最后一次看，虽然故事都一样，但完全不是一个电影。

——为什么会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心态剪片子？

姜文：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美国电影好看，你可以说它剧本好，故事结构好，价值观好，都有道理，但都不是百分之百的道理。这些都是死框框，即使一丝不苟地对照着去做，仍然出不来那么好的电影。

我观察了一下，他们对观众有某种“调情”的心态，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形成的。什么叫“调情”呢？不是不正经的意思，而是说他们不把观众当上帝，一把观众当上帝，这电影就没法看了。他们首先得让自己心情好，心情不好谁还调情呢？然后把自己调整到荷尔蒙比较充足，既不太小，也不太老，心力体力都比较充足的那么一种状态，然后，跟观众展开一段隔着银幕的互动。

中国人拍电影就是经常把自己当糟糠，反正嫁你了，俩孩子了，脸也不洗头也不梳了，什么糟心聊什么，弄得俩人都特没面子。

——美国电影接受面广，是因为创作者善于“调情”？

姜文：这是一方面吧。观众和影片创作者之间，其实是一种平等的交流，稍微有种游戏感，还有点儿赏心悦目。不一定只有美女、帅哥才能调情，对吧。就好像俩人聊得高兴，女的就觉得自己真美，真漂亮，男的也觉得自己很爷们儿。这么一场带有游戏感和两情相悦的电影下来，双方都比较开心。

——带着普通话的南通口音就比较不利于“调情”，是吧？

姜文：南通话是可以的，普通话也是可以的，在两种话中间来回串的口音，容易把调情变成小品。

还没成精

——中国的气候、地理等综合环境，对中国电影有什么影响，您想过吗？

姜文：环境对人的艺术创作，一定是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在绘画上，中国画是用墨画的，山水都是黑白灰，我相信不是古人弄不出颜色，而是他们看到的自然就是那样的。沙尘暴是今天才有的吗？早就有。“碧云天黄叶地”一定还是比较少，至少比黑白灰少，否则咱们也用大量的色彩来画自然了。西方的油画为什么色彩那么丰富，我觉得人家肯定是蓝天白云多一点儿，自然界的色儿丰富一些，逼着他们往五彩斑斓那个方向画。

有些国家形容颜色的词都比咱们多。我听阿城先生讲过一个段子，他在蒙古，对别人说：“把那白马套来。”蒙古人问哪匹白马啊，“就是那个白马。”“哪儿有白马啊？”“那不是白马吗？”“当然不是了，分明是个灰色夹着一些杂色的马。”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我们常用的形容颜色的词比欧洲少得多。为什么？显然是本身色儿就没那么多。当然不是说黑白灰的画儿不好，那是两回事，可以单聊。

你看巴黎圣母院教堂里有好多柱子，竖的凹凸的纹路，那个东西你乍看不明白，但是在某种光线下，尤其是侧光看，细的线条凹凸特别明显，给人一种从这里通往天国的感觉。但是要达到这种效果，要求侧光的时间得长，时间短感受不太强烈。这也是自然环境对视觉效果产生的影响。

同样的胶片，在北京拍它可能不透，在西藏拍，会透一些，颜色丰富一些，因为人家空气质量好。

——李苦禅问齐白石绘画的秘诀，齐白石拿起一支笔说了一句话：“捏紧，别掉下来。”关于电影，你有没有这样一句话要说？

姜文：这个得是特别老，成了精，才能聊出这种话来。我还没到七十，没到说这个话的时候，说不出来。装行，但是不能装，装出来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您现在有大量的感觉、经验。

姜文：对电影？

——对。

姜文：没有。

——没有？

姜文：我觉得太没有了，这是我经常焦虑的所在，我不知道这个电影有什么经验。拍完了前面的，好像对后面的不起作用，每次都得从零开始。

——那么您的自信从何而来？

姜文：我拍第一部片的时候就非常自信，不是说我是个疯子，瞎自信。是我通过剧本，逐渐找到了这个故事里可操纵的，和通过这种操纵之后能得到的某种操纵之外的结果，有点儿类似窑变吧。

我需要从剧本里发现这个“量”，它不能大于我能控制的程度，又不是完全在控制之中。当我发现这个量的时候，就可以非常自信地去做了。如果通过剧本的工作，找不到这个量，我完全没自信。

我有时候去别人的摄制组，觉得自己是个傻子，不知道自己干吗呢，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吗，他们在干吗啊？这时候就开始变得无比地不自信。

——在《关云长》中出演曹操，这个对您来说也是可操纵的？

姜文：至少我知道我在演曹操，我对曹操是可以掌握到这种程度，他提供的剧本和我对曹操的掌握，在心理上能达到某一个临界点。也不能完全可控，完全可控的话，这个事儿就没有兴趣了。要到某一个“核裂变”的点上，你知道会有一个很猛烈的爆炸，这个爆炸会有很多碎片，到达不可控的方向，但是这个方向又正是你所希望的方向。在这种状态下，我就有跃跃欲试的感觉，我就很自信。但是之前拍过的电影，对后来要拍的，起不到借鉴的作用。我拍完《阳光灿烂的日子》，所有的感受、状态，其实对《鬼子来了》都没有什么帮助。

——顶多是技术上的经验会多一些。

姜文：可以这么说，没有本质上的帮助。

——每一个孩子都是新的。

姜文：对，可能冲奶粉换尿布是一样的，但是孩子和孩子不一样，你自己的感受也不一样。

——《让子弹飞》可操纵和不可操纵的是什么？

姜文：很多，很多。人和人之间某种情感的微妙表达，在剧本方面能控制这个方向，比如老汤和张牧之之间，有某种莫名其妙的情感，但是你写不出来。但是因为你这个方向，就会在这个方向上准备好，准备好火药，点着火，“轰”一下子就炸了，跟泼墨似的，你不知道会出来一个什么效果，但效果是在你希望的方向上。有些会让你特别惊喜。

比如我们当时已经设计好的“你是要睡我，还是要杀我”“这有什么区别啊”“不一样啊”“那就先睡后杀”，其实词儿都写得非常溜儿了，拍出来还是不一样，每条效果都不一样。

还有一场黄四郎跟老汤的戏，黄四郎说：“你是要跟我和解？”老汤说：“啊。”我剪的时候把老汤的两条合在一起了，其中一条“啊”的表情特好，另一条“啊”的声音特好。那种状态，可以在剧本里提前写好，他俩是有点儿装孙子，但是装孙子到什么程度还得依靠表演，看他俩当时各种复杂的心情，荷尔蒙引起的窑变，这个是有意思的。

你得欣赏这点儿滋味，和知道这点儿不可控带来的惊喜。但不能完全不可控，要是说你们俩今天怎么演我不知道，就看着演吧——有人是这么弄的，瞎猫碰死耗子，在我这儿不行——起码是活猫碰活耗子，这有意思。

我爱北京

——您拍过一个短片《我爱纽约》，在相对陌生的环境里拍片子，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姜文：其实没障碍，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我觉得中国人去美国特别没障碍，也许是中国这么多年都在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也许是中国改革开放这

么多年，两边的文化已经掺和了，无论你承认不承认。

中国人只有到欧洲，尤其到东欧和北欧，你才觉得是去了外国，那儿的人长法也特洋，手势、态度、表情，都让你觉得特陌生，让你读不懂。我看德国人的眼神甚至觉得挺害怕的。在美国，你没觉得他们长得那么“洋”，状态、想法方面也跟我们很接近。况且我到纽约拍片，他们的电影人都非常专业，在这种熟悉的专业往来中，更不会觉得陌生。

——如果有机会拍《我爱北京》，您会拍什么？

姜文：这个题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以前有人找我拍过，我说我不拍，嫌麻烦，但是带着这个事儿，我就去吃了人家一顿饭。吃饭是去后海，有一个地方好像叫“九重门”。人家告诉我那个饭馆在宋庆龄故居旁边，我就去了。但是到了后海的这边，还没过去，中间隔着一个桥，我就逮住一个大爷问路，省得走错了。

我问那个大爷，桥对面是宋庆龄故居吗？大爷说，别去了，下班了。我说不是，您就告诉我那儿是不是故居。大爷说，它早上9点开，下午4点关，你去也白去。我说我不去故居，我就想去故居旁边的一个饭馆。大爷说，哪个饭馆啊？叫什么名儿啊？我说就是忘了叫什么名儿了才跟您打听故居呢。这一通忙活。最后我实在是不耐烦了，跟他说行，谢谢谢谢。他说这不是谢谢的事儿，你去也白去。

他家就住在故居旁边，他熟这宋庆龄，他也熟这故居，所以必须跟你聊。这是北京的故事，这是“我爱北京”。

——您的知识面似乎很广而且很杂，从北京的胡同原来什么样，到新买的黄花梨椅子为什么这么设计，您都门儿清。

姜文：黄花梨椅子的设计我也是买的时候现问的。我说这儿为什么是这样，那儿为什么是那样。卖椅子的有的能答上来，有的也答不上来。答不上来的，我就没罢休，非得问个究竟，逼得人家也得四处请教翻书，然后我就知道了，而且知道得越多越有兴趣，人家也借这个机会长点儿见识。我要是光买不问，我们俩都错过这个学习的机会了。

——您很好奇？

姜文：对，很好奇。

——也有人说您很轴，认死理儿。

姜文：我倒不认为我是一个轴人，我只是不容易放弃。不容易放弃，也不是死不放弃。有人定位一件事，可能只用横竖两条坐标，我得用三条，因为两条还瞄不太准。判断一件事干还是不干，如果定一个临界点，前两条坐标的值都在临界点之下，换别人就不干了，但我还看第三条。第三条的坐标值如果高于这个点，那我还是不放弃。

必须靠谱

——据说，您的同事向您汇报工作进展的时候，如果不是准备得特别周全，都不敢跟您对话。您凡事都想得很细？

姜文：我其实也是这么问我自己的，可能跟我写剧本有关系，不能想当然啊。你说我先就这么写了，如果经不起推敲，回头接不住了。或者有些台词在这儿你感觉没用，到那儿你又发现它有用，上中下连通的东西，我想得比较多。

要不就是一种病态。听说从正常人到精神病之间有三百多种病，各种心理障碍、行为障碍。在很多时候，这三百多种病在医学上来说是可治疗的，给你配点儿药吃了，你就可以归入正常人的队伍。但是也可能这些心理障碍、行为障碍在艺术创作中就是一种财富，没准儿他在某些行业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经营者或创造者。如果真把所有人都调成“正常人”了，这样的社会也没什么意思。

我今天在家具店见了一个小女孩，我觉得她特别可爱。我问她这个椅子是什么材料，为什么这么设计，横杠会不会被踩折，这两把椅子长得一样为什么价格不一样，她都能答得清清楚楚。最后还跟我说：“您踩吧，踩折了我赔。”她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每个问题都能找到一个安放它的台儿，心里就

比较踏实了。有些人给我提供的信息，总是让我心里那三条坐标摇摆不定，不能作出决定。

尤其做导演工作，对各种参考信息的准确度就要求特别高。比如我这儿正在处理一件事儿，那边说下雨了，导演咱们今天拍不拍？你怎么决定这三百人去还是不去，拍这个还是拍那个？中间转场30公里，四五十辆车需要装卸，我必须掌握足够的决定因素。不能一拍脑袋，走！到那儿一看拍不成，回！这不成二逼了吗？所以这种时候就特别需要回答我问题的人是相当靠谱的。

不能他说递给你一块砖，你一接，怎么这么轻啊？是砖吗？或者太沉了，显然不是砖。起码，他得让我心里有个掂量，再结合其他信息，横向纵向坐标一核实，对上了，这事儿就靠谱了。

——所以您现在把很多事都交给制片人去做决定，自己作决定太累。

姜文：对，我把很多事儿交给他们定，他们说拍，我就拍，只想拍这点儿事。当然我们也是磨合过，知道他们作出的决定是令我踏实的。

——多数人认为你是一个自由散漫的艺术家，没想到你会有如此理性的一面。

姜文：在创作方面，需要非常绚烂的想象力，而且是不加控制的。但是一旦想象完毕，就需要收拾它，这个收拾的过程不仅需要理智，还要符合某种美感，以及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则。

比如拍戏的时间，当然时间越长越好，越没有限制越好，我拍上一百遍，拍出足够用的素材来。但是同时必须考虑现实的周期和预算，理想和现实必须平衡，而且这个平衡不能完全依靠制片人，你自己还真要有这个意识。

所以我拍的时候会焦虑，我就在找这个点。怎样才能更充分地捕捉一些东西，还不越过某个时间点。每天都在为这个事儿操心。

——您的这种理性，经过了四部片子的历练的累加，现在应该收放自如了吧？

姜文：其实我从小就有理性，而且很理性。每个人都是这样，有感性也有理性。只不过你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就会把某种需要的特质充分放大。当你的个人决定要影响到其他很多人，影响到某个大的局面，你就必须负责。

有人看了“子弹”就说，你演的张牧之气势很对，很像一个大哥，有担当感。我说对，我就占了一个既是演员又是导演的便宜，都不用演担当，我天天就在那儿担着当呢，我觉得我比张牧之担当得多。

——一般人既没机会把感性放得特别大，也没机会把理性收得那么严，所以没那么累。

姜文：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大担当的压力。我五年前拍“太阳”的时候，就很喜欢陈冲的状态。她每天都坚持锻炼，所以肌肉饱满，精神头十足，让自己有好的心情来拍戏。我就问她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她回答了两个字：自律。

我想了五年，觉得这俩字很有用。特别是对我这种原本不是很懂自律的人来说。

看你自己想把事情做成什么样吧。也许跟同学比，跟邻居比，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你还想跟自己的目标比一比，还想做得更好。

——跟您磨合过的人，都很靠谱吧？

姜文：也不一定，人家没准儿觉得我不靠谱呢。

D

难在圈地

——述老，您第一次现身剧组，是在剧本已经推翻了好几稿的时候。之前迟迟不出现，是故意要扮演“救世主”吗？

述平：不是不是不是，他们一开始也没稀得找我，我也有我自己的事儿。后

来我到北京参加一个活动，老姜就把我直接扣这儿了。碰巧儿了。

姜文：他是路过，贪玩儿，拔刀相助。我们这个剧本原来“肚子”特粗，没块儿，我们老说要把这肚子练出八块腹肌来。述老来，就是把八块肌肉练出来了。

——您和姜文先生有过很多次合作了。

述平：这是第三次了，之前还有《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其实不止三次，中间还有别的片子跟他在一起合作。

——据说剧本里不少出彩儿之处都是您的智慧，否则“桥墩”到“桥墩”之间过不去。

述平：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剧本还是大家在一起合作的结果，我一个人在黑屋里想也想不出来。讨论的时候经常有好的点，不算啥。

——姜老的电影没有述老独立担任编剧的。

姜文：没有，怕他累着。总不能自己给自己当靶子吧，我们都是他的靶子。

述平：群体创作有乐趣。不同的人往上刷不同的漆，不是单一的东西。我跟姜老在一起聊剧本的时候少，基本上都是闲聊，聊人生。姜老给定个调子，都跟着他定的调子走，就出来一个能挺好的东西。

姜文：其实我的理解是，我们俩闲聊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不断地画“边界”，圈地，把要拍的剧本边界画出来，头在哪儿，尾在哪儿，点在哪儿，整个风格在哪儿。比如歌是这么唱的，结尾是这么走的，边缘不行的地方就被我们切掉了，剩下的这块地方风水看好了，往上“嗖”地一起楼，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难事儿。难就难在把楼盖在哪儿。

——您跟述老的合作前前后后也有十几年了，非常难得。

姜文：关键是我们拍得不多。这么多年，才合作三部。认识是上个世纪就认识了。之所以老有话聊，因为我们世界观比较一致，聊起来不枯燥。碰上一个世界观不一致的就比较麻烦，还得先统一世界观，再去找恰当的表达方式。

——述老管“破”也管“立”吗？

述平：破就是为了立嘛，否则成毁了。骂谁都会，哪怕什么都不懂，也可以骂。“破”说高级点儿，就是你看出了问题。“立”我觉得才是创作的过程，得有想象力，有判断，有一种至少比原来好的前进一步的感觉。

人熟味准

——似乎您这些年来经常提到的导演和演员，来回来去就那几个。

姜文：暴露了，我电影看得少嘛。原来就很少，现在也不比原来更多。但是呢，我会看几种电影，喜欢的就不是看一遍了。不是为了学习，就是为了享受。

——您看电影有什么讲究？

姜文：电影一般在春秋看，选好了时间、天气，才比较享受。夏冬不能看电影。好电影以一当十，大量的电影都是从好电影里衍生过来的，看一个就够了。就好像有些作家把《圣经》研读透了，能衍生出好多部作品。

——您喜欢的电影里，哪个相当于《圣经》的地位？

姜文：也没有。我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上瘾。即使有我认为像《圣经》一样的东西，我也把它分散到三、五个片子里边。

——您拍电影的时候经常起用自己身边的人担任配角，面对非职业演员，会不会增加调度的难度？是特意给他们一个上镜的机会吗？

姜文：其实人家不一定喜欢上镜，好多人死乞白赖不愿意来呢。用熟悉的人，早就进入剧情的人，演起来味儿准。比如打麻将那场戏，全是熟人儿。我父亲，我们剧组的随队大夫，制片主任兼副导演，编剧小郭和他老婆，以及老婆肚子里的孩子。

我觉得如果随便找几个“北漂”来客串，他不在那个状态里，用自己人就一样。编剧肯定知道是什么状态，编剧的老婆，肯定也比别人更知道吧。整

个儿在一个气氛里面，容易入味儿。

——您认为您父亲演得怎么样？

姜文：我觉得不错。

——平常就是那个形象吗？

姜文：平常……他不穿那种红袄，也从来不打麻将，我们家没人打麻将。

——您把《盗官记》所写的年代往前推了二十年，让《子弹》的故事发生在北洋时期，是觉得这段时期本身就具有某种戏剧性吗？

姜文：其实我从很多年以前就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北洋时代是可以变成一个大舞台的，就像美国人拍的西部片。实际上北洋是一个“武器时代”，不是靠法律支撑的，因为军阀混战、割据，围出那么一个小王国的时候，法律不一样，货币也不一样。这种“战国”的状态非常有意思。不单是乱得有意思，别忘了，“五四运动”就发生在北洋时期，那些后来影响了中国一百多年的人物，也都是在北洋时期出来的。所以，这个时期也是很蓬勃的。

——还有哪些历史时期容易出故事？

姜文：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都是。

有诗为证

——您在2008年9月写过一首诗：

桃花林中村，

人面皆醉魂。

横槊秋燕北，

长天过大云。

当时是在顺义第一次讨论《子弹》的剧本？

姜文：其实我们当时还是一穷二白、荒腔走板，剧本只有白纸没有黑字，大家只有斗志没有方向，前景也不明朗，还被人怀疑着：能不能把电影拍好

啊？能不能把故事拍懂啊？其实写诗的时候往往都是绝望的时候，我就在那种“绝境”中，用手机写了这么几行字发给大家，鼓舞自己，也鼓舞同伴。

我写的这些“诗”听起来挺舒服，因为韵脚对，但它们在平仄、粘连上都有毛病，这方面我还得学习、拜师。

危笑：我来说两句吧。话说我们在外面拍戏或看景的时候，只要姜老往“考斯特”后面一躺，就是开始写诗了。他写完以后发给大家，我们也争先恐后和一首发给他。时间长了发现他写的那些留在了每个人的手机里，可是我们和的那些，上哪儿去了呢？估计全被他删了。

具体说到这一首，我印象也很深刻。不是有首唐诗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我们去那地方也是一片桃林，秋天，桃花已经没有了。我们就看着桃树林，聊着古诗词，溜溜达达，实际上姜老就是在“圈地”，圈这个故事的范围。然后我们就跃跃欲试了，“横槊秋燕北”嘛。姜老跟我说，“横槊”不是真的要跟谁动家伙，而是取“赋诗横槊”之意，我们是要做一件文事儿，但摆一个武的架势。“秋燕北”，就是燕京的北边，秋天。“长天过大云”，也指当时秋高气爽的天气，也是一个心气儿，有点儿举重若轻的感觉——姜老讲话，多大事儿啊？拍个电影呗，拍不好还拍不懂？拍不懂还拍不好！就是给大家一个鼓励。

其实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呢。只有一个小说原著，只有一个想法。朱苏进先生是最早进组的编剧，那时候连他还没进组呢，只有姜老和我们这些胡参谋烂干事，乱七八糟，在那儿叨叨这个事儿。但甭管怎么样，这事儿就算正式启动了。

姜文：提到朱苏进先生，我得说，没有他老人家的到来，子弹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飞。他可是我们这个剧组开天辟地的人物，功不可没。能请到朱苏进先生，我们真太有福气了。好了，请继续问。

——到了2008年12月，您又写过一首：

记得当年草上飞，
舞钺弄戟浸落晖。

戎影渐随白云去，
枪音忽报赤胆归。
扬扬逝水青山媚，
烈烈白驹美人悲。
我欲因之梦寥廓，
碣石望海风又吹。

这首诗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心情？同样也是为了鼓舞士气吗？

危笑：还是我来说吧。据我所知，这里边同时有姜文先生对剧本的期望，和对剧本滋味的品尝。姜老有话，唐代有个叫黄巢的土匪，他写的一首诗第一句就是“记得当年草上飞”，《子弹》讲的是一个土匪的故事，所以就借过来用了。

要说鼓舞士气，肯定是，至少我能感受到。当时朱苏进先生来过一次了，我们也跟编剧交了手。“戎影渐随白云去，枪音忽报赤胆归。扬扬逝水青山媚，烈烈白驹美人悲。”中间这四句，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工作性质、工作气氛作了个描画，把故事的气味儿点出来了。

当然，最后两句就更是给我们鼓劲儿了。“我欲因之梦寥廓”借用了主席诗词，最早古诗里写的是“我欲因之梦吴越”，还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姜老给演变了一下。您想，都“临碣石观沧海”了，那得多大动静啊？姜老鼓励我们，要想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同时也别忘了现状，还是一穷二白。

——还有一首诗，这时候已经开始在广东开平碉楼看景了，写的是：

红嘴白鹅舞翩跹，
阔别二百四十天。
汀冈漠漠云共雾，
渔影朦朦暖又寒。
春照村树新草短，
楼锁残香四季闲。
莫道潭江无好水，
劫下火锅再劫船。

这首诗记录的是什么？

危笑：姜老最喜欢的是中间偏后那两句，“春照村树新草短，楼锁残香四季闲。”据说当时他看着碉楼，听着当地的故事，在那么一个春天里，脑子里一下蹦出这两句。为了这两句，才把前后给加上了。这是他第二次去那里看景，离上次有二百四十天了。

——看来姜老颇有古典情怀。

姜文：没有，缺啥补啥，我就是缺这个而已。

读即误读

——《子弹》最能让观众记住的是它的幽默感，但是您以前也说过，能把观众逗乐了只是一个编剧的基本功，捎带的事儿。那您觉得这个剧本最见功力的地方在哪里呢？

姜文：这个要问述老，功力的事儿都是他的事儿。

述平：剧本改了起码30稿，从我这儿就过了好几稿，它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姜文作为导演，是有他的标准的，达到这个标准不容易。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提出，又不断地否定了很多挺有意思的想法。至于说幽默，我觉得这跟创作者的气质有关系吧，不是拧着眉毛出来这么个东西，而是自然就有了。

姜文：只要有述老，要啥有啥。

——这次几位编剧的组合年龄跨度挺大。

姜文：老中青三结合。朱苏进先生、李不空先生是50后，述老和我60后，郭俊立先生70后，危笑先生80后，再加上马识途先生，从28岁到98岁，跨了七十年。

——您曾经想过给鹅城的每个人都起个英文名，但是后来怕观众误以为是在

搞笑，所以作罢了。但电影里还是有不少台词被误读或者被敏感。对您来讲，什么样的误读是有所谓的，什么样的误读是无所谓的？

姜文：所有的误读都是无所谓的，因为我们无论怎么办都在被误读，避免不了。每个人都是在借用电影解读他自己的内心。

——在小六子剖腹那场戏里，老汤说了一句“杀人诛心”，应该怎么理解？

姜文：这四个字恰恰是朱苏进先生的贡献。这个剧本是朱苏进先生创的地基，他用他极其天才的方式，把马识途先生的精彩小说，翻译成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剧本，没有这个地基，楼盖不了这么稳。

“杀人诛心”是个老词儿，没有什么新的解释，就是这个词儿本来的意思。任何白话解读，都把它给简单化了。首先这个词儿符合朱苏进先生的风格，第二是当时有个要求，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刻让一个土匪放下手中的枪，忍住，而且这话还得出自一个师爷的嘴。没有这样一个词儿，这个事情拦不住。

——《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您说您是想把上帝给您的一个礼物，原封不动地给观众，后来发现没有翻译不行。那这个《让子弹飞》是经过翻译的吗，还是直给的？

姜文：问问述平先生。

述平：《子弹》其实就是把《太阳》翻译成大家都能懂的。

姜文：翻译成四川话了，原来是东北话。

——《太阳》上映的时候，“看不懂”的回应超过您的想象。

姜文：我想到了有人会看不懂，但没想到那么多人看不懂，我以为少数人看不懂，结果多数人看不懂。

——但是《子弹》上映的时候，观众对它的热情程度似乎也超过了您的预期。

姜文：《子弹》没有超过，基本上我们想象的就是这样，碣石望海风都吹了嘛。你看我给葛老写的信里边，就已经告诉他了，你演了就能这样这样，不算忽悠他吧？

述平：当时我们觉得《子弹》至少是年度最佳，我们是创作者也是欣赏者，两种身份吧，知道这个东西应该在什么位置上。

——您说过“没有太阳就没有子弹”，这句话有几种理解呢？

姜文：要我说就一种理解，我觉得其实原本它就是一回事儿，其实就是一个片，只不过故事给说顺溜了，风格啊，态度啊，节奏啊，难道不是一个片吗？

——您拍过的四部电影，是不是也都可以理解为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

姜文：应该是这样的。

——从《太阳》到《子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评价，从表面上看，节奏更激烈了，心态却更从容了？

姜文：没有，我觉得《太阳》更快，所以大家看不懂，跟丢了，他们不习惯看节奏那么快的电影，这几年才习惯了，《太阳》的节奏是相当快。要说从容，还是《太阳》从容，我根本不管能卖多少钱，不想这个事儿，心里根本就没有市场方面的期待。

——您在导戏的时候，要求演员把台词说得“香一点儿”，这个“香一点儿”是什么感觉呢？

姜文：有滋有味一点儿，享受一点儿。一个演员，陶醉在自己的角色里边，这个东西就香了。

——之前也有很多人在问，久石让的同一段音乐既出现在“疯妈”找鞋那段，也出现在张牧之劫火车这段，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巧合？

姜文：我就说它们是同一个电影嘛，提醒大家这是同一个电影，火车又开来了啊，那个开走，这个开来，可以接在一块儿看。

所以说，人们所谓的“懂”和“不懂”是多么地不用重视。什么叫“懂”和“不懂”，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在说什么，是不是？你立刻也可以说《子弹》让你不懂，可以说。只是你不敢说“不懂”，在当时那样一个皆大欢喜的气氛下。同样当年《太阳》在那么一个气氛下，你不敢说“懂”。

述平：其实没有一定知识储备的话，《子弹》真的不太好懂，至少台词不容

易懂。“武举人”是什么，很多人不懂吧，包括咱们有些演员都不懂。“松坡将军”是谁呀？“小凤仙”是谁呀？

姜文：只不过姚橹说了一句“连小凤仙都不知道，你还当鸡”，所以别人就不敢说不懂了。还有“让子弹飞一会儿”，也没人懂，子弹怎么飞一会儿啊？飞哪儿去了？可以说不懂。

这么一比较，“太阳照常升起”倒是懂，“让子弹飞一会儿”还真是不懂，我敢说大部分人不懂。

——六子墓前，哥儿几个每人趴在镜头前面说一段话那场戏，改了很多稿都不满意，您在最后五分钟写出了电影里我们看到的那段台词，当时光线快不行了，场地也到了最后的租期。人被逼到极限固然是有可能爆发，但是您喜欢这种逼迫感吗？

姜文：还是那句老话，吃八个馒头饱了，但不是第八个饱的，前面七个起了更关键的作用。

——有没有遇到过被逼到最后，台词仍然不令人满意的时候？

姜文：不会。

反对伪善

——张牧之杀死黄四郎替身的那一幕，总让人感觉有点儿遗憾，似乎从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这个角色的公正感和侠义感，不知道您能否认同这个说法。

姜文：我不认同，那是他自己把自己骗了。张牧之不是一个楷模，也不是一个神，他恰恰要做这一笔才能完整，否则他就不是张牧之了。就像哈姆雷特也杀了一个不该杀的人，那个人在偷听的时候，他必须要那么做。张牧之不应该是完美的，我也不打算给大家看一个不存在的完美的人。

述平：没有瑕疵的英雄。

姜文：那个是不对的，是在毒害孩子们。

述平：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妙笔，不是一个伪善的人道主义的事儿，最起码这是真实的。没有这一步的话，后面的事儿根本做不成，甚至你只有铩羽而归，跑了。

姜文：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张牧之，否则他可能就是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就没意思了。电影还是要尊重生活，尊重历史的。

——我觉得每一个导演或作者是不会轻易在自己作品里安排一个杀人的场景的，一开始我也觉得难以接受，后来为什么能接受呢？是因为张牧之只有这一条路走，他和兄弟们其实处在一个特别危险的境地，不杀替身，他们就全完了。

述平：你这还是一个思考的结果。为什么一开始不能接受呢？

姜文：或者我想说一个稍微有点儿极端的话，张牧之这样的人，在这方面是与生俱来的。并不是说我们都要向张牧之学习。而是张牧之有没有可能不斩替身而最终成事儿，这个是你历史、对现实的认识问题。

述平：最俗的比方，我们想写的是曹操，不是写刘备。刘备是高大全的，曹操是有缺陷的。

——好多人盼望着张牧之这会儿能心软一下。

姜文：那是我的历史观不能允许的。张牧之不止这一次杀人，杀了很多次人，胡万就是被他杀的，他一进鹅城就杀了好多已经被淹死的人，只不过我们并没有渲染它，替身这里是渲染了一下。所以这也证明了我们不是一个严格的商业片，我们不是在拍观众马屁的。

大家应该聪明一点儿，不要停留在电影该不该这么写，而是要想到真实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居然这样发生的——这个是有意思的。哪一次大行动没有卷入一些无辜的牺牲品呢？难道这是张牧之的独创吗？他只不过是某种类型的人，具有那种类型的人的一切特点。但并不是说那种类型的人就很凶恶，很可怕。我想大伙儿跟曹操在一起的时候，会很喜欢曹操，会很崇拜他的。

无关市场

——您作为一个低产的导演，如何了解观众的口味变化呢？如何在电影上映之前对市场反响有个大致的判断？

姜文：我不用去了解，我自己就是观众，对不对。我要是个非人类，可能需要去了解你们人类是怎么想的。我就是人类，还用去了解吗？你以为厨师真爱研究你想吃什么？尤其是特别火的饭馆里的好厨师，没人研究你，他就是自己做，他自己觉得好吃，你就跟着吃了。你以为人家曹雪芹写《红楼梦》是为了让你爱看，人家自己写过瘾了。不是这样吗？所谓市场调查，我觉得有点儿骗人蒙事儿。

——彼得·格林纳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影比现实超前20%，就意味着会丧失80%的观众，而观众赶上来则需要15年的时间。

述平：15年之后没人有兴趣去理解你了。

姜文：还是不理解。

——《太阳照常升起》无疑是走在前头了。如果能回到5年前，您预计到了80%的失去，是否会推迟《太阳》的拍摄？为什么？

姜文：不会，我们当时就知道，它不会是很多人都蜂拥而去的电影。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这样，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拍好，要不没人拍这样的电影。换句话说，你现在放《太阳》，仍然是很少人看，15年以后，50年以后，仍然是少数人去看，不可能多数人追捧这个片子。

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当时没看懂，可能过了些时候，觉得这个还行。但是这时候说不定你已经六十岁了，已经不是电影的观众群了，对电影市场也不起作用了。

——很多人认为，《子弹》这部电影中暗含着各种“隐喻”，您怎么看？

姜文：火锅就是火锅，火车就是火车。师爷不是县长，麻子不是佐罗。

——《子弹》上映之后，您没有忙于继续筹拍下一部电影，而是选择出一本

书，为了纪念吗？

姜文：从昨天来，往明天去。但是，今天休息。

E

制片人马珂：化学反应

——马珂先生与姜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为什么选择他？

马珂：从一个投资人、制片人的角度讲，我的出发点特别简单——因为姜文是最好的。我是2005年第一次找的他，那时候他在筹备“太阳”。我说我是一个制片人，我没有导演；你是一个导演，没有制片人。既然你没有A，我没有B，那咱俩就A+B，我希望当你的制片人。1+1的结果，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未知数。

当时，我就是用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词，谈了一件特别纯粹的事儿，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导演所希望听到看到的。一个导演加一个制片人，我们俩就成立了一个公司，目标很明确：做最好的国产电影，而且希望它拿到全世界都可以聊。

我做电影的初衷，就是用最真诚的态度，来做一件非常有理想的事情，同时达到一个完全想象不到的空间。就电影行业而言，这个空间可能无限大，无论是电影的影响力还是票房，没有人能预知结果。

我一直不太相信所谓“经验”，而且从电影史上看，也没有什么经验，每一部电影最终都成为历史，为我们提供一些教训。真正的经验和标准，是创造出来的，尤其像姜文这样的导演，从他拍第一部电影开始，就一直在创造历史，改变历史，一直在引领一种方向。

有了这样一个目标之后，我们就来选择可以拍的东西，然后就遇到了《让子

弹飞》的前身——小说《盗官记》。

选择这个小说是因为我们当时想拍一个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有市场。《盗官记》写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具备所谓“商业片”应该具备的各种商业元素。第一，故事很简单，土匪，骗子，恶霸。第二，主题很积极，讲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从这个成长过程中体味到他的责任和他面临的一种人生态度。同时，我们又很明确地界定了正义、邪恶，邪不压正。我觉得这个价值观是能被所有人接受的，不光是中国人。第三，演员阵容很强大，算得上“前所未有的”，姜文、葛优、周润发，这三个演员在华语影坛占据着相当高的位置，他们三个碰到一块儿，产生的化学反应无人能及。

——怎么能将这三位“大腕儿”聚到一起呢？

马珂：首先这是姜文的作品，第二是我们有一个好剧本。朱苏进、述平、郭俊立、危笑、李不空，还有姜文，他们六位编剧，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出彩儿的故事。

——您在这个团队里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马珂：我要做出一个合理而充分的预算，不要让钱的事儿耽误了创作。另外，我们还要建立一个很好的团队，很好的机制，除了制片、策划、导演、编剧，我们还有宣传、发行、营销队伍。整个机制都是围绕“不亦乐乎”团队在运转。

——为了拍摄《子弹》，您建起了一支专门的队伍？

马珂：应该说这支队伍是用来打持久战的。我们既有战略目的，也有战术目的，《子弹》是我们的第一场战役，也是一次实战练兵。

——这个团队的成员都很年轻，怎样驾驭这个大片儿？

马珂：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谁都没干过，包括我自己。我是第一次做电影制片人，危笑是第一次当编剧，小阎第一次搞宣传。还是归结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道理，无所谓经验，就看你敢不敢创作。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你是否清楚要往哪儿走。

正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我仿佛又感觉到当年“阳光灿烂”的那种澎

湃和激情在涌动，和那种坚韧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做电影需要激情和毅力，还有逻辑清晰的手段。我们的目标也很清楚了——做2010年贺岁档最好的国产影片，刷新中国电影票房纪录。

在预算合理且按时到位的情况下，我们用四个月就完成了拍摄。在拍摄之外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创造了几个“最”：比如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宣传周期最长的一部电影，从筹备到电影下线，前后历时20个月；宣传资金是中国电影史上比例最高，数量最大，占到了总投资的1/3，与好莱坞大片的投资比例相当。最后，我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贺岁档期，2010年12月16日，让它上映。

——在宣传方面，《子弹》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范本。

马珂：对，你会发现过去的电影最多提前两三个月开始宣传、放风，今天的电影会提前很长时间就开始宣传，这其实是从《子弹》中学到的经验，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可取。当然我们的做法也是有针对性的，针对影片的类型、剧本、题材、阵容，来确定一套相应的宣传推广模式。

当时我对宣传提出的要求就是八个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到了电影临上映前，据我观察，凡是被我们提前锁定为目标观众的人，基本上都知道这个片子。举个例子，有个朋友坐出租车，跟司机聊天，问他看不看电影，司机说每天连份儿钱都挣不够，看什么电影啊，不过紧接着话锋一转，说今年好像有个电影不错，仨大腕儿演的，叫什么什么飞，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这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我们这个电影是为谁而拍的，就要让谁知道有这么回事，还得勾起他想进电影院的愿望。比如这位每天为了几百块份儿钱奔波的出租车司机，在物质生活基本能满足的情况下，愿意去追求精神生活；而且在时间、金钱方面都并不富裕的他，唯独知道《子弹》，还愿意去看这个片子，这就是宣传到位了。

既然是贺岁档，观众一定希求轻松愉悦，通过看电影释放压力和负面情绪，《子弹》恰恰满足了大部分老百姓的这种需求。所以，才会出现上映三天票房连续递增，第三天创造了迄今为止国产电影单日最高票房——6200万，还有不少人连续几次、十几次走进电影院看这个片子。特别是最开始，场场爆满，很多人迫不及待却买不到票，宁可花同样的价钱进去坐在台阶上看，也

不愿意等到第二天。

《子弹》一下子把国内的观影人群扩大了，平时只有1500万到2000万，《子弹》将这个市场扩大到了2500万左右。

——在这个过程中，您收获的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马珂：从大的方面来说，经验就是一条：始终站在观众的角度，在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到观众的需要，这样做出来的电影，观众会给你几百倍的回报。如果你只是出于某种自私的目的为自己拍电影，或者为某种利益拍电影，当然不会得到观众的回应。

在营销方面，我们也没有什么高深的方法，只是把该花的钱花到位，把该铺的点铺到位，就像当年斯科塞斯对姜文说的那句话一样：“Do it.”去做。

——我听到您的同事评价您“胆大心细”，“胆大”不必作太多诠释，“心细”主要体现在哪里？

马珂：胆大的人多了，光胆大不心细，就剩下被拉出去砍的份儿了。我觉得心细是必须的，制片人必须心细，导演也必须心细，导演再怎么有天马行空的想象，最后还是要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一格一格剪，才能做出成品。对我来说也是这样，一方面敢于投入大的精力和财力，另一方面要确保我所花的每一分钱都物有所值，性价比最高。

——《子弹》的宣传推广资金高达5000万，从来没有人在宣传方面花过这么多钱，您怎么确定这笔资金的走向？

马珂：就是围绕刚才说到的八个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来确定每一笔钱怎么花，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最直接的思路就是，我告诉团队里每一个人，不要站在你自己的思维角度考虑宣传方式，而要站在普通观众的角度。比如我们这个行当的人，作息通常是昼伏夜出，但是社会上可能95%的人都是朝九晚五，他们才是我们的主要观众群体。所以你在考虑每一种宣传手段的时候——包括广告的投放，内容的设置，媒体的舆论——首先要想到这种方式对那95%的人是否奏效。

导演可以为他的艺术创作服务，为作品的营养价值服务；作为制片人，则必

须站在市场的角度，为观众服务。这是我们一直严格遵循的规律，在商业领域，这一原则其实是初级课。比规律、原则更重要的，是“Do it”，要落在实处。

——您带领团队的方式是什么？

马珂：总的来说，就是事必躬亲，亲力亲为。为什么外界老说我们这个行业浮躁，就是因为没有几个制片人肯亲力亲为，老觉得自己是老板，这种事儿哪儿该着我做？凡事“交办”，这是非常不靠谱的。在我这儿，没有交办，只有亲自办，带着团队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落实。这不丢人，好莱坞大片的制片人，甭管多牛逼，都是亲自办。

其实干我这行，没什么高深的学问，稍学学就会，剩下的就是心细。比如每一个路牌广告的位置，我亲自定。首映式每一分钟的流程，我亲自弄。就连排座位这种事儿，你是否用心，结果都大不同。比如头三排座位在一个平面上，如果让工人排，他们可能就只管横竖对齐，这样一来后面的人就只看到前面人的后脑勺。我们排座位的时候，特意把三排座位彼此错开，确保后两排每一个位置都不会被前面的人挡住，非常舒服。这就是细节，多想一点儿就想到了，没想到，就会影响整体效果。

又比如，我们会到影院里盯广告位置，一定是安排在上行电梯的右侧。为什么呢？电梯上行的时候，人们奔影院去，心里有期待，这时候看到的广告会对他的决定产生影响。电梯下行时，人们通常已经看完电影了，正在热火朝天地聊剧情，这时候呈现的广告对他而言，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您的这些经验是否可以复制？

马珂：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和心得，大家也可以根据情况来沿用。但最关键的，还是从每一个细小的生活逻辑出发，照顾到方方面面。这些细节绝对不是对照一本标准化手册执行这么简单，更多还是取决于个人的感悟和投入的程度。就好像从小学到大学，每个人的教材都是一样的，但大家呈现出来的学习效果完全不同。

——姜文先生前几次拍电影都在资金方面遇到问题，导致拍摄延期，这一次却是前所未有地顺利，您的秘诀在哪里？

马珂：我做了十几年制片人，确保资金链顺畅是最起码的功夫。连这个都不能保障，还做什么制片人呢？我和姜文的合作，可以用“投缘+投资”来概括。投缘就不必解释了，所谓投资，主要是区别于“投机”。可能有的人是抱着一种投机的态度给姜文的电影投钱，奔着他名气来的，一旦中间出了问题就赶紧把自己撇清。且不说别人的问题，还是说制片人这块儿，拍一部电影要一千万，我弄不来一千万，只能先弄一百万，然后再边拍边凑，这就做不了电影，这也不是做电影的心态。

——但是在过去很多年间，像姜文先生这样的一线导演，也饱受资金链断裂的困扰，可见整个国产电影环境的混乱。这次《子弹》的很多做法，称得上是新秩序的建立。

马珂：不光是中国电影，在很多领域，我们都忽视了最基本的道理，最起码的常识。比如城市规划建设，地下的基础打得好，地上的建筑才能屹立百年。这次日本大地震，如果没有海啸，整体伤亡会很少，因为人家的建筑牢靠。而我们呢，明明要用三尺厚的水泥，咱偷工减料，只用二尺，结果大地震一来，哗啦全倒了。所以，这次我们选择的投资是抗八级地震的。

——《子弹》票房的成功，在您看来是必然吗？

马珂：我从始至终坚信票房会很好，我一直跟老姜和我们的团队说，这个片子是大成的片子。但是他们让我预测票房，我预测不出来。因为电影本身是没有天花板的。之前有人说老姜上一个电影票房2000万，这回撑死了2亿吧，谁能想到最后奔了7亿，是上一个片子的35倍。

倒是在我看来7亿一点儿也不意外。首先咱们有数据支持，观影人次在增加，银幕数在增加，一个《阿凡达》拿走了13亿的票房，说明一部好电影能开拓很大的电影市场。我也相信我们这个所谓票房纪录很快就会被后来者打破，这是好事儿。

所以《子弹》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赢得了多少票房，而是在于给电影行业提供了一种方向，改变了大家惯有的模式，创造了新格局。

——是怎样一种新格局呢？

马珂：打个比方，把剧本比作食材，把导演比作厨师，把电影比作一道菜。

过去咱们吃的菜，就是随便弄点儿食材，炒炒就上，多搁辣椒，口味儿重就能招揽食客。现在尝过了《子弹》这道菜，顾客的口味也挑剔了，你必须色香味俱全，还得健康有机、绿色环保。

中国电影市场其实是全世界最残酷的电影市场，因为中国观众只要愿意，随时可以看到全世界最优秀的电影。但是我相信人们还是更愿意看自己国家的电影，听自己的母语，看自己熟悉的事儿。就看咱们电影人怎么才能把这道菜做得色香味俱佳。

那么《子弹》在提高观众口味的同时，其实也给诸位迷茫的电影人提供了一个方向，让他们看到另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对于观众而言，《子弹》让他们找回了对国产电影的信心。

——通常知名作家不屑于写剧本，或者只是兼职参与编剧，而述平先生作为一位成名相当早的大腕儿作家，能跟姜文先生保持十几年的“全职”合作，在您看来主要原因是什么？

马珂：姜老跟述老的合作，以及我们三个人彼此的合作，都是基于一点：观念一致。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相对一致。在观念一致的基础上，我们又用“Do it”的态度，踏踏实实把事情做出来，让大家看到，而且喜欢、玩味和享受。这个结果是我们共同追求的。无论作家、编剧，还是导演，演员，都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核心的目的，就是希望向大众传达自己的观点，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共鸣。

述老作为一个成名很早且很牛逼的作家，最可爱的一点就是他从来不会对编剧这个职业不屑一顾。在中国，持述老这种态度的人不多。在述老看来，只要他的作品完整地传达了我们这个团队想要传达的东西，就令他十分享受。至于是用小说去传达，还是用剧本去传达，都无所谓。他不觉得当编剧是个丢人的事儿，反而让他显得更加牛逼起来。

我不相信哪个艺术家愿意孤芳自赏，每个人都愿意自己的创作被别人喜欢、欣赏、流芳百世。

——述老的一个作家朋友评价说，他十五年来的文学理想和文学精华，全部

凝炼到姜文先生的电影里了。

马珂：述平在享受电影创作的同时，也并没有忘记一个作家的姿态。他这个开关非常有意思，随时可以在剧本和小说中间切换。对他来说，只要有意思、有意义就好。

——“不亦乐乎”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马珂：有人把我和姜文的组合称作“信马由姜”，我们依然想用最真诚的态度为观众创造最自由、最有想象力的电影。虽然刚刚收获了《子弹》成功带来的巨大喜悦，但我们整个团队都已经自我调试到“归零”状态，忘记7个亿，一切从头开始。

——遇到阻碍会怎样应对？

马珂：对我个人来说，电影是我的理想，我愿意为之奋斗终生，也愿意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所有的困难。困难一定是存在的，我的做法是克服它、消灭它。至于怎么克服，怎么消灭——我们老说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揍——在实际生活中，你肯定是前面先挨无数的揍，后面才能吃上那口肉。

——在制片人眼中，电视剧和电影的差别何在？

马珂：从制作的过程看，没有难易之分，都要付出百分百的努力，亲力亲为。从结果看，电视剧盈利相对简单，只要弄好剧本，确保好的制作，就是跟电视台谈、挣差价的事儿；电影则是真正的“前店后厂”，自己做的产品直接面对顾客，成败更加取决于种种细节，你要面对两千万观众，把票一张一张卖出去。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你只是“一般好看”都不行，“一般好看”人家就不来电影院看，都在家下载。

——川话版是为了增加票房专门定制的吗？

马珂：“川话版”其实是天然产生的，从原著到剧本，都是非常适合“川话版”生长的土壤，所以我们决定把这种天然的条件转化为票房的有益补充。

四川效果最明显，四川太平洋院线在全国院线所占平均比例是3%，但是《子弹》上映那三个多月，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变成了6%，当《子弹》下线后，

又恢复到3%。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票房增长。

执行制片人尹红波：精神领袖

——尹红波先生作为《让子弹飞》的执行制片人，你认为像“不亦乐乎”这样一个很小的团队，能够操控一个票房巨大的“大片”，关键何在？

小尹：我觉得电影制作和公司体量大小并没有直接关系，关键还在于有一个核心力量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让大家愿意投入热情去做同一件事。对于我们这个团队，这个核心力量就是导演。跟他在一起，把虚拟的创作一点点实现出来，呈现给观众，这种精神力量是不可否认的。

——《子弹》的成功一方面取决于过硬的文本质量，另一方面取决于精良的制作和宣发，你认为它的成功可以复制吗？

小尹：也许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复制吧。每一个电影团队都有自己的精神领袖，但每一个精神领袖的魅力是不一样的，这就使得大家的追求和目标也不一样。所以，没有什么经验或路数可以照搬。举个例子，你刚才也提到“制作精良”，可是我们这里的“制作精良”，放在别人那里可能就是“要求过高”“过于苛刻”，对吧。

——《子弹》带给你的成就感体现在哪里？

小尹：所谓制作，就是将创作团队提出的想法逐一变现，而姜老拍电影永远会提出各种各样新的目标，新的挑战，我的成就感就是在拼命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产生的。

比如马拉火车的情节，在创作过程中他们经过调研，好像是看到这么一张照片吧，说民国初期东北出现过，先是一节两节，拉煤，后来就发展到十节八节，拉人。导演就要求我们在山里复原这个场景。

道具部门要铺铁轨、建火车、驯马。火车车厢太沉，十匹马拉不动，我们就把卡车上上面一削，只留发动机和底板，在外面套上一层火车的壳，让它自己

也能开，就是速度慢。慢没关系，再加上十匹马一拉，不就可以达到一定的速度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确保跑的过程中车不会翻。我们就去研究火车铁轨的原理，把四个卡车轮换成铁轨的轮，把轨道设计成合适的宽度，还得让马蹄正好踏在轨道的两边。

此外，为了呈现马拉火车的全景，只能从后面的山头上拍。那山上完全无路，而且是真正的悬崖峭壁。我们自己砍出若干条路来，摄影师头天爬上去，器材用吊绳吊上去，在那儿住一宿，第二天才能拍。之后想想，真有种拿命换的感觉，那劲头绝对不是为了挣钱就能憋出来的。

所以当你在电影里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通常都会愣一下，这是现实吗？是。但又从来没见过。我们自己第一次看到马拉着火车沿着铁轨飞奔起来的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也是无以言表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吧。

——虽然最后会很有成就感，但过程也很痛苦吧？

小尹：痛苦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制作跟创作完全不同，创作可以天马行空，制作要局限于时间、地理、人员、成本等等因素，去实现创作中的每一个细节。面对导演不断提高的标准，有时候确实很痛苦。

但在痛苦的同时，我们又相信导演既然提出这个标准，就一定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导演最有统筹概念，关于制作的方方面面他都懂，所以知道这个“度”在哪里。所以他要求的高度，一定是你踮起脚就能够着的高度。而且一旦呈现在银幕上，大家一看，都会有一种惊喜的感觉：“太好了！在别人的电影里从来没见过！”

——姜文先生对《子弹》的制作如何评价？

小尹：总体上还算不错，基本上他提出的“苛刻要求”我们都给实现了。但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比如英语字幕，电脑特技，跟国际上比还是有差距。下次如果有更充足的时间，他还希望做得更好。

——有人说《子弹》是姜文先生第一次在没有超时超支的情况下完成的一部

电影，这种说法准确吗？

小尹：我跟导演在一起工作了八年，据我了解，《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都出现过资金链断档的问题，从而超过预计的拍摄周期，但是因制作和导演的问题而超期、超支的情况是没有过的。有时候片子拍到一半，制片主任突然来找导演，说剧组工资发不下去了，第二天吃饭都没钱了。什么原因？投资方拿不出钱来了。然后有可能我们派人到投资方那儿去磨上两天，对方拍出一千块钱来给你，你要还是不要？

记得拍《太阳》那会儿，大队人马刚一出发到云南，投资方就拿不出钱了，姜老开始自己往里垫钱，一直支撑到把云南那段戏拍完，实在垫不上了，从云南回来的时候，大多数人工资都没发。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于某几个投资方，而是整个中国电影资本市场很不成熟。很多人觉得电影能赚钱，能扬名，一时兴起就投一把，结果半截又改主意了，或者因为种种原因真的拿不出钱来了。电影一旦中途停机，外界就会产生种种猜想，而我们又没法去辩驳什么。一方面替人受过，另一方面，姜老还得承担起制片人的角色，重新找投资方，不停地跟人谈，整个项目重新做方案。

——这次马珂先生担任制片人，资金链没有出任何问题，是否能说明电影资本市场正在从无序走向有序？

小尹：其实依然是无序的，但关键在于你要选择正确的资金。

——资金问题是制作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吗？

小尹：还有一些无关乎钱的挑战。比如这次，葛爷来了，发哥发嫂来了，创作团队当然会很有面子，因为这个项目吸引了这么多大牌。但是对我们制作团队来说，却是一个莫大的挑战，确保把他们照顾周全，让他们愉快地投入表演，乘兴而来快意而归，这可都是“硬指标”。不过值得自豪的是，这么大的腕儿我都“伺候”过，将来就“所向披靡”了。

宣传总监阎云飞：重建秩序

——请问阎云飞先生，当资金问题顺利解决之后，你认为“不亦乐乎”团队在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都称得上规范而有序吗？

小阎：的确，从我作为电影宣传的角度来看，《子弹》不仅成为了中国电影的领跑者，还成为了中国电影新秩序的建立者。这个新秩序不仅仅指从开拍到关机、后期、预告、上映，这一系列规范化的流程，还包括在文本、制作方面建立的样本。老姜过去总说中国电影处在一个“农转非”的阶段，借着明星、话题的恶炒就能赢得票房，而《子弹》似乎意味着“农转非”阶段的结束，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后子弹时代”，给国产大片儿立了个标准。

——很少有国产影片能像《子弹》这样实现票房和口碑的双赢。

小阎：开个玩笑，中国电影在过去几年，一直都面临着“大片大骂”的尴尬局面。而我们从一开始就想确立“大片大发”、“优质优价”的模式。用姜老的话说，过去的电影宣传考虑的事儿，是怎么把的确良卖出羊绒的价；这次我们考虑的事儿，是如何把一块上好的羊绒变成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奢侈品”。

——你认为中国观众在享受了这个“奢侈品”后，会发生哪些改变？

小阎：以往，中国的常量观影人口是1500万-2000万，票房容量达到极致，是5亿到6亿之间。而《子弹》通过7亿票房突破了这个极限，这意味着有很多几乎不进电影院的人，这次也走进了电影院，从不满二十岁年轻人到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这是《子弹》对中国电影做出的一项长久的贡献，对整个行业都有利。

另外，当然就是中国观众的鉴赏力提高了，口味也更挑剔，电影人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

纪录片导演谢征宇：不加注解

——谢征宇先生，听姜文先生说，《让子弹飞》上映之前的宣传片都是你做的，这对影片的宣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是从什么时候加入剧组的？

谢征宇：我跟姜文先生第一次合作是《寻枪》，他是监制和主演，我是摄影师。之前我从电影学院毕业后，一直拍广告，冲着姜文，我加入了《寻枪》剧组，拍了有生以来第一部电影。我非常庆幸跟他的这次合作，因为他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给我开启了一扇创作之门。

《让子弹飞》我是到宣传期才加入进来的。大概是2010年9月，有一天姜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剪一下宣传片。这个片子宣传期很长，他们拍了很多纪录片的素材，希望找一个突破口，让花絮既精彩，又呈现出“煽动性”。

——一共剪了多少宣传片呢？

谢征宇：十个。总的说来，我的工作就是把片场拍摄的纪录片素材剪接在一起，把导演、演员和工作人员在戏里戏外的表现，用一个激动人心的方式呈现出来，让人觉得《让子弹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片子，不断对它产生兴趣。

从2010年9月开始，直到12月影片上映，每周都会有一个五分钟左右的预告片，发布在所有的门户网站上。从第二个片子开始，点击量就很高了，有时候一天就能突破100万。

——这十个宣传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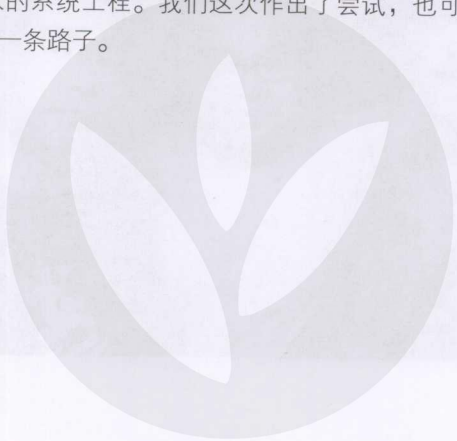
谢征宇：每个片子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比如第一个，我们的主题是“众星云集”，集中了众多明星卖力的表演和精彩的瞬间。其后又陆续推出了“骗子葛优”、“敬业二郎”、“麻匪姜文”、“鹅城四美”、“男色生香”……主题都很简单直接。我们的宣传完全是从内容出发，突显一种大气、扎实的制作，不依靠任何花边新闻，也没有安排任何主创人员的访谈。

访谈固然是一种常见且易行的宣传方式，但在我们看来还不够大气，不够抓人。我们选择直接把最好的东西展示出来，那种冲击力，不需要加任何注解。

因为我自己是拍广告出身，所以一直试图将这一系列的宣传“广告化”，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宣传片中突出一个“记忆点”，一个概念。一个片子中有一个概念让人记住就足够了。通过这些记忆点的不断累加，最终让观众决定买票走进电影院，从而实现了影片的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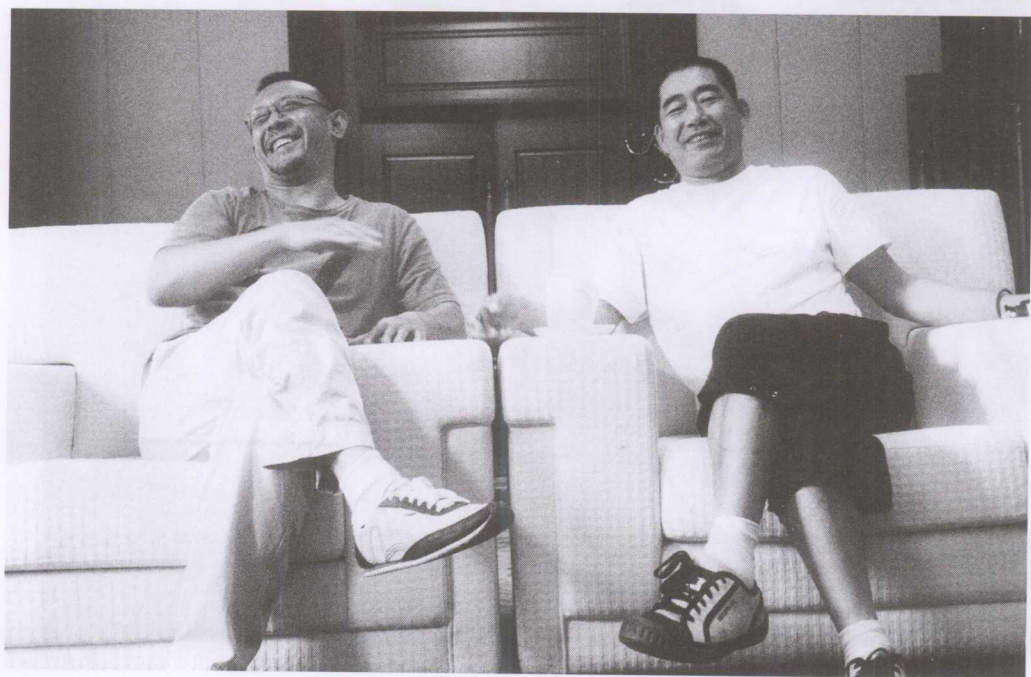
——是否可以说，《让子弹飞》率先做出了一种让电影宣传广告化的尝试？

谢征宇：的确是这样。和电影制作一样，电影宣传也应该逐渐建立起工业水准，怎样做才能既保证基本的覆盖率，又突出自身的闪光点，将宣传做成一个层层递进、层层深入的系统工程。我们这次作出了尝试，也可以说为中国电影宣传的广告化趟了一条路子。



姜文·郭俊立·述平·危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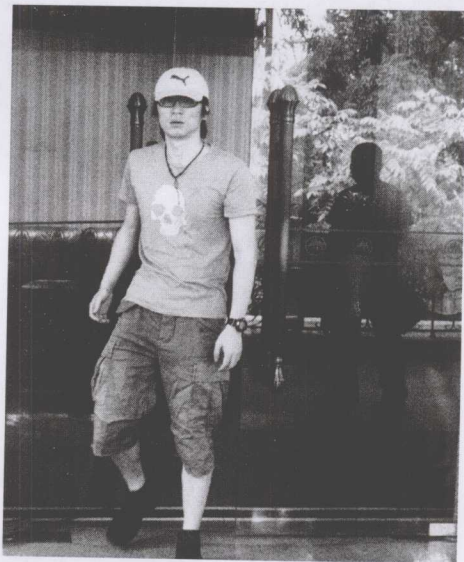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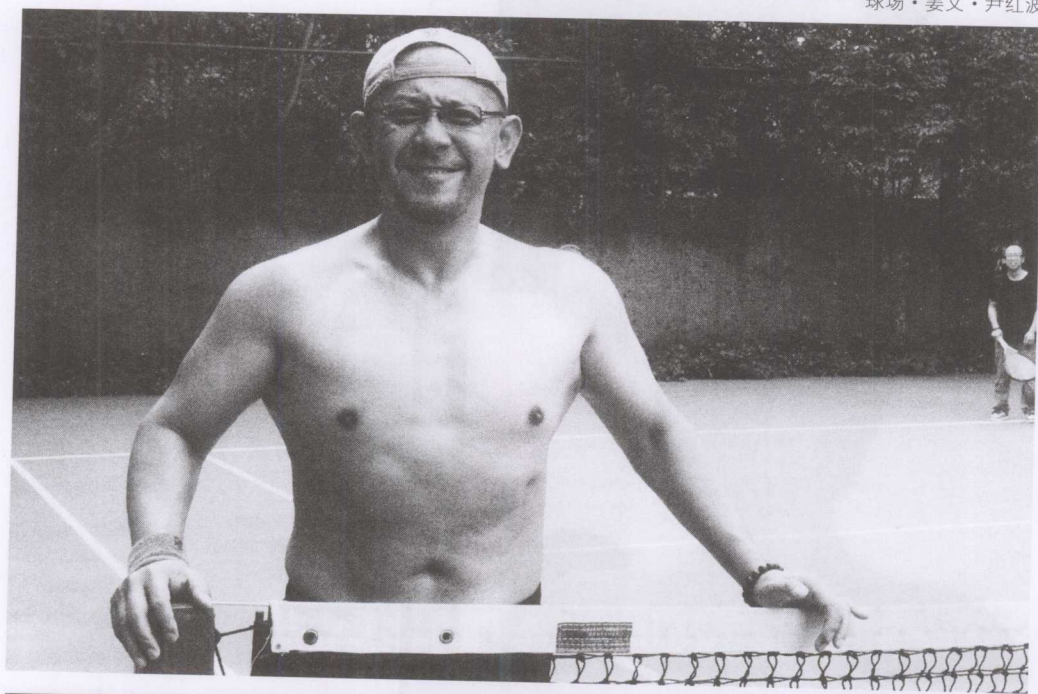


危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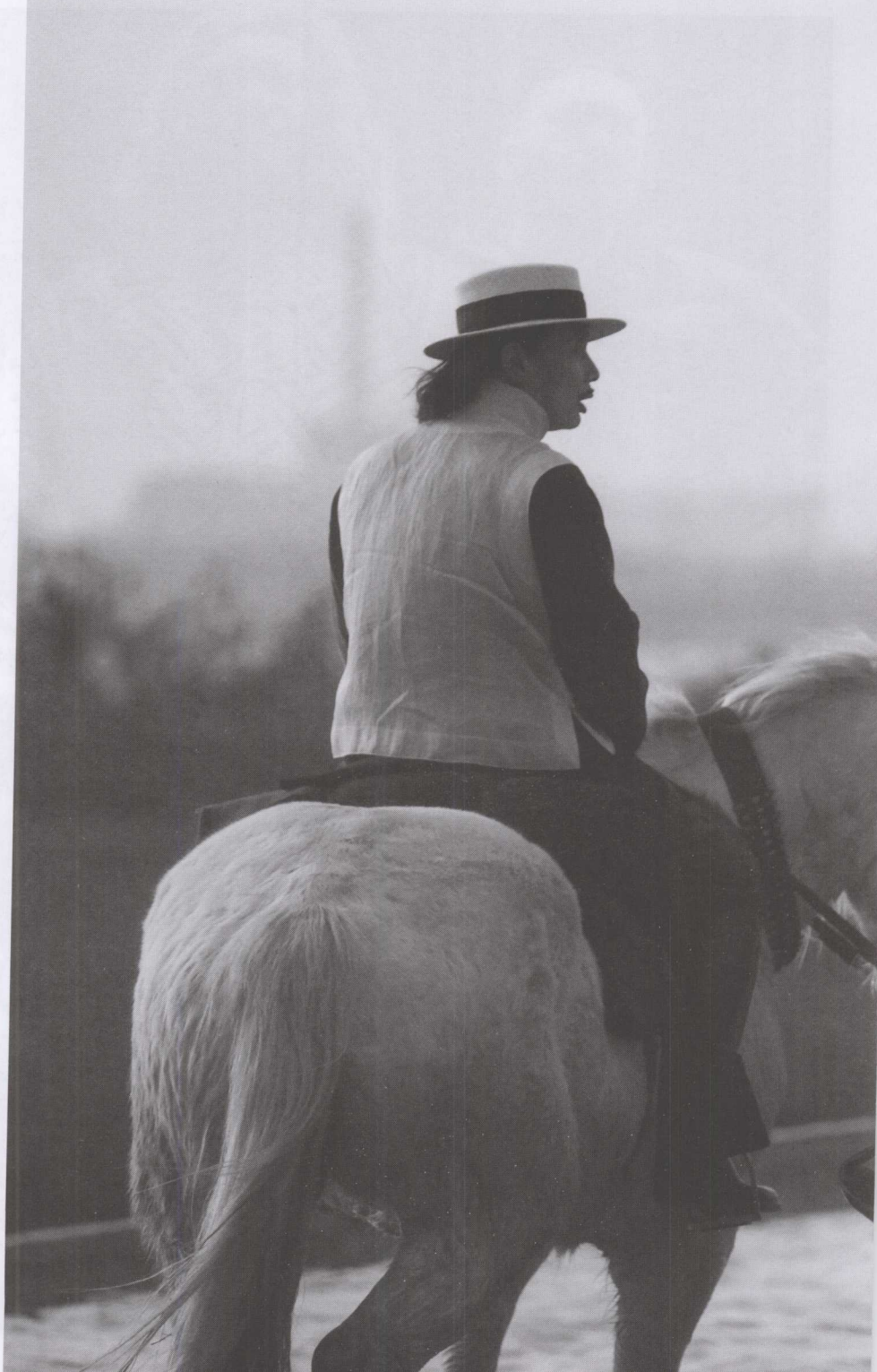


尹红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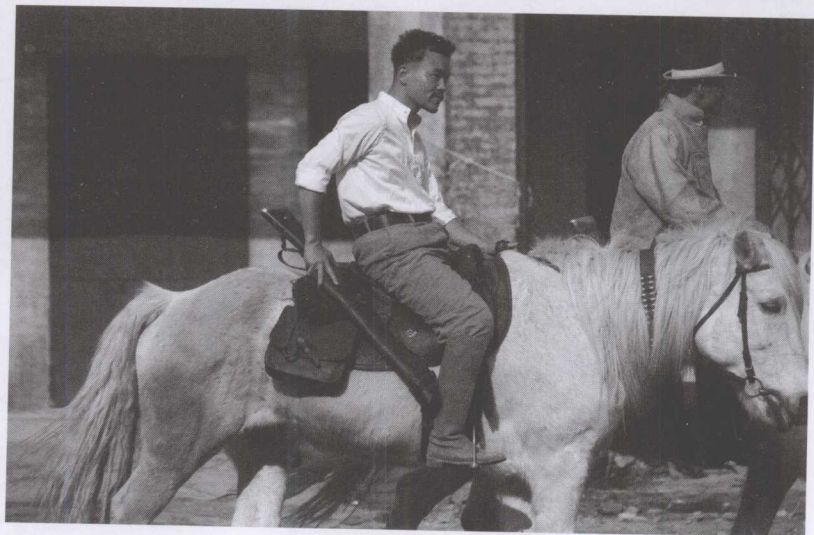




















2 | 小说·盗官记

巴陵野老：盗官记

峨眉山人摆了一个发生在县衙门里的故事，我也来摆一个发生在县衙门里的故事吧。你们要问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县衙门里，我可只能回答一句：反正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县衙门里。我们这个县即使称不得模范县，可是绅粮们给县衙门送的“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之类的金字大匾在闪闪发光；我们的县太爷即使算不得清官，也还没有因为劣迹昭著而撤职查办。在我们这个县衙门里，哪里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呢？而且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这个衙门过日子的，虽说吃得不很饱，可是也没有哪一个饿死，甚至还能得闲到这里来坐冷板凳，喝冷茶，摆龙门阵，这也可算是乱世中的桃源生活了。即使在我们县衙门里，眼见发生过什么三长两短的事，也应该强打起精神来做一个隐恶扬善的君子才对头嘛。总之，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县衙门里，这一点是非得赶紧发个声明不可的——巴陵野老诚惶诚恐地发表了他的严正声明，才开始摆起他的龙门阵来。

巴陵野老在我们这个冷板凳会里假如不是最老的老人，总可以在敬老会上坐第二把交椅。已经无法说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因为他的头发已经经历过由黑到花白、到全白、到完全脱落的过程。但是也不能说他是一个龙钟老人。头发是没有了，可是在那发光的头顶上还泛着微红；在白眉毛的下面还眨巴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那脸是清瘦的，但是还红光满面。他那一口洁白坚实的牙齿，使他没有一般老人那样牙齿脱落、两颊凹陷的老态。他的身体也还可以叫做结实，一年四季没有见他背过药罐，甚至伤风咳嗽也很少见。问起他的年纪来，他是最不愿意回答的。人家问他：“你大概到了花甲之年了吧？”他支支吾吾地回答：“差不多。”六十岁对于他似乎是一个很忌讳的年龄，因为这是勒令退休的年龄，而“勒令退休”，就意味着敲碎饭碗，这隔“转死沟壑”也就不远了。所以有人揭他的底，说他已接近“古来稀”的高龄了，我们都竭力替他辩解：“嘻，人家连六十大寿还没有办过呢，怎么说快七十了呢？绝对没有！虽说他的头发光了，你看他那牙齿，你看他那精神，你看他吃饭喝酒的劲头，即便是五十岁的人，能比得过他吗？”

正因为这样，他在我们这个衙门里算第一个奉公唯谨的人，不论有事无事，准时上班下班，风雨无阻。能够不说的话，他决不开口；能够不出头的事，他决不出头。他惯常劝导我们这些有点火气、喜欢发点牢骚的科员：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总因强出头。”他就是这样长年累月，在他已经坐了几十年的那张旧办公桌前握着他那支秃笔，默默地和无情的岁月拼命，等待那个戴着上面写有“你又来了”几个大字的高尖尖帽子的无常二爷，有一天带着铁链来套上他，向鬼门关走去。

但是，自从他参加了我们的冷板凳会以后，似乎在他的身上召唤回青春的活力，变成一个老少年了。如同上班一样，他每会必到，风雨无阻。听到大家摆一些有趣味的龙门阵时，就呵呵地笑起来，像喝了陈年老窖大曲酒一样，摇头晃脑，用手击节赞赏说：“这真是可以消永夜，可以延年寿啊——”把尾声拉得老长老长的。现在，他拈着了阍，不等别人催促，就自告奋勇地摆一个龙门阵。他摆起来了。

我先摆一个“引子”，我摆的正文就是从从这个“引子”引出来的。

我不想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一年。那个时候，县衙门已经改名叫县政府，大堂上坐的已经不是知事大老爷，而是县长了。但是老百姓还是照老习惯，叫那里是“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县衙门，还是在屁股挨打的时候，对坐在大堂上的县长叫：“大老爷，冤枉呀！”我看这些县长，和我们过去见过的县太爷也差不多。有胖胖的、有瘦瘦的、有马脸的、有牛头的、有鹰鼻的、有猴腮的、有猪拱嘴的，什么奇形怪状的都有，而且都在挂着“光明正大”金匾的大堂上坐着，对堂下惶恐跪着的老百姓吆喝，发威风，打板子；一样在后花园的客厅里和“说客”斤斤计较，数银元，称金条。当然，也总是一样坐不长久，多则一年，少则三月，就囊括席卷、扫地以尽地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官限”已经到了，新的老爷已经动身，就要上任来了。你看各机关、法团、士绅、商贾以及像我们这些坐冷板凳的科员，一面在忙着给就要卸任的老爷送万民伞、立德政碑，一面又在河坝码头边搭彩棚、铺红垫，锣鼓、鞭炮也齐备了，准备迎接新上任的县大老爷了。

这一回来的县大老爷姓甚名谁，我们都不知道，也不必知道，反正拿着有省政府大红官印的县长委任状，就算数。我们这个县在江边，通轮船，每次县大老爷到任都是坐轮船来的。

“呜——”轮船的气笛叫了，打了慢车，停在河心。因为没有囤船可靠，只好派几条跑得飞快的木舢板船靠上轮船边去迎接。舢板靠好，新来的老爷和他的家眷，还有决不可少的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等等随从人员，一齐下船。

“扑通！”出了事了。不知道是这位新来的老爷年事已高呢，还是看

着岸上人头攒挤，挂红飞绿，锣鼓齐鸣，鞭炮响连天，因而过于兴奋了，在他老人家从轮船舷梯跨到不住颠簸着的舢板船上时，踩虚了脚，于是，“扑通”一声，掉进大江里，而且卷进轮船肚子下的恶浪里去，无影无踪了。

事出意外，这怎么办？照说应该下船给落水的新老爷办丧事才对。但是，那跟来的会计主任却机灵得很。他当机立断，马上在船上和跟老爷来的太太以及秘书师爷研究了一下，拿出办法来。于是，太太擦干了自己的眼泪，把老爷的委任状拿出来交给会计主任，会计主任又把委任状转给秘书师爷拿着，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仍旧那么沉着地、兴高采烈地以秘书师爷带头，太太抱着一个小娃娃紧跟着，后面是会计主任以及跟班，鱼贯地下到舢板船上，划向挤着欢迎人群的码头边，上了岸了。

到了欢迎彩棚里，秘书师爷把委任状亮出来给卸任县太爷以及地方机关、法团的首脑和绅粮们过目，并且自我介绍起来：“鄙人就是王家宾。”——王家宾就是写在那张委任状上的新县长的名字。于是大家和新来的老爷或者拱手，或者握手，表示恭喜，敬扫尘酒，然后就坐上四人抬的大轿，推推搡搡，到县衙门里接事去了。

有人问：“刚才下船的时候，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了？”

会计主任以不当一回事的神气马上回答：“哦，刚才下船的时候，我们带的一个跟班，抢先下船，不幸落水淹死了。”

“哦。”原来是这样，一个跟班落水了，这当然是无关大局的。于是新来的王家宾大老爷照常上任；在机关、士绅的欢迎会上照常发表自己的施政演说；在后衙门照常安排好自己的家眷，晚上安歇了；并且第二天早上起来，照常坐上大堂，问案子，照常打老百姓的板子；照常克扣公款，敲诈勒索，刮起地皮来。

只有一点不大照常，就是这位新来的王大老爷刮起地皮来特别地狠毒，硬是像饿虎下山，饥不择食，什么钱都要，什么人的钱都要，简直不顾自己的官声，不想要万民伞，不想立德政碑，只想几个月之后，卷起鼓鼓的宦囊，逃之夭夭了。这个“不照常”，就引起地方的大绅粮户以及专门干“包打听”和喜欢搬弄是非的人们的注意。不到三个月，在衙门内外，离奇的谣言像长了翅膀，到处传开了。起初是唧唧喳喳地，慢慢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还伴随着一些有损新老爷官声的议论，以至在衙门口竟然发现有人暗地里贴出了“快邮代电”这样的传单来。

那“快邮代电”上说，这一切都是那个会议主任导演的一场把戏，那个落水的才是真的县长。是会计主任当机立断，叫秘书师爷取而代之，和太太做

成真夫妻，冒充王家宾正牌老爷，大摇大摆地上任的。而且说会计主任这么安排，这位太太不能不立刻答应认一个野老公，都因为他们有不得已的苦衷。

为什么会计主任要导演这么一场把戏呢？这就要从成都省上卖官鬻爵的内幕讲起。

你们去过成都吗？那里有一个少城公园，少城公园里有一个鹤鸣茶社。在那里有一块颇大的空坝子，都盖着凉棚，面临绿水涟漪，是个好的风景去处。凉棚下摆满茶桌和竹椅，密密麻麻坐满喝茶的茶客，热闹得很。到处听到互相打招呼、寒暄问好的声音，到处是茶倌放下铜茶盘叫着“开水”的声音。这是一个普通的茶座，那些做小生意的、当教员的等等小市民们，就在这里来谋事，说合，讲交情，做买卖，吵架，扯皮，参加“六腊之战”^①、“吃讲茶”^②……

但是还有一处更好的别有风光的僻静去处，叫做“绿荫阁”的，在那里凉棚高搭，藤萝满架，曲栏幽径尽头，便是茅亭水榭，临湖小轩。在那转弯抹角、花枝掩映的地方，都摆着茶桌和躺椅，既可以悠闲地喝杭州龙井、苏州香片、六安毛尖，还可以叫来可口的甜食点心、时鲜瓜果，真可算是洞天福地了。在这里商量买卖，研究机密，揭人隐私，搞阴谋诡计，都是很理想的地方；当然也是公开卖官鬻爵的好地方了。

据说在那里，无论是县长、局长、处长、科长、校长、院长之类的大小缺额官位，现放着的，哪管你是阿猫阿狗、牛头马面、土匪强盗，只要你肯出钱，就有人来给你穿针引线，讨价还价。价钱也是各不相同的，有肥缺和瘦缺之分，有长做和短做的不同。比如当个县太爷吧，因地方不同，价格出入就很大。人口繁密、交通方便、物产丰饶的县和那些贫苦偏僻、人烟稀少的县就分着不同等级和时价。清水衙门的中学校长和一沾就是满身流油的税务局长就相差很大。当官的时间也有长短不同，多则一年，少则三月。能买到二三年的官，即除开要多出钱之外，还要和党政当局有些瓜葛才行了。比方说一个县长的肥缺，卖给你一年，不管你去做“父母官”做得受到子民多

^① 六腊之战：每年旧历的六月和腊月是学校教员受聘期满的月份，到了这时，教员们都为抢夺饭碗，争取一张下期的聘书而四处奔走，互相争斗，谓之“六腊之战”。

^② 吃讲茶：两人或两帮发生争执，相持不下，就在茶社请有面子的袍哥能把子来评理，说得好就罢，说不好当场就武斗起来，死伤累累，谓之“吃讲茶”。

么的欢迎，也是不行的，到时候就得交差走路。相反如果时限没到，无论你刮地皮刮得多么狠毒，搞得如何怨声载道，你还是可以放心地刮下去，不用担心会提前撤职的。因为在买官的时候，有约在先，给够了买价的嘛。至于你到了任，你刮得多，刮得少；刮得巧，刮得拙；官声美，官声恶；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因此，不管是谁，哪怕是阿猫阿狗，一上任就拼命地刮、刮、刮，则是无一例外的。不然花钱去买官来当，为的什么？难道如今的世道还有谁真发了疯，想去得个宵衣旰食、爱民如子的“清官”空名声吗？

有的政客，官瘾很大，也自以为有一套做官的办法，又具备着做官的资历，但是“宦囊羞涩”，没有钱，怎么办？有办法，找山西钱庄就行了。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山西的钱庄没有？据说那是最会做生意买卖的山西商人开的，就和现在的银行一模一样。这种钱庄拥有雄厚的资本，放高利贷，开设当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买卖地产，承办汇款，发行像钞票一样管用的银票。凡是能够赚钱的事，他们就削尖脑袋，拼命去钻，于是就看中买卖官职这项生意了。当然，这些商人不懂“政治”，自己去当官，总是玄得很，怕蚀本。因此，他们就派人到少城公园绿荫阁，找那些卖官的引线人办交涉，买下一批各种候补官员的委任状来，当做商品一样囤积起来。省里卖官的大官员们也嫌零敲碎打地零卖太麻烦，这样向山西钱庄批发出去，卖得又快，钱又成整，实在方便。那些想放出去做官的人，就可以直接找上这样的钱庄办交涉，讲条件，几分钱几分货，好多银子买几个品官。省得到处又托人情又送礼，到那些大公馆去受那些狗仗人势的看门的差狗子们的闲气。这当官的青云之路也实在简捷多了。你去找山西钱庄买官的时候，还有一个方便之处，就是可以“赊官”。你有现钱就出现钱，他们收取一定的利息就行了。你没有钱也好办，立一个赊官的字据，保证你上任去做官以后，在几个月之内，把钱刮出来，连本带利偿还给钱庄就行了。只是有一个条件，钱庄为了保险收回本利，照例派一个得力的人跟着你去上任，担任你的会计主任，一切收入都得过他的手。钱庄垫的钱当然优先扣下，以后刮出来的才算你自己的。这样的“卖青苗”，虽说利钱未免大一些，要忍受钱庄的大利盘剥，但是总算是无本万利，也划得来。只要上任之后，多费一些手脚，向老百姓刮得凶一些就是了。

我们亲眼得见的那位会计主任所导演的这幕趣剧，就是这么来的。你想，他的钱庄老板出了本钱，赊给王家宾一个县太爷的肥缺，叫他跟着来当会计主任，收回本利，哪里知道事出意外，王家宾上任未成，就落水淹死

了。如果就此宣告县太爷落水死了，这本钱岂不白白丢进大江里去了？他回去怎么向他的老板交账呢？所以这位会计主任灵机一动，就怂恿王家宾的老婆拿出买官的本钱和利钱来。她一个妇道人家，哪里有许多钱？只好交出委任状，承认会计主任的巧妙安排，由秘书师爷冒充王家宾，走马上任，她老实地当师爷的太太。这个师爷不要出一个本钱，就捞到一个县太爷当上了，还意外地弄到一个女人给他做太太，哪有不干的？于是三下五除二，一切都办得很顺利，照会计主任导演的趣剧演下来了。待到他们演的戏漏了底，他们已经捞够了本利，可以卷起行李，逃之夭夭了。这一逃就搞得真相大白，在全县传开了这件奇闻。

这件奇闻，偏偏传到我们下面要谈的一位绿林英雄的耳中，使他干出更加离奇的惊天动地的事来。

这位绿林英雄名叫张牧之。但是这个名字是后来才知道的，他的本名到底叫什么，已经不可考证了。他在绿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大家叫他张麻子，或者又叫张大胡子。可能由于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爱把那些不安分接受党国老爷们统治，不肯皈依三民主义、跪倒在青天白日旗帜下的贱民，那些甚至起而啸聚山林，和官府作对，造老爷们的反的非法之徒，通通说成是杀人放火、十恶不赦的土匪强盗，而且总是把这些暴民的领袖人物描写成为穷凶极恶、吃人不吐骨头的凶神恶煞，最低限度也要在他们的外形上赋予一些生理上的缺陷，比如张麻子、李拐子、王歪嘴、赵癫子之类。好像这些人都是上天降到人间来的孽星，他们绝不可以有一个长得五官端正的身体、足智多谋的脑袋、忠厚正直的人格和文雅善良的品行。假如把这些只用来形容我们老爷们的褒词，用去形容那些造反的强盗土匪，岂不是颠倒了世界了？于是我们这位绿林英雄张牧之，也就只好奉命长胡子、出麻子了。

但是我们对于张牧之，却不能不再颠倒一下。因为要实事求是嘛。不管老爷们怎么坚持要叫他为穷凶极恶的土匪，说他是杀人眨眼的江洋大盗，是个麻子，而且有大胡子（注意，大胡子和土匪常常是有奇怪的联系的，比如有些地方就把土匪索性叫做“胡子”），我还是要说他具有忠厚正直的人格、文雅善良的品德，而且还有一个足智多谋的脑袋。至于身体嘛，长得相当周正，既没有长大胡子，更不是一个麻子，干干净净的，倒像一个人才出众的白面书生。至少比我们天天看到的许多老爷和少爷们要周正得多、干净得多就是了。我这不是造谣，是亲眼得见的哟。

你们要问：“嘿，你怎么亲眼得见一个江洋大盗呢？”我是亲眼得见

的。而且我还给他当过……当过部下的。“嚯！更了不得，你倒去给土匪做过部下了！”是的，一点不假，我给张牧之当过部下，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上级呢，至少比我们衙门现在这些上级好得多。

“你越说越叫人莫名其妙了！”是吗？听我摆出来，你就不会觉得莫名其妙，而且要说妙不可言哩。

张牧之到底是哪里人，原来名字叫什么，谁也搞不清楚。后来老爷们不愿意把“张牧之”这样一个雅致的名字送给他，在明正典刑的时候还是叫他张麻子。我却仍然宁肯叫他张牧之，不止我一个人，可以说满县城的老百姓都愿意叫他张牧之的，而且还名正言顺地叫他“张青天”哩。

听说张牧之是出生在一个十分穷苦的家庭里，从小受苦，衣食无着，到了刚能端饭碗的年纪，便被送到一家地主老爷家里当放牛娃儿去了。这家地主其实是本县第一块大招牌的大地主黄天榜大老爷的管家，他是从当地地主发家的，所以就特别地刻薄。在这家做工的长工队伍里有一个老年长工，当了长工们的领班，名叫张老大。这个人很有意思，虽说当长工好比是掉在黄连缸里，苦不堪言，他却总是那么乐呵呵的样子。他喜欢和大家说说笑笑，特别喜欢跟大家摆龙门阵。在闲暇的时候，他就用摆龙门阵来排遣大家心里的烦闷。这些龙门阵大半是揭老爷们的丑底子，长穷人的志气的。他还常常摆什么地方出了“神兵”了，什么地方穷人搭伙上山立了寨子，自己坐了天下了。这些对于当放牛娃儿的张牧之，就是启蒙的好教材。他在这里吸收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他是多么钦佩那些绿林英雄啊！这个老长工张老大，还识得几个字，能够看懂木板刻印的小唱本，他喜欢在赶场的时候，在小地摊上买几本回来读。他摆的有些龙门阵就是从这种唱本中取出故事来，又根据他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以补充和修改，才摆给大家听的。张牧之拿着那些唱本，简直看神了，他没有想到这里头有这么好看的东西。可惜他是个睁眼瞎子，扁担倒在地上，认不出那是个“一”字。他发奋要拜张老大当老师，向张老大学认字。他向张老大一说，张老大就答应了。不过长工同伴们要他正儿八经给张老大磕个响头，拜门当弟子，张牧之也真的给张老大磕了一个响头，喊一声张师傅。张老大乐呵呵把他从地上拉起来，说：“好，我们就来造一回魁星大菩萨的反，叫穷人也当秀才。”经过几年的努力，张牧之居然也能读唱本和别的小书了。这一下简直把他乐坏了，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见什么读什么，甚至陈年的账簿和过时的历书，他都要拿来翻看，长了一些知识。长工们都喜欢这个青年，算是他们中间的小秀才，什么事都爱同他商量。又过了几年，他长大起来，能和长工一样干活的时候，他

的师傅张老大突然得病死了，他哭得很伤心。张老大光棍一条，也没有一个亲人，张牧之就自愿给师傅披麻戴孝，送他归山。张牧之在长工队伍中早已是一个事实上的领袖人物，于是他接着当了长工领班。

后来不知道又过了几年，张牧之有个妹子来看他，被这个地主老爷一眼看上了，估倒要送到城里向黄大老爷进贡，到黄家大公馆去当丫头。张牧之不同意。结果被地主老爷强拉去先强奸了，然后送进城去，在半路上就跳水自杀了。张牧之的爸爸和这家地主老爷去打官司，那黄大老爷送了一张名片给县太爷，就叫张牧之一家落得个家破人亡。

张牧之气坏了。他早就知道和这种人打官司是打不赢的，像他在那些唱本上看到的那样，“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他决心照他的老师傅曾经给他摆过的那样办，约了一伙长工，跟这个地主老爷干了一仗，杀了这个坏蛋。杀了老爷又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看着官府来把他们抓去一个杀头吗？不行，他们没有别的路走了。大家一商量，就想起张老大给他们摆过的那些绿林英雄，上山扎寨子、自立为王的故事来。张牧之把大腿一拍：“对头，上山去！”接着他给同伴们摇起他新近读过的一本小字石印的《水浒传》，说林冲怎么被逼上了梁山。张牧之的结论就是：“走，我们上西山去。”

过不多久，就传说在这个县的西山一带大山区里出现了一股“蠢贼”，“拦路抢劫，商旅裹足”。这些消息传到县城来以后，县衙门里发的官家文书上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听说他们从几个长工发展成为十几二十个人，从手无寸铁发展到弄到七八支长短枪，倒成了气候了。在这中间，县衙门也派出地方团防队去剿捕过他们，可是从县衙门里的官家文书上又看到，说这股土匪“飘忽不定，难以捕剿”。那就是说，把他们一根毛也没有摸到。

西山一带本来是黄大老爷称霸的地方，是他种鸦片、贩运鸦片和“放棚子”的地方，怎么能容得一股蠢贼在那里出没，打断他的财路？于是他派出自己的家养亲兵去征剿。这些家伙倒都是会钻山的地头蛇，找到了张牧之，打了几仗，可是传出来，这伙“蠢贼”十分灵活，不但没打垮，反倒给他们缴去几支枪。他们还趁势吃掉了黄大老爷放出去的几个小“棚子”，把几支快枪也弄去了。

什么叫“放棚子”？这里要解释一下。像黄大老爷这样当权的地主，总还嫌用合法的地租、高利贷和多如牛毛的捐税盘剥老百姓太斯文了，便把自己的武装，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偷偷地放进山里去，拦路抢劫行人，私种私运鸦片烟，拉土老财的“肥猪”，绑架勒索，不然就“撕票”，这样来

加速自己财富的积累。派人出去干这种勾当就叫做“放棚子”。张牧之他们最恨这种“棚子”了。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吃掉黄大老爷几个小“棚子”，拿了他们的好枪，收了他们的“肥猪票”。黄大老爷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放出话去，不把这股蠹贼斩尽杀绝，誓不罢休。张牧之也发了誓，这一辈子就是要专和黄大老爷作对。也带了话进城，有朝一日，他们杀进县城，拿到黄大老爷，要把他砍成八大块。

这样活动了几年，张牧之长成气候，有了二三十个人，二十来条枪，而且颇有一些钱了，出没在几个县交界的西山一带，立了寨子，打起仗来附近的老百姓也可以一呼百应了。他们已经从“蠹贼”上升为官家头痛的“土匪”。黄大老爷晓得这是大祸害，派出家兵去过好多次，“摸夜螺蛳”，夜间远程奔袭的办法也搞过，装成土匪想和张麻子“打平伙”趁势吃掉他的诡计也使过。张麻子就是滑得很，不吃他那一套，反倒是本地老百姓先给他通了消息，他将计就计，把黄大老爷派进来的人吃了，打得他们连滚带爬地跑了回去。官家也浩浩荡荡地派大兵去剿了几回，更是毫无结果。官家的文书上说，那一带老百姓都“通匪”，匪民一家，难以区分。你去剿，都是民；你走了，都是匪，莫奈何。张麻子的名气大起来，县衙门贴出告示，悬赏缉拿张麻子的头，而且他的头的价值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抬高，由五百元到一千元，后来抬到三千元了。但是这个“长着大胡子的麻子”（这是通缉令形容的），始终没找到他的踪影，而到处又似乎都有他的活动。有些其实不过是善良的老百姓编造起来吓唬地主老爷，希望他们“规矩”一点罢了。当然，这个张麻子的确不抢老百姓，只整那些为富不仁的老爷，那些大利盘剥的大商人，那些本钱雄厚背景很硬的鸦片烟贩子，还有那些刮够了老百姓的地皮，想把钱财偷运出去的官老爷们。对于小贩小商，只要交纳规定的“买路钱”就保护过境。这样一来，那一带的地主不敢歪了，老百姓倒真是安居乐业起来。怎么能不“匪民一家”呢？张麻子怎么不“逍遥法外”呢？

且说有一天，也就是我前面摆的山西钱庄那位会计主任导演的趣剧收场的那一阵子。他们演的这场趣剧沸沸扬扬地在全县传开，再也待不下去了，不得不把已经刮到手的钱财和抓到手的公款，席卷一空，逃之夭夭。当然，他们等不及下一任老爷到任来办移交，也不想要不值钱的什么万民伞、德政碑了，半夜里弄到几乘滑竿和几个挑子，偷出城去，落荒而逃。他们当然不敢去坐轮船，只好照着省城的方向，晓行夜宿，匆匆赶路前进。他们不警不觉，就走进了张麻子的独立王国。

就是这一天，放在山下的“眼线”，上山向张牧之报告：“报告，山下下来了几乘滑竿和几个挑子，不知道是干啥子的，看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不会是好人，抢不抢？”

“抢！”张牧之一声号令，带人下山，埋伏在路口。王家宾，哦，应该说是冒充王家宾去当县太爷的秘书师爷、会计主任以及王家宾的老婆孩子一行人走进了张牧之的埋伏圈，一下子被包围起来，一个也没有跑脱。师爷和会计主任一见这些人的行头打扮，就明白遇到了“山大王”了。他们只求能够蚀财免灾，保着脑袋回省城就行了，决定冒充是做生意的。张牧之从他们的行李中查出了大量的金银、钞票和鸦片烟，便猜想这些人大有来头。他问：“你们是干啥的？”会计主任马上规规矩矩地回答：“生意买卖人，规规矩矩的买卖人。”接着又补一句，“我们愿意照规定交纳买路钱。”他绝口不谈他们是从县城逃走的县太爷。可是，到底查出了那张该死的县太爷的委任状。张牧之过去虽然没有见过这样的委任状，可是他认得字，从“委任”“县长”这样的字眼里和那一方省政府的官印，他就明白八九分了。他还故意问：“这是啥子？”

师爷以为这些“山大王”一定都是一些目不识丁的粗人，想蒙混过去，就回答说：“这是，这是省上钱庄开的票。”

张牧之问：“做啥子用的？”

“凭这个取钱。”会计主任补充说。

“哈哈。”张牧之不禁大笑起来，打趣地说：“一点不错，这就是取钱的凭证。你们就是凭这张纸到我们县里来取钱的吧？怪不得刮了这么多钱！这些钱我们借了。走吧，我们的县太爷，上山去我给你开借条，还给你们开路条。”

于是把他们押上山去。师爷和会计主任没有想到这个山大王认得字，一下子把他们的身份戳穿了。在上山的途中，秘书师爷偷偷问一个带枪的大个子：“请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秘书师爷发这个问，不知道是什么用意，难道他想在进鬼门关以前，打听好这个山大王的名字，好去向阎王爷告状吗？或者还幻想，这些人不过是哪一位县里的大爷放出来的“棚子”，只要答应把钱财宝全数交出，便可以虎口逃生呢？

“你问这个干啥子，我们就是这一部分的。”那个带枪的押他们上山的大个子回答。

“哪一部分的？”

“就是这一部分的。”大个子生气了，横眉立眼的。

这个师爷始终问不出一个要领来，过一会儿，他的嘴巴发痒，于是又打听，指一指张牧之问：“那位头领是……？”

“闭住你的鸟嘴！”那大个子一个耳刮子打过去，“鸟嘴”是闭住了，但是流出血来。

“县太爷，这不是你坐在大堂问案子的地方啊。”张牧之心平气和地说。

上山以后，三问两问，师爷和会计主任都不能不老实地承认他们是从县城逃出来的，并且供认了他们串演的那出趣剧。

张牧之无意地问那个会计主任：“你为啥要叫他们冒认？”

会计主任这才原原本本地讲出省城官场里卖官买官以及山西钱庄囤积委任状的内幕来。

“啥子人都可以去买官做吗？”张牧之问。

“只要你有钱。”会计主任肯定地回答。

张牧之听到官场这么污糟，很吃惊，但是却大笑起来。

不用说，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辛辛苦苦刮地皮刮来的和临走时偷来的钱财和鸦片烟，全部被没收了。王家宾的老婆和孩子倒得到活命，还意外地得到了足够回省城的路费，赶忙下山逃命去了。对那些抬滑竿的和挑夫加倍地发了路费，也叫他们下山走了。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真的得到了路条，但不是用墨写的，是张牧之用血写的，他们进鬼门关报到去了，活该！

“老子也去买个县官来当一下。”张牧之从会计主任口里得到灵感，忽然异想天开起来。一个江洋大盗居然想要去当县太爷，你们听起来，未免太奇特了吧？你们大张着嘴巴，看着我干什么？

其实我看并不见得有什么奇特。我倒想反问你们一句：为什么一个强盗就不能去当县太爷？我看，县太爷比强盗还不如，比强盗还强盗，还坏十倍百倍哩。不，简直不能比的。你莫看他们穿上官服，坐在挂着“正大光明”匾的大堂上，神气得很，其实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头顶上长疮，脚板心流脓，坏透了的家伙。有个秀才形容他们是：“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钱，三技吹、拍、捧，四维礼、义、廉、（无）耻。”一点不差。他们对老百姓就是公开地抢，公开地杀，抓拿骗吃，无恶不作，到头来还硬要老百姓给他们送万民伞，立德政碑。无耻之极！他们有哪一点比强盗好呢？

我在这里不是发牢骚，不过是说了实话。至低限度我碰到过的县太爷，没有一个比张牧之这个江洋大盗好。事实就是这样。

张牧之从来说话算数的，在他那个“王国”里，他说的话就是决定。而且当他和他的兄弟伙一说他的想法，大家也同意了。什么想法？前头我说过，张牧之平生有一个大仇人，就是住在县城里的外号叫黄天棒的黄大老爷。他一家死尽了，就是这个他没有见过面的黄天棒干的坏事。他发了誓，死也要进城去报这个仇。兄弟伙听他这么一说，谁不同意呢？而且简直为张牧之这个强盗进城去当县太爷的想法着了迷了。

在他们的脑子里，本来只能想象得出，那些地主老爷和他们的少爷才有资格去当官，才有资格去坐大堂。只要老爷一声令下，两旁凶神恶煞似的差狗子们大声吆喝，跟着就是扁担一样的刑杖，打到他们这些普通农民的屁股上来了。坐在大老爷旁边那个文书师爷已经写好了判词，无论什么样的判词，他们只有在那上面画十字或者按指拇印的份儿了。他们怎么能够想象得出来，就是和他们这些泥巴脚杆一样的张牧之，忽然很威严地坐在县衙门的大堂上，他们这些泥巴脚杆就站立两厢，也拿着扁担。张牧之忽然一声叫喊：“带黄天棒上来！”他们就一路传话传下去：“带黄天棒上来！”于是他们平常痛恨之至的黄天棒被狠夹着推上大堂来，头也不敢抬地跪在张牧之的公案前。于是也被按在地上，在他屁股上噼噼叭叭地打起板子来，随他鬼哭狼嚎，也不饶他……哈哈，这是多么叫人痛快的事，多么令人神往的事！现在，他们的头头张牧之说：“我们也去买个县太爷来当一当。”想象不到的痛快事情就要实现了。就是为这个要付出砍头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因此他们一致拥护他们的头头的这个勇敢的决定，就这么“一致通过”了。

但是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到县城去买个县太爷的一切开销，是毫无问题的，就把他们刚才从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那里没收来的这笔不义之财中抽出一部分来，也就够了。问题是哪个能去办这个买官的事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钱去买了个县太爷来，可是他们肚子里都没有一点墨水，没有一个能够摇笔杆子的师爷，这怎么行呢？至少要写告示、看状子嘛。这个师爷又到哪里去找呢？

“去给我弄个师爷来！”张牧之又作出决定了。于是下边的兄弟伙就去想方设法，“弄”一个师爷来。怎么弄法？他们派几个兄弟伙化装到县城里去打听，看哪个肚子里有墨水的师爷合适，就把他弄来。他们进县城里打听几天，认定县政府里有个人谁也没有把他打在眼里的穷科员合格。这个人也是苦出身，为人自来比较正派，对于县里的各种事情、各种人物都比较熟悉。他们回来向张牧之说起这个人，张牧之说：“好，合适。”他同意了。几个兄弟伙又进城去，想办法把这个科员逗出城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他到山

里来了，并硬要他当秘书师爷。这个科员就这么糊里糊涂升了官。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暂时就说他姓陈，以后我们就叫他做陈师爷吧。

陈师爷起初不答应，他想哪有这种强迫封官的搞法？张牧之说：“好，你不干，你就先在我们寨子上委屈几天吧。”说的是委屈几天，结果陈师爷在山里一住就是两三个月。他暗地里看，这一伙强盗其实都是穷人出身，被逼上梁山的。他们大块吃肉，大碗吃酒，公平分钱，打起仗来，勇敢冲杀，拼死相救，像亲兄弟一般。他也有些感动了。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一些好人哩。这哪里是他在城里听说的杀人放火、穷凶极恶的张麻子这股土匪的模样呢？说到对于他，虽说在“弄”他来的时候，曾经有过不很礼貌的举动（听说是用麻袋把他装起来，当做货物绑在马背上，驮上山来的），可是“弄”进来以后，却对他十分尊敬，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没有告诉他就暗地派人送钱到他家里去，好叫他家里安心过日子。而且他听到这个头头终于很直爽地对他说：“陈师爷，你瞧得起我们这些泥巴脚杆，你觉得我们干的是打富济贫的好事，愿意伙倒我们干，你就留下；你觉得不是这样，在这里不自在，我们送路费，你走就是，一点也不勉强。”

这一席倾吐肺腑的话，直把陈师爷说得老泪横流。“我干！”这就是他的回答。

但是当张牧之提出要派他带钱上省里去，到山西钱庄买这个县的县太爷来当的时候，他却有几分怀疑，觉得这码子事未免太稀奇了。

“你说，你凭良心说，我这个张麻子，就是在你们县城城门口贴着告示，悬赏三千块大洋买他脑袋的这个张麻子，可不可以进城去当你们县的县太爷？你这个穷科员可不可以去当秘书师爷？”张牧之诚心实意地问。

陈师爷当时没有回答，张牧之也不估倒他马上回答。陈师爷想了一夜，正和我在前面说过的一样，他想通了。张麻子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去当县太爷？比他过去见过的所有的县太爷都好得多。至于说他这个穷科员不可以去当秘书师爷，他更有信心。说到摇笔杆子，他的文字通顺，比那些县太爷带来的狗屁不通的师爷好得多。他还通晓事理，为人耿直，自信比那些专门出“烂条儿”的师爷强。对头！

第二天早晨，他回答了：“可以！”

大家一听都跳了起来，张牧之更是不用说多么高兴了。

只要陈师爷思想一通，什么事都好办了。

陈师爷第一件办的事就是给这个未来的县太爷想一个堂皇的官名。他

总不能用“县长张麻子”出布告嘛。他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就和“张麻子”这三个字谐声，取名叫“张牧之”吧。县太爷古时候本来就叫做“牧民之官”，叫“张牧之”正好——我前面摆故事都叫他张牧之，其实他是这个时候才开始叫张牧之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原来叫什么，又不愿学老爷们骂他，叫他“张麻子”，所以提前使用他的这个官号。

陈师爷陪着张牧之带了一大笔钱到省城去了。由于这个县里冒充县太爷的秘书师爷已经潜逃了，正出着缺，他们出的钱又比别人愿意出的多得多，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具体事都是陈师爷去经办的，谁都看得出，他是一个老在衙门进出办事的人，熟门熟路。至于最后要去拜望一下省的民政厅长官，也难不倒张牧之。张牧之打扮一下，看来却真是年轻英俊，一表人才。而且去拜见的时候，也不过是讲些下去以后要奉公守法、勤政爱民的一派官话，陈师爷事先一教，张牧之马上就会说，应付过去了。

他们带着上面盖大红官印、赫然写着县长张牧之几个字的委任状，回到县里去了。当然不是坐着轮船、打着旗号到县城去，而是偷偷地回到西山他的老窝里。弟兄伙们接他们回到山寨，都争着来看这张委任状。他们都很奇怪，凭这么一张纸，他们就可以大摇大摆到县城里去，把县政府那颗官印拿过来，凭着这颗印把子攥在手里，就可以出告示，要钱，杀人……这是他们先前万万料不到的。

张牧之和弟兄伙们商量了一下。他们在西山的这块地盘，不仅不能丢，而且还要扩大些；他们这支队伍，不仅不能散，而且要乘机壮大，把县上保安队的好枪来他一个“枪换肩”。自然，他要带几个弟兄伙进县城，替他管钱管东西，其余作为保驾的跟班。他带的有徐大个，当他的卫队长，张德行帮他守牢，王万生当勤务兵，还有别的几个弟兄伙，都是真心实意跟他，和他一条心的，又是能跑会飞的好枪把式。

陈师爷真是忙起来了。他要向张牧之介绍这个县里的各种情况，各种当权人物的姓名、性格以及他们之间的派系和利害关系。还要教张牧之他们进城以后的起居生活习惯，包括各种交际往来的礼节、规矩、仪容以及谈话的方法。他还要为张牧之起草到任后的施政演说稿子。进城以后，只要把几个大的交际应酬和抛头露面的场合对付过去了，以后一切事情，都可以由他这个秘书师爷出面来处理，那就好办了。

但是在研究发表施政演说内容的时候，引起了一些争论。有些人主张张牧之抓到了印把子，就应该替受苦的人说话，办好事。要打富济贫，整治那些欺压老百姓的恶霸地主和专干坏事的土豪劣绅。他们讲得很清楚：

“要不，我们花这么多冤枉钱买个县太爷干什么？要去县城里受那份洋罪干什么？还不如我们在山里头一刀一枪地跟他们干痛快一些呢。如果哪个进了城，就去学那些坏老爷模样，腐化堕落，替地主老爷欺压老百姓，去盘剥穷苦人家，不论是哪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这些主张都是很合张牧之的心意，他听在耳里，记在心里的。但是却叫陈师爷很作了难。他不是不赞成这班穷苦兄弟伙的主张，要不，他还不愿这么冒着砍脑壳的风险来跟他们干呢。但是他明白，这个县到底还是在反动政府统领之下的，衙门口挂的到底还是青天白日旗，还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天下，还是层层都由地主老爷和老板们掌着实权的。他劝张牧之，还是要表面一套，暗地一套，不要叫他们看出马脚来。只能是以一个清官的样子出现，不能把他当江洋大盗这套拿出来。至于说上任以后发表的施政演说，更不能出了格，露了馅。但是张牧之他们坚决不同意在讲话中显出和他们这些党棍子、恶霸是一鼻孔出气，说的一个格调。这却叫陈师爷费了不少脑筋，才从那些老爷们惯常唱的三民主义的高调中，提取出一些如像“勤政爱民”、“救民于水火”以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套陈词滥调来，写成了演说稿。

一切准备妥当，又约好了以后往来联系的办法就出发了。他们先悄悄地动身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里去，在那里置办了行李，穿上了官服，发了即将“到任履新”的电报。然后从那里上了轮船，大模大样地向这个县城进发了。

他们下了轮船，在码头上受到县城里机关、法团的代表和绅粮地主老爷们的热烈欢迎。他走进挂红披绿的欢迎彩棚里，踏上铺在地上的红色地毯，好不气派。陈师爷按大小先后把张牧之介绍给大家，一一见面寒暄。张牧之和他的跟班们早就听说过这个县里的这些乌龟王八蛋，早就想一个一个地捉来，一刀一刀地砍掉。现在这些家伙就站在眼前，还要和他们又是拱手，又是点头地应酬，也真叫人憋气了。

那些老爷们呢，当然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他们毕恭毕敬地欢迎的人，这个穿着笔挺的藏青色中山装、颇有点三民主义忠实信徒模样的人，就是他们一提起就咬牙切齿的、长着大胡子的张麻子这个江洋大盗。他们一看这个人头发梳得溜光，两眼炯炯有神，生气蓬勃，仪表堂堂，已经有了几分好印象。再一听他在寒暄中随口说出“兄弟才疏学浅，初出茅庐，一切都得仰仗列位大力鼎助，勤政爱民，不负党国重任和全县父老殷望……”这样一些很得体的话来，就更加敬重了。

在简单的茶叙之后（陈师爷早已交代，切不可和这些老奸巨猾的人深谈），决定到县政府去接事。绅粮一声号令，几乘四人抬的大轿，就送到彩棚外面来。一般随员是骑马，还拉来了几匹高头大马。可是新来的县太爷不赞成坐四人抬的大轿，而要骑上高头大马进城。这一行径，使欢迎的士绅、地主老爷们见到了这位新太爷的新风范，很合乎国民党“革新吏政”的精神，无不肃然起敬。

张牧之骑马走在前头，从河街进城走上大街，直奔县衙门。一路上老百姓都站在街旁看热闹，好不威风。当张牧之进城门口的时候，陈师爷一眼就看到已经贴得发黄的告示，这就是以三千元大洋通缉张麻子的通缉令，还提到这个江洋大盗是长有大胡子、一脸大麻子的特征。陈师爷在张牧之身边暗地指给张牧之看，张牧之望了一下，不禁暗笑起来。

张牧之就是这么样走马上任了。他在县衙门举行了一次简单的茶会，念了陈师爷煞费苦心才准备好的施政演说，又听了一些官员们、绅粮地主代表们的欢迎和赞颂，就此结束。本来照过去的规矩，还要去赴商会、法团以及绅粮们的一连串宴会，特别是要主动地拜会本县第一块招牌人物黄大老爷，面请指教的。但是新县太爷宣布了：要遵照上级简朴节约的精神，提倡清勤廉明，一切宴会从免。有些老爷们就在暗地里嘀咕：“哼，说不定这是一个才出炉的党棍子，将来怕有些难缠咧。”而另外一些人，比如县银行的钱经理就凭他过去的经验，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你别看他穿那身标准官服，装模作样，只要用金条子一塞，就全垮架，就要来甘拜下风了。”

最感觉恼火的是黄大老爷。他是本县的第一号人物，什么都是第一。田产最广、收租最多，第一；做的生意买卖最大、钱最多，第一；他在城里的公馆最多，第一；家里人在外面做大小官员的最多，第一；自然，他的姨太太最多，也算第一。所以每一个新上任的县太爷，到了衙门的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送名片到黄公馆，亲自上门拜会黄大老爷，死乞白赖地要拜认做门生。这个张牧之竟然不是这样。许多天了，没有去拜会的意思。“这是一个什么不识好歹的后生小子呢？连规矩都不懂了。”

陈师爷出于一番好意，几次劝说张牧之不妨去黄公馆走个过场，以便在县里站住脚。可是张牧之和他带来的几个兄弟伙坚决反对。张牧之说：“这个十恶不赦的大混蛋，我一见他就想给他脑壳上凿个洞洞，安上一颗‘卫生汤圆’，把他卸成八大块，还不解气哩。要我去给他说好话，赔小心，办不到！”他又对陈师爷说：“你倒要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暗地里整治他，把他弄痛，最后还要把他杀尽做绝，解我心头之恨，这才对头。”

张牧之上任后不几天，就碰到审理一个案子。一个本地姓赵的地主告他的佃户刁顽，抗不够交租子。原告被告都传到大堂上来了。照往常规矩，地主进来可以在一旁站着，被告的佃户则应该一进来就下跪的。今天这个佃户上堂还没下跪，地主就作揖说：“禀老爷，叫他跪下，好审这些刁民。”两旁掌刑棍的旧差狗子就照例叫一声：“跪下！”

那个佃户就真的扑通一声跪下了：“老爷，冤枉。”

“慢点！张牧之看了，很不是味道。生气地问那个地主：“为啥子只叫他跪，你不跪？”

赵家地主非常奇怪地望着这位新老爷，居然问出这样的话来。那掌棍的几个大汉也奇怪地望着新老爷。

“给我站起来。”张牧之说，“现在提倡三民主义，讲平等，不兴下跪。”陈师爷在一旁都为新老爷能够随机应变，暗地笑了。

徐大个去把那个下跪的农民提一下：“站起来。”这个佃户还有些莫名其妙，只好站起来。

“你也站过去，站在下边，好问话。”张牧之对那个站在旁边的赵家地主说。徐大个一伸手把他提到中间，和佃户站在一排。这位地主有些不以为然，把一只脚斜站着，一抖一抖的，满不在乎。徐大个生气地给他腿肚子上踢一脚：“站规矩点！”

这样才开始了问案子。

张牧之听了原告被告两方的申诉。很明显看出是这个赵家地主不讲理，把当时政府规定的但是从来没有执行过的“二五减租”，反倒改成“二五加租”，要农民多交租。张牧之一听，火星直冒，本来想当场发作，要宣判姓赵的地主给佃户按规定倒退二成五租谷的，可是陈师爷却给他递了眼色，低声说了几句。张牧之才忍着气宣布：“退堂！听候宣判。”

姓赵的地主不放心说：“禀老爷，这刁民不押起来，不取保，他跑了，我将来向哪个讨租去？”

张牧之本待发作：“你咋个就晓得一定是他打输官司？”陈师爷却跑在前面代他答了：“退下！本官自有道理。”

下堂以后，姓赵的地主就找到了那个堂刑的政警：“张哥，咋的？‘包袱’塞了不算数？”

那个政警把嘴一瘪：“哼，你那几个钱，还不够人家塞牙齿缝缝的。”其实这份“包袱”完全被他独吞了，新太爷一文也没见着。

新老爷审案子的事，一下子就传开了：新章法，讲平等，原告被告都

不下跪了。那些照例是被告、照例该他们下跪的穷百姓听了，觉得张老爷提倡的这个平等好。那些照例是原告、照例不下跪的地主绅士们听了却觉得稀奇。有人说：“怪不得，是根党棍子啊，你看他穿的那一身标准制服！”有的却觉得这一下乱了规矩，怎么要得！于是摇头摆脑地叹气，“国将不国”了。这件事也照例传进黄公馆黄大老爷的耳朵里去，他却一言不发，只是在沉思。

等到过了三天，县衙门口的布告牌上贴出宣判告示来，是姓赵的地主败诉了。上面说按照政府第几条第几款法令，应退佃户二成五租谷。这一下在县城里像揭了盖子的一锅开水，喧腾开了：“哼，这位太爷硬把法令当真哩！”“嘿，这还成哪一家的王法？”有的人也责备姓赵的地主：“他也太心黑了，二五减租，你马马虎虎不减也就是了，偏还要二五倒加租，还要去告状，输了活该！”

这件稀奇事情当然也传到黄公馆里去了。黄大老爷听了，还是一言不发，闷起！

穷苦老百姓一听，却高兴地一传十，十传百，一下传开了：“新来的张老爷硬是要实行二五减租哩。”许多人在盘算：“去年的已经给地主老财刮去了的，算了。今年眼见要收谷子，这回有人撑腰，要闹他个二五减租了。”

张牧之上任不到两月，来说事情的，许“包袱”的，总是不断。这在别的县太爷看来，就是财源茂盛的意思，巴不得。张牧之却觉得心烦，多靠陈师爷出面去处理。反正张牧之给他定得有一个原则：凡是地主老财们送来的，收，多收。狠狠地刮，刮得他们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说的事情就给他来个软拖，东拉西扯，横顺不落地，理由就是塞的包袱不够，难办事。至于那些穷苦人，正派人，就一律不要。专门替人家办理付款事情的县银行钱经理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位太爷，口讲新章程，其实是个‘鲢巴郎’，嘴巴叉得很。”

这时上边又下来公事，收一笔爱国捐，五万元，限期交上去。一个县太爷在任上，只要碰到这么一笔上面下来的什么税、什么捐，就可以把腰包填满了，可以走路了。这种捐口说五万元，县太爷可以不必兴师动众地去收，只要按七万元出包给人家去收就行了，收得快，又得利。这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朝代，哪些会做官的老爷想出这种妙法。实在方便。至于那些来包税捐的地主老财们，用七万元包了回去，他们爱向谁收，收多少，就不用问了。十万元也由他们去收了。这真是发财的好门路。

这一笔五万元爱国捐的公事一下来，那些有钱有势的老财们纷纷出动，上下活动，打通关节，要求包收爱国捐。可是谁也莫想一口独吞，连黄天榜大老爷也不敢使出他的“天棒”，独包了，这是要利益均沾的事，不然你休想以后办事搁得平。你要求包这一个乡，他要求包那一个区，而且是先付包银，倒是可以的。这条件真够优厚的了，可是张牧之偏偏不干，他要研究一个新章程，新办法。

他找陈师爷问了一下。陈师爷解释说，如今的国民政府就是捐多税多，所以大家叫“刮民政府万税”。一道捐税下来，就像在穷苦老百姓的脖子上又捋一道绳子。城里乡下，都要搞得鸡飞狗跳，逼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多少人家鬻妻卖子，多少人寻死上吊呀。可是那些包税的老财们却借机会发大财，呵呵笑。所以乡下人形容说：“地主老财笑哈哈，穷苦百姓泪如麻。”

张牧之和他的几个兄弟伙一听是这么个整法，就冒火了。张牧之叫道：“算了，老子不给他收了。”

陈师爷说：“那咋行？你这个县太爷不想当了？”

王万生说：“为了当这个臭官，要我们去坑害穷人？”

陈师爷笑了一笑说：“刀把子在你手里，你要向哪个开刀，还不是看你的。”

张牧之问：“你说咋个整法才好？”

陈师爷说：“我们不想在这里头取利，不包给老财们，让他们拿去坑人。但是我们自己如果要去四乡找有钱人收这笔捐，你就搞一百个人去收它半年，未必收得齐。”

王万生问：“那怎么办？”

陈师爷的点子就是多，他那眼睛眨巴眨巴几下子，脑子一转就出来了：“这么办，随田粮附加。有田有粮的都是富实人家。”

“好，好！”张牧之他们几个都笑起来，“五万元都弄到他们头上去，专门整治他们。”

“不过，”陈师爷说：“这一下要碰到一些本县的硬牌子，本来是他们赚钱的买卖，倒弄得来要他们蚀财，他们要叫喊，要抗捐不交。”

“我们顶住跟他们干，最多砸了县太爷这把交椅。”张牧之说。

深谋远虑的陈师爷说：“你一拿王法整他们，他们会暗地上去边告状。所以上边要去找个说得起话的靠山才好。”

他们商量了一阵，决定由张牧之和陈师爷赶到省里去一下，公开说的是去要求减少爱国捐数目，其实是去用钱打通门路，拜省上一个最有势力的刘

总舵把子的山门。多亏陈师爷的门道多，几下就打通了。这位总舵爷，也乐得收这种县太爷当门生，随时三千五千地得点孝顺钱，也要得。他们还把这笔捐要采取随田粮附加征收的好办法，向省田粮总局打了一个招呼，对方哼呀哈的，没有说什么。

他们回来以后，张牧之本来想召集本县有田有粮的大粮户开会，特别是把黄大老爷请来，宣布上级的指示。陈师爷却劝张牧之先通过“民意”了再办。

“什么民意？”张牧之问。

“就是县参议会，这是民意机关。他们要不通过，你搞起来费力些。”陈师爷说。

“民意机关”，这个词我们大概都熟悉，听说不知道是哪一年，当权的国民党忽然想起了他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要提前结束训政时期，不想再把老百姓老这么训来训去了，宣布要“还政于民”了。于是，从上到下都要建立“民意机关”，这个民意机关就是各级的参议会。这个参议会的参议员要层层选举，说是要把那些代表人民意志的人选举出来。哪个地主豪绅不想去代表一下民意呢？这可是名利双收的事。于是民主政治的好戏上演了。选举的时候，可热闹了。有公然贿赂的，有公开造假票的，有用油大来换票的，有用枪炮来抢票的，争得一塌糊涂，抢得一塌糊涂，还打得一塌糊涂，到底成立了县的民意机关——参议会，而且一致选举黄大老爷当了县参议会的议长。参议员们是些什么人可想而知了。这的确是一个代表地主老财们的有权威的机关，什么事你要通过它一下，就容易行得通。所以陈师爷劝张牧之要通过一下“民意”。

张牧之问：“他们要不通过，怎么办？”

陈师爷笑一笑说：“这也不要紧，国民政府有规定，参议会只是咨询机关，没有权力捆住政府的手脚的。参议会不通过，政府一样干。国民党那个中央政府，历来就是这么干的。”

哦，原来还有这一条，国民党“民意”的把戏原来不过如此。谢天谢地，有这一条就好办。在这一点上，张牧之硬是拥护国民政府对于民意机关的权力限制。

于是，张牧之请黄大老爷召开县参议会。他亲自到会宣布上级的征收爱国捐五万元的通知。并且发表堂皇的演说，说这是为了江西打共产党，战事所需，一分钱也不准少，随田粮附加，限期交清，否则以贻误军机论罪。

“好硬气！”大家吓得倒噓了一口气。

“看来这事情要烫手。他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你就莫奈何。”

“这个后生恐怕有后台吧，不然怎么这么硬。”有的人又担心说。

“说得好听罢了。只要他把钱一装腰包，就会‘水’了。”有的人根本不相信有见钱不抓的县太爷。

“那金子就是火，只要一揣到身上，再硬的心都会软化。”另外一个人支持这种看法。

不管在参议会上怎么偷偷摸摸地议论来议论去，怎么公开地讨论来讨论去，国民政府反正要收这五万块钱。结果好说歹说，还是叫做无异议通过，就是用不着举手表决。

一般老百姓听说这一回的爱国捐是随田粮附加，不包出来了，都举手叫：“阿弥陀佛！”民国以来，算第一回看到过一个清官。不过大家还要看一看。光说大话、不干好事的县太爷，他们过去也见得多。

但是，张牧之硬是怎么说，怎么干，一点也不走展。这一下不是把乡下的穷苦老百姓整得鸡飞狗跳，而是把有田有粮的财主们整得心痛了。有抗捐不交的，他就去捉来关起，限期交清。张牧之带来的一个跟班，名叫张德行，因为他的鬼点子多，外号叫他“张得行”。张牧之叫他负责监押这些老财，他算是出了大力。他把那些财主押起来，好话他不听，送钱他不要，隔一阵在他们身上出气，狠狠地敲他们一阵。“哼！你们也有今天！整！好好给我启发启发！”“哎呀，哎呀，我服了。”那些财主遭不住了，只好认输，乖乖地交钱了。张德行这一回真是“得行”了。他说：“老子这一辈子没有这么痛快过。”

但是果然还是碰到硬牌子。本县第一块硬招牌黄大老爷的一个管家硬是顶住不交。是不是黄大老爷故意这么布置，来试一试张牧之的“硬度”的，谁也不知道。大家都在等着看硬斗硬的好戏。张牧之一听说是黄大老爷家的，毫不客气：“哼，老子正在找你的缝缝钉钉子呢，好，给我抓起来。”

这个管家不仅被抓起来了，而且张德行给他“特别优待”，要叫他“站笼子”。这可是往死里整的刑法。

陈师爷知道了，说服了张牧之：对黄大老爷要硬碰，也要软烫。于是把这个管家放出来，由陈师爷亲自押着送往黄公馆，交给黄大老爷，说：“虽是违抗国家法令的大罪，还是初犯，请黄大老爷看着办吧。”

黄大老爷没有想到对他来这一手。明摆着的，这是他主持县参议会通过了的，有苦说不出，只好说是管家不懂事，敢犯国家大法，答应叫他马上交钱。黄大老爷一交钱，陈师爷就到处宣传，老财们看黄大老爷都抗不住，

又听到衙门里有一个叫张德行的对老财们实在“得行”，不敢拖抗，纷纷交钱。这一下老财们的抵抗阵线被打破了，任务完成得不错。

但黄大老爷并不心服，他暗地思忖，怎么会派来这么一个死不要钱的县太爷呢？他通知他的在省政府当官的儿子去探访一下。哦，原来是刘总舵把子的门生弟子。黄大老爷明白，刘总舵把子不特招呼得了快半个省的袍哥和土匪，而且他的哥哥又是本省有名的军阀，蒋介石把他都莫奈何的。算了，这一回算倒霉，输了这口气吧。

但是张牧之并没有一个完。跟着来的又是“二五减租”。

“二五减租”这事早就有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就主张过，但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们从来没有实行过，偏又喜欢年年在口头上这么叫喊：二五减租。大家听得耳朵都起茧了，从来没有谁把它当一回事。老百姓呢，能够不二五加租，就算谢天谢地，谁还指望会二五减租？

可是张牧之硬要把它当一回事来干。偏偏这时候，听说国民党的那个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打仗打得不那么顺心，前方吃紧，很害怕它后方的农民起来抽它的底火。于是，正儿八经地发了一道告示，说要认真实行二五减租了。

“这一回他们又要‘认真’了！”县里的财主们在黄大老爷面前说起这事，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认为这一纸告示不过是一张废纸，因为有油墨，连拿来擦屁股的资格都没有。

“不要笑得太早了。”黄大老爷放下他的白铜水烟袋，恨恨地说，“我们这个穿中山装的县太爷要不滚蛋，恐怕我们今年还要蚀财。”

不错，黄大老爷比其他财主们是要高明一些。张牧之接到这个告示，不特在全县到处张贴，并且动员学生到处宣传：“今年要二五减租了，这是政府的法令，谁敢违抗，严惩不贷！”农民们呢？从新来的这位县太爷上任以来办的几件事，在他们的脑子里已经有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印象。现在这个青天大老爷号召他们起来向财主们要求二五减租，也许是有一点希望的吧，一股风就这么吹起来了。有些农民就是不信邪，就是扣下二成五的租不交，看你能把我扭到县衙门里去！有的土老财还是照去年的皇历，硬是把佃户扭到县衙门去。嘿，这世道莫非真是变了？扣下来挨训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抗租不交的佃户。这个消息又传开了。这股减租的风闹得更大了。

这一次损失最大的当然还是黄大老爷，最不服气的也是黄大老爷。他一直心里琢磨：“这是一个啥子人？刁钻得很，专门找空空和有钱人作对，向着穷鬼们……啊，莫非他……”

黄大老爷专门请县党部的书记长胡天德来，他们研究了好一阵，不得

要领。到底这位新来的县太爷只是一个奉公唯谨、不懂世故的角色呢，还是别有背景？胡天德一点也回答不上来。他名义上是县党部的书记长，是专门负有防止共产党活动的责任的，并且领的有津贴，县党部里还设得有“调查室”这样的机构。可是胡天德一天除开和县里的绅粮们吃喝打牌，到黄大老爷公馆去请安之外，就是睡在自己床上抽鸦片烟。对哪一种烟土最带劲，他倒是有过调查，别的他就从来没有想去调查了。

黄大老爷对于胡天德回答不出他提出的问题，也不责怪他，只要他肯从鸦片烟床上爬起来认真去做点调查工作就行了，便告诉他：“小老弟呀，共产党无孔不入，睡不得大觉呀！你要找两个靠得住的人，去摸清张牧之他们的根底，要从他带来的几个人的身上下功夫，特别是那个秘书师爷，把他能拉过来，我们的事就好办了。”

胡天德领命去了，而且也认真派他的调查室的人去做调查工作。但是搞了一阵，毫无成效。因为张牧之带来的几个人，都是铁了心似的，随便你用什么办法，想和他们联络感情，交交朋友，总是靠不拢。他们几个都是烟酒不沾，请吃饭不到，更不敢去送钱送礼，怕反而弄得猫抓糍粑，脱不到爪爪。从这一点上看，胡天德越是感觉有点像共产党，他越是紧张，于是决定亲自出马，找机会去联络陈师爷。虽说陈师爷这个人比较随和，交际应酬也还通人情，可是要从陈师爷口里探听张牧之的底细，比叫泥菩萨开口还难。是哟，陈师爷在社会上混了几十年，对于胡天德这样的人是干什么的，难道还不明白吗？胡天德不仅没有摸到一点情况，反倒被陈师爷从他的话里套出来，是谁叫他来打听的。陈师爷马上告诉张牧之，黄大老爷正在叫胡天德想办法来摸他们的底。这些人决不会安什么好心肠的，要大家多留点神。

张牧之说：“黄天棒这个混蛋，是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设法除掉他，总不甘心。”

“是啊。”陈师爷说：“擒龙要擒首，打蛇要打七寸，把他除了，这县里的事情才好办。”

于是大家都来想除掉黄大老爷的办法。

胡天德向黄大老爷汇报了情况，黄大老爷更加坚定地相信，张牧之一定有不寻常的来头。你想，他带来的一般下人都那么一滴油也浸不进，是简单的人吗？因此他亲笔写了一封信，叫胡天德上省城去送到省党部，请那里“调查统计室”派两个高明的“调查专家”来。

等到那两个“调查专家”到来的时候，正是本县的老百姓真心实意要

给张牧之送万民伞的时候。张牧之最近又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惩办了两个大家恨得要命的恶霸。这两个家伙横行乡里，杀害农民，逼奸妇女，越来越凶。他接到了许多乡下老百姓的请愿书，就把这两个坏蛋抓起来审问。这两个家伙根本不把什么国法放在眼里，他们在堂上公然供认真情不假；要他们在口供上按指拇印，他们也满不在乎地按了，心想，这些东西顶个屁用。这下好，张牧之抓到罪证，就请本地机关、法团、学校和参议会的绅粮派出代表来会审，连黄大老爷也不得不派出代表来参加。会审结果，硬是证据确凿，罪不容赦，于是一致公议，明正典刑。这两个该死的家伙，才晓得这一回碰上了硬码子，一下就蔫了，连黄大老爷也不好出面救他们。

杀这两个大恶霸的日子，县城里真是万人空巷，都涌到河边沙坝去看热闹。一看到这两个恶霸被五花大绑，跪在沙上，一刀下去，人头落地，大家都不禁鼓掌欢呼起来。从此，“张青天”的名声就传开了。大家没有想到几十年来到底还出了这么一个青天大老爷。于是老百姓自发地凑钱要给“张青天”送万民伞。这把万民伞，再不是那些县太爷要卸任了，估倒本县绅粮们送的那种万民伞，在上面签名的寥寥无几，这把万民伞真是万民来签的名，何止万民，二、三万都过了。

老百姓真心实意给张青天送万民伞的时候，正是省党部的两个调查专家偷偷地到县里来调查的时候。除了黄大老爷和胡天德，谁也不知道来了这么两个人。他们听了胡天德的并不清楚的汇报和黄大老爷很清楚、很有见地的情况介绍后，对于张牧之干的这些非凡的事，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一听到他们介绍原来进行的调查工作都失败了以后，就笑他们“逗错了膀子”了。那个姓李的调查专家（鬼才知道他是不是真姓李，听说这种担负着特别任务的神秘人物都是隐姓埋名的）说：“你们完全逗错膀子了。这样的人，你们以为可以用吃喝、女人、金钱就拉得过来吗？”

另外一个姓王的调查专家下结论说：“这要用最新的科学方法才行。”

到底王、李二位调查专家提供了一些什么“科学的”方法，不是你我懂得了的。总之，这姓王的和姓李的两位专家忽然在给“张青天”送万民伞的活动中成为特别的积极分子。姓李的一个是在县立中学当训导主任，当然可以代表教育界，那一个姓王的是新开的一个茂华贸易公司的经理，自然可以代表商界。他们不放过一切机会来歌颂“张青天”的德政，甚至吹到“张青天”一定是党国专门派来推行国民党的新县制的。他们在活动送万民伞的当中和张牧之、陈师爷自然就有了一些接触，从他们的“真诚”的歌颂中，居然给张牧之留下一个较好的印象。他们对于“张青天”惩办了两个恶霸，认

为是为民除害，好得很，只是还少了一点。这一点颇引起了徐大个的同感，他在和王经理闲谈时，说出了：“哼，要依我那几年的脾气，不砍他一百，也该砍他五十。”

“好，好。”王经理称赞，他对于这位“张青天”的卫队长的“那几年的脾气”很有兴趣了。不知“张青天”那几年又是什么脾气？又在哪里使出脾气来？

但是混了两个月，两位调查专家的科学方法好像也没有帮助他们调查出张牧之的什么根底来。原来他们的科学方法，对付共产党也许有效，对付张牧之就不行。弄来弄去，实在看不出张牧之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看他们讲义气的江湖习气，说是刘总舵把子的门生倒是有几分像的。看起来他们也“逗错了膀子”了。

要不是张牧之自己在一次冒失的行动中露了馅，又加上一个十分偶然的真相败露，他们再怎么灵，也不见得能得手。

怎么一回事，听我慢慢说来。

跟张牧之进城当跟班的几个兄弟伙，每天在衙门里事情不多，也很少上街去游逛。因为一上街就是看到土豪劣绅和地主老爷欺负老百姓的事，又打不得抱不平，生了一肚子闷气回来，何苦呢？住得久了，难免几个就在一起发起牢骚来：“我们进城这么多天，也没有狠狠整治那些大坏蛋，给穷苦老百姓多办点好事。尽这么下去，不把肚子叫闷气憋破了才怪。”

“我恨不得在街上砍他几个，还是回山里过自在日子。”

“要生个什么法子，暗地里整治他几个害人精才好。”

他们就这么三言两语议论起来。过了几天，还是张德行“得行”，他就生出一个法子来了，而且第一次出马就成功，叫他们高兴了好几天。

张德行想出了一个什么得行的法子呢？

他们平日在街头巷尾，听到哪家老爷，怎么欺侮哪家穷人；哪家绅粮，估倒向老百姓要多少东西。诸如此类不平的事，见天至少也有三五件倒到耳朵里来。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公开出面去打抱不平。他们几个就商量了一下，确定了报复的目标，定出暗地报复的办法。晚上，就乔装打扮起来，上街去走。他们尽量不走大街，尽量不叫那些打更的、巡街的看到了，不过就是那些巡街的、打更的偶尔看到了，都知道他们是县衙门里当差的，大概是出来办什么案子吧，也没有理睬。他们轻脚轻手出去，过不多久，就把要办的事办了，轻脚轻手地回来了。比如前几天下午，他们在街上亲眼得见本城的镇长，在光天白日之下，敲诈南街一家老百姓，把钱勒索走了。他们当天

晚上就出动，走到镇长的小公馆外墙边，不费什么脚手，就翻墙过去，这些本事本来是他们的拿手。他们一直摸到镇长睡房里去，把他叫起来：“你今天下午在南街讹诈别人的财物交出来！”跟着一支手枪就抵到镇长的后脑勺上了。镇长没有想到来了这么几个蒙面的强人。他要不认账，一颗“卫生汤圆”就会要他的命，只好乖乖地交出来。他们拿到财物后，把镇长锁在内屋，用刀威胁他，如果叫喊，马上回来杀他。还警告他，今夜晚的事，以后如果说了出去，马上来取他的脑壳。然后他们几个又悄悄翻墙出来。把这些财物送到南街，敲开那家的门，把东西扔进去，扬长而去，回县衙门了。那个镇长第二天竟然不敢声张出去，害怕什么时候，这些蒙面强人又来光顾他，取他的脑壳。

张德行他们几个干的这件事，无论事前，或者事后，并没有和张牧之通气，更没有告诉陈师爷。他们认为干这样惩办恶人的事，张牧之还会不同意吗？而且不止干一件，还一连干了几件差不多的事。无非是为穷苦老百姓办点好事，惩治那些土豪劣绅。当然，他们一次也没有动刀动枪，也没有惊动很多人。因此，除开那吃了苦头的恶霸和暗地得到好处的穷百姓外，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些吃了苦头的恶霸都得到警告的，说是把他的脑壳暂时寄存在他的颈上。那也就是说，假如要说出去了，随时有人要来取走他的脑壳的。他哪里生得出第二个脑壳来让他吃饭、说话、打烂条整人呢？只好哑巴吃黄连，算了。

但是事情总不能封得滴水不漏。过不多久，在街头巷尾，就传出一种神奇的神话，说是从天上降下什么神灵，专门惩恶赏善，很办了几件好事。比较肯相信实际的人们，却说是有几个侠客黑夜进了城。和在街坊说书人那里听来的评书里说的一样，添油加醋地说，都是飞檐走壁，来去无踪，专门扶弱济贫，惩治强霸的几个好汉。

这样的传说，也传到张牧之和陈师爷的耳朵里。他们都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只反映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希望有什么侠客一样的人出来，替他们惩治横行霸道的人罢了。这种传说也传到黄大老爷的耳朵里，说得活灵活现的。他对于冥冥之中有什么奖善罚恶的天神在飞来飞去，有些害怕，但一想他做的恶事，实在也太多了，还是不相信的好。至于说有来去无踪的侠客，却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什么时候有一颗复仇的子弹向他射来，或者在睡梦中忽然他的脑壳搬家，他一直有些担心。因为他自己明白，他从来没有宽恕过一个人，也就从来不敢希求别人宽恕他。因此，他做了一些防御性的安排。他不大走出他为自己筑起来的像监狱一般的高墙大院。要出街，他从

来不事先叫人知道时间。突然出街了，也是前呼后拥，跟着一大路提着张开机头头的盒子枪的保镖。他坐在那四人换抬的凉轿里，像风一般地过去了。他还不放心，有的时候，他叫前面一乘凉轿上坐上一个和他模样打扮差不多的下人，自己却坐在一乘普通轿子里，像个跟班。这样有个替死鬼在前头替他顶住，就是刺客动手，他还可以溜掉。他还知道，侠客总是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出来活动的，他偏偏也是一个喜欢昼伏夜出在黑暗里干勾当的人。所以他尽量不叫人知道他在夜晚的行踪，比如今夜晚他在哪一个姨太太房里烧鸦片烟过夜，谁也不知道。有时，他在吃过夜饭以后，人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带两三个保镖，从旁门溜出去，到后街他养的几个候补姨太太家里去过夜。

正因为这样滑头，他才算逃脱一次惩罚。

张牧之到底从张德行他们的口里知道他的兄弟伙在城里干的秘密活动了。一谈起来，大家哈哈大笑，说：“×妈这才叫快活哟！”这样神鬼不知，轻轻巧巧就办了一桩复仇的买卖，比在衙门办事要痛快得多了。在衙门办事，要想好多条条，挽好多圈圈，才能惩治一个坏人，还免不了带来这样那样的议论，以及明的暗的抵制。

这种活动，竟然对于坐在衙门里的大老爷张牧之也产生了意外的诱惑。他也有心想把自己的脸蒙起来，施展出他久已不用的飞檐走壁、开门破户的精巧本事，去干几回浪漫的痛快事。但是被他的兄弟伙们阻止了：“你到底是出头露面的老爷嘛。”

但是这一回，当他听到他的兄弟伙们在暗地商量，想去干一桩非凡的活动时，他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非得亲自去走一回不可了。原来是他的兄弟伙们在商量着，想要钻进防备最森严、墙高屋深的黄公馆去和黄大老爷开个小玩笑，警告他一下：“你的脑壳并不是铁打的，搬不得家的；颈项也不是钢浇的，砍不断的。”警告他再要作恶，有人是能够进他的公馆来找他算账的。张牧之赞成偷偷干一下，他坚持要自己参加，算作是他当县太爷的业余消遣。

事先，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张牧之专门利用办一件公事的机会到黄公馆去找一回黄大老爷，知道黄大老爷住的上房在哪里。几个跟班也趁老爷们在谈公事的时候，顺便在公馆里暗地看清进出的门路。

又过了一些日子，他们半夜里出动了。张牧之带头。他们很容易就翻过黄公馆的围墙，直奔黄大老爷的上房。但是不巧得很，值房的大丫头说，黄大老爷不在上房，不知道今夜晚在哪个姨太太房里过夜。（这丫头也不知道，其实黄大老爷今夜晚根本不在黄公馆里过夜，到后街一个叫“夜来香”

的半开门的女人家里过夜去了。)

怎么办?张牧之当机立断,砸开黄大老爷上房的商柜和箱子,抢了一些钞票、金银和珍宝,然后把一把匕首插在黄大老爷睡的大床的枕头上,就迅速退了出来。

他们正要按原定路线,从后门旁边猪圈矮房子爬墙翻出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人走漏了风声,黄大老爷的卫队赶过来,向他们开火。这时候还有一个兄弟伙没上得了矮房,就被子弹封住了。张牧之他们就伏在墙上和藏在柱后的卫队对射起来。但是在黑夜里,彼此都看不清,一枪也没有打中。当时一个卫队的人拿出一支装七节电池的长电筒来,像盏小探照灯一样射向矮房,照得明晃晃的。那个最后正在爬墙的兄弟伙被一枪打伤了手,几乎滚落到院子里去。张牧之举起手枪来正要开枪,一个光柱射到他的举枪的右手上来,照得清清楚楚,下面在喊:“打,打,一个也不叫翻墙跑了!”张牧之一见事情紧急,敌人在暗处,他们在明处,那个兄弟伙再爬墙的时候容易给打落下去。他举枪瞄准那大电筒,叭的一声,算是把电筒打灭了。但是几乎同时,张牧之的一根手指麻了一下,他知道他的手被打中了。电筒被打灭了以后,大家都在黑处,卫队朝墙上瞎打一气,一枪也没有打中。他们顺利地撤了出来,从衙门的后门悄悄溜了进去。谁也不知道这是县衙门里的县大老爷半夜出去消遣去了。

第二天,黄大老爷亲自坐上凉轿到了县衙门,来找县太爷报案。张牧之眼见自己的手指还包扎着纱布,不好出去见面,就推说这两天感冒了,请陈师爷出去接见。

陈师爷出去接见了黄大老爷,黄大老爷把昨夜黄公馆发生盗案的经过情况说了一下,送上了失盗的财产清单。并且坚持说,今天早上,在屋瓦上发现人血,一定是有强盗被打伤了,大概是打伤了手,因为墙头上有血手指拇印。又说进去的强盗有四五个,一色的黑色短靠衣服,脸上蒙了黑帕子。他要求马上严加追查,缉捕强盗归案,还把插在黄大老爷枕头上的匕首也交出来,当做追查的线索。

陈师爷说,县太爷这两天感冒了,在后衙里休息,不能接见。但是他一定把这件案子向县太爷报告,立即追捕强盗。黄大老爷只好回去了。

陈师爷回到后衙,把这件案子向张牧之报告了,并且把匕首送给张牧之看。张牧之用手接过他自己用惯了的这把匕首,很有意思地笑了一下,陈师爷忽然发现张牧之的右手一个指拇缠上了新的纱布,心里不觉一怔:“难道会是这样吗?”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就退了出来。照例发号施令,叫四门

注意查缉。他当然知道，这是不会有结果的。

过了几天，张牧之为了一件公事，和陈师爷一起到县参议会去，见到了黄大老爷和别的参议员。在谈话的时候，张牧之不经意地举起右手来比画，他早已忘记他那受过伤的手指拇了。当然，所有到会的绅粮老爷们，没有一个人注意这件事，只是陈师爷心里很吃紧。他特别注意地望着黄大老爷，看他是不是留心张牧之受伤的手指。还好，黄大老爷似乎毫不关心县太爷的手指。但是直到散会，陈师爷始终捏一把汗。

又过了两三天，在一次陈师爷和张牧之的闲谈中，陈师爷旁敲侧击地提醒张牧之：“有些事情干得太痛快了，只怕要带来不痛快哟。”又说：“黄大老爷这些人不是没有心机的人，他要钻到了哪怕针鼻子大的一点缝缝，也是要下蛆的哟。”

张牧之随便笑了一笑，没有回答。然而从此以后，城里出侠客的事，就慢慢地再也没有人提到了。

但是，陈师爷没有想到，张牧之自己更没有料到，无意之中他们出了一个大批漏。

张牧之到县城里来当了县太爷以后，在西山一带活动的弟兄伙们，有时候难免三个两个地到城里来走一走，开开眼界，徐大个和张德行他们几个当跟班的就招待他们在县衙门里住。张牧之也通过他们和山里的部队通消息，告诉他们：哪个大鸦片烟客最近要运一批烟土进城，在什么关口好拦路截下，取了他们的不义之财呀；哪个大财主要运大批货物过西山，叫他们在半路上抢了，运到邻县去发卖呀；特别是黄大老爷的商货、鸦片烟和租米，他们只要查访到了，就马上告诉山里，派小队出来在外边突击。因为消息确实，几乎回回都得手。而且人不知鬼不觉，谁也弄不清是哪一股绿林英雄干的事。黄大老爷约集几个大绅粮到县衙门来报案，拜会张牧之，说：“本县治安问题愈来愈严重了，根子都在西山有个江洋大盗张麻子，一直没有落网，要通缉归案才好。”

张牧之和陈师爷哼哼哈哈地答应了，并且又把过去通缉张麻子的告示找出来，照抄一遍，贴出去。上面写的还是通缉那么个有大胡子的张麻子。张牧之在这些告示上盖上县政府大印的时候，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黄大老爷又在县参议会上呼吁，要求派兵去清剿。张牧之也装模作样地极力赞成派团防队去清剿，但是要参议会通过随田粮附征一笔清乡费，参议会也通过了。在这同时，张牧之派人送消息回山里，叫他们或者暂时躲开一下，或者索性在重要关口打埋伏，捞他几支好快枪。团防队打了败仗回来，

总是照老规矩报喜不报忧，清剿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张牧之还是在城里当他的县太爷，平安无事，思想也有些松懈了。

张牧之在西山有一个兄弟伙打仗勇敢，打坏了一只眼睛，外号独眼龙。独眼龙那一只好眼睛最近也发炎了，因此到城里来找人医治一下。进城以后，由徐大个招待进了衙门，暗地见到了张牧之。张牧之叫徐大个替他找治眼的医生治疗，平时就住在徐大个那里。有一天，徐大个带独眼龙上街去医眼，在衙门口忽然撞见了一个人。这个人一见独眼龙，很惊奇地看着他们。徐大个和独眼龙却没有留心，擦身过去了。

这个人左看右看，暗暗地叫：“是他，一点也不错。”就急急忙忙回到黄大老爷公馆报告去了。

原来这人名叫罗一安，是本县一个在街上打秋风混日子的浪荡人。那个秘书师爷顶王家宾的名来这里当县太爷的时候，他东混西混，混进衙门当了一名跟班。秘书师爷眼见要垮台了，卷款潜逃的时候，他也决定跟秘书师爷上省城去混事。谁知在西山被张牧之他们截住，取了钱财。因为罗一安是挑着秘书师爷的贵重行李过山的，就被张牧之当成一个挑担子的夫子，给他发放了路费，放他下山去了。罗一安没去得成省城，还是回到县城里。东混西混，又混进了黄公馆当一名跑腿的。今天偶然在衙门口碰到独眼龙了。

黄大老爷马上叫罗一安到上房来问话：“你硬是在西山张麻子的寨子里亲眼得见这个独眼龙吗？”

“亲眼得见的。”罗一安说，“是他第一个冲向前来抢的，后来在山上，又是他亲自发钱给我，叫我走路的。”

“你硬是亲眼见到这个独眼龙和徐大个在衙门口一路走吗？”

“一点也不假。”罗一安说，“刚才看见的。”

黄大老爷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发现，但是不动声色。只告诉他千万不要声张出去，以后重重有赏。同时还问罗一安：“那么你在西山寨子里，没有看到他们的头目张麻子吗？”

“啥子张麻子？”

“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大麻子，姓张，是个江洋大盗，他们的头头。”黄大老爷解释。

“没有。”罗一安说，“我没有看到一个有大胡子的麻子。”

“哦。”黄大老爷想，他大概没有见到这个土匪头头。

“那么你在西山看到过徐大个吗？”黄大老爷又问。

“没有。”

“陈师爷呢？”

“没有。”

黄大老爷点点头，又嘱咐他：“除开我，你对哪个都不要讲出去，重重有赏。你要漏了，取你的脑壳。”

黄大老爷取了五块钱给罗一安。罗一安欢天喜地出去了。这一下够他到“云雾山庄”去玩格，喊摆出上好的“南土”和崭新的烟盘子烟枪来了。

黄大老爷马上请胡天德和省里来的李、王二位调查专家来公馆里密商。这一下子打开了李、王二位专家的思路。

王……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他王调查专家吧，我看也不够格。调查了两个多月，啥子鸡毛也没有摸到一根。王特务特别敏感，他把徐大个曾经对他谈的什么“依我那几年的脾气，不砍他一百，也要砍他五十”的话连起来一想，他的思路特别活跃起来，简直是想入非非了，而且提出了一套调查方案来。王特务说：“不想方设法叫他们钻到我们设计的圈套里来亮相，你是摸不清楚他们的底细的。”李特务也是这个意思。黄大老爷狠命地捋了捋他下巴颏上的几根胡子，眼睛眨了几下，越来越亮了，最后下结论地说：“不学《西游记》上孙悟空那样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里去，你是降伏不了他的。”

看起来王特务设计，李特务施工，黄大老爷提线、供应器材，他们是真要“安排金钩钓大鱼”了。

西山里的独眼龙和别的兄弟伙到县城里来玩，并且在县衙门里进进出出的，陈师爷是早有意见的。他给张牧之提起过，起初张牧之觉得这些兄弟伙都是和他枪林弹雨里一同滚过来的，都是铁打的金刚，信得过的。他现在做了县太爷，兄弟伙要到这繁华世界里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人之常情嘛，因此并不在意。

但是陈师爷坚持自己的看法：“你不要以为黄大老爷这些人是吃素长大的。这里是虎狼窝，他们的脚脚爪爪多，大意不得哟。”

张牧之觉得陈师爷说的也是，答应一等他除掉黄大老爷这件大事办了，就杀他个人仰马翻，扯起旗子回西山，还是过自己的自在日子去。他们哪里知道独眼龙进城替他们亮了相呢；哪里知道黄大老爷又重新专门派人在衙门口把独眼龙的相挂得清清楚楚了呢？

过了几天，黄大老爷发现独眼龙不再出现的时候，在城里放出话来，说是他们有一批“土货”要送到省里去，正等找几个得力的保镖。大家都知道，这“土货”就是鸦片烟的代名词。鸦片烟那时在我们国家里，是和黄

金、白洋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而且是“吃”得的，无论是官绅商贾，以至卖苦力的贩夫走卒都非天天“吃”它不可的。这当然是十分贵重的了。

这批“土货”被人押着，由几个挑夫挑着起运，因为消息早从城里送进了西山，一下被截住了。押运的人见势不对，丢了就溜了。几个挑夫被独眼龙一千人马押着，挑起“土货”上山了。这夫子里又有罗一安，他一上山就仔细观察，独眼龙正是他在县城衙门口看到的那一个，一点也不错。他又打听谁是头头，看有没有一个长大胡子的麻子，还是没有看到。他又把这寨子的前后左右都看好了。他自然没有说出他是黄大老爷家跑腿的，又以一个挑夫的身份被放下山去。他更没有露出这批“土货”其实是假货，样子做得很像真的、上好的贴金纸的“南土”，真要拿出去卖，叫人用刀切开一看，就认得出是不值钱的了。罗一安跑回城里，就向黄大老爷报告了。黄大老爷听了，笑一笑，马上叫人去请王特务和李特务来。

话分两头，且说张牧之进县城来当县太爷已经几个月了。这种做官的生活，对他来说，比坐牢还难受。他开头起这个做官的念头，只不过是想借机进城，找黄大老爷报仇。进城以后，看到穷老百姓在旧官府和土豪劣绅勾结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因此出于义愤，借当县太爷的机会，给老百姓办几件好事，同时整治一下那些坏蛋，出一口恶气。他确实办了几件好事，也把黄大老爷为首的豪绅集团暗地整了几家伙，并且因此真正赢得一个清官的名声，老百姓真心实意地给他送万民伞。但是他越看越清楚，靠他一个青天大老爷是不能把这紧紧压在穷苦老百姓头上的一块大石头搬掉的。豪绅又是这么多，从上到下，密密麻麻，就像蝗虫一般，整几个，甚至杀两个，又有什么用呢？

他不想当这个叫他心烦的县太爷了。他想在城里大闹一场，把黄大老爷这个大仇人砍了，还是回到自己的老寨子上，和弟兄伙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称兄道弟，公平分钱，来得痛快些。搞得好的话，扩大势力，做几个县边界地区的自在王；再扩大了队伍，就学范哈儿割据包括几个县的防区，自己封个军长、师长什么的，自己委任专员、县长，自己立个章法出来，打出一个小小的江山，那才安逸呢。

因此张牧之自个儿就作出决定，通知在西山里的兄弟伙，由独眼龙暗自带进城来，埋伏在县衙门里，准备提了县衙门的枪，杀了黄大老爷，抢了县银行，放火烧了衙门，就回西山去。独眼龙和弟兄伙们得到通知后，就三个五个、十个八个，白天晚上，零星下山，暗自进了城。有的住进衙门，大半

住进衙门口附近的几个客栈里，把枪支埋在县衙门，专等张牧之一声号令就动手。独眼龙还把上次抢到手的鸦片烟土带进城来，准备卖了，换成现钱。

说话又分两头。且说黄大老爷和王、李两个特务商量以后，决定把假的鸦片烟土送给张麻子，等着在城里捉进城卖这假烟土的张麻子的人。同时又把张麻子在西山的寨子的防守情况，告诉了邻界几个县的地主联防武装，还请了专区的保安大队，准备联合进剿，捉拿张麻子，一网打尽。

黄大老爷还使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去兴妖作怪的办法，专门召回他自己放在南山里的“棚子”，挑出几个精干的，给他们发两挺轻机枪，然后布置他的团防队去攻打，让他们边打边退，向西山张麻子的寨子靠拢，争取入伙，以做内应。果然在西山的独眼龙发现四个土匪被团防队追过来，走投无路了，便派人下山去接应，打退了团防队。这伙人为首的于蹊子连忙献上两挺新机枪，要求入伙。独眼龙一看，正需用，就和于蹊子喝了血酒，拜了兄弟。

于蹊子钻进了西山大寨，好不高兴。正准备保安大队来攻山时做内应呢，忽然独眼龙告诉他连夜开拔，又不说开到哪里去，只顾带着他们下山。于蹊子倒以为这大概是攻山的消息走漏了，搞不成了。一直等到独眼龙带他们悄悄走近县城，才晓得是要去大闹县城。但是于蹊子还是不晓得张麻子是哪一个，更不知道张牧之就是他们的头脑，正在县城里等他们。

于蹊子跟着独眼龙进了城，被安排住进衙门口一个小客栈里。两挺机枪却被独眼龙乘黑夜拿去了。他不知道独眼龙拿去埋在县衙门里头了，他乘夜晚睡觉起来解手的工夫，偷偷翻墙出来，直奔黄公馆，半夜请起黄大老爷来，向他报告独眼龙带队伍进了城，只等这几天人马到齐就要大闹县城，他的两挺机枪也被独眼龙提走了。但是也没有提到要杀进黄家公馆的事，他根本也不知道。

黄大老爷一听，大吃一惊。问他：“你怎么叫他把那两挺新机枪提走了呢？这就不好了，两挺机枪，多大的火力呀！”但是黄大老爷这时候来不及想这些了，他叫于蹊子赶快偷偷回客栈，不要漏了风，继续打探。同时叫人马上去请王、李两个特务和胡天德来商量。

王、李两个特务来了一听，也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张麻子走在他们前面。正当他们调兵遣将，要去围攻西山大寨的时候，他倒早得了消息，跳了出来，避实击虚，攻打防备空虚的县城来了。他们已经来不及去查问从什么地方走漏了消息，第一着要走的棋是连夜派人到西山附近去把保安大队和地主的联防大队调回来。然后赶紧调查清楚独眼龙带来的人有多少，住哪里，

以便在城里一网打尽。他们肯定张麻子也在这进城的人里面。

他们正商量着，罗一安赶进公馆来报告，说擦黑的时候，他又在衙门口看到了独眼龙进了城，并且走进县衙门里去了，倒像是回到自己家里那么方便一样。

黄大老爷已经知道独眼龙进城来了，但是他为什么那么随便进出县衙门？和徐大个、张德行这般人有来往，是不用怀疑的了，但是和县太爷、和陈师爷有没有什么瓜葛，却弄不清楚。猜想起来，这位县太爷可能是张麻子的保护人，坐地分赃的。

“啊，啊！”黄大老爷想着，忽然惊叫起来，“难道那天晚上……”

“怎么回事？”王特务问。

黄大老爷把那天晚上有几个蒙面强盗来他公馆肇事，以及在墙头发现血手指拇印的经过，说了一遍，又说：“过了两天，张牧之来参议会议事，我晃眼看到他有个手指拇包着纱布，当时我只感到奇怪，没当回事。现在想来，莫非……”

“难说，说不定张牧之本人就是个江洋大盗，不光是窝藏了独眼龙、张麻子一伙。”王特务的脑子也很灵的。

“那么，这一台戏就更好看了。”黄大老爷冷笑着说，“这一回要钓大鱼了。”

话又说回来，独眼龙那天晚上带了两挺机枪，偷偷进了县衙门去见张牧之和陈师爷。张牧之见了很欢喜，问独眼龙从哪里搞来的，独眼龙说了缘由。陈师爷却在心里打鼓：这种新机枪，就在这个县里找遍了，也找不出十挺来，这个于蹊子怎么一个人就抓住了两挺？既然抓住两挺机枪了，还怕三五十个拿烂枪的团防队来攻打吗？为什么要向西山退呢？

“嗯，这里有鬼。”陈师爷说。

“啥子有鬼？”张牧之问。

等陈师爷一说出他的道理，张牧之也警觉起来。问独眼龙：“这个于蹊子现在在哪里？”

“我把他们连机枪一起带进城来了。”

“嗯？”张牧之吃惊了，“你和他又不熟，咋个可以带他们进城来干这样的大事呢？”

陈师爷当机立断：“赶快去把他们弄进衙门来，先软扣起，审问他们的来历。”

独眼龙马上要出衙门回客栈去喊于蹊子他们四个人，张牧之叫住说：

“你对于蹊子说，要他来取回机枪，还是由他们使用，熟一点。”独眼龙点一下头，便出来了。

独眼龙来到客栈，正巧于蹊子刚翻墙回来睡下。他装着睡熟了，独眼龙掀了几下才把他叫醒，告诉他要带他们去取机枪。于蹊子当然高兴得很，机枪又由他来掌握，黄大老爷就放心了。

他们四个跟着独眼龙走到衙门口，于蹊子没有想到居然径直就走进县衙门里去。也好，就跟进去，看他们干啥子。这倒是一个好向黄大老爷领厚赏的报告材料呢。

独眼龙把于蹊子四个人引到管牢房的张德行那里，进了内院，喀嚓一声，黑牢大门关上了。于蹊子吃了一惊，问独眼龙：

“咋个把我们弄进这里来了？”

独眼龙笑着说：“你不晓得这种地方就是我们常进常出的地方？这是不要钱的客栈嘛。”

“老哥，你莫开玩笑哟。”于蹊子说。

“哪个给你开玩笑？”张德行说，“独眼龙本来是我的老相识。”

“介绍一下。”独眼龙说，“这是张哥，我们进城干大事，借你这个不查户口的客房住一下，你好好招待他们吧。”说罢，他自己走开了。

“哦。”于蹊子明白了，要说安全，这里真叫安全呢。

张德行给于蹊子安排一个房间，给其余三个人安排另外一个房间。然后，张德行布置一下，带一个人走进于蹊子房里去，笑着对他说：

“我把话说在前头，进我这个客栈来的，第一要说老实话。你是哪里来的？到独眼龙那里干啥子的？”

“这个，”于蹊子有点诧异了，“这个……我原来在南山打个小棚子，到西山是去投奔独眼龙，还带去了两挺机枪。你问独眼龙去嘛。”

张德行说：“独眼龙叫我问你呢。你拜的哪个的门？你的新机枪是从哪里搞来的？”

“噫，张哥，”于蹊子说，“不看朋友面子啦？你放我去找独眼龙来给你说伸展嘛。”

“你想得倒撇脱。到了这种地方，话不说明，就莫想出去。”张德行变脸了，对一块儿来的那个大块头说：“伙计，拿开嘴的家伙来。”

于蹊子还想坚持，独眼龙带进来一个于蹊子的人。独眼龙说：“不用问他了，他的伙计都说了。”

带进来的那个人说：“于蹊子，说得脱，走得脱，我是遭不住，说了。”

于蹊子一下蔫了气，低下了头。只好一五一十说了。但是今晚上他翻墙出去向黄大老爷报告的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没有说。

当独眼龙问明情况，到后衙去向张牧之报告的时候，张牧之说：“好险，要是打起来了，他们拿两挺机枪在我们屁股后面烧我们，那不把屁股烧焦了？”

正说着，陈师爷带进一个人来，是在西山留守的兄弟伙，从西山连夜赶来的。他报告说：“我们前脚才下山，他们大队人马就围攻上山来，扑了一个空，现在正在搜山。我是钻空子跑出来的。”

张牧之把独眼龙审问于蹊子的情况告诉了陈师爷，然后分析说：“看起来他们还不知道我们钻进他们的老窝里来了。我们要在他们的大部队没有回城以前，把县城给他端了，然后走路。”

陈师爷想得更远些：“也难说他们在西山扑了空，不估计我们避实击虚，端他们老窝子来了。再说这于蹊子进了城，未必就那么老实，没有通风报信，总之要快！”

“好，明天晚上就动手。”张牧之决定了。独眼龙下去准备去了。

陈师爷说：“我看不要硬端，还是生个法子，把黄大老爷请到县衙门里来，随便捏造他几条罪状。这样轻而易举，不费一枪一弹。”

“好，你明天到他公馆去请他，就说请他后天到衙门来议事，研究进西山剿张麻子的事。就说别的绅粮们也请了。”

陈师爷嗯了一声，出去了。

再说黄大老爷这一头。

第二天上午，独眼龙以为明后天就要回山了，带来的鸦片烟今天要拿去卖了才好。于是派两个兄弟伙，挑着这两担鸦片烟到牙行去卖。牙行的人一见那烟土，就明白来路，马上报告了黄大老爷。黄大老爷马上派两个得力的人来牙行，对这两个兄弟伙说：

“这烟土黄大老爷买了。但是要送上府去让他老人家过目。价钱好说。”

这两个兄弟伙不明底细，只要能出手，管他是谁呢。于是挑起担子，跟着来人走进黄大老爷的公馆，挑进后堂。黄大老爷一看，正是他派人送到西山让张麻子抢去的假烟土。他说话了：

“烟土再多我也要，再贵我也收，但是要是好的。”

“都是上等好南土。”来人拿出一块来送给黄大老爷看。

黄大老爷叫人拿刀来切开看。当然正如原来设计的那样，一刀切开，只

见外表薄薄地糊上一层烟土，内里却是一包烂糟黑膏子，根本不是烟土。黄大老爷马上就变脸了：

“哈，原来是骗子，你们就老实招认了吧。”

那两个兄弟伙怎么也没有想到是这么一回事。怎么独眼龙先前一句也没有交代这是假烟土呢？拾来的时候连一块也没有打开看过吗？当然，他们不能招认是从西山寨上带来的，更不能露出这是抢来的。只能硬着头皮承认自己是鸦片烟骗子，并且挖空心思编造出一个鸦片烟骗子的故事来，说他们原是在山里的鸦片烟贩子，后来学会做假膏子骗人，就变成鸦片烟骗子了。如此等等。

黄大老爷，还有那个姓王的和姓李的两个特务也在场。他们似笑非笑地听着这两个处境十分尴尬的老坎，在行家面前编造实在不高明的骗子的故事，简直是一种享受。但这是多么残酷的享受！就像一个凶恶的猫儿逮住两个小耗子，故意玩弄，让它们做徒然无效的逃跑，然后又一爪子抓回来，慢慢玩弄，一直玩弄厌了，才一口吞掉它。

黄大老爷开口了：“你们这个骗子的故事编得实在不圆范呀。”

姓王的打了一个哈欠，说：“简直把人都听得要打瞌睡了。你们两个还是老实招了吧，老实说了，黄大老爷不唯不杀你们，还有赏哩。”

这两个人当然坚持他们已经说过的故事。姓李的威胁说：“你不要以为把你们莫奈何，这公馆里什么都齐全，你们想坐牢，有旱牢、水牢、站牢；你们想死，有枪打、刀砍、绞索绞；你们想尝刑法的滋味，这里更是五味俱全，什么样式的都有，看你们自己选择吧。”

他们还是坚持着，决不吐出西山寨的真情来。黄大老爷却既不威胁，也不利诱，只是冷冷地说：“你们不说这假烟土是从哪里搞来的，我倒可以替你们找出证明来。”他说罢，就叫人：“给我去搬几块出来。”

一会儿，几块一模一样的假烟土放在他们两个面前，当面用刀切开，也是一模一样的黑膏子。黄大老爷说：“你们看，这假烟土的来历总清楚了吧。”

这两个兄弟伙在真凭实据面前不好说话，只得咬住说：“原来是你们在造假烟土卖给我们的哟。”

黄大老爷说：“你们想必听说我最近在西山被抢了几担烟土吧？就是这种烟土。你们不要狡辩了，老实招认了吧。叫你们拿这种烟土来卖的独眼龙，都已经招认了，是你们张麻子一伙强盗抢我的。”

这两个兄弟伙没有想到，他们的老底子完全被抠出来了。连独眼龙，他们也知道，想必独眼龙也被他们抓住了，但要说独眼龙供出来了，绝不可

信。独眼龙是铁打的金刚，多实在的兄弟伙，那样容易就供了？不能相信。好，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不了也不过一死。于是两个都承认他们是张麻子的兄弟伙，拿来卖的鸦片烟是抢来的。一个说：“抢了你的烟土又咋样？”一个说：“我们就是张麻子派来的又咋样？”

“好，好，是这样。”黄大老爷举起一个大拇指说，“你们说一说，张麻子现在在哪里？独眼龙怎么认识县衙门的徐大个和张德行的？你们这次到县城里干什么来的？……”

一串串问题，噼噼啪啪像石头向他们打过来，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才好。但是他们在和张麻子跪在一起烧香叩头的时候，就发过誓的，头可以断，血可以流，不能出卖兄弟伙。不然就是见面发红财，三刀六个眼，眉头都不准皱一下的。怎么能在这般吃人不吐骨头的野兽面前显示出自己是软骨头，是烂烂蛋呢？“哼！笑话！你们是在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老子们是膀子上站得人，刀口上跑得马的好汉，啥子刑法、坐牢、杀头，算不得卵子。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两个人就像钢筋铁骨，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再也不多说一句话。嘴唇咬得紧紧的，快咬出血来了。这是多么值价的英雄好汉呀，可惜我竟然没有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记住。但是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里，正是风云际会、英雄辈出的年代，像这样出身贫贱却没有一点奴颜婢膝的钢浇铁铸的无名英雄，何止千千万。记不住这两条好汉的名字，又算得什么呢？

不管是黄大老爷也好，还有把折磨人当做他们的专门职业的姓王、姓李的特务也好，都清楚地知道，你就是用千斤重的铁棍子，也休想撬开这样的嘴巴的。算了，关起来，等把张麻子捉到了，一起发落他们上西天去吧。

黄大老爷和那两个特务本来想从抓住的两个卖假烟土的人身上打开缺口，好做张牧之他们的文章，结果卡了壳子。他们还不甘心，一不做二不休，决定从陈师爷这个书生头上开刀。陈师爷是本县人，有家有室，和那些亡命之徒、提起脑壳耍的人是不同的。他们急于打开一个突破口，摸清底细，只待正兼程赶回县城的大部队人马一到，就可以下手，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他们正研究怎么去请陈师爷，怎么才能不至于打草惊蛇地把他请进公馆里来的时候，陈师爷却自己进来了。黄大老爷真是喜出望外，马上请入书房，特别优待。陈师爷传达了县太爷的话，请黄大老爷明天到县衙门去议事，讨论治安问题。

“很好，很好。”黄大老爷说，“我也正为本县的治安问题着急呢。明

天上午一定到。”

陈师爷起身告辞，黄大老爷却阻止他走，说：“师爷是本县土生土长的，亲不亲，乡里人。我们请你吃顿便饭，说点闲话，不算屈驾吧。”

陈师爷说：“我还有公事在身，改日专门来叨光吧，今天告辞了。”

黄大老爷说：“师爷不肯赏光，不勉强，不过有几句话，想向师爷请教。”

“啥子事情？”

“没有什么。”黄大老爷说，“我想打听一下，有个在县衙门进出的独眼龙，到底是个什么人？”

陈师爷万没有想到，黄大老爷已经把独眼龙瞄上了。大概是于蹊子进城后，已经进了黄公馆透过消息了。这还得了，搞不好，这次张牧之端县城的事，只怕端不起走还要砸锅的。他只想支吾过去，快回衙门告诉张牧之，搞不得。陈师爷稳起，装出莫名其妙的样子问：“啥子独眼龙？我没有在衙门里见过这样的人。”

“没有见过，我们都见过了，还不止一回呢。这个人是西山张麻子土匪窝子里的大土匪，现刻就住在你们衙门里。”

“你们既然知道地方了，快去告发，叫县太爷把这个土匪抓起来吧。”陈师爷说。

“是要抓起来，也一定要抓起来。我们现在有兴趣的不在一个独眼龙。”黄大老爷半吞半吐地说，进一步试探着，“师爷是一个规矩本分人，何苦去下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陈师爷毫不含糊地打回去。

“陈师爷是聪明人，连这个也听不懂？”那王、李两个特务从隔壁房里走出来，凶神恶煞的样子。姓李的大声武气地说：“陈师爷，实告你说吧，我们是专门从省城里赶来调查的，早已摸清了底细，西山张麻子带了大批土匪进了城，就窝藏在你们衙门里，你们这位县太爷和你这位师爷，窝藏大土匪张麻子，这个干系还小吗？我们请陈师爷来，就是劝你不要陷深了，这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哟。”

陈师爷已经听出来，独眼龙带兄弟伙进城的事，肯定是泄露了。但他们还摸不清张牧之和张麻子的关系。肯定更不知道他和张麻子的关系。因此硬顶住：“你别咋咋呼呼的，我不吃这一套。”

“你陈师爷既然进了公馆，坐上席位了，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王特务威胁说。

“呃，”黄大老爷和两个特务，一唱红脸，一唱黑脸，现在轮到他唱红脸了，“陈师爷，你大概还不认识这两位吧？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姓王，这位姓李，都是省党部调查室的。他们二位专程下来办案子，也是重担子在肩上，莫奈何，请师爷帮个忙吧。我们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以后在县里见面的场合多呢，这样吧，”黄大老爷对两位特务说：“你们二位也不要操之过急，请师爷就在我们这里吃晚饭，好好考虑考虑吧。”

就这样把陈师爷扣留了。陈师爷并不害怕自己被特务和黄大老爷扣留，怕的是张牧之不知道敌人的阴谋，搞迟了要上当。但是现在不由分说，他已被推进黑牢关起来了。

“师爷。”忽然从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陈师爷因为刚进黑屋里来，看不清楚。

“哪一个？”陈师爷问。走拢去一看，吃惊了。怎么的，黄大老爷早下手了吗？

两个兄弟伙把独眼龙叫他们卖烟土被骗进黄公馆遭抓了起来的事简单地说了。“哦。”陈师爷想，还好，他们还没有先动手。但是事情看来十分紧急，不送出消息去，眼见要吃大亏的。陈师爷把这个意思对两个兄弟伙说了。一个说：

“我出去！”

“你咋个出得去？”陈师爷问。

“只要把我举到挨上屋顶阁子板，找个阁子板稀的地方，取去几片瓦，从阁子板缝里爬上去，一上屋，我就走得脱了。”

“好，冒险也得这么办。”陈师爷下决心说。

等到晚上，黑牢里一片漆黑。陈师爷站在一个兄弟伙的肩头上，要爬上去的兄弟伙又站在陈师爷的肩上，顺着砖墙，顶了上去，刚好能摸到阁子板。这些兄弟伙平时练就了上屋爬墙、吊檐走瓦的功夫，不大一会儿，他轻轻地不出声音地揭去几片瓦，露出黑沉沉的天空。他用手钩住阁子板一翻，脚就伸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就钻到了屋顶上，还不慌不忙地把瓦又盖好，才轻脚轻手翻出墙外去了。

他下了地，一个猛趟子跑回县衙门，找到徐大个，带去见了张牧之，把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说了，叫张牧之快去救人。

“这还得了！”张牧之马上叫徐大个去请来独眼龙，“他们抓人了。就是要死人，也要救出陈师爷和兄弟伙来。走，我们提前马上干事！今晚上半夜里动手。”

“是硬攻，还是软取？”独眼龙问。

“硬攻晚上恐怕打不开大门，还是软取。这么办。”张牧之虽然在这么紧急的时刻，还是有条不紊地布置。

于是大家开始行动。

独眼龙把于蹊子从牢里提出来，要他带路，要不干，就一刀子捅死。这种人是怕死鬼，马上叩头发誓。独眼龙带着十几个人，全副武装，两挺机枪也带去一挺，慢慢走近黄家公馆的后门。同时，上次夜间跟张牧之一同翻墙进黄家公馆的几个人，带着短枪和手榴弹，从上次翻越过的后墙，翻了进去，落到后门里院子的墙根，在墙角和花坛后边隐蔽起来，准备接应独眼龙。张牧之则带着十几二十个人，向前面大门走近。还没有到大门口，他分配了十来八个人拿着枪在大门左右高墙边防守，不准有人来救援。他自己却带了七八个人，其中就有一直跟着他的徐大个、张德行和王万生等五六个人，其余两个提着一挺轻机枪，准备张牧之进大门后，在后面作掩护。张牧之先打了招呼，一等大门开了，他要以一个县太爷的身份，灯笼高照，大摇大摆地走进黄公馆去“办公事”。

独眼龙带的人走拢黄公馆后门，用手枪抵住于蹊子背心，就叫于蹊子喊门。于蹊子规规矩矩地叫喊：“开门，开门！”

“小声点！”独眼龙怕于蹊子大声武气地叫，引起内里守门的人怀疑。

“开门，快开门。”于蹊子故作小声地叫。

“啥子人？”里面有人在拉枪栓，走到后门边来了。

“丁哥，开门，我是蹊子。有要紧事禀告大老爷。”

“哦，于蹊子来了。”里面听出声音来，接着嘎的一声，后门开了一条缝。刚才答话的人伸出头看，“蹊子。”

“呃——”于蹊子回答。

“深更半夜来干什么？”

“有机密大事向大老爷报告。”于蹊子回答。

“慢点。等倒起，大老爷吩咐，没他的命令，不准放一个人进来。我进去问了再说。”嘎的一声，门又关上，并且上了门闩。

这时埋伏在墙根花坛后面的几个人本来可以一跃而出，把守卫的两三个人按倒，就去开了后门，放独眼龙他们进来，岂不省事。但是他们有上次进来过的经验，外边一打起来，声音传进上房，黄大老爷警觉了，就会防备起来，事情就不好办了。所以没有动手。

这个叫丁哥的卫兵进去，到了上房，走到黄大老爷的鸦片烟铺前。这时，黄大老爷的一天生活才真正开始，他和姓王、姓李的两个特务正在叽叽咕咕商量什么。只听到黄大老爷对他们说：“明天上午，至迟下午要到城里。”王、李二人退出房去了，丁哥上前报告：“大老爷，后门口有人要进来。”

“哪一个？”黄大老爷警惕地问。

“于蹊子。”

“哦，半夜三更，他来一定有要紧事，快放他进来。”黄大老爷说。

丁哥退出来，到了后门口，命令开门。门嘎的一声开了。独眼龙一步跨到前面，用枪抵住丁哥的胸口，小声叫：“不准动。”

丁哥向后退走，不知道怎么搞的，背后又有一支枪抵住他的背心，小声叫：“老实点！”他的枪已被下掉了。其余两个守卫的也被从花坛后跳出来的人用枪抵住后背心，枪也被下掉了。于蹊子被押进来。独眼龙派人守住后门，对丁哥和于蹊子细声说：

“要活，就带我们到上房。”

两个怕死鬼发着抖，低着头，在前面带路。过去进来过的弟兄伙已经摸过这条路，丁哥想把他们引到另外一个住着卫队的院子里去，没有成功。

“老实点，从这边走！”丁哥被枪逼着，只好引到上房。到了上房门口。独眼龙用枪一摆，命令丁哥叫门。丁哥只好叫：“大老爷，于蹊子来了。”

黄大老爷睡在鸦片烟铺上，正在吞云吐雾，享受才给他装在玉石大烟枪斗上的一个大烟泡，他一边吸一边说：“叫他进来。”

黄大老爷的卫兵才把门一打开，独眼龙几个人一拥而上。黄大老爷听到声音不对，马上坐起身，在烟盘子上抓他的小手枪，但是已经晚了。几支枪早已抵住黄大老爷的脑壳。他的卫兵的枪也被下了。给他烧大烟泡的姨太太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动弹不得，瘫在床上。

独眼龙这一手搞得很干净利落。他马上叫提轻机枪的去悄悄守住卫队的院子门口。另外叫几个人赶到前院去开大门。守大门的几个卫兵怎么也想不到从上房下来的提着手枪的人不是自己人。他们听到有人叫他们起来开大门，就起来了。等到手枪抵住他们的胸口，还迷迷糊糊地莫名其妙，问道：

“哎，开啥玩笑？是不是大老爷叫开大门的？”

“把眼睛睁大点看，是老子叫你开的。”

卫兵真的睁大眼睛一看，已经没有活动的余地，只好乖乖地开了大门。这时，张牧之叫点上灯笼，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后面大声传话：

“县太爷来请黄大老爷到县衙门议事去。”

这时，独眼龙已经把黄大老爷押到前厅来。张牧之走到他面前说：“黄大老爷，受惊了。”

黄大老爷勉强挣扎地说：“不是明……明天上午到……到县衙门去议事吗？”

“怕请不到你呀。同时，还要请大老爷高抬贵手，把我们的陈师爷还给我们。”张牧之冷笑。

其实出去报信的那个兄弟伙，早已带人到后面黑牢里把陈师爷和那一个兄弟伙放出来，走到前厅来了。

陈师爷一见张牧之，就把他拉到一旁，细声地对他说：“看来他们已经摸到了我们的底了。是省里专门派来的两个特务干的。要把他们抓到才好。”

张牧之马上下命令搜查，黄家的下人都说这两个人今夜晚上半夜还在大老爷烟铺边的。但是到处搜查，都没找到。后来才知道，这两个家伙，趁刚才乱哄哄的时候，装扮成黄家的打杂的下人，溜出去了。

“这可是大祸害。”陈师爷说，“该办的快办，今夜晚不等天明就退出城去吧。”

“笑话。”张牧之不同意地说，“我大模大样骑着马进城，还是大模大样骑着马出城。我要把黄家大恶霸明天上午在县衙门当堂开审，问明罪恶，开刀问斩，叫老百姓来看看我怎么除掉这个大恶霸。偷偷摸摸，不明不白，把他现在黑打了，太便宜他了。”

“这样办当然很光彩，只怕时间……”

但是张牧之决定的事，陈师爷只能提建议，不能改变。张牧之下令抄了黄大老爷的家，天已明了，他们把黄大老爷五花大绑，押回县衙门。老百姓听说，都站出来看热闹。许多人都跟到县衙门去了。张牧之叫把县衙门的大门大开，请大家进来围看审问大恶霸。这一下满街传开了：

“张青天审问黄大恶霸啦！”

“县衙门大打开，都去看呀。”

用不着传锣告示，老百姓像流水般涌进县衙门，把大堂围得水泄不通。在大堂上的“正大光明”金匾下面，公案后面，大模大样地坐着“张青天”，你看他好气派！有的只听说，还没有见过县太爷的，挤到前面来看：哦，他就是“张青天”！

“啊，他就是‘张青天’？”另外一个人也不觉失声叫了一下。这个人

不是别人，就是第一回在西山大寨被当场释放的罗一安，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细看了一下，急忙悄悄地退出去了。

就要开审了，“张青天”旁边坐着陈师爷，他正忙着起草告示。堂下两边一顺溜站着两排提着手枪、张着机头的兄弟伙，杀气腾腾的。

张牧之一声号令：“带大恶霸！”

黄大老爷被两个兄弟伙像提小鸡似的提到大堂上，吓得骨头都酥软了，像死狗趴在那里，连发抖都没有劲了，好像断了气。

周围的老百姓看了，实在痛快，唧唧喳喳地议论起来：

“哼，那么威风的，如今像个癞皮狗了。”

“你横行霸道一辈子，也有今天呀！”

“看‘张青天’咋个发落他。”

老百姓能够涌进衙门，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今天能够当着黄大老爷的面，唧唧喳喳议论他，更是想也不敢想的。在这个县里，特别是在这个县城圈里，哪个不晓得黄家这第一块硬招牌？真是他咳一声嗽，小孩子都不敢哭，他跺一下脚，会地动山摇的。他随便骑在老百姓头上屎屎尿尿，哪一个敢哼一声？被他搞得家破人亡，岂是一家两家、十家二十家？哪一个县太爷来上任，不是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到黄公馆去向他拜门生子弟呢？什么大事不去大老爷的烟铺上请教，听候吩咐，你的命令休想出衙门口！

这样一个大人物，今天却被这个年轻的县太老爷拉来开庭公审，哪一辈子听说过这样的事呢？但是今天是确实的了。衙门大大开着，这么多人在闹着嚷着，大堂上“张青天”明明坐着，黄大老爷明明在堂下趴着，会是假的吗？而且，你听，“张青天”在问话了：

“黄天榜，抬起头来，你知不知罪？”

当陈师爷把黄大老爷——哦，现在该叫黄天榜了，老百姓过去都是叫他“黄大老爷”，或者只叫“大老爷”，从来没有人敢当面叫他的名字，只有在背地才敢叫他黄天榜，并且咒骂他叫“黄天棒”。今天一听“张青天”当众叫起他的名字来，听起来虽说有一点陌生，可是舒心得多了。

当陈师爷把黄天榜的罪状随便拈出十几条来——这是一点也不费力的，平时大家都清楚极了——“张青天”叫他抬起头来，问他知不知罪的时候，这位大老爷居然听地从地抬起头来，模糊地说：“知罪。”

张牧之抬头对周围的老百姓说：“众位父老乡亲，黄天榜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我张牧之到县里来，早就察访清楚。大家说，对黄天榜该怎么办？”

“杀！”像雷声一般震动了大堂。

“不杀黄天棒，我们难见天日！”

“杀天棒！”

一片喊杀的呼声，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响遍了。有的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爷呀、娘呀地哭喊起来，原来这是被黄天棒害过的冤主，一听说“张青天”抓了黄天棒，都挤了进来，又喊又叫：“不忙杀，不忙杀，我要当面向他讨血债。”

有几个哭着喊着挤上堂来，揪住黄天棒就咬起来。张牧之叫兄弟伙拉开，他们还又跳又哭：

“青天大老爷，给我们申冤报仇呀！”

要闹着进来的人越来越多，陈师爷看一看太阳已经过了衙门口大黄桷树顶了，对张牧之说：“快办，快走。拖不得了。”

张牧之大声宣布：“好，现在宣判！”

陈师爷拿起写好的告示，念了起来。每念一条，下面都咬牙切齿地喧闹起来，实际上大家只听到“就地正法，开刀问斩”几个字。大家欢呼起来：“该杀，该杀！”

黄天榜一听，顿时昏了过去，已经什么也不知道了。

“推出去！”张牧之下令。

一队手拿亮晃晃大刀的人站出来，把黄天榜背绑起来，在他的背上插上“黄天榜恶霸一名立斩决”的标子，把他提起来往衙门口外推去。张牧之和陈师爷带着兄弟们，拥出衙门口，准备就把衙门口的石地坝当做法场，围拢来看的人更多了。

正当刀斧手举起亮晃晃的大刀向黄天榜的头砍去，忽然听到一声：“叭！”只见那刀斧手把刀一丢，自己倒了下来。紧接着周围响起枪声，有十来个人冲进法场，拉起黄天榜就朝大街那边冲去。

真是事出意外，张牧之没有想到会有人劫法场，把黄天榜抢跑了。陈师爷马上就明白他害怕发生的事，已在眼前发生。张牧之见势不好，大叫一声：“给我追！”

他自己带了十几个兄弟伙向劫法场的那群人追去，但是这时四周枪声齐响，群众大惊，一片混乱，反倒把路遮断了。张牧之从法场捡起那把大刀，大叫：“散开！散开！”他们好容易冲出人群，见几个大汉提起黄天榜在大街上飞跑，张牧之不顾一切，带着人追了上去。这时，本来在周围警戒的独眼龙他们也和围攻过来的大队团防兵打了起来。但是围攻的人很多，独眼龙

他们大半拿的是短枪，全靠那两挺机枪发挥了威力，才把团防队打退了。独眼龙眼见顶不住，便带着兄弟伙顺着张牧之追的方向退过去。

张牧之带着兄弟伙冒着枪弹直追过去。最后，到底追上黄天榜，张牧之举起大刀，一下把黄天榜劈成两半，倒在街上。张牧之毫无畏惧地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他和两个跟来的兄弟伙陷入敌人的重围，无法脱身了。独眼龙赶拢，想拼死命救出张牧之，忽然一梭子弹扫过来，兄弟伙又倒了几个。张牧之眼见独眼龙硬冲锋，也救不了自己，反倒要死更多的人，大叫道：“莫管我！冲出城去！”

张牧之才喊完话，已经被七八个人包围起来，他虽然挥动大刀砍翻两三个，可是到底众寡悬殊，被抓住了。

独眼龙眼见不行，才带着兄弟伙从横街杀出城。但是一看，进城的几十个兄弟伙，有的跑散，有的在战斗中牺牲了，只剩下不到二十个人。最使独眼龙伤心的是他们的头儿张牧之没有出得来。

陈师爷本来不会打仗，人一乱，他和张牧之被冲散了。他知道大事不好，赶忙隐没在人群中，从小巷混回家里，叫老婆带着孩子连夜连晚到外地去安身。他呢，还想看一看，便去平时很熟的一个当科长的朋友家里，躲藏起来。

张牧之空做了一场好梦，反倒被抓住了。原来，那两个姓王姓李的特务从黄公馆混出去以后，马上跑出城去迎接正赶回县城的保安大队和团防队，连夜赶到城边。干特务工作的是狡猾一些，他俩悄悄地先带几个便衣进城，一下碰见了刚从县衙门里挤了出来的罗一安，告诉他们黄大老爷马上要问斩了。姓李的马上出城，把部队偷偷运动到城外埋伏起来，又带二三十个人一色短枪赶到衙门口，正是黄大老爷被提出来问斩的时候。他们就采取突然袭击，劫了法场，城外一听城里枪响，就冲了进来，和独眼龙打开了。

“‘张青天’被保安队抓住了！”

“唉，青天不开眼，好人没好报！”

老百姓从极度的扬眉吐气中一下掉进极度悲伤里去，像又有一口大黑锅，从天上扣下来，扣在他们的头上，见不到天日了。

张牧之是什么命运在等着他，这还用我来说吗？

县太爷张牧之被抓起来了，县参议会的议长黄大老爷被砍掉了，怎么办？本县的绅粮和老爷们开了紧急会，除向省里报告外，临时推了那个姓王的特务代理县长，姓李的特务代理议长，先办起公事来。

他们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张牧之。要处决一个县长本来是不容易的，何况这个张牧之又是老百姓拥护的青天大老爷呢！所以他们也要来一个名正言顺的审判，然后拉出去明正典刑。

他们从罗一安被抢到张麻子大寨，和独眼龙带兄弟伙进城，住在衙门里，已经可以肯定张牧之这位县太爷窝藏盗匪，虽说有罪，但还够不上杀头；说他擅自杀了县参议会议长、本县大绅粮黄天榜吧，这一条在老百姓面前未必说得过去，因为黄天榜是太臭了。只有一个看来有力的新证据，就是罗一安可以出现证明，他在西山张麻子山寨里见到过张牧之。今天早上罗一安在衙门大堂上见张牧之坐大堂的时候，看得真切，可以证明是他。但是光一个罗一安出来证明，人家怎么相信一个堂堂县太爷会在江洋大盗的寨子里出现呢？他们万没有想到，张牧之自己出来帮他们解决了困难。张牧之被保安队押进县衙门的时候，王特务和他打了个照面。王特务不无几分讽刺意味地对张牧之说：“想不到早上本县的‘张青天’，晚上却成了张麻子……一伙。”

王特务本来没有弄清楚张牧之就是张麻子，张牧之听得有心，还没有等他说出后面的“一伙”两个字，就马上顶回去：“老子就是张麻子又咋样？”

“啥？你原来就是西山的张麻子？”王特务真没有想到，吃惊地问。

“老子就是，你又咋个样？可恨昨夜没有把你两个抓到手。”

哈，意外收获！他自己承认是张麻子。这下就好办了。王特务本来还有些怀疑，怎么一个西山里的江洋大盗，会跑进城来当起青天大老爷来？管它呢，只要他认账就行。

于是代理县长王特务在代理参议长李特务和机关法团的绅粮老爷们的陪审下，开庭审判张牧之。

王特务问话：“你老实招认，你是江洋大盗张麻子吗？”

张牧之倨傲地站在大堂上，看到他刚才坐的位子竟然被这样一个鬼脸尖嘴猴子坐上了，十分生气，毫不含糊地说：“老子就是张麻子又咋个样？老子是专门进城杀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恨只恨没有把你们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坏蛋一网打尽！”

在座的老爷们本来没有兴趣再问下去，以免徒然讨一阵痛骂。但是王特务对于这个江洋大盗为什么要进城当县太爷很不理解，还想问个究竟。在他看来，一个江洋大盗和一个县官是完全不同的两码子事，“盗”和“官”怎么能联在一起呢？但是眼前的事实不就是张麻子这个强盗化名张牧之钻进城里当起

县官来了，而且当起青天大老爷来了。这怎么可以呢？因此他问张牧之：

“你一个江洋大盗，怎么可以来当县太爷呢？”

张牧之听了，像受了莫大的侮辱，反问王特务：

“为啥子我就不能来当县太爷？你问一问全县老百姓，我给他们当县长，有哪一点不好？有哪一点不够格？”张牧之用手一指围在大堂外的老百姓。老百姓一阵嗡嗡议论，忽然像一声炸雷似的炸开了：“他是我们的青天！”于是，“张青天”、“张青天”、“张青天”的呼声在人群中此起彼伏，像狂怒的波涛一般涌进大堂来。

坐在县太爷位子上的王特务神情紧张，不知道说什么好。张牧之听到群众的呼声，满意地一笑，继续坦然地说：

“你们以为我当了你们骂的江洋大盗就可耻吗？哼！才不呢。我当强盗就是专门抢你们这些为富不仁的混账老爷的，就是专门来治你们的。你们以为当县太爷就荣耀吗？狗屁！你们剥老百姓的皮，喝老百姓的血，吃老百姓的肉，从他们的骨头里也要榨出油来。你们比强盗还强盗十倍！不，简直是不能比的。我这个强盗现在才失悔来当县太爷呢。我就是当一辈子青天大老爷，最多给老百姓办点好事，就好比给他们治点伤风感冒，或者帮他们捉几个虱子罢了，哪里能救得他们的性命？我失悔我没有再当强盗，当最厉害的强盗，抢光你们抢来的东西，剥开你们的皮，挖出你们的狼心狗肺，烧掉你们的衙门，砸烂你们的天下，把你们一个个千刀万剐。哼！我现在才明白，只有强盗才能治你们，别的……”

“不要听他的，宣判！宣判！”坐在两旁的老爷们，本来想看看这个强盗怎么向他们讨饶，结果被臭骂了一顿，吓得目瞪口呆。坐在堂上以审判者自居的王特务忽然感到自己变成了被审判者，气得打哆嗦。而且大堂外嗡嗡的老百姓的声音是可怕的，好比阴云在聚积，可以带来一场暴风雨。

坐在堂上的王大老爷拍桌子：“宣判！”他站起来，捧起一张纸念：“土匪张麻子一名斩立决。”并且用朱笔在张字上点了一点，把笔丢了下去。他们不准他占有“张牧之”这样一个好官名，立意要叫他土匪“张麻子”。

下面的文章是什么，不用我来说了。剩下的就是把张牧之五花大绑，押赴河边沙坝去砍头了。只是插在他背上的标子更大一些，上面写的字更显眼一些，押赴刑场的武装队伍更长一些，滴滴答答吹的号音更惨烈一些，行刑队的大刀更晃人一些。不过还有一点，老百姓来给受难者送行的队伍从来没有这么长，悲愤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强烈。

全城的老百姓几乎都出来了。他们并不是来看热闹的，他们不承认杀的是江洋大盗张麻子，而是他们拥护的“张青天”。你看，大家都是紧绷着脸，紧咬着嘴唇，沉默地看着那一队一队走过去的团防兵，看着那骑着高头大马担任监斩官的新代理的县太爷。有好多人家，公然在门口摆出香案，点上香烛，好等“张青天”从面前过去的时候，给他烧一点纸钱，送他走路。有的还摆着馒头、肉菜和美酒，给他饯行。这个传统的风俗，新县太爷看了虽然不高兴，可是也没有办法，只是催快一点。

张牧之呢，他知道他给老百姓办的好事很少，受到的恭维却这么大，他很感动，不住地对望着他走过去的老百姓点头，表示感谢。别人给他捧酒上口，他一饮而尽，说声“道谢”。他越是那么昂着头，挺着胸，坦然地走过去，脸上看不到一点愁苦的影子，越是叫看他的老百姓心里难受，有的低下了头，有的不住地抹眼泪。

军号凄厉地叫着。

天也变得这么暗淡无光了。

他还是那么走着，坦然地走着，走着……走着……走着……

巴陵野老摆到这里，他那光光的头在灯光下低下去了，口里还在细声地念着：“走着……走着……”

“怎么啦？”我问了。

他不回答，还是小声地在说：“走着……走着……”好像他现在还看到张牧之在他面前坦然地走着一样。仔细一看，他的眼泪早已簌簌地滴落满地了。

我们听的人都沉默了。

“那么独眼龙后来怎么样了？”我禁不住又问他。

“不清楚，只听说他们冲出城去以后，拖回西山，后来转到北山、南山，到处打游击，队伍又像滚雪球一样，一天一天滚大起来。后来听说共产党派人来找过他们，他们拖到大巴山，跟王维舟的红军合伙去了。以后就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了。”

“那个陈师爷呢？”一个科员问他。

“陈师爷吗？唉，张牧之被抓了以后，他不想马上离开县城，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混在老百姓队伍里，给张牧之送了行，才悄悄离开。他的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办法跟着独眼龙回西山，找红军去了，只好带着一家老小，流落到边远的县份去。当然，他能干什么呢？只好又托人在一个县衙门里谋

一个吃不饱、饿不死的科员差事，混他那余下不多的晚年了……”

“唔，陈师爷恐怕就是他。”后来过了很久，我才忽然悟了出来，对一个科员说。

“嗯，八九不离十。你听他摆的好些事情，不亲临其境，恐怕说不到那么真切吧。”

“硬是他。”另一个科员说，“你不听他说过，那个陈师爷梦想的正和他自己想的一样这样的话吗？”

“对头。”我附和说，“你见过他摆到最后，那落满一地的眼泪没有？”

然而，我们只是这么瞎猜猜，没有谁敢去问张科员，也就是给我们摆龙门阵的巴陵野老。

何必去打开别人那痛苦的记忆的匣子呢？

—完—



































3 剧本·让子弹飞一会儿

《让子弹飞一会儿》

电影剧本

北洋年间 南部中国

1. 日 外 青石岭

青山白石。

雄关漫道。

苍鹰翱翔天际。

铁轨直插远方。

一颗后脑勺由画面上方落下，耳朵紧贴轨道，听。

须臾，头颅轻起，让出缝隙，手指插入耳孔，挖净。

再听。铁轨抖动，隆隆声由远而近。

呜——汽笛长嘶。

脑袋一翻，后脑勺变成正脸。

大眼惊恐。火车从这边来了！

铁轮飞转，白烟滚滚，血旗猎猎，风驰电掣。

白马十匹，赫然出现。率两节车厢呼啸而来。

马拉火车。十匹白马是火车的车头。

白马黑车，游龙山间。

2. 日 内 火车车厢

车厢内，火锅巨大，如八仙圆桌卧于车中。

沿锅环坐新任县爷马邦德、县太夫人、师爷。师爷背对，连吃带喝。

三人合唱。

合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

夕阳山外山。

师爷衔着筷子，热烈鼓掌。

县太爷

汤师爷，是好吃，还是好听？

师爷

也好听，也好吃！都好，都好！

县太爷

我马某人走南闯北，靠的就是能文能武，与众不同。
不光吃喝玩乐，更要雪月风花。

三人大笑。

3. 日 外 青石岭

准星。长枪的准星里，马拉火车早被牢牢“锁死”。

远处火车飞奔十丈，近处准星缓移一寸，一只手指轻触扳机。

4. 日 内 火车车厢

师爷

马县长此番风度，正好比，大风起兮云飞扬……

县太爷大笑。

夫人

屁！！

县太爷

刘邦就是个小人！

师爷

力拔山兮气盖世——

夫人

屁！！！！

师爷

屁！屁！

县太爷

汤师爷，你要是拍我马屁，就先要过夫人这一关。

师爷

嗯！

县太爷

写首诗，写首诗！要有风，要有肉，
要有火锅，要有雾，要有美女儿，要有驴！

师爷一脸无奈，县太爷哈哈狂笑，兴奋地拉响汽笛。

5. 日 外 青石岭

汽笛尖叫，白烟喷射而出。

烟囱金黄，这缕劲道的白烟冲天而上，如巨鲸喷水。

6. 日 外 青石岭

准星中的白马黑车。

食指压紧扳机，越来越紧。

7. 日 内 火车车厢

门把手哐的一响，门开。县太爷的脸出现。

这节车厢里，左右各八个窗口。

两窗之间架着巨型长枪，四杆冲左，四杆冲右，交叉共有八杆。

巨枪两头与窗子固定，一人在前扛着枪管，一人在后准备抠扳机。

县太爷

起来起来！一起吃！一起唱！

陆军甲

报告县长！我们铁血十八星陆军护送县长安全上任！

我们——

陆军众

不吃饭！

县太爷回转关门，靠着。

县太爷

狗日咧，还……还……陆军！

8. 日 外 青石岭

磅！磅！磅！磅！磅！磅！磅！磅！磅！

指压扳机，枪弹出膛。

枪栓推拉，弹壳飞出。

铿锵如是，反复十番。

枪声回荡，马上的张牧之悠然展臂，收枪抱怀，目光淡然。

但见山间，白马黑车，游龙依旧。

小六子

没打中？

张牧之

让子弹飞一会儿……

9. 日 外 青石岭

话音将落，情形骤变。白马黑车，分崩离析。

车是车，马是马。十马八方，各不相顾。

白驹失魂，裂肺狂嘶。车厢两侧，众枪齐发。

黑龙无白首，顺坡往回走。

10. 日 外 青石岭

六子狂喜，兴奋大叫。

张牧之引马出列，甩枪身后，一把将麻将面具扣在头上。

白马奋蹄之间，甩出一句。

张牧之

老二老三跟我走！其他人把白马抓回来！

11. 日 内 火车车厢

车厢内，三人如三只壁虎，平趴车底。

12. 日 外 青石岭

马踏涧水，飞波一串。

牧之策马，脸上的麻将还是九筒。

老二老三紧随其后，动作协调，熟练洒脱。

13. 日 外 青石岭

枪火肆虐。

倒退的车厢，防守的巨枪。

亡命齐轰。

14. 日 内 火车车厢

众枪劲放，如临大敌。

15. 日 外 青石岭

牧之闪电入画，烈马纵跃穿林。

老二老三紧追于侧。树影飞掠如风，枪弹狂炸，枝叶横飞。

黑车两段，烈马三匹——相距几丈，平行疾奔。

三匪俯仰闪避，超车出画。

16. 日 外 青石岭

牧之脱缰展臂，于腰后瞬间抽出两把板斧。

左右开弓，甩出板斧。“当当”两声，板斧砍入轨缝。

老二老三随后跟上，抡起马枪，枪托砸下，各补一击。

动作麻利，板斧嵌牢。

17. 日 外 青石岭

火车冲镜头急速滑来。两侧众枪竟放依旧。烟尘滚滚。

18. 日 外 青石岭

火车钢轮疾撞板斧。铿锵刺耳。

19. 日 外 青石岭

但见两节黑车轰然腾空。如双人杂技，曲体腾翻，旋起十八丈。

枪火依旧，蔚为壮观。

20. 日 内 火车车厢

火锅颠覆，红汤倾泻，势如瀑布，泼红镜头。

师爷惨叫，当即烫死。

三只壁虎，一死两伤，满身红汤，头脚颠倒，随车竖起。

21. 日 外 青石岭

牧之眼随车动，人仰马背。黑车之影，压身掠过。

22. 日 内 火车车厢

长枪变单杠，陆军变猿猴。竟有顽徒，依旧放枪。

23. 日 内 火车车厢

县太爷死拽笛绳，汽笛骤鸣。

县太爷

狗日的……空军？

24. 日 外 青石岭

红点一颗，悠然坠下，正中牧之。

牧之抬指一抹，伸舌一舔。

张牧之

火锅？

25. 日 外 青石岭 / 铁道上空

碧天白云，苍鹰中弹。双翅一抖，径直坠落。

26. 日 外 青石岭水面

啪嚓巨响——两节车厢，拍进大河。声响震天。

黑场。

小六子

(OS) 爹，都找遍了！没钱，没货，也没银子。

人倒是剩俩活的。杀不杀？

27. 日 外 青石岭河边

闹钟特写，咔咔上弦。随闹钟游移，水中露出太爷脸。

张牧之

钱藏在哪儿了？说出来！

闹钟响之前说不出来，脑袋搬家。

县太爷惊望闹钟。

张牧之也不答话，专心等待。

河面山谷，一片宁静，唯独闹钟喀喀作响。

生死一线，摄人心魄。

县太爷环顾一周水中石上，五饼七坨，持枪各站一隅。

枪口无意间对准太爷，杀气十足。

忽然，县太爷仰天长哭。

县太爷

啊——

张牧之

哭？哭也算时间啊。

县太爷哭声骤停，哀望牧之。

县长夫人看着县太爷，万般无奈。

夫人

有什么就说什么嘛……

张牧之

（回头看她）这位夫人，你是谁？

夫人

我就是县长夫人嘛。

张牧之

失敬！失敬！

他转头看向县太爷。

张牧之

那你就是县太爷？

县太爷张嘴喘气，无言以答，猛烈摇头。

应着他的动作，闹铃大作。

应着闹铃，枪栓声大作，此起彼伏。

县太爷高举双手，胡乱大喊。

县太爷

有钱！有钱！有钱有钱！我跟县长进城上任。

县长淹死了，现在没有，上任就有！上任就有钱！上任就有！

张牧之拿起闹钟，重新上弦，放在县太爷脸旁。

张牧之

再给你一圈。顺着买官往下说。

县太爷始才魂定。

县太爷

有二十万——

张牧之

钱呢？

县太爷

买官了。

张牧之

买官干什么？

县太爷

赚钱！

张牧之

能赚多少？

县太爷

一倍！

张牧之

多长时间？

县太爷

一年。

张牧之

我他妈要等你一年？

县太爷

半年半年！手气好，一个月也行！

张牧之

县长淹死了，谁去上任？

县太爷

我！

张牧之

你是谁？

县太爷

师爷。

张牧之

你他妈一个师爷敢冒充县长？

县太爷

没人认识县长长什么模样。

张牧之

你干过几次？

县太爷

一年两次。

张牧之

干过几年？

县太爷

八年。

张牧之

八八六十四，你挣过六百四十万？

张牧之抬望众匪。

县太爷

他他，他县长挣过六百四十万！我不是师爷嘛，我就挣个零头！

张牧之

没失过手？

县太爷

不动手，拼的是脑子，不流血。

张牧之

你这次去哪儿上任？

县太爷

呃——鹅城。

张牧之

火车被劫，你的人淹死了怎么交代？

县太爷

车是我买的，人是我雇的，没人追查。

张牧之

嗯？

县太爷

没人追查！

张牧之大喜，伸手摘面具。县太爷魄散，闭眼，口似连珠。

县太爷

别摘！别摘！千万别摘！

规矩我懂，看见你的脸我就活不成！

你把我放了，我上任鹅城，挣了钱，都给你！都给你！

张牧之凑近。

张牧之

弟兄们劫回道，一分钱都没捞着。不合适吧。

县太爷

（闭着眼）不合适。

张牧之

你看了我一眼，小命就丢了，也不合适吧？

县太爷

（闭着眼）更不合适。

张牧之

你那些淹死的兄弟借我用用？

县太爷

用！用！他们欺男霸女，死有余辜！

不是，死了有什么用啊？

张牧之

死人有时候比活人有用！

张牧之掀下麻将面具。

张牧之

师爷，睁开眼看我一眼。

县太爷

不！

张牧之

看一眼。

县太爷

不不！

张牧之

就看一眼！

县太爷

不不不不不！

张牧之

师爷贵姓？

但见牧之说着猛地一拍县太爷的肩膀。

县太爷惊魂未定，慌乱睁眼。

县太爷

免责！

张牧之

姓他妈什么？

县太爷

姓汤！

张牧之

汤师爷，我当县长，你继续当我的师爷，咱们鹅城走一趟。

张牧之回望岸边，夫人漉漉湿身，斜倚皮箱。

张牧之

夫人，要不要走一趟？

夫人

走就走嘛！

张牧之低沉一笑，抄钟挥臂，闹钟冲苍天而去。

张牧之

弟兄们，上任鹅城——！

众兄弟

(OS) 上任鹅城！

闹钟飞升，枪声轮响，弹无虚发，闹钟被打得粉身碎骨。

(以下县太爷均称作老汤)

28. 日 外 青石岭旷野 (天际线一般的外景)

随着闹铃声，引出嘹亮的小号和振奋的鼓声。

天际，一千人马，如西天取经，行进。

十匹白马，两乘篷车，麻匪众将旧貌换新颜，

一水铁血十八星的军服及官服。

末车坐着老汤，前车装着被扒了衣服的陆军尸体。

尸体随地形起伏颠簸。

张牧之、县长夫人和六子策马并行。

张牧之

兄弟们失了手，让你丈夫横遭了不测，我很是愧疚。

夫人

我已经第四次当寡妇了。

张牧之

那可千万别第五次哦！

夫人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张牧之

（大笑，回头喊）师爷，当夫妻最要紧的是什么？

老汤坐在后面的车上，心神不宁。

老汤

恩爱！

张牧之

听不见！再说一遍！

老汤

恩——爱！！

张牧之

（回头招呼小六子）来！见过母亲大人。

小六子

（拱手）母亲大人好，小六子有礼！

夫人

你出生入死，还带着儿子啊？

张牧之

他爹是我的兄弟，阵亡了。所以……他就是我的儿子。

小六子

所以呢，你现在就是我的母亲大人！

等这桩买卖做完后，跟我们一块儿回山里吧，

你可以继续当我母亲。好不好？

夫人飘渺一笑，转头之间，无意瞥见老汤。

老汤一只腿已经探到地上，示意她逃。

夫人却美丽地回转身去，撇下老汤。

张牧之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当惯了县长，再回去当麻匪，恐怕是有点儿不习惯！

老汤趁机溜走。

夫人

曾经沧海难为水嘛。

张牧之

说得好！

口哨尖啸传来。

小六子

那，怎么办呢？

张牧之冲着旁边草丛里的兄弟回了几个口哨。

张牧之

怎么办？继续当官嘛！

小六子

爹当县长，我做师爷！

（学牧之）师爷，做师爷最要紧的是啥啊？

老汤立在原地，一惊。

老汤

有才！

张牧之

没出息！记住，将来你要跟我一样，当县长！当州长！

小六子

明白明白！谢谢爹！谢谢母亲大人！

张牧之

不要失态！

小六子

明白！

车队前方马蹄渐近，老二策马掠过，手提老汤，如拎鸡崽。

夫人瞥望老汤，眼带埋怨。

这时，车队两旁的树丛之中，露出十数策马的麻匪，严阵以待。

张牧之嘴里突响尖哨，麻匪门迅速朝山头奔去，几声类似的哨响远远传来。

张牧之

（咬了咬舌头）做事要多动脑筋，

先动脑子后动手，明白吗？

小六子

明白！

说话同时，但见老二将老汤甩上马车。

张牧之

我们现在是做官的人了！不得再有匪气！

师爷！当县长最要紧的是啥啊？

老汤尚未坐稳，懊丧无奈。

老 汤

忍耐！

29. 日 外 鹅城门口

“鹅城”二字赫然入目！

牧之放下望远镜，遥望城池。但见城门紧闭，寂静无声。

城下龟背地上，女子太鼓队早已列阵排开。

城下正中，女鼓头花姐手持双旗，肃穆而立。

水面宽阔，风起粼粼。

城墙厚重，鼓阵肃然，浑然一体，势如雕刻。

但见牧之、老汤双马并立。

弟兄鱼贯排开，神情凛然，严阵以待。

张牧之看着对岸。

张牧之

你逃过一次，要是再敢耍我——

老 汤

明白！脑袋搬家。

霎时，鼓阵齐鸣，花姐双旗指挥若定。

鼓入颠潮，城门徐启。

老者二十，鱼贯而出，恭然有序，左右伫立。

张牧之

（轻声）进城！

马踏清波，队伍进城。

牧之白马出水，踏龟背，收缰停。

众匪纷纷勒马，缘龟背，扇形排开。

花姐柔中有刚，舞旗专注，鼓声激昂。

老二老三呆望花姐，兴趣盎然。

老 二

(轻声)城里的人就是白啊!

小六子看见花姐的身后，张麻子的通缉令几乎贴满整个城墙。

小六子

爹，你看！他们怎么把你画成这样儿了？

张牧之

越不像越安全。

花姐猛然收手。鼓声骤停，花姐翩然归队。

老者二十齐声弓腰。

众老者

恭迎县长大人！

老汤策马上前，朗声诵读。

老 汤

委——任——状！兹委任马邦德为鹅县县长，此状，
萨南康省主席巴青泰，中华民国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胡 万

(画外高喊)黄老爷驾到——

但见人群裂开，远处黄轿如战船破浪，一道弧线，斜里刺来。

华丽小轿未过城门，忽然刹住，轿杠点地，轿靛望日。

众人转身迎轿，靛冲牧之，齐声请安。

众 人

黄老爷吉祥！

老汤退马回撤，蹄声回荡。

老 汤

此乃南国一霸——黄四郎。

干的是倒卖人口、倒卖鸦片的大生意。

胡万胡百左右撩帘，轿内日光独照。

一顶簇新的礼帽，泰然平卧。

胡 万

黄老爷百忙无暇，特命我黄府大管家胡万！

武举人

黄府团练教头武智冲！

两 人

礼帽，礼帽，欢迎县长！

二人潦草抱拳，嘴眼傲慢。

张牧之不动声色，沉默凝望，四下死寂。

张牧之诡异一笑。

张牧之

来者不善呐。

老汤

你，才是来者。

30. 日外 黄家楼顶

画面虚晃游走。

望远镜里小轿穿过画面，继而白马出现，马头上，竟扣着那顶礼帽。

黄四郎单眼陷入镜筒，眉头突然锁住。

胡千

老爷，来了。

黄四郎

谁啊？

胡千

你自己。

望远镜里张牧之悠然策马。

黄四郎侧瞥来人。但见来人，与四郎形如孪生，真伪难辨。

替身深躬施礼，媚态十足，诚惶诚恐。

替身

黄大爷万寿！小的杨万楼，这厢有礼！

黄四郎

赝品是个好东西！

胡千见四郎开心，扇面一展，得意一笑。示意替身学话。

替身

（连忙接话）嗯，赝品是个好东西！

黄四郎不睬，继续看望远镜。

镜中牧之飘然下马，老汤贴身跟随。

黄四郎边看镜筒边搭腔，替身学得兴致盎然。

黄四郎

走几步。

替身

走几步！

黄四郎

走出个虎虎生风。

替身

走个虎虎生风

黄四郎

走出一个一日千里。

替身

走个一日千里。

黄四郎

走出一个恍如隔世。

替身

走个恍如隔世。

胡千自觉训练有方，很是得意。

望远镜里某人突然跪在红土之上。

镜筒上摇，一个麻将脑壳由上自下入画，头颈无力，被人一把揪住。

脑后青烟一爆，麻脸瞬间栽地。

黄四郎一惊，镜筒左右横摇。

望远镜里左右五名麻匪，如是这般，脑后青烟纷纷爆开，先后毙命倒地。

黄四郎微微抬身。

“砰砰砰砰”五发枪声随之传来。替身惊得一阵抖。

黄四郎一扶镜筒，复望。镜中花姐在吹鹅毛。

老 三

你说她怎么不害怕啊？

老 二

有点儿傻吧？

望远镜一阵甩动，始终未寻到目标。

镜筒一闪，却见老汤慷慨激昂，大嘴开合，不闻其声。

31. 日 外 县衙门口

老 汤

为什么要枪毙麻匪？因为他们抢官车，劫县长！

县衙门口鸦雀无声。老汤站于高处，且慷且慨。

老 汤

枪毙他们，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对抗官府之下场！

县长来了，鹅城太平了！县长来了，青天就有了！

老汤说完，张牧之带领众人鼓掌，老汤走下高台。张牧之抚其肩背。

张牧之

师爷说得好啊！你记得我跟你说过，

有时候死人比活人有用吧？

老 汤

是是，死人是比活人有用。

张牧之一笑扭头，目光正与镜筒中的四郎相接，他举起手，定定一指。

32. 日 外 黄家楼顶

黄四郎正接牧之的目光，身体往后一倾。

黄四郎

霸气外露！找死！

胡 千

进城就他妈开枪？这不是二八开能打发走的。

先发制人？

黄四郎不动声色，故作淡然。

黄四郎

不急，跟他耍耍。

替身不懂事地看看黄四郎，竟学起“不动声色，故作淡然”。

替 身

不急，跟他耍耍。

黄四郎瞥一眼替身，莫名烦躁。

黄四郎

（烦躁）算逮！

替 身

（烦躁）算逮！

黄四郎

（和蔼万分）算逮。

替 身

(和藹万分)算速。

黄四郎

(怒视替身)算——速!

替身

(佯装愤怒)算——速!

黄四郎

算速算速!

替身

算速算速!

黄四郎

(拍打替身的脸)算速吧。

替身

(拍打黄四郎的脸)算速吧。

胡千知道不好，深吸了一口气。

黄四郎呲牙笑着。

黄四郎

算速!

替身

算速!

黄四郎

算你妈的速!

速字未落，暴然出腿，正中替身面门。

黄牙飞出，滚地数尺。替身落地，口流鲜血。

黄四郎从替身嘴里拔出一颗断牙。

黄四郎

胡千!多拔他几个牙。

胡千

是!

黄四郎

跟我一样，全他妈镶成金的!

胡千

Yes, sir!

33. 夜 内 县衙县长房间 / 县衙院内

张牧之和夫人床榻端坐，相敬如宾。

张牧之

夫人，兄弟我此番，只为劫财，不为劫色。

同床，但不入身。有枪在此。

张牧之右手拿起枪，镜头慢慢拉开，张牧之的左手满握夫人之美胸。

张牧之

若是兄弟我，有冒犯夫人的举动，你可以随时干掉我。

张牧之将枪放于夫人床头，握胸之手却不曾擅离。

夫人始终戏谑地看着张牧之。

张牧之

若是夫人有任何要求，兄弟我，也决不推辞。

夫人挺了挺腰，美胸更耸，万种风情却又不动感色。

张牧之

睡觉！

张牧之躺下，夫人有些没趣，对头躺下。

四下寂静。

夫 人

一日夫妻百日恩哪。

张牧之翻身坐起，看见夫人脸上的媚笑。

张牧之掀开被子钻入，瞬间传来夫人的浪笑。

良久，张牧之掀开被子，夫人的笑还未停。

夫 人

反正呢，我就想当县长夫人，谁是县长，我无所谓。

夫人轻拍张牧之的脸。

夫 人

兄弟，别客气嘛！

张牧之

我客气吗？

夫 人

客气呀！

张牧之

这还算客气？

夫 人

你太客气了！

张牧之

（诡笑）怎么才能不客气啊？

夫人从旁边拿出一个箱子，里边是刨子、钳子、皮鞭、砖头、蜡烛、刷子一堆东西。

张牧之一愣，难掩惧色。

院内月光银白，牧之壮志未酬，走出门外，抄鹅卵石于裤裆，聊以缓急。老汤的屋里，门缝偷偷开启，老汤窥望牧之。

34. 夜 内 县衙大堂

啪！惊堂木拍到案上。

老 汤

晚了！前几任县长，把鹅城的税收到九十年以后，也就是他妈的西历二〇一〇年！咱们来错地方了。

张牧之

嗯，我倒是觉得这个地方不错。

老 汤

百姓成穷鬼了，没油水可榨了。

张牧之

老子从来就没想刮穷鬼的钱。

老 汤

不刮穷鬼的钱你收谁的呀？

张牧之

谁有钱挣谁的！

老 汤

当过县长吗？

张牧之

没有。

老 汤

我告诉告诉你！县长上任，得巧立名目，拉拢豪绅缴税捐款，他们交了，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

得钱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张牧之
怎么才七成啊？

老 汤
七成是人家的！能得三成还得看黄四郎的脸色。

张牧之
谁的脸色？

老 汤
（指礼帽）他！

张牧之
他？我大老远地来一趟，就是为了看他的脸色？

老 汤
对！

张牧之
（招呼老汤在桌上趴着）我好不容易劫了趟火车，当了县长。

老 汤
对！

张牧之
我还得拉拢豪绅。

老 汤
对！

张牧之
还得巧立名目。

老 汤
对！

张牧之
还得看他妈的脸色。

老 汤
对！

张牧之
（怒）我不成跪着要饭的了吗？

老 汤
那你要这么说，买官当县长还真就是跪着要饭的。

就这，多少人想跪还没这门路呢！

兄弟们靠在大门外听着两人说话。

张牧之踱了几步，复望老汤。

张牧之

我问问你，我为什么要上山当土匪？

老汤摇头。

张牧之

我就是腿脚不利索，跪不下去！

老 汤

原来你是想站着挣钱，那还是回山里吧。

张牧之

哎，这我就不明白了，我已经当了县长了，怎么还不如个土匪啊？

老 汤

百姓眼里，你是县长。可是黄四郎眼里，

你就是跪着要饭的。挣钱嘛，生意，不寒碜！

张牧之

寒碜！很他妈寒碜！

老 汤

那你是想站着，还是想挣钱呢？

张牧之

我是想站着，还把钱挣了。

老 汤

挣不成！

张牧之

挣不成？

老 汤

挣不成！

张牧之

（重重拍枪桌上）这个能不能挣钱？

老 汤

能挣。山里。

张牧之

嗯。（又拍惊堂木）这个能不能挣钱？

老 汤

能挣。跪着。

张牧之

这个加这个，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老 汤

敢问九筒大哥何方神圣？

张牧之

鄙人，张麻子！

老汤听傻了。

老 汤

一个是绿林悍匪张麻子，一个是南国一霸黄四郎。

你们热闹了，我呢？命呢？怎么办？

张牧之

那，先断个案？

35. 日 外 县衙门外

咣咣——咣咣！钢刀抡起，藤蔓断裂。

小六子使出全身武功，砍着眼前比他高出几尺的一面青藤圆墙。

老汤出门，看到此景。

老 汤

这不是树！别砍了！

小六子继续砍，老汤忙拉。

老 汤

这是冤鼓！乾隆年间设的。

老没人敲，就生了根，长了叶，就成现在这样。

小六子

我爹说了，有冤鼓就有冤！他说他要判个案！

冤鼓渐渐露出了真面目，果真是一面巨型的牛皮大鼓，

周边的红漆已经褪得斑驳。

老 汤

哪儿有冤啊？谁敢有冤啊？这都一百多年了，你要把它砍了，

把鼓露出来，不定出多大冤呢！别砍了！你爹他人呢？

小六子

睡觉！

老 汤

跟谁睡啊？怎么还睡啊？

老汤转身往里走。

轰隆隆，冤鼓轰然从底座咣当落地，顺着惯性滚上街道。

六子看傻了。

老汤慌张冲出来。

老 汤

鼓呢？鼓呢？叫你别砍吧，把鼓给砍跑了！

老汤追鼓而去。

老 汤

鼓鼓鼓！

36. 日 外 鹅城街道

轰隆隆沉重的声响传来。冤鼓在鹅城街道上滚动着。

店铺的人都引颈观望，颇为好奇。

冤鼓轰轰而至，如通人性，紧追孙守义而来。

孙守义手里端着碗，慌着猛跑。

孙守义

躲开！这鼓怎么跟着我啊？救命啊，救命啊！

抬头却见壮汉挡其逃路。

孙守义猛然一推，壮汉当即趔趄，手里的坛酒砸地碎裂。

壮汉震怒，将孙守义踢向冤鼓，守义凌空撞鼓，冤鼓轰响。

武举人戴着墨镜，但见他单手持两只烧鹅，继续把守义踢向大鼓。

只用双腿，哪肯罢休，只见冤鼓团团转，守义满天飞。

人如炮弹，射进鼓中，冤鼓始停。

只见破鼓面上，孙守义如雏鸡破卵，冲将而出。

武举人

可惜了老子的酒，老子的雅兴全让你给毁了！

跟 班

全毁了！

武举人

改日我再收拾你！

街道的廊柱上，全是张麻子的通缉令。

张牧之戴着墨镜鼓着掌，微笑而出。

张牧之

鼓都捶破了，说明你们俩很冤啊！

武举人没说话，低头从墨镜上方抬眼不屑地看着张牧之。

张牧之也学着他的样子，从容淡定。

张牧之

升堂！

37. 日 内 县衙大堂

啪！老汤把惊堂木拍到桌上。

老 汤

冤从何来？

武举人一脸傲慢。孙守义想跪，被武举人拎着。

武举人

没冤！

老 汤

（再拍了一次惊堂木嘟囔着）有冤的说冤，没冤的那就散，散会！
孙守义扑通一声跪下。

孙守义

冤！不是我冤，是武举老爷冤！小的不长眼，

在躲鼓的时候碰洒了武举老爷的酒，

害得武举老爷没有了胃口。

小人应该给武举老爷赔礼，赔礼！

孙守义边说边冲着武举人一通狂磕。武举人一脚踢翻孙守义。

武举人

老子他妈不冤！

张牧之从后堂走出。

张牧之

敢说你不冤！（掏枪扳在桌上）跪下！

老 汤

这可是黄四郎的团练教头，跪不得。

武举人纹丝不动，嘴角轻蔑。

武举人

老子是光绪三十一年皇上钦点的武举人。
论官职，比你官大，你应该给老子跪下。跪下！

张牧之

（迅速拿起枪拉动枪栓再扳回桌上）跪不跪？

武举人吓得扑通跪倒。

张牧之

还他妈的皇上！哪个皇上？我见过吗？
你要是个文举人，他应该给你磕两百个头，
可惜你他妈只是个武举人，他只能给你磕一百个头。
现在，他两百个头磕完了，你还他一百个！

孙守义

可我只磕了两个！

张牧之

两个也得还你一百个！

武举人

哎呀！

张牧之

磕不磕？

武举人

我……

张牧之

打！

兄弟们上前，不由分说扒掉裤子，抡杖就打。武举人嗷嗷惨叫。
一旁的群众兴致勃勃围观。张牧之冲老汤拿起惊堂木。

张牧之

这个不好使，（又举起枪）这个好使！

武举人

哎，别打了！我磕！我磕！

众兄弟放开武举人，张牧之拿着枪走过来。

张牧之

听着。

张牧之从孙武两人之间经过，走出县衙。

张牧之

你磕头！你数数！

武举人无奈开始磕头，孙守义哭腔着数数。

孙守义

一，二，三，四，五，六……

38. 日 外 县衙门口

百姓看见张牧之出门，立刻集体跪倒。

百 姓

青天大老爷！

张牧之

（冲天开了一枪）起来！不准跪！皇上都没了，
没人值得你们跪！我也不值你们跪！

我来鹅城只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

话音一落，人群重又跪下。

百 姓

青天大老爷。

张牧之满脸严肃又放一枪。

张牧之

起来！不准跪！

众百姓纷纷起身。

张牧之

哎，这就对了！

张牧之再放一枪，轩昂而去，行了几步，又来一枪。

39. 夜 内 黄家二厅

黄四郎

不准跪？那你就起来吧？

黄四郎坐着，灯映着半张脸，目光倦然。

对面，跪着武举人，泪噼啪而下，地上的泪水映出他的倒影。

武举人

不起！小人不跪天不跪地，就跪老爷！

黄四郎

对嘛！人就是要分三六九等。

武举人

可他这是杀鸡给猴看！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明明知道我是您的团练教头他还敢打！

黄四郎

那，你就让他打了？

武举人

这哪儿是打我的屁股啊，这明明是打您的脸！

黄四郎一口水喷在武举人脸上。

武举人

老爷，等我把屁股养好了，我亲手给你报仇！

胡千在帮黄四郎剪指甲，胡万则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黄四郎

可我怎么听说你也打人了？

武举人

没有！

黄四郎

没有？

武举人

那是个卖凉粉的，是贱民！

黄四郎

那就把卖凉粉的叫来吧。

既然县长喜欢断案，就安排一点案子给他断呗！

40. 夜内 县衙六子卧室

张牧之在摆弄着一张唱片。

小六子趴在床栏杆上，看着张牧之。

小六子

爹，你今天这县长干得真漂亮！打武举人打得真过瘾！

将来我也想当县长！

张牧之

你不能当县长，也不许当土匪。

你爹死的时候把你交给我，我答应过他，要让你有出息。

小六子 那当什么才有出息？

张牧之 当学生！读书。（指着唱片封套）多听这个。

小六子 （探身）没声啊！

张牧之 （走过去继续摆弄唱机）这帮买官的县长，就知道捞钱，唱机都撂坏了。

悠扬的音乐响起。张牧之走回来。

张牧之 修好了。这单活干完了，爹挣了钱。我送你去留洋。

东洋三年，西洋三年，南洋三年。

小六子 北洋，北洋三年。

张牧之 傻孩子，你生在北洋。就不必留了。

小六子 这是谁吹的？

张牧之 听着像穆扎。他们那边叫穆扎，咱们这边叫莫扎特。

小六子 你还能听出来是谁吹的呢？

张牧之 得分时候。

小六子 什么时候？

张牧之 那上面印着他名字的时候。

小六子 他怎么两个名字？

张牧之

张牧之

张牧之

小六子

张牧之

张牧之

张牧之

两人相视而笑。

小六子

张牧之

张牧之

有时候叫你六子，有时候叫你六爷，一个道理。

小六子

爹，这叫穆扎这人，他是怎么把这东西吹到这里边的？

张牧之

你去留完洋，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小六子

那这个穆扎在哪儿呀？我留洋的时候要去哪儿找他？

张牧之

（目光悠远）他呀，离咱们很远。

41. 夜 内 黄家二厅

一只手重重地拍在孙守义脑门上。

他此时和武举人正双双跪在黄四郎的面前。

胡 万

（惶恐失措地）怎么做，知道了吗？

孙守义

知道了。

胡 万

……谁叫你去做的？你也知道了吧？

黄四郎正被胡千掏着耳朵，很享受地欣赏着眼前一切。

他见孙守义不回答。

黄四郎

是老爷叫你去的吗？

孙守义

（木然）是，是老爷让我去的。

武举人回手就是一巴掌，打在孙守义脸上。

武举人

我！

孙守义

你？

武举人

（又是一巴掌）你，你自己！

孙守义

(哭腔)我自己!我自己!

黄四郎

听不见。

孙守义

我自己要去做。没有人让我去，是我自己。

42. 夜 内 县衙院内

“穆扎”悠扬，张牧之大步流星，正往房里去。

老 汤

恩人!恩人!

张牧之被奔跑而来的老汤一把拽住，往一旁拉了拉。

张牧之

你是叫我呢?

老汤点点头。

张牧之

我什么时候成你恩人了?

老 汤

不杀之恩为大恩!为报不杀之恩，我也救你一命。

张牧之

哦?你快说。

老 汤

寡妇，不能睡啊!必有大灾!

张牧之故作疑惑地看看屋子。

张牧之

她……真的是寡妇吗?我看着不像。

老 汤

(故作沉痛状)我亲眼看见她丈夫淹死的。

张牧之认真地点点头。

张牧之

她已经成了寡妇……

老汤忙点头。

张牧之

我不能……

老汤又点头，一脸期待。张牧之却挣开老汤，往屋子走去。

张牧之

让她再守活寡。

说完，张牧之推门进屋。老汤一脸呆滞，痛苦面壁。

43. 夜 内 黄家二厅

屋里只剩胡万胡千和黄四郎。

黄四郎

这是第一步。三步之内——

胡 万

要不让他们滚蛋走人，要不让他们跪下当狗！

黄四郎微笑点头。

黄四郎

Right. Absolutely right!

帘子一挑，花姐素面走了进来。

花 姐

老爷，您找我？

黄四郎

官府的人，还没来？

花 姐

没有。

黄四郎

县长不嫖妓？

花 姐

不好色的县长不一定是好县长。

黄四郎

我就不好色！

花 姐

所以您当不了县长。

胡千正要开口责骂，黄四郎制止。

黄四郎

（假笑）我当不了县长？

花 姐

县长哪儿能跟您比呀？

他只是流水的县长，您才是铁打的老爷。

黄四郎

哈哈！你真会讲话！他们一定会来，你好好记住，他们讲的每一句有用的话，都要回来跟我汇报。

花姐

是！

黄四郎

走吧，你不要变成小凤仙哪！

花姐

老爷，谁是小凤仙？

胡千一脸不屑。

胡千

小凤仙都不知道还当妓女？

那可是名震京城，誉满全国的鸡！

黄四郎大笑，众人赔笑。

黄四郎

你们出去吧。

花姐

是。

胡万

是。

胡万和花姐一起离开。

黄四郎

县长此刻正怀抱夫人共枕同眠。

胡千

肯定！

黄四郎

让他睡最后一个安稳觉。

44. 日 外 县衙门口

冤鼓狂响。

小个子

县长公子，以身试法，讲茶大堂，恭迎大驾！
张牧之和老汤一前一后骑着马从县衙出来。

张牧之

讲茶大堂？县衙不是断案的地方吗？

老汤

你这个县衙是摆设。断案只有去讲茶大堂！

那才是真县衙！

二人策马，狂奔而去。

45. 日 内 艳阳楼

艳阳楼内，小六子一脸不忿，泰然其间。

胡万和孙守义站在小六子的对面。武举人站在一旁。

胡万

六爷，你吃了两碗的粉，只给了一碗的钱。

小六子

放屁！我就吃了一碗的粉，给了他一碗的钱！

胡万

（对孙守义）他吃了几碗？

孙守义

（囁嚅着低声）两碗……

话音未落，武举人一脚揣翻孙守义。

武举人

不可能！

孙守义完全被打蒙了，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

小六子也一怔，不知道武举人是什么意思。

武举人

六爷是县长的儿子，怎么能欠你的粉钱呢？

胡万

到底吃了几碗？

孙守义

就是吃了两碗只给了一碗的钱。

胡万

县长要给我们鹅城一个公平，好！

我今天讨的就是一个公平！

众 人

对！

胡 万

问谁讨？问县长儿子！为什么？

他吃了两碗粉只给了一碗的钱！这就叫做不公平！

既然县长儿子带头不公平，那县长说的话就是个屁！

小六子愤懑难当，朝胡万冲过去。

小六子

我操！

武举人忙拉开。

武举人

六爷……胡万！六爷是县长的儿子，

怎么会欠他的粉钱呢？你亲眼看见了？

胡 万

嘿！你个吃里爬外的东西，怎么着？屁股不疼了？

武举人推倒胡万，一脸正义。

武举人

今儿不聊屁股的事！就聊凉粉！

一碗就是一碗，两碗就是两碗，不能含糊！

六爷！汉子！佩服！

小六子被激得冲到胡万面前。

小六子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今天就吃了一碗凉粉！

胡 万

你给了一碗的钱，吃了两碗粉。

你没钱是吧？我帮你给！

小六子气得手抖，从口袋掏出大把钱扔在地上。

小六子

看见了吗？多少碗我都付得起！

但是吃一碗的粉，就给一碗的钱！

胡 万

这么多钱，他吃了多少碗粉啊？你早说不就得了吗！

他要个公平，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小六子急得无力辩白，众人都看着他。

小六子突然掏出腰间的枪，走到孙守义面前，顶住他的脑袋，吓得孙守义大叫。

小六子不忍，放下枪，只是拽住孙守义。

小六子

告诉我，你是老实人吗？

孙守义

我是……

小六子

（咆哮）那你就说实话，我到底吃了几碗粉？

你告诉他！

孙守义一脸恐慌，不敢回答。

小六子

你说不说？

小六子又急得拿枪比住孙守义，一旁的胡万掏出枪来，阴阳怪气开口。

胡万

拿枪吓唬一可怜的卖凉粉的？有枪是吧？

谁没有枪啊！孙守义，大声说，他吃了几碗？

孙守义仍然踟蹰着不知该如何开口。

胡万

守义，在座所有的乡亲，都会为你和你家里人做主，

大声说，几碗？

孙守义听出胡万语中的威胁，终于下定决心。

孙守义

两碗！

众人不由叹息。孙守义愧疚地瘫倒在地。胡万一脸得意。

小六子绝望地走到胡万面前。

小六子

你是一个恶人！

胡万

哦？

小六子掏出刀，对着自己。

小六子

比恶是吧？我他妈比你还恶！

小六子猛然一刀插在自己肚子上。众人都是一惊。

小六子

都看好了啊，今儿我肚子里要有两碗粉，我白死！

胡万

你要是肚子里只有一碗粉，我死！

小六子带着胜利的微笑从怀里又掏出一把刀，递给胡万。

武举人一把接过。

武举人

要是有两碗粉，我陪六爷一起死！

胡万

凉粉呢？太浅了，我看不见！

武举人一脸正气。小六子欣慰地看着武举人，把刀向肚子里又进了一些。

武举人

（几乎跪下了）六爷！佩服！

胡万阴险地微笑。

胡万

凉粉在肠子里，你得横着拉一下，才能让我看得见。

武举人

六爷，让大家看看是一碗还是两碗。拉！

小六子一脸兴奋地瞪着胡万，嘶喊着，刀又横着拉了一下。

众人都吓得不行，连胡万都有些受不了了，孙守义更是几乎作呕。

小六子

拿碗来！

武举人从怀里立刻掏出一个碗接过去。

武举人

六爷，碗！

小六子生从肠子里拽出整整一碗。

六子举着盛满一碗的血粉，展示给众人。

小六子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是不是只有一碗？

是不是只有一碗？

武举人

六子，挺住！我去给你请大夫！

说完，武举人把碗递给孙守义，撒腿而逃。
艳阳楼众老者见武举人跑了，也都作鸟兽散，顺着台阶溜之大吉。
场面顿时一片混乱。只有胡万得胜般站在原地。
小六子绝望嘶喊。

小六子

别走！是不是只有一碗？是不是只有一碗？是不是？
孙守义吓得直接昏倒。胡万冷笑着看着小六子。

小六子

（虚弱地）该你了！

胡万

我知道你只吃了一碗。你上当了。
胡万单指轻推六子。六子倒地。
嘭的一枪，正中胡万左耳。胡万一个趔趄，扭头仓皇逃跑。
此时张牧之已经冲了过来，托着小六子。他拿枪的手被老汤死死拉着。

老汤

不能杀！不能杀！

张牧之

放开！

老汤

我不能放！

胡万趁乱往楼下逃跑。张牧之抱住六子，一手举枪比住老汤。

张牧之

给我个说法，为什么不能杀？

老三举着枪，逼着耳朵流血的胡万回到楼上。

张牧之

说不出说法来我把你一起杀了！

老汤

杀了他，六子白死！

胡万

我没有杀他！

老三

六子怎么啦？

胡 万

他自己捅自己的！我们在打赌！

小六子

（勉强地）他输了！

老 三

我一枪崩了他，大哥，你让我一枪崩了他！

胡 万

你不敢杀我，你不能杀我！

张牧之恨得就要下手，老汤忙凑到他耳边。

老 汤

黄四郎就想看你这样！一脸的败相！

杀了他就是输，不杀还能赢！放人！

杀人诛心，杀人诛心！放人！

小六子气若游丝。

小六子

师爷说得对！

老 汤

放人！

张牧之怒目圆睁，盯着胡万。沉吟良久，嘭嘭不断开枪。

老汤吓得埋下头去。

胡万右耳中枪，鲜血喷射，惨叫不止。

46. 日 内 黄家三厅

耳朵蒙着纱布的胡万坐在黄四郎的对面。

黄四郎斜靠在椅子上，眯着眼睛听胡万汇报。

黄四郎

（长时间停顿）刀进了肚子？那凉粉还是凉粉？

胡 万

是。

黄四郎

嗯？

胡 万

……不是！

黄四郎

我就想知道，凉粉到底是不是凉粉！

胡 万

是凉粉！

黄四郎

过来过来。

胡万端着椅子坐到黄四郎面前。

黄四郎

那么……人死了？

胡 万

死了！

黄四郎

所以，你就把我供出来了！

胡 万

我是用老爷的名字吓唬他们。

黄四郎

他们被吓着了？

胡 万

他们说要杀人诛心！

黄四郎沉思了一下。

黄四郎

杀人？还要诛心！好可怕啊！

胡 万

老爷，他这话明明是想要你的命啊！

黄四郎

胡万，你今年二十六？

胡 万

端午就二十七了。怎么了老爷？

黄四郎

（不作答）武举人呢？惹了麻烦就不来见我了？

胡 万

他挨了板子，屁股疼，不方便。

黄四郎

哦？是这样。那他去修修屁股，你去修修耳朵。去吧！
胡万点头离去。

47. 日 外 鹅城城墙

大头入画，对着镜头。

依次是老四老五老七老三老汤和张牧之，手持鲜花。

每人对镜头说一句话。

老 四

六弟，四哥发誓替你报仇！

老 五

六弟，五哥发誓替你报仇！

老 七

六哥，七弟发誓替你报仇！二哥喝醉了，
他让我带话，二哥发誓替你报仇！

老 三

六弟，三哥发誓替你报仇！二哥没喝醉，
他生气了！大哥不想让大伙儿拼命。
命都不拼，还算麻匪吗？

大哥不应该听他的，姓汤的不是个好玩意儿！

老 汤

六爷，黄四郎这招叫杀人不用刀。
我给你爹出的招叫杀人诛心。不能拼命啊！
拼命还怎么挣钱哪？

张牧之

六子，挣钱对咱算个事儿吗？我不是要杀人诛心，
是没想出好办法，我要把黄四郎连根都拔掉！

给我点儿时间。六子，爹发誓，一定给你报仇！

说完，几个人排成一行，冲着镜头。

张牧之

把脸收拾收拾！

众兄弟准备完毕。

张牧之

六爷，一路走好！

众人

六爷一路走好！

众人鞠躬。他们的前面是六子的墓碑。

一只大手做着“六”的手势竖着。

48. 日 内 黄家三厅

黄四郎翻开三张纸牌，扭头看胡千。

黄四郎

先打哪张牌？

胡千一脸迷惑，摇摇头。

黄四郎

翻过来。

胡千更加迷惑，因为牌翻过来还是牌。

黄四郎指着三个纸牌分别说道。

黄四郎

请客、斩首、收下当狗！

胡千恍然大悟。

胡千

斩！

黄四郎

No——

胡千

No？

黄四郎随手拿起一张，笑容满面。

黄四郎

请客！

49. 日 外 鹅城主街 / 县衙内外

一声长嘶。

胡百

(OS) 鹅城小民黄四郎！恭请新任县长马邦德，

光临寒舍，略备薄酒，以表寸心……

与此同时，画面胡百俯身策马，如古代信使，纵马狂奔，穿越各条街道。

胡百掠至衙门，摔镫下马，双手擎帖。
奔中变跪，由三丈之外，直冲镜头。

50. 日 内 县衙里屋

老汤把请柬放到桌上。

老 汤

鸿门宴！凶多吉少。杀人诛心，赫然奏效！
我再送你一个字，抻！抻得越久，挣得越多。
到时候跪在这儿的，就是黄四郎本人。

张牧之

什么他妈鸿门宴？就是恶霸请土匪！

老 汤

项羽请刘邦啊。

张牧之

刘邦后来干什么去了？

老 汤

当皇帝了。

张牧之

项羽呢？

老汤想了片刻，突然明白过来。

老 汤

那，赴宴？（肯定地）赴宴！

正好借机把黄四郎也笼络过来，咱们三个联手一起捞钱。

张牧之的嘴里突然响起尖哨声。（把家伙拿来。）

众兄弟从门外出现，老七将两把短枪送到张牧之和老汤面前桌上。

听着张牧之的口哨。（换上黄家衣服，跟我走！）

众 人

明白！

口哨又起。（干掉黄四郎，给六子报仇！）

众 人

明白！

众人应声离去。张牧之不理老汤一脸迷惑。

张牧之

老汤啊，你是把六子的死当成捞钱的成本了？

老 汤

（委屈地）你要非把话说得这么难听，那这就是成本。

张牧之

我看你当成本，挣的钱会更多。

老 汤

你这……什么意思？

张牧之把两把短枪推到老汤面前。

张牧之

走！去会会你的新朋友。

51. 黄昏 外 竹林 / 黄家碉楼群

竹林这边，艳光斑驳，恍如进入另外一个幽静的世界。

起初马道狭窄，再行几十步，竹林洞开，地势旷达，眼前竟是一片宏伟的巨型碉楼——足有二十栋之多。

胡百引领，三人策马而来。

张牧之仔细观察着竹林和建筑。

这时突然闪出一人，双手张臂，笑容可掬。

黄四郎

县长，师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52. 夜 内 黄家碉楼楼梯

三人先后行于黄家碉楼的楼梯。

传来老汤的声音。

老 汤

（OS）黄老爷的宅邸，竹林掩映，碉楼耸立，易守难攻，万夫莫开啊！

黄四郎

县长英雄气概，师爷文采斐然，珠联璧合啊！

53. 夜 内 黄家大堂

黄四郎

二位请！

黄四郎邀请张牧之和老汤步入黄家大堂。

黄四郎

六爷的死，壮烈！

今天请县长来就是要当面为六爷讨回这个公道！

黄四郎跨地取下一把武士长刀。

黄四郎

如果真的是黄某指使，那我就像六爷一样，
当众剖腹自杀！

张牧之一言不发，盯着黄四郎，目光如炬。

黄四郎

不但自杀，还请县长你，当我的介绍人，
砍下我的人头，高挂艳阳楼顶！

张牧之还是不语，微微点头。

黄四郎

万一不是我，那就是辱我名声，欺骗县长。你们自裁。

话音未落，黄四郎一撩长帘，胡万、孙守义和武举人已经跪在一块板上。板子前端向下倾斜，地面倒戳三把钢刀。

老汤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一切。

黄四郎

要么三命抵一命！要么随时告发我，我随时死。

三人无一开口。孙守义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张牧之手持短刀，举到身前。

张牧之

黄老爷，我听说自裁用短刀。长刀归介绍人。

黄四郎

是吗？

黄四郎手一抖，长刀抛向张牧之；张牧之手一扬，短刀也飞向黄四郎。长短双刀空中交错，两人各自稳稳接住。

黄四郎

哈哈哈哈，果然在行！县长随时可以当我的介绍人！

黄四郎将布帘合上。转身之际，瞬间满脸春风。

黄四郎

马县长，请！

黄四郎拉起张牧之的手，落座圆桌。张牧之开门见山。

张牧之

马某人这个县长，买来的！买官就是为了挣钱。

而且，马某人不喜欢挣穷人的钱！

黄四郎

哦？为什么？

张牧之

穷！没钱！

黄四郎

有道理！那你想挣谁的钱呢？

张牧之

谁有钱就挣谁的！

黄四郎

那谁有钱？

张牧之

你有钱！

黄四郎

哈哈，爽快！县长看上什么了，随便拿！

张牧之

哈哈哈哈哈！我不是土匪！我是县长，
县长挣钱得讲究个名正言顺才是。

黄四郎

（一笑）说得好！我们鹅城有两大家族，
都是把人卖到America，修铁路，挣的都是Dollar。

老汤

（傻笑着）还说刀的事儿？

黄四郎

No! Dollar. 美国人用的钱。Dollar, you know?

老汤

Dollar——到了！黄老爷一来，钱就到了。

哈哈哈哈哈，咱们，喝一杯吧。

三人举杯。

张牧之

黄老爷客气了，整个南国谁不知道，
在鹅城，你黄四郎是老大！

黄四郎

（苦笑）老大往往是空架子。每天一睁眼，
几百人吃、喝、拉、撒要等着我伺候。

真正落我嘴里的能有几口？

如果县长真的急着挣钱，我倒是有个好去处！

张牧之

哦？请讲！

黄四郎

张麻子！

老汤闻言，手足无措，偷眼看张牧之。

张牧之也微微一怔，故作平静。

三个人互相看着，谁也不说话。整个大厅一片静谧。

偏厅一角，武举人抓住孙守义的脑袋，使劲往下一贯。

孙守义被钢刀刺穿。惨叫传来。老汤吓得跳起。

老 汤

真死啊？

一滴鲜血溅到桌上。黄四郎轻轻抹去，他一敲酒瓶。下人把帘子拉上。

黄四郎

你们可以供出我，不必委屈自己！

张牧之

张麻子？

黄四郎

对，张麻子！

张牧之

那么这个张麻子，是跟我们有关系呢，还是跟钱有关系？

黄四郎

都有关系！

张牧之

哦？莫非他在鹅城？

黄四郎

在！——（停顿）也不在！

老 汤

(紧张地笑了)黄老爷这话,还挺有玄机啊!

张牧之

嗯,这小子到底在哪儿呢?听黄爷给咱们聊聊?

老 汤

聊聊,聊聊!

黄四郎

此人盘踞鹅城周边交通咽喉。明白吗?

老 汤

不明白。

黄四郎

我是做什么生意的?明白吗?

张牧之

不明白。

老 汤

小半个民国的烟土都是黄老爷您在贩卖,南国皆知!

黄四郎

错!我不过是给刘都统当跑腿的。而且只是其中一条腿。

张牧之

那么刘都统到底有几条腿呢?

老 汤

三条呗。

张牧之

对呀!

老 汤

黄老爷还是条大腿!

黄四郎

对!(将腿撂在桌上)大腿!可是我这条腿,断了!

张牧之

断了?

老 汤

怎么断的?

黄四郎

(愤怒地) 我的货十回有八回被张麻子劫走了!
你想想, 他赚了多少钱?

老 汤

(看四郎) 那这个张麻子很富有啊!

(看牧之) 还有这种事儿?

张牧之没有回应, 暗自喝了口酒。

黄四郎

所以, 我的钱都在张麻子手里!

如果你们可以去剿匪的话, 钱要多少有多少!

老 汤

我们没胆剿匪, 但是借剿匪之名敛财的胆子,
还是有, 而且很大!

黄四郎

哈哈哈哈哈, 那就不能怪我! 只能怪你们没出息。
就赚那点小Dollar吧。不过, 我还可以帮你们一个忙,
我出钱, 当诱饵, 我出多少, 两大家族必须出多少!

老 汤

(兴奋地) 就等您这句话呢! 足够! 那您出……八十万?

黄四郎

No! 我出……一百八十万。出得多, 挣得多!

老 汤

明白! 事成之后, 一百八十万如数奉还。

咱们分两大家族那点儿——Dollar!

张牧之

一百八十万不用还! 不就是剿匪吗? 剿!

咱们把张麻子劫走的那点儿钱, 全拿回来, 还给黄老爷!
到那个时候, 这一百八十万就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啊。

(看着黄四郎) 您还在意吗?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张麻子吗? 办他!

黄四郎

硬!

张牧之

硬吗?

黄四郎

够硬！好汉不挣有数的钱。
我早就看出你马县长是条汉子！血性！

张牧之

硬不硬以后再说！我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
——替黄老爷把这条腿给接上！一个张麻子也太嚣张了！
欺负到黄哥头上了，不答应！喝酒。

张牧之要给老汤倒酒。

老 汤

有呢，有呢。

张牧之

我自己喝！

老 汤

我以为，酒一口一口喝，路一步一步走！
步子迈大了，咋，容易扯着蛋！
应该先把Dollar分清楚，再说接腿的事儿。

张牧之

你还聊Dollar是吧？不聊接腿？那你们俩聊吧。

黄四郎

师爷，你定。

老 汤

先聊Dollar吧，Dollar到手。按照惯例，三七分！

张牧之

（一拍桌子）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黄老爷为这事忙前忙后，你就分人家三成？
怎么也得对半分啊！

瞬间静场，老汤忙打圆场。

老 汤

那我，那我错了。

张牧之

你太错了！

黄四郎

师爷。

老 汤

哎！

黄四郎

我们还是听县长的！对半分！

老 汤

哎，好！

黄四郎

如果真有胆子剿匪，两大家族的Dollar，就是一根毛！

张牧之

一根毛！

老 汤

哪是一根啊！

黄四郎

胆子你是有的，本事呢？

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剿了张麻子？！

张牧之

黄老爷，容兄弟问你个问题。

黄四郎

请！

张牧之

张麻子能劫你的货，为什么不能进你的家？

黄四郎

我这碉楼，固若金汤，易守难攻。他进不来！

张牧之

那你怎么就真的相信，只有我和师爷，进了你的碉楼呢？

黄四郎和老汤对视一眼，有些不明所指。

张牧之哨响。

54. 夜 外 黄家碉楼楼群某屋顶

众兄弟埋伏在此，细听碉楼大堂传来的哨声。

老 三

说让咱们撤？

老 五

撤？

老 七

那撤吗？

老 三

撤！

众人撤，老三回应呼哨。（遵命，但我很担心你！）

55. 夜 内 黄家大堂

黄四郎一脸严肃地听着哨声呼应。

张牧之

听见了吧？

黄四郎

听见了。

张牧之

张麻子进不来的地方，我能进！

张麻子不想死的时候，我能让他死！

又是一阵寂静。

扑哧一声，帘子上映出一朵巨大的血色“牡丹”。

老汤又是一惊。

老 汤

又死一个！

黄四郎

Easy! Easy!

你们可以把我供出来嘛！不要委屈自己哦！

（对张牧之）马县长，我早就看出，你非等闲之辈。

张牧之

不敢当。

黄四郎

你们进城的当天就枪毙麻匪，已经占了先机。

张牧之

那是张麻子的人吗？那不是马匪吗？

黄四郎

No! 不是骑马的马。是张麻子的麻！麻将的麻！

戴麻将面具的匪。麻——匪！

张牧之

如此说来，匪还非剿不可了？

我已然杀了张麻子的兄弟？！

黄四郎

剿匪势在必行。不过，敢去剿匪的人，九死一生。

张牧之

哦？何以见得？

黄四郎

张麻子非同凡人，二十年前，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老汤顿时突生紧张，张牧之只是顿了顿。

张牧之

竟有如此缘分？那么，缘从何起呢？

黄四郎

灯火阑珊，他蓦然回首，而我，却隐藏在灯影里。

老汤

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

黄四郎

嘘！ Quiet! Quiet!

张牧之

那么……彼时彼刻……？

黄四郎

恰如……此时此刻……！

四目相对。静！

张牧之

竟能如此相像？

黄四郎

像！很像！不过你比他缺了一样东西。

张牧之

不会是……脸上的麻子吧。

黄四郎

当然不是！

张牧之

那是什么？

黄四郎

你不会装糊涂。

张牧之

准！大哥，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
算命先生就指着我妈的肚子说，
这个孩子将来最大缺点就是不会装糊涂！
大哥，我还能改吗？

黄四郎

改不了！天生的！你看看这位师爷！就是装糊涂的高手！
Dollar，说成刀？Dollar是什么？

老汤

美元。Dollar!

众人大笑。

黄四郎

你看你看！装糊涂的天才啊！师爷，敬你的！

三人干杯。

老汤

谢黄老爷颂扬！容老弟真的糊涂一回。
剿匪成功之后，追回的烟土，我们只要两成就够！

黄四郎

不行！对半开！为表诚意，预祝剿匪凯旋！
一百八十万，马上送来！

张牧之

唉，无功不受禄，现在收钱太早。

黄四郎

（高声断喝）黛玉……晴雯！

女子赤足下楼。

张牧之

哎，大哥，美女我也不能要！

老汤

哎，美女不要，钱你也不要，你要什么啊？

张牧之

腿！

老汤、黄四郎

什么腿？

张牧之

江湖豪情侠胆柔情之大腿！哥！

黄四郎

弟！

张牧之

你的腿，就是我的腿。你的腿，就是我的命。

有道是，江湖本无路，有了腿便有了路！

黄四郎

明白，明白！

老汤

（顾着看美女，敷衍地）我也明白！

女子一滑，宝匣落地。钻石滚落。

黄四郎

（怒）该死的東西！

黄四郎随手甩出切腹短刀，刀光一闪，直插女子胸膛。

梆的一下，张牧之伸长刀截住短刀。短刀空中飞舞。

张牧之右手握刀，插刀入鞘。

张牧之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姑娘如花似玉，大哥，怒不得啊！

黄牧四目又相对。黄四郎一把握住张牧之插刀的手。

女子瑟瑟发抖。

老汤

（庄重而轻声）Easy！ Easy！

四郎渐渐由怒转笑，张牧之对笑。

黄四郎

相见恨晚！

姑娘钻石一并送上！！

张牧之

哎，我带夫人来的，再收姑娘不方便。

黄四郎

那钻石送夫人。

老 汤

好！我先替她收着。

老汤收好地上的钻石，色迷迷地凑到姑娘面前亲了她一口。

老 汤

起来吧。（坐回桌前。）

不是黛玉和晴雯吗？怎么就来了一个女子？

张牧之

莫非她就叫黛玉晴雯？

黄四郎

说你不会装糊涂吧？！

起了个东洋名字——

三 人

（齐声）黛玉——晴雯——子！

三人大笑。互相碰杯。

幕帘后，又是一朵鲜血梅花。

老 汤

啊！全死了！

黄四郎举起酒瓶。

黄四郎

师爷，高！县长，硬！

张牧之和老汤也举起酒瓶，对视一眼。

张牧之、老汤

黄老爷，又高又硬！

56. 夜 外 鹅城主街

明月皎洁，马蹄清脆。

老汤牵两匹白马，缓缓地行于街道。

老 汤

你到底是不是张麻子？要说你是吧，

掰断刘都统的大腿，挣那么多钱，何苦进城当县长呢？

要说你不是吧——恩人？！

老汤扭头看，张牧之烂醉如泥，趴在马背上，打着呼噜。

老汤停下马，绕到这边查看。

张牧之的手掌无力地一松，两颗钻石滚落地面。

老汤一停，迅速捡起钻石，回身看牧之。张牧之烂醉马背，不省人事。

老汤举着钻石，仔细端详，月光下的钻石依旧夺目。老汤贪婪笑出。

老 汤

此物只应天上有，明月何时照我还？

57. 夜 内 黄家大堂

画面横移，五个麻将脑壳入画。黄四郎声音响起。

黄四郎

今晚，杀鸡取卵！一定要在县长的床上，

不要让人以为吃了我的饭，死在我家里，死在半路上。

说话之间，画面落在一个没戴面具的脸上——胡万。

众麻将脑壳

明白！

黄四郎

哪个是鸡？

胡 万

县长！

黄四郎

那么卵呢？

胡万自作聪明地上前一步，凑近黄四郎，做了个切割的手势。

胡 万

是不是……把县长给骗了？！

黄四郎勃然大怒，一把揪住胡万受伤的耳朵。

黄四郎

（暴怒）钻石钻石钻石！我那两颗钻石——！

胡 万

（痛苦万状）老爷放心，你要的钻石，

我这就给你弄回来！

黄四郎

（忽然变得和蔼）I'm sorry.

胡 万

My pleasure, sir!

黄四郎

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派你去？

胡 万

因为我死了。

黄四郎

明白你为什么死吗？

胡 万

因为我把老爷给供出来了。

黄四郎

对喽！如果你活着，早晚都会死！

如果你死了，你永远都活着！

胡 万

明白。

黄四郎

杀鸡取卵！

话音将落，黄四郎突然一阵让人恐怖的狂笑，消失在黑暗之中。

58. 夜 外 县衙门口

老汤牵马从街道的黑暗中走出。

老二、老三冲出县衙。

老 二

师爷，大哥呢！

老 汤

（拴马，没抬头）马上呢，喝醉了。

老 三

人呢？

老 二

哪儿呢？

老汤抬头一看，惊了，马上空空如也。

老 汤

哟？刚才还说话呢！我也喝醉了。

老 三

回来跟你算账!

老 汤

没在马上吗?是不是掉路上了?

老二老三二话不说,如风般策马而去。

老汤紧追几步,但突然一停,猛转身,更快地朝县衙跑去。

老汤奔进大堂,冲过走廊,火急火燎。

59. 夜 内 县长卧室

咣当一脚门被踹开,老汤出现,低头背着双手,对夫人大声说:

老 汤

听说你睡觉了?

夫 人

你抬起头来跟我说话。

老汤立刻尿了,不敢抬头,左顾右盼。

老 汤

听说你昨天睡觉了?

夫 人

我他妈哪天不睡觉啊?你看着我说话。

老汤鼓起勇气,抬望夫人。

老 汤

听说你跟土匪睡觉了?

夫人冷冷一笑,坦荡地看着老汤。

夫 人

睡了。

老汤听得一愣。

夫 人

你不想知道我们怎么睡的吗?

老 汤

(鼓足气势)对!怎么睡的?

夫 人

一个青楼女子跟一个土匪头子,什么睡法都能有。

老汤瞠目结舌,盯着夫人,突然回身关好门,

冲将过去，抱住夫人一通疯吻，情欲旺盛。

老 汤

嘘！

夫 人

嘘什么嘘？

夫人边挡边浪笑。

老 汤

（边啃边说）你这个不要脸的骚窑姐婊子贱货！

夫 人

你说什么？

老 汤

贱货、骚货、婊子、贱货！呸！就是时间不够，要不然我活活把你办踏实了。

夫 人

好啊，来啊，看你怎么办！

夫人边说边一脚踹开老汤。

夫 人

你就剩一张嘴！写过几个烂戏本的老色鬼！

不是我出钱，谁跟你买官当县长啊？你别逼急我了！

我还真觉得那个土匪挺有本事的。

老 汤

（嗤笑）他算什么有本事啊！

夫 人

比你有本事！

老 汤

早烂醉如泥了！

老汤上床躺在夫人的腿上，掏出两颗钻石。

老 汤

这才是真本事！

60. 夜 内 六子卧室

张牧之一手支着武士刀坐于床前，凝望眼前，没有丝毫醉意。

留声机响着莫扎特的音乐。

张牧之

黄四郎今天死了三条狗……我知道，狗命抵不了你的命。
我本来带着兄弟们，要跟黄四郎拼个鱼死网破，给你报仇。
可是中途我改了主意。
鱼死网破报不了仇，兄弟们，不能再死人了。

兄弟们突然闯进来。

老 三

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让我们撤了呀？

张牧之

黄四郎听到你们的哨声，我就绝对安全了。

老 四

那——

张牧之

去吧。我想跟六子单独待会儿。

兄弟们离开。张牧之叹口气。

张牧之

今天我算明白了，为什么当初我会上山当麻匪，
就是因为跟这帮东西玩不起，现在为了你，
我必须玩得起，还得玩得赢！

张牧之说完，把刀拍在床上。

61. 夜 内 县衙走廊

老汤匆匆穿过走廊，朝自己房间走去。

月光之中，屋顶上有几个身着麻匪服装的人，沿着老汤的轨迹缓移。
胡万的手，轻轻摠住其他的枪管。

62. 夜 内 老汤卧室

老汤推门进屋。

隐在门后的张牧之“咻”一声关上门，猛虎一扑。

老 汤

谁？

老汤飞出，落在床上。

张牧之望着老汤，手里抛着那两颗钻石。

张牧之

偷我的钻石，嗯？这石头是给你的吗？

是给县长夫人的！咱们俩谁是县长？

张牧之边说边开始脱衣。

张牧之

嗯？谁是县长？

张牧之脱掉外衣。

张牧之

我问你呢，谁是县长？

张牧之继续脱。

老汤慌不择言。

老汤

你是要杀我？！还是……要睡我？

张牧之还在脱。

张牧之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老汤

不一样啊！

张牧之

那就先睡，再杀！

老汤

（一甩头）那还是杀了我吧。

张牧之一把将老汤放平到床上。

张牧之

杀了你我还怎么睡啊？

不如活的好！

63. 夜内 县长卧室

夫人形单影只，有些寂寞地睡下。

64. 夜内 老汤卧室

张牧之嘴顶着老汤的耳朵。

张牧之

馋猫搂活鱼啊！

老 汤

谁是活鱼？

张牧之

夫人是活鱼，我是馋猫！馋猫喝了酒，
活鱼就变成鱼刺了！我不能酒后欺负一个寡妇。
是跟你睡，不是睡你！

说完张牧之呼噜声已起，老汤一脸傻笑。

65. 夜 内 县长卧室 / 县衙院内

枪声爆开寂静，子弹啸叫夺魂，床头木碎棉飞。

房顶之上，胡万一派，姿态张狂，端枪狂轰，门窗俱裂。

卧室这厢，床板侧翻，满目枪孔，几近蜂窝。

66. 夜 内 老汤卧室

张牧之抄枪蹿起，纵跃出窗。

老汤翻滚落地，紧抓钻石。

窗外双方交火，枪声突变密集。

老汤又成了壁虎，五体贴地。

67. 夜 内 县衙院内

房顶一阵激烈枪响。三具尸体砰砰从屋顶径直落下。

三个身影紧随着轻盈落地，收枪。

砰砰枪声又响，咣当又是两个尸体。

其中一个“尸体”嘞地坐起，还没坐稳。

张牧之落地，刷地将他拎起，顶在墙上。

用枪管挑开麻将面具——竟是胡万。满嘴是血，剧烈咳嗽。

老汤凑在窗口紧张地向外张望。

张牧之

我居然上了你们的当！

（胡万要说话，牧之止住胡万）先别说！我猜！

孙守义一个人死了三次，你和武举人都是假死，是吧？

胡 万

不错。

张牧之

说，谁让你冒充麻匪？

胡万

老子就是麻匪！张麻子是我大哥！

张牧之

哦，那你是老几啊？

胡万

老三。

众人目光对准老三。

张牧之

老三，你出名了，有人冒充你了！

老三暴怒，举枪上前。

老三

别跟他废话了大哥！六子就死在他手上，
你让我一枪崩了他！

胡万从老三的话中一下子明白了对方是谁。

胡万

大哥？

老汤终于从屋里溜出来，惊恐地看着几具尸体。

张牧之

是你大哥张麻子派你来的，
还是你老爷黄四郎派你来的？不能说错啊！

胡万

（沉吟片刻）黄老爷。

张牧之

为什么？

胡万

他让我们假扮麻匪在城里抢劫。
他逼县长下令剿匪，骗豪绅，刮百姓。

张牧之

然后呢？

胡万

没了。

张牧之

(扳动枪机)没了?

胡万

其他的事我真不知道!黄老爷分工明确。

城里归我,城外归别人。

张牧之

为什么朝我床上开枪?

胡万

黄老爷说你霸气十足,危险!

张牧之

哦?

胡万

我逼死你的六子,你没杀我,还把我放了。

更危险!所以黄老爷说你必须死!

张牧之

哦?那我当时一枪崩了你,他就不会派你来杀我了?

胡万

有可能。您是——

张牧之

回去给我带个话!告诉他,他喜欢让人假死这套,正好,我也喜欢让人多死几回这一套。

老汤心惊胆战地往夫人房间摸去。

胡万

您又放我回去?

张牧之

只有你的话他能懂!

胡万

大哥,可您到底是……

张牧之

不错,张麻子!

胡万

可大哥您脸上没麻子。

张牧之

黄四郎，脸上有四吗？

胡 万

懂了！

张牧之

兄弟，我是张麻子这件事，你要替我永远保密。

胡万灿烂一笑，靛如桃花。

胡 万

永远保密！

“砰”一枪，子弹劲穿头颅，胡万面带憧憬，一命呜呼，顺墙滑下。

张牧之望着胡万，眉头一蹙。

传来老汤惨烈的哭嚎。张麻子回头看了一眼。

68. 夜 内 县长卧室

老汤抱着夫人瘫坐床头地上。

老 汤

（哭腔带唱）我说我当不了县长！

你非要花钱帮我买这个官！

现在官被人也抢走了，你也就这么死了！

张牧之走过来，站在门口，老三过来，张牧之伸手挡住。

张牧之

说。

老 三

黄四郎带人来了，说是要帮我们打麻匪。

老汤通过泪眼，看见张牧之走过来拎枪斜倚在门框上。

老 汤

（抬眼冲张牧之）她是我老婆！

我是县长，我就是马邦德！

张牧之

（对老三）让他进来。

众兄弟拔出枪准备战斗。

张牧之扫了眼地下的尸体。

69. 夜 内 县衙大堂

黄四郎一路穿过走廊，身后一票家丁手提灯笼，持枪紧随。

黄四郎

（带着哭腔）县长如何了？县长如何了？

你们追！一个麻匪也不能跑！

黄四郎冲到院子，不由得一怔。

院子里先前的尸体都不见了。

院子的圆柱底下，张牧之怀抱夫人，两人面无血色，满身有血。

夫人瞑目安详，张牧之双眼圆睁，目光无神，看不出一丝活气。

黄四郎心下大喜，但却满脸惊愕和惶恐，他扑向张牧之。

黄四郎

（呼天抢地，掩盖内心狂喜）天杀的麻匪，伤天害理！

县长刚刚上任，竟和他的夫人双双……

黄四郎失魂地望着张牧之，正想演出泪水。

张牧之哭声回转，“起死回生”，惊得黄四郎一抖。

张牧之

啊——我说我当不了县长！你非得给我花钱买这个官！

现在官倒是到手了，你就这么走了！

她是我老婆，我就是县长，我就是马邦德！

一旁的老汤看得直难受。

黄四郎

（轻拍张牧之的肩膀和头）你呀，太年轻了，

不该一进城就枪毙麻匪。他们一定会报复你的。

不哭，不哭……

张牧之继续哭着。

张牧之

她是为鹅城死的，得厚葬她呀！

得让所有的乡绅都过来……

黄四郎拿出手绢，给张牧之擦眼泪，像父亲一般拍打着张牧之。

黄四郎

都来，都来，我会安排……

70. 日 外 鹅城城墙

画外音

因为天父依照他的仁慈和美意，容我们这位姐妹，
容我们这位兄弟放下今生的担子，
我们就亲切地将他们身体放在土中，他们本是尘土，
现在，他们依然是尘土……（声音铺底）

随着节奏均匀的木鱼声和低沉而肃穆的悼词，画面徐徐摇过。

夫人和小六子的墓碑静立。

张牧之和老汤站在前面，表情悲伤。老五、老七站在身后。

画外音

我们知道，这一切的生命气息都在永生慈爱的天父手里，
而且他应允将永生赐给所有爱他的人。……

伴着悼词，黄四郎与两大家族走近墓前，郑重地给墓碑放上白花。

身旁站立胡千等随从。他们分别跟张牧之握手致哀。

老汤不时腿软着，泪人儿一般。

画外音

全能的天父，求你开启天国的大门，
收纳我们的姐妹和兄弟，进入天上的圣城，
得见您光辉的圣容，并在来日使我们，在天国重逢。
阿门。

磅！磅！磅！一阵枪响，几个麻将脑壳从天而降，稳稳落于众人当中，分别持枪，冲着众人。为首的戴着九筒面具。

城墙之上，几十个麻匪天降神兵，赫然成排，黑鸦一片。

九筒

我们是张麻子张大爷的队伍！要钱！不要命！

各位乡绅受惊了，我们今天来就是找几个人！

黄四郎！城南两大家族！站出来！

（对牧师）您念您的！

（对身旁的三筒）把他们找出来！

三筒上前指出黄四郎和两大家族。

三筒走过胡千身边时候，胡千指着三筒。

胡千

胡万？

话音未落，三筒一脚踹得胡千嗷嗷倒地。

九 筒

Father! 打扰了啊。(对众人)剩下的事,
就与你们无关了,再见! 绑! 入袋!

麻匪上前将黄四郎及两大家族装进麻袋。

张牧之

好汉! 我是本县县长,要绑就绑我吧。

老 汤

不说话不行嘛!

九 筒

劫你? 你个穷鬼县长。你有钱,还当县长?

留着你的命,活着替我收钱! 三天之内,钱到,放人!

钱不到,撕票!

张牧之一把拽住面前指着自己的枪。

张牧之

我老婆尸骨未寒,你们就来抢劫。你们打死我吧!

老 汤

别打别打。

张牧之

打死我吧!

九 筒

找打是吧? 好办! 打!

三 筒

我让你多嘴,让你多嘴!

九筒跳下,和三筒就势对张牧之和老汤一通拳打脚踢,把二人打到旁边的沟里。九筒三筒也跟着跳下。

张牧之一把将九筒的面具撕下。正是老三。三筒也摘下面具,老四。冲张牧之边笑边拳打自己的手心。

张牧之

你装模作样地戴我的九筒干什么? 想当老大啊?

老 三

你当老大都七年了,我当老大一天不行吗?

张牧之

当! 当个够! 别把事儿给我办砸了!

老 三

让我戴上!

麻 匪

带走!

刷刷刷! 麻袋系上口。

老 汤

(恍然大悟)是他!

张牧之

老三。

唧唧唧! 麻袋装箱。

老 汤

不见钱, 不做人啊!

老五老七装作关心的样子赶到胡千身边。

老 七

千哥, 忍!

胡 千

怎么忍?

麻 匪

一, 二, 三! 一二三!

呼喊声中, 一只只箱子顺钢索径直从他们的头顶滑了出去, 直接穿过城洞, 落下, 上船。

老 汤

黄四郎在里头!

第三只箱子滑下去。

麻 匪

一, 二, 三!

老 汤

(感慨地点着张牧之胳膊)你抱着我夫人学我哭的时候就想到这招了。有粗有细啊!

张牧之笑着把捂住老汤的嘴巴。

最后一只皮箱滑过。九筒跟着滑下。

九 筒

三天之内钱不到就撕票! 记住, 我是九筒!

众麻匪从城墙上跳下，瞬间不见踪影。

众人都傻乎乎地看着，回不过神来。

老 汤

这活办得真麻利！

张牧之

像吗？

老 汤

像！

张牧之

要是有人再流点儿血就更像真的了！

老 汤

对！

张牧之猛然一拳打在老汤的鼻子上，鲜血涌出。张牧之忍俊不禁。

老 汤

（捂着鼻子）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个必要吗？

张牧之

有必要！

老 汤

你也得来一下。

老汤伸拳打张牧之，被张牧之一把抓住。

张牧之

一个就够了！

此时，黄家家丁已经赶来，迅速包围城墙，冲城墙外开枪。

胡千起身。

胡 千

（冲家丁）给我打！给我狠狠打！

沟下面，老汤伸出脑袋。

老 汤

千爷，别打了！赶紧回去备银子吧！

三天收不到钱，麻匪可是要撕票的！

黄四郎

（OS）撕！现在就撕！一定要让他们撕！

众人疑惑间，黄四郎不知从哪儿突然现身。

黄四郎

替身就是为我干这个的！这个钱，我一分都不出！

不过两大家族的钱，一定会过你们的手啊！

弟弟，不要为我担心啊！弟弟，千万不要为我担心！

哈哈哈哈！

黄四郎手一挥，众家丁纷纷收枪，列队离开。胡千“蹭蹭蹭”冲过去。

张牧之愣愣地看着。像是回忆，又像是疑惑。

老汤摸着自己的鼻子看着张牧之。

老五老七也走过来，不解地看着。

胡千

老爷，我怀疑胡万投靠了张麻子！

黄四郎

放你妈的屁！一定要找到胡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张牧之望着黄四郎的背影，突然笑了。老汤疑惑地看着张牧之。

老汤

你笑什么？

张牧之

这替身这么有用啊！得空帮我也找一个。

老汤

张麻子！你真是没羞没臊！玩砸了！

张牧之

砸了吗？

老汤

砸了！

张牧之

我怎么觉得刚开始啊？

牧师始终在念的悼词终于结束，他重重敲了一下锤。

牧师

阿门！

71. 夜外 鹅城街道

两大家族的脸，后面两把枪顶着。

老三打开箱子，箱子里满是银子。

老 三

放人！

两个麻匪给两大家族的人套上麻将面具。

老四、老七

给你们留个纪念，不准回头，滚！

两大家族撒丫子跑进了街道深处。

72. 夜 内 县衙大堂

黑桌白银，满满当当。杯盘林立，觥筹交错。

众兄弟或坐或站，喝得满脸通红。

张牧之远远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神情疲惫，目光缥缈。

老汤手捧银锭，表情难分是喜是悲，笑得气喘，声音却又像是哭。

老 汤

夫人，你要是晚走两天，就能亲眼看见了。

老 三

嫂子要是不走，这钱都到不了这桌上！

老 汤

对！我老婆的命换来的这些钱！

老 三

（一拍桌子站起来）那我们家小六子的命不算命啊？

老汤也激动地站起来。

老 汤

那不一样。

老 三

怎么他妈的就不一样啊？

老 汤

夫人！

老 三

谁夫人啊？

老 汤

我夫人！

老 三

你夫人怎么啦？

老 汤

夫人是被黄四郎杀死的。你们家六爷，自残！自杀！
光着膀子闷头喝酒的老二闻言突然起身，枪指老汤。

老 二

我他妈一枪崩了你！你敢说我们家小六子，找死啊？
老四跟着老二也起身，抱住暴躁的老二。

老 四

老二你把枪放下！
老汤一把拽住老二的枪。

老 汤

你别把枪对着我！我见过土匪，没见过练块儿的土匪！

老 二

我！
众人被老汤的话逗得哈哈大笑。

老 汤

笑什么啊，别笑！别笑！
我是说你们家六爷（比划）。
你们家六爷这样，那是英雄。

老 三

是，是英雄！

老 汤

我老婆，睡着觉，（突然动情地哭了）就没醒过来……
老汤哭得悲切，众兄弟都不说话了。
张牧之还是没理这边，自顾自喝酒。
老七过来打圆场。

老 七

师爷不哭，嫂子也是英雄。
老汤哽咽着。

老 七

各位哥哥，咱为什么来了？

众 人

钱哪！

老 七

钱到了吗？

众 人

到了！

老 七

（一击掌）走啊！

老 汤

走啊！

老 七

那你还哭什么呀？

老 汤

我可以不哭！

老 七

（冲张牧之）大哥，什么时候走？

众人期待地看着张牧之，张牧之却慢慢悠悠地点了根烟。

张牧之

不走！钱不是黄四郎送的！

老 三

大哥，两大家族的钱不算钱啊？

张牧之

我要的是黄四郎的钱！

老 汤

你不刮穷人的钱，也不要大户的钱——

张牧之

六子、夫人，两条命，必须黄四郎来偿！

老 汤

（气得双手叉腰）你这是玩命啊！赌徒！

张牧之

这就算赌了？

老 汤

算？就是！还赌不赢！

张牧之

人不走，钱也不要了！（停顿）都发出去！

众人无语，看着张牧之。

老 三

不是……大哥，这钱你都发给谁吧？

张牧之

发给穷人呗！

老 汤

不是，那谁是穷人啊？

张牧之

谁穷，谁就是穷人。

73. 夜 外 鹅城街道

“梆梆”的玻璃脆响。屋子里传来惊慌的叫声。

麻将脑壳们狂奔于街道。

他们手里拽着许多麻将面具，面具此刻成了小麻袋。

每个小麻袋里都塞了银锭。

麻匪们飞奔着，像甩手榴弹似的，一个个将面具麻袋猛力甩出。

玻璃声和屋里百姓的惊呼声混和在一起。

百 姓

老天爷啊！

张牧之戴着面具，嘴里还叼着烟从楼顶上跳下来，他拿开烟嘴。

戴着面具的老汤被张牧之拉着狂奔，众匪已经冲到了街的西头。

张牧之

去，听乐子！

众人从西头再次奔向东头。

此刻，各家各户都发现了飞来的横祸竟然是银子。

整条街果真传来各种喜悦的欢呼声和笑声。

百 姓

老天爷啊！

老 汤

你劫我的时候戴的是九饼，我这是多少？

张牧之

自己摸摸。

师爷摸摸自己脸上的面具。

老 汤

一饼。

张牧之

哈哈哈哈哈，过瘾吗？

老汤

过瘾！你不就是想当老天爷吗？

张牧之

是啊。

老汤

这跟收拾黄四郎有什么关系啊？

张牧之

老天爷都能当，我还收拾不了一个黄四郎？

说完，张牧之一甩手，两袋银子又飞进了百姓家。

百姓

老天爷啊！

张牧之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笑了。

74. 夜内 县衙大堂

张牧之等人戴着麻将面具回到县衙，兄弟们都摘了面具，坐在桌前，喝水吃东西，一副懒散的样子。

老汤戴着一筒面具，依旧兴奋地挥胳膊作扔银子状。

老汤

过瘾啊！

张牧之

（踢他一脚）发钱比捞钱过瘾吧？

老汤

过瘾！有点儿可惜。跟办黄四郎也没关系啊？

张牧之

我们是谁？

老汤

土匪！

张牧之

大点儿声。

老汤

土匪!

张牧之

土匪是干什么的? 除暴——

老 汤

安良。

张牧之

我先安良后除暴不行吗?

75. 夜 外 艳阳楼前

另一条街上。

老二老三刷刷甩手，面具麻袋如猎隼一般飞向各个窗口。

麻袋悠悠，月夜幽幽。各家窗口同样传来惊叫声。

老二老三的视线突然被吸引。

前方艳阳楼的窗口里，窈窕的女人身影，若隐若现。

两人看得入迷。

老 二

这个，我认识。

老 三

我也认识。那发点儿钱吧。

老三说着就要往窗口扔钱。

老二一把拦住。

老 二

大哥说了，发穷人！她不穷。嫖客给的钱数不过来！

老三一听，点头。

老 三

那你说，谁算穷人？

老 二

穷人？那就得被逼得卖儿卖女！

老三庄重地指着窗口里的花姐。

老 三

她！就是被穷人卖掉的女儿！

老 二

对呀！

老二如梦初醒，麻利地开始往窗口扔麻袋，玻璃脆响。

一而再，再而三，两人将所有的银锭麻袋都扔进窗口。

转瞬之间，两人的面具被迅速摘掉。

两人一回头，只见花姐竟站在他们身后，一手拎着一个麻将面具。

花姐

原来县长的人，是麻匪？

老三

我们，就想给你发点儿钱！

老三说着扑将上去，镜头被捂黑。

76. 夜内 县衙大堂

老汤

杀！必须的！

老汤一张大脸占满屏幕，神色严峻。

花姐绑立中间，老二和老三左右跪之。

张牧之和其他兄弟们坐在桌前，面无表情。

老汤

她可是黄四郎的人啊！黄四郎要是知道我们是麻匪，这钱还怎么挣？

老五

我们就说自己是麻匪，怎么了？可能事儿办得更好！

老七

唉？！当县长，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麻匪。

老汤

见过麻匪真面目的，必死无疑！这可是你下的令！

老三

（抽出短刀，刀头向下）师爷，第一个见过麻匪真面目的，是你！（手松，刀扎在地上。）

老汤

哎哎哎，这事还没办呢就起内讧！

而且，还，还为了一个女人！

张牧之起身，拔起地上的刀，走到花姐面前。

张牧之

我进城那天，带头敲鼓的是你吧？

花姐点点头。

张牧之

姑娘，贵姓？

花姐

免贵，花姐。

张牧之

不是姓黄吧？

花姐

不姓！是黄四郎把我买来的。

张牧之

嗯，城门口贴的那些告示，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花姐

通缉张麻子的。

张牧之

我就是张麻子本人。

老汤一惊，众兄弟也都很紧张。

张牧之

你说出去，我们就是麻匪，事儿就不好办；

你不说，我还是县长，就能继续办下去。

花姐，看你的了。

花姐受了惊吓，再也撑不住，直接晕倒。

77. 夜内 黄家二厅

胡千双手冲着面具，晃着里面的银锭叮铃作响。

胡千

麻匪发的，铁证如山！

黄四郎

用面具的就是麻匪？我们也有面具。

胡千

那……就是县长？

黄四郎

（掂掂钱袋）有钱不挣，发给穷人，

（倒出银两）这像是个买官的县长做的事吗？

胡千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黄四郎把玩着面具，将胡千的脑袋摁到眼前，一把将面具给他套上。

黄四郎

今天，我要你们扮成麻匪！跟他们一模一样。

他们怎么发，你们就怎么抢！搞乱他们。

胡千

明白！

黄四郎

三步棋必置他于死地。

胡千

老爷，三步棋咱们都已经走完了！

黄四郎

是吗？

胡千

逼死小六子，又杀鸡取卵……

黄四郎

唉！那是老三步了，现在我要走的是新三步。

第一步，到省城查清马邦德！

我总觉得他不像是个买官的县长。起码，不姓马！

胡千

嗯！

黄四郎

胡万的事怎么样了？

胡千

胡万？还没找到。

黄四郎

（拽住胡千的耳朵）你怎么可能说还没有找到！

胡千

老爷你放心，我会去找，继续找！

黄四郎

你晓不晓得，我多么地想他！

黄四郎说得似乎眼里都泛出了泪花。

78. 夜 内 某民居楼梯房间

楼梯口，六个麻匪窜了过来。为首的摘掉面具，正是胡百。

胡 百

黄老爷吩咐我们把他们搞乱。

众家丁

知道！

胡百一巴掌打在离他最近的家丁头上。

胡 百

知道个屁！看着，看老子怎么把他们搞乱！

说完，胡百戴上面具带头冲了进去。

门被一脚踹开。六个戴着麻将面具的人闯了进来。

屋里，一对夫妻正围在桌前清点着收到的银子。

看到来人，急忙挡在银子前面。

胡 百

收到银子了？

男 人

（点头哈腰）收，收到了。

胡 百

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们？

男 人

怎么感谢都行。

众人大声浪笑。

胡 百

你说的！好！走，过去看看。

男人被其他人按在桌上不得动弹，胡百则走过去，下流地抚摸着女人的胳膊。

胡 百

（指着桌子）知道是谁发的吗？

男 人

知道。是麻匪爷发的。

胡 百

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给你发银子吗？

女 人

因为麻匪爷对我们好。

胡 百

对你好？（突然把女人按在桌上，撕扯她的衣服和裤子。）

还没好透！

女人惊慌地挣扎，男人怒目而视。

胡百将女人摁在桌子上。另外几个人顺势用枪顶住男人的头，动弹不得。

胡百撩起自己的袍子，对女人侵犯着。

众 人

透！透！透！

胡百掏出一个九筒面具，套在女人的脸上。众家丁哈哈狂笑。

79. 日 外 县衙门前

咚咚咚咚！冤鼓震响。

夫 妇

青天大老爷做主啊！

80. 日 内 县衙大堂

麻将面具被摔在桌子上。老汤一脸的愤怒。

老 汤

砸了，你们！砸了！兔子都知道不吃窝边草！

六个人，还当着人家丈夫，还让人看！呸！恶心！

我都关着灯！这种事你们可以花点儿钱嘛！花点儿！

哪怕嫖呢！花不了多少钱！哪怕偷偷摸摸的！

简直就是土匪，土匪都不如！还说让人家百姓念你们好？

就是一句话！恶心！钱肯定是挣不着了！

恶心！恶心！恶心哪！恶心！

说完，老汤扭头愤然离开。他的声音还从门外传来。

老 汤

呸！太恶心！

张牧之盯着一旁的兄弟们看。镜头掠过每个人的脸，大家表情不一。

老 七

大哥你是了解我的，我从来不做仗势欺人的事，
我喜欢被动。

老 三

大哥你是了解我的，以我的习惯，万事不求人。

老 四

大哥你是了解我的，如果是我，不会有人活着来告状。

老 五

大哥你是了解我的，我老五虽然岁数最大，
我、我至今……俗称处男。

老 二

别看着我呀！大哥，你是了解我的。

如果我出手，那趴在桌上的应该是她老公。

张牧之

我听出来了，你们都个个身怀绝技。

但是，有人骗了我。

众兄弟

谁呀？谁呀？

张牧之

老汤！这么明显的事儿，一个师爷看不出来？

这明明是黄四郎老狗日的找人冒充的。

他今天很反常，心里一定有鬼。

81. 日 内 老汤卧室

咣！门被一脚踹开。兄弟几个率先冲了进来。

兄弟们

老汤，出来！起来！站起来！

张牧之徐徐走进，坐到床上。

张牧之

你最近跟什么人吃过饭？见过黄四郎？

老汤呆看牧之，一时语塞。一个声音突然从床底传来。

老汤儿子

不许动！举起腿来！

张牧之惊觉地站起身来。

张牧之

谁？

床底下，一个硕大的娃娃脸拿着木头枪对着张牧之。

众兄弟也一惊，举枪。
老汤急忙上前，挡在儿子前面。

老 汤

孩子！孩子！

张牧之

孩子？

老 汤

我的！

张牧之

（看着床底的人）你是个孩子？几岁？

老汤儿子

八岁！

张牧之

出来。

张牧之把老汤儿子从床底下拉出来，竟然有一米八五。

张牧之

（吓了一跳）这他妈是八岁？

众兄弟哈哈大笑。

老 汤

没人信！我都不信！三岁跟他妈一样高，
五岁就跟我一样高。八岁就这样了。

孩子突然四处乱蹿。

老汤儿子

你妈！你妈！妈！妈！

众人跟孩子玩笑打闹着，突然传来一个女人愤怒的声音。

老汤老婆

（冲老汤）你妈！

话音未落，床后面一个女人钻了出来。

老汤老婆

敢打俺娃！

老 汤

你妈！

老汤老婆冲着老汤就过去了。

你妈！

老汤和老婆互相“你妈”起来。

（推老汤）你妈！

众人又笑。

你妈！

这是你亲妈？

是我妈！

这是你亲爹？

我家的事关你屁事啊！你妈！

众人再笑。

老汤老婆冲着老汤继续。

你妈！

嫂子！怎么回事？

（推开老汤）我是来要钱的，不给钱我不走。

不给钱不走。

这个老骗子，八年前在俺山西开矿，
骗了钱我就不说了吧，还骗了我的身子。还不讲信誉。

嗯。

他欠一屁股账，拍屁股走了，人家问俺追账，

老汤老婆

老汤儿子

老汤老婆

张牧之

老汤儿子

张牧之

老汤儿子

老汤老婆

张牧之

老汤老婆

张牧之

老汤老婆

张牧之

老汤老婆

把我六岁的娃给绑了，当人质呢，不给钱就撕票了！
老汤老婆说得双眼含泪。老汤忍不住站出来了。

老 汤

那不是我的。

老汤老婆

那就是你的！

老 汤

不是我的。

老汤老婆

就是你的！

老汤儿子又冲出来了。

老汤儿子

是你的，我算着日子呢！

众人再笑，戏谑地拍打着老汤。

张牧之一本正经地指着老汤，看着老汤老婆。

张牧之

他骗了人家钱。

老汤老婆

嗯！

张牧之

人家到你那儿去要账，把你的小儿子绑架了。

老汤老婆

绑架了！

张牧之

不给钱就撕票！

老汤老婆

撕票，所以我要钱呢！

张牧之

（点头）给钱！嗯……钱，石头！

老三立刻把两颗钻石塞进张牧之手里。

老 三

我这儿！

张牧之

嫂子，初次见面，不成敬意。

张牧之把那两颗钻石放到老汤老婆捧着的木盒子里。

老汤老婆

石头我不要，不给钱我不走！

老汤

你个傻……这比钱值钱！这是宝石！

老汤老婆

啊！真的！（拉起儿子）明天我们就走！

张牧之

（对兄弟）先带嫂子去吃饭！老汤，让嫂子再待几天。

老汤老婆

狗日的你这回姓汤了？百家姓全让你姓遍了！

张牧之

（对老三）拿点儿钱给门口的姑娘。

老三

大哥，那事明明不是我们干的。

张牧之

毕竟是县长嘛。去吧。

老汤目送老婆儿子及众人出门，回头正要感谢。

张牧之枪顶老汤，顶到门上。

张牧之

知道我最恨什么？

老汤

骗人。

张牧之

你今天做了什么？

老汤

又骗了你。

张牧之

我亲手枪毙过七个骗我的，你是不是第八个？

老汤

应该不是，钱还没挣到呢。

张牧之

等我挣到钱，我再枪毙你。

老汤沉默。

张牧之

我没想明白为什么舍不得杀你。但我会想明白的。

一旦想明白，我就立刻枪毙你。

老汤仍沉默。枪管咔嚓一响，张牧之抽枪离去，出画。

老汤舒了口气。枪管突然又顶了回来。

张牧之

(OS) 我可能突然想明白!

82. 日 内 艳阳楼

一张白纸。

随铅笔游移，出来一个拙劣的自行车。

老 二

(OS) 自行车。

花 姐

(OS) 这就能骑?

老 二

啊! 我们在上海骑过!

花 姐

你们俩去过上海?

老 三

浦东!

花 姐

不信，骑上准倒!

老 三

哼，来! 试试!

老二老三搭成一辆人肉自行车。

老 二

上来。

花姐看着好奇，一下跃上。

老 三

走，坐好了!

人肉自行车随即飞奔起来。

这一切映在了一个帘子上，帘子被刷地撩开。

撩开的同时，出来一句声音。

黄四郎

(OS) Bicycle!

黄四郎一票人突现在帘后。

黄四郎

Bicycle! 可是，肉的Bicycle! 我来错地方了?

我来的不是时候?

三人站起，刚才的欢乐劲儿戛然而止。

黄四郎

接客。

花姐

他们俩都是。

老二

哎，我们可是先来的。

黄四郎

(和蔼地) 付钱了吗? Bicycle能算钱吗?

(冲花姐) 送客!

花姐

上次我给过您很多钱。

黄四郎

什么钱? 窗户外边扔进来的银子?

那不是麻匪扔进来的吗? 难道他们俩是麻匪?

黄四郎双眼圆瞪，气势逼人。

老二老三绷着劲儿，一言不发。

花姐

他们不是麻匪，他们是官府的人!

黄四郎突然揪住花姐的头发。

黄四郎

你敢拿麻匪的钱给他们付账?!

老二

别废话! 先把人放了，快点儿!

老二老三瞬间举枪，众家丁的枪也咻咻全部举起，绷成僵局。
黄四郎略松了点儿手，但未全放。

黄四郎

（看老二）英雄救美！（又看老三）英雄救美……

老二老三一顿，想开枪却实在不能。

花姐赶紧解围。

花姐

……就算他们是英雄，我也不是美人，

就算我是美人，他们也不是英雄。

黄四郎松了手，哈哈一阵放肆的狂笑，家丁跟着哄笑。

黄四郎笑声未尽，花姐已经端来一个洋气的盒子，跪在黄四郎面前。

花姐

老爷，毕竟他们是客人，今天晚上的钱我替他们付了。

您不是常教育我们吗？客人永远是上帝，您说对吗？

黄四郎盯着花姐半晌，花姐勇敢地带笑直视黄四郎。

黄四郎

对！对！

黄四郎打开花姐捧着的盒子，看了一眼又关上，示意胡千拿走。

黄四郎

这就不是英雄救美了，是美救英雄！

您哪，快成小凤仙儿了。

黄四郎把盒子交给手下，然后起身离去，众家丁跟随。

老二老三放下枪，老三相当气恼。

老二

（对花姐）你得罪他了！

花姐

黄四郎不用得罪。他想要谁死，谁就得死！

老三

（自言自语地）我刚才干吗不一枪打死他呢？

我一枪打死他不就完了吗？

老二

别傻了！大哥说了，留着他是要弄他的钱！

花姐

既然想弄钱，那……你们干吗到处发钱啊？

三人对视。

三 人

为什么呢？

83. 夜 内 县衙大堂

兄弟们更是进进出出，像过年一样喜庆。

张牧之一边扣衣服一边回头问。

老七举着一把伞走过来。

老 七

这色儿行吗？

张牧之

把伞拿开。

老七放下伞，只见脸上涂得五颜六色，有些滑稽。

张牧之

红倒是够了，你，你过来。

老汤在一旁坐着吃东西，看着这些热闹，一言不发，有些摸不着头脑。

张牧之

先是绿，再弄红。

老 七

哦哦哦，明白！

张牧之

明白这意思吧？

老 七

明白明白！

老二走过来，站在张牧之面前。

张牧之

你把那锁好了啊！

老 二

哎！

张牧之

带上铁锹！

老 二

知道了。

张牧之

六把铁锹。

老 二

知道了！

老三梳着头走过来，脸上也是一片颜色。

老 三

大哥你看我？

张牧之

头不用梳了，脸够红，你过来。

老三走过来。老汤站在一旁看着，又想问，又不知道该怎么问。

张牧之

死人的脸是绿的，加上别的颜色，然后再变成这种红。

老 三

明白了！

张牧之

明白了吧？

老七边往脸上涂色边走过来。

老 七

绿。

张牧之

你过来。

老七走近。

张牧之

绿在底下，加上那个再变成这个就对了！

老 七

哦，明白了！

张牧之

明白吗？

老二举着两把铁锹回来。

老 二

是这样的铁锹吗？

张牧之

锯短，装包里。

老 二

多短？

张牧之

能装包里。

老 二

哦，装包里。

张牧之

快去啊，六把啊。

老汤终于忍不住凑了过来。

老 汤

去哪儿啊这是？怎么还扮上了？不是要跑吧？

张牧之

（哈哈一笑）你去不去？我们去发钱。

老 汤

糟践东西。不去！

张牧之

不去是吧？

老 汤

不去！

张牧之点点头，站起身走到老汤面前。

张牧之

那我告诉你，我这次去，可能回得来，也可能回不来。

我要是回来你就跟我跑，我要是回不来，

你就自己跑，跑得越远越好。

老汤有点儿慌。

老 汤

去，去哪儿啊？不是发钱吗？

张牧之

是发钱！（拍着老汤的肩膀，四周看看，压低声音。）

还有，半夜的时候，可能有人来找你。

老 汤

谁？谁找我？

张牧之

到时候你们就慢慢聊。他要找你聊什么，你就跟他聊什么。他怎么聊，你就怎么聊，但是，要慢，沉住气。越慢越好。

老汤

到底谁找我？

张牧之

来了你就知道了。走！

张牧之带兄弟们出门。老汤一脸困惑。

84. 夜内 黄家三厅

画面横移，一个麻将脑壳朝镜头移动。

黄四郎

(OS)你亲眼看见了？

胡千

(OS)我亲眼看见了！

麻将脑壳转了个身，露出黄四郎的脸，原来他是背着走路。

黄四郎

你亲眼看见县长亲自带队出发？

胡千

我亲眼看见了！

黄四郎

你亲眼看见县长亲自带队出发去发钱了？

胡千

我亲眼看见了！

黄四郎

他戴的是几筒？

胡千

九筒！

黄四郎

(兴奋)好极了！今晚不抢钱，杀人！

胡千

杀谁？

黄四郎

戴九筒的县长！

几个家丁立刻扯下面具。

胡 千

（狡猾一笑）杀县长不用戴面具！

您等着验尸吧！老爷，我们去了。

黄四郎

回来！全给我戴上！麻匪火拼，县长暴死。

听着多么顺耳！

85. 夜 外 鹅城街道

疾风掠过，张牧之六人戴着面具，飞奔于长廊，从巷口闪过。

面具麻袋坠进玻璃窗的声音——脆巴、悠远。

胡千等六人在巷口的树影中隐藏。

胡 千

看清楚了，他们领头的戴几筒？

黄家丁

九筒！

胡 千

（把自己的四筒面具一扣）全换成四筒！

众家丁纷纷套上四筒面具。

胡 千

四筒是自己人，其他人全打死！

街道另一边，张牧之等人也停下。

张牧之摘下面具。众兄弟也摘下面具。

张牧之

那边领头的戴的是几筒看见了吗？

老 三

四筒。

张牧之

那咱们应该戴几筒知道吗？

老 三

知道！

月光下，街道悠长，胡千六个人冲出去。

胡 千

先弄死九筒！走！

忽然丁零当啷一通猛响，胡千的人被冲撞倒地。

——真麻匪与假麻匪撞到了一起。

所有人慌乱站起身的时候，已经是十二个麻匪了。

衣服一样，面具相同，全是四筒，敌我难辨。

全部人都枪指别人的头顶，死死瞄准。

众人弓着腰，绷住，僵持。

——除了呼吸声，什么声音也没有。

86. 夜 内 县衙大堂

“刷”一根火柴亮起。

火光映出老汤的脸，摸索着寻找灯芯。

在他的对面，黄四郎的脸竟出现了。他正端坐在老汤对面。

老 汤

（惊了）黄老爷，你怎么在这儿啊？

黄四郎

县衙我不能来吗？点上。

老汤手一颤，点着了灯芯。

黄四郎

你们玩空城计，我就趁虚而入。坐。

老汤颤颤巍巍地坐下。

黄四郎

师爷，县长呢？

老汤还是不说话。黄四郎也不勉强，冷冷一笑。

87. 夜 外 鹅城街道

众人还是弓着腰，绷住，僵持，造型与刚才的完全一样。

天空响起闷雷，下雨了。

黄家人甲

都是四筒，下不了手啊！

黄家人乙

下不了手！

黄家人甲

打雷天站在雨里头，有点儿不讲究。

黄家人乙

太不讲究了！

黄家人甲

那改天再约！

胡 千

撤吧。

张牧之

撤！

胡 千

怎么撤？

张牧之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胡 千

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张牧之

一、二、三，撤！

两伙麻匪分别缓慢地移动脚步，向后退去，隐入两条窄巷之中。

突然空中一道闪电，咔嚓一声炸雷。雷声未停，双方同时开火，枪声大作。

88. 夜 外 鹅城街道

黑暗中，胡千的声音响起。

胡 千

都活着？

众家丁

活着！

胡 千

报数！

众家丁

一！二！三！四！五！

胡 千

怎么就五个？

一家丁

加你六个。

胡千

走！看看去！

黑暗中，胡千猫着腰露头了，后面五个家丁跟着，逡巡着向另一头缓缓迈进。六个人走进另一面的黑暗处。

突然，磅！磅！两声枪响。紧跟着众人七嘴八舌的声音。

胡千

怎么回事？

一家丁

枪走火了！被尸体绊了一下。

胡千

查查！一共几个？

一家丁

三个！

一家丁

四个！

一家丁

七个！

胡千

放你妈的屁！一共才六个人！

一家丁

六个！是六个！

胡千从黑影中跑出来，边跑边说。

胡千

看住了！谁也不许动！我去报告！

89. 夜内 县衙大堂

县衙大堂里穿堂风猛灌，灯影摇曳。

远处枪声传来，黄四郎面露喜色。

黄四郎

听！枪一响，就有人死；有人死，就有人哭；

人一哭，就要说心里话。说吧，你至少有三句话要说。
老汤听得一阵纳闷，开始紧张。

老 汤

我不该拿你的钻石送人！

一个家丁跑进，与黄四郎低语。

黄四郎

（听完，悠闲地冲老汤）不是这句。

老汤心下如焚，急中生智。

老 汤

杀人诛心，是我说的！

黄四郎

（听完一笑，循循善诱地）也不是这句。

老汤慌不择路，抄起惊堂木一通猛拍。

老 汤

鸿门宴要是我们请就好了！

黄四郎

鸿门宴？

老汤正要回答。

胡千冲入大堂。

胡 千

老爷！

胡千附到黄四郎耳边。

黄四郎

听不见。

胡 千

老爷！城里麻匪火拼，死了六个！

黄四郎

听不见！

胡 千

（大喊）城里麻匪火拼，死了六个人！

咱们的人安然无恙！

老汤一惊。

黄四郎

(故作懂懂) 哦……哦……Let's go!

90. 夜 外 鹅城街道

雨中，六具尸体并排，都戴着麻将面具。

随着雨声，一把黑色的油布伞入画。伞下，黄四郎和老汤并肩而立。

老汤早已经魂不守舍，看着尸体，又悲又急。

黄四郎缓缓走到第一具尸体前。

黄四郎

(指着尸体) 师爷，来来，请。

老汤退了两步，摇头拒绝。

黄四郎

或许是你的恩人哪。

老 汤

您才是我的恩人。

黄四郎

(哈哈狂笑) 既然我是你的恩人，那就听恩人的话，
揭开看看。去吧，看看！来，照上，照上！

老汤颤颤巍巍地上前，扯下麻将面具。

老 汤

(一惊)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黄四郎走上前低头一看。这具尸体，不是张牧之，而是胡万。

黄四郎

唉！胡万！

胡 千

胡、胡万？

黄四郎

怎么会是胡万？

胡 千

嘿，怪了！

胡 百

四筒啊！

黄四郎愤懑而羞辱，上前刷刷扯下了其余五人的面具。

果然都是胡万那五个假麻匪。

黄四郎

全是黄家的人！

黄四郎枪指胡千、胡百。

黄四郎

麻匪呢？麻匪呢？麻匪呢？

张牧之的声音低沉地响起。

张牧之

（OS）胡万，就是麻匪！麻匪，就是胡万！

老汤和黄四郎极目四顾，但是街道上却不见一个人影。

张牧之的声音再次传来。

张牧之

（OS）杀县长夫人，绑架豪绅，祸害鹅城百姓，
就是你黄老爷家的胡万！我说你为什么不出钱剿匪，
原来你是贼喊捉贼啊！

张牧之的脸从阴影中无声地渐现。他们都举着伞，一时间看不清楚。

老二等五人随之从黑影里出现，左右护住牧之——气势骇人。

黄四郎一众都吓得不敢说话，张牧之死盯着黄四郎。

张牧之

你拿枪指着我！你拿枪指着我！你想跟我火拼？

远处传来沉闷的滚雷。张牧之朝黄四郎的枪口步步逼近。

黄四郎的表情几番变化，突然面目一拧，怒气横生，

冲着地上的胡万疯狂轰击。

磅磅磅磅！

黄四郎

（狂吼）你们看到了没有！这就是当麻匪的下场！
就算是我亲爹也得死！死有余辜！早晚！

张牧之

麻匪胡万又让黄老爷枪毙了五回。

大义灭亲？杀人灭口？

杀人灭口，你就是麻匪的头子张麻子！

要是大义灭亲，那好办！你出钱，我剿匪！

黄四郎

（恨恨地）好啊！（举手作揖）三天之后，

一定给县长一个惊喜。

张牧之的目光转向老汤。

张牧之

汤师爷，他是胡万的恩人，现在又成了你的恩人。

你给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

老汤

这……这还用翻译？都说了……

张牧之

（怒）我让你翻译给我听，什么叫惊喜？

老汤

不用翻译，就是惊喜啊！

黄四郎

难道你听不懂什么叫惊喜？

张牧之

（盛怒）我就想让你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

看着越来越怒的张牧之，老汤吓得语无伦次。

老汤

惊喜嘛……

张牧之

（暴怒）翻译出来给我听，什么叫惊喜！

什么他妈的叫他妈的惊喜！

老汤

（对黄四郎）什么他妈的叫惊喜啊？

黄四郎

（声嘶力竭地）惊喜就是三天之后，

我出一百八十万给你们出城剿匪！接上我的腿！

明白了吗？

老汤

这就是惊喜呀！

张牧之

翻译翻译！

黄四郎和老汤目瞪口呆地看着张牧之。老七等兄弟戏谑地笑着。

张牧之

(震怒) 翻译翻译!

老 汤

惊喜就是三天之后，给你一百八十万两银子出城剿匪，
接上他的腿。

听完这话，张牧之突然态度急变，冲黄四郎点头一笑伸手相握，语气温和。

张牧之

大哥这是惊喜啊，小弟我愿意等你三天。

黄四郎

(假笑)好。

张牧之突然又变得严肃地把老汤一把从黄四郎身边拉到自己身边。

张牧之

(对黄四郎)黄老爷，汤师爷是我的至爱，
你不能夺我所爱啊。

黄四郎

了然，了然。

张牧之带着弟兄们，拉着汤师爷转身离开，还跟他一副打情骂俏的样子。
黄四郎看着他们的背影，面目狰狞。

91. 日 外 鹅城城墙

六子的墓前。张牧之左手抓着六子的墓碑，右手搭着老二的肩膀。
面色沉重。

张牧之

六子，事已经办了九成了。算七成吧。
现在我就派你二哥出城，到青石岭去接应我们。
剩下的事我会说到做到。(看老二)你明白了吧?

老 二

明白!

老二说完，戴上帽子就离开了。

张牧之继续盯着六子的墓碑。在一旁给夫人上坟的老汤凑过来。

老 汤

一百八十万两银子到手，我觉得六子的仇算是报了。
我觉得啊!

张牧之看老汤一眼，没说话。

老 汤

不光六子，夫人的仇也算报了。

张牧之还是没说话。

老 汤

你——不会真跟黄四郎玩命吧。恩人哪……

张牧之

我不是你恩人，黄四郎才是你的恩人。

老 汤

你是恩人，他不是！

张牧之

你当时真的以为我死了吧？

老 汤

没有，绝对没有！

张牧之

没有？

老 汤

从没这么想过！

张牧之搭上老汤的肩膀，两人边走边说。众兄弟在附近守望。

张牧之

你啊，你啊！

老 汤

我可真算服了你了！狸猫变太子！咯噔！

变出一胡万来！别说黄四郎想不到，

连我这个自己人都想不到！大手笔！

张牧之不说话。

老 汤

可是，我有一事不明。

张牧之

说。

老 汤

六具尸体！这么长的距离，那么短的时间，

还抹着红脸蛋，你们是怎么搬来的？

我跟黄四郎可是一路小跑过来的。你们搬着六个人，

来不及呀！

张牧之

我为什么要把人埋在衙门呢？我把人就埋在了那儿！

老 汤

啊？

张牧之

人埋在哪儿，我就让事儿出在哪儿！

事儿出在哪儿！黄四郎就得跟到哪儿！

老 汤

那你真是张麻子啊！

张牧之

坐！

张牧之拉老汤坐下。

张牧之

我姓张。

老 汤

知道！

张牧之

叫牧之。

老 汤

好名字！兖州牧，豫州牧……牧之，令尊是望子成大器！

张牧之

从讲武堂出来，我追随过松坡将军，给他做过手枪队长。

老 汤

那年你多大？

张牧之

十七。

老 汤

少年得志啊。

张牧之

后来泸州会战，将军负了伤……

老 汤

莫非背将军突出重围，击毙追兵七十四人的那位双枪手……

就是恩人？

张牧之 恩人？

再后来将军死在了日本，我，回来了。

正碰上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我只得浪迹江湖，
落草为寇。牧之也被叫成了麻子。

老 汤

可惜啊！多好的一个牧字。

张牧之

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叫牧之，

人们更愿意相信叫张麻子。

人们特别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长着麻子！

老 汤

（感叹地）这人也真够操蛋的。我的故事却是这样。
那年我也十七岁，她也十七岁……

张牧之

停！我不愿意听你的故事。

老 汤

哎哎，我一般不跟人说心里话，这都到嘴边了，
你不能让我咽回去吧？

张牧之

咽回去吧，因为你说出来也是假的，你是个骗子。

老 汤

我……

张牧之

云！

老 汤

云？

张牧之

云！那片云，我见过。三十年前……

老 汤

哦。

张牧之

这说明什么？

老 汤

说明你要……东山再起！

张牧之微笑地看着老汤，不说话。

老 汤

峰回路转！

张牧之依旧不说话。

老 汤

功成名就！

张牧之拍拍老汤的肩膀。

张牧之

说明……要下雨了。

92. 日 内 黄家二厅

画面绕着椭圆地雷缓缓旋转。

黄四郎的声音响起。

黄四郎

(OS) 北国我不知道。在我南国，这样的珍藏版地雷，只有两颗。

画面继续环移，背景露出黄四郎的脸。

黄四郎

Made in USA，一九一〇。嘭！一响，它就没了，
所以，不带走几条人命，那就是卑鄙的浪费！

画面中地雷浑圆，背景露出虚乎的假麻子，一脸麻子。

假麻子深沉地点头。

假麻子

那么，另外一颗地雷呢？

黄四郎

炸了！

假麻子

炸了？

黄四郎

辛亥革命的第一响。

假麻子

哦，我知道了，炸在辛亥这个地方了。

黄四郎

(暴怒) 辛亥不是个地方，是一种革命！

假麻子

您要早这么说我就了然了。那还是说说这颗吧。

黄四郎

谁让你问那颗的！

黄四郎微微撇嘴。

黄四郎

所以，它要炸得惊天，还要动地，还要泣鬼神！

假麻子

了然。

黄四郎

选个好地方，选个好时辰。

假麻子

那么，炸谁？

黄四郎

你应该问，炸在哪儿。

假麻子

炸在哪儿？

黄四郎

剿匪的路上。

假麻子

哦？这么快又要剿匪了？那这回我能多分点儿吧？

黄四郎

你要是真的张麻子，钱都给你。可惜——

假麻子

了然！我是假麻子！老爷给多少那是对我的恩赐！

那么，什么时候炸？

黄四郎

什么时候炸那是第三步。且让我把第二步慢慢走好。

去吧！

假麻子捧着地雷离去。

93. 日 内 县衙大堂

张牧之坐在椅子上，弟兄们除了老三都拿着枪，站在张牧之身后。
枪指着张牧之的对面。

镜头渐渐移动，花姐的右手持枪冲着牧之，左手还持枪顶着自己的头。

张牧之

(OS) 都别动！让她说！

花 姐

(泪流满面，没有哭) 老二不辞而别，
老三又要走了，我们活活地被你们拆散了！

老 汤

女侠，你是为了老二还是为老三？

花 姐

(枪指向老汤) 闭嘴。

老汤当即右手捂嘴。花姐又把枪朝着自己。

花 姐

都是！

张牧之

你左手的意思我懂，右手的意思我也懂，
两只手这么待着，我看不懂。

花 姐

要么成，要么死。

老 汤

AB型！

花 姐

闭嘴！

花姐又把枪指老汤，老汤又捂嘴。

老 汤

(小声) 我读过日本一本血型的书，典型的。

花 姐

闭嘴！

张牧之

你们都坐下，我再跟她聊聊。

弟兄们都放下枪，坐了下来。

张牧之
你是被黄四郎买来的？

花姐
对！

张牧之
他打过你吗？

花姐
打过。

张牧之
我打过你吗？

花姐
没有！

张牧之
你恨他吗？

花姐
恨。

张牧之
恨我吗？

花姐
不恨。

张牧之

（突然厉声）那你不拿枪指着他？你拿枪指着我！

花姐被张牧之的话吓得一激灵。

花姐
因为你是好人。

张牧之怒气腾腾地站起身来。

张牧之
什么！

众人也都一惊，不敢说话。

张牧之
这是什么狗屁道理？好人就得让人拿枪指着？

花姐无言以对。老三想站起来圆场。

老 三

花姐，大哥说得对……

张牧之

回来！坐下！（用枪指着兄弟们）你们这群王八蛋，我让你们把钱发给穷人，你们发给一个女人？

老 汤

我说什么来着？没人听啊！

张牧之

（枪指老汤）闭嘴！天生的老骗子！

你时时刻刻想骗我！跟黄四郎勾勾搭搭！

一个土匪碰见一个恶霸，多么简单的事！

让你们给弄成这么烂七八糟的！

（回头看花姐）你还敢拿枪指着我？

张牧之怒得吓人，花姐强自镇定。

花 姐

不敢拿枪，当不了麻匪。

我敢拿枪指着你，我胆儿大吧。

张牧之无语，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张牧之

你们他妈的谁给她出的这个主意？

（枪敲桌子）谁？

兄弟们吓了一跳。

老 三

我就是跟她说着玩的。

众人笑，气氛缓和。

张牧之看着花姐，不解。

张牧之

这么说，你是想当麻匪？

花 姐

（放下枪）对呀！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发钱，

把钱袋子扔进窗户里，听他们笑！

张牧之放松下来，坐回椅子。

张牧之

你现在就是了。

花姐一脸茫然。

花姐

我还没准备好呢。

张牧之

不用准备！（回头看兄弟们）你们都准备过吗？

众兄弟

没有。

张牧之

（看着老汤）你准备过吗？

老汤

没有啊。我吃着火锅唱着歌，扑通一声掉水里，出来就到这儿了。

众兄弟嬉笑。

张牧之

我们要离开鹅城，你就留在鹅城。

花姐

不！

张牧之

当麻匪要听命令。

老三

大哥说得对……

（见张牧之瞪着自己）刚才说得也对……

张牧之

我有个很重要的事交给你，我看你挺合适。

94. 日内 黄家二厅

胡千凑在黄四郎跟前，从信封中掏出几张厚纸，把其中一张带照片的递到黄四郎面前。

胡千

这就是惊喜！第二步不用走了，直接就可以第三步！

黄四郎看着文件，喜形于色。

黄四郎

果然是个惊喜。果然他不姓马！

黄四郎拿着照片在窗前走了两圈。始终不露照片内容。

黄四郎

有了这个惊喜，我的第二步就能走得更加悠然。

胡千

悠然？盗官欺爵，放在前清，满门抄斩！

老爷，你等着，我这就一枪崩了他！

黄四郎

No！他们死以前，我还要好好地耍耍这两只猴！

胡千

我的老爷，这两只猴子不值得您耍！

黄四郎

耍耍！一定要耍！！不要猴，我怎么挣到两大家族的钱？

不要猴，他们怎么心甘情愿地剿匪？

不剿匪，他们怎么能踩到地雷呢？

95. 日 内 六子卧室

替身一张大脸，惶恐不安。他被绑在一张竖着的大床上。

替身

我不是他，我不是他！

张牧之、花姐和老三从楼上走下来，站在替身对面。

张牧之

黄四郎有个替身，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我弄不清楚这个是黄四郎，还是他的替身。帮我去看看。

花姐想了片刻，突然冲上前，用双枪扯开替身的衣服。

花姐盯着黄四郎的胸膛。

花姐

假的！他不是黄四郎。

替身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我不是他！我真的不是他！

花姐

肯定不是。

替身

放了我吧，放了我！

张牧之

那好，你帮我们看住他，等我们回来，就用你手里的枪，看着他！

花姐

我不会用枪！

张牧之

老三，你教教她。

老三掏枪，扳动枪机，砰的一枪。吓得替身直缩脑袋。

张牧之

我让你教她！

不等老三答话，花姐看着老三，学着扳动枪机。砰砰砰砰。

花姐一脸兴奋。替身惊呼连连。

96. 日 内 县衙大堂

画面一左一右两张脸，一个是张牧之，另一个是马邦德的照片，下面写着五个字“县长马邦德”。

黄四郎

这张照片是你吗？

张牧之

是我！

黄四郎

是吗？

张牧之

是！（看了一眼照片）那时候我还很瘦！

黄四郎

这就不是你！

张牧之

你说他不是我？

黄四郎

不是！

张牧之

我说他也不是我！这根本就他妈不是我！

黄四郎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照片犹在，牧之已走。

张牧之

（生气地）我还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花钱买了个县官，我总得有个证件吧？

我去照相馆照相，取照片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就是这张。

我说这不是我，他们说这就是你！我说他不是我！

他们说这就是你！没办法，我就把它贴在这儿了。

黄四郎

哦！是这样？

老 汤

哦什么呀？这明明是我！

（拿起照片放在自己脸旁）我才是马邦德！

黄四郎

哦？是这样！

老 汤

是这样。我进城以前遇见麻匪，幸亏有他，才逃过一劫。

我一想，索性让他假扮县长，锻炼锻炼。

我垂帘听政，落个清静。毕竟是自家外甥嘛。

张牧之

三舅，这话能跟他说吗？

老 汤

闭嘴！去给黄老爷赔罪！

张牧之不情愿地走过去。

张牧之

三舅，我叫他什么？

老 汤

四郎嘛……你应当叫他……

张牧之

黄四舅，小弟胡言乱语，多有冒犯。

黄四郎

（哈哈大笑）既然是晚辈，就不跟你计较了。去吧。

老 汤

退下！退下！

张牧之臊眉耷眼地走出门，站在门外东张西望着。

老 汤

黄老爷见笑。马某走南闯北，在九个地方做过县长，靠的就是以假乱真、鱼目混珠之章法。

黄四郎

那日我夜访县衙，问了马县长三个问题，县长吓得要尿裤子。这算哪路章法？

老 汤

惭愧惭愧！那是我跟我外甥的暗号。

第一句，我不该把你的钻石送人。是通知他们准备行动。

第二句……

张牧之

（门外）我三舅一说杀人诛心，我们就把胡万请了出来。

黄四郎

第三句，你三舅一说鸿门宴，你们就把尸体摆好了？

张牧之

没错！

黄四郎

那么，马县长——

张牧之

（答应）哎！你说。

老 汤

（怒不可遏，拍案而起，指着张牧之。）

叫我哪！退下！退——下！

张牧之不说话，退到一旁。

老 汤

黄老爷继续！

黄四郎

我刚摸清你们的底细，你们就不打自招。太巧了吧？

老 汤

诶——有道是：展颜消宿怨，一笑泯恩仇啊……

黄四郎

你想跟我和解？

老 汤

嗯！

黄四郎

既然和解，那前面的账先算清楚！

老汤掏出一把枪放在桌上。

老 汤

你逼死六子。一条人命。

黄四郎掏出三把枪。

黄四郎

胡万武举人孙守义，三命抵一命。你欠我两条。

老汤把其中两把枪拿走。

老 汤

胡万和武举人是假死。老子还赔了个夫人。

黄四郎把两把枪放进去，又放进去四把。

黄四郎

你们杀了胡万他们六条人命！

老 汤

老子杀的是你的狗腿子。

什么是狗腿子？今天伺候你，明天就能杀你！

你杀的是谁？是我的老婆和儿子！

张牧之

（背对他们）妇女和儿童！

黄四郎

好啊！我的替身呢？还给我，前面的账一笔勾销。

张牧之

撕票了。

黄四郎闻言大怒。

黄四郎

哪个王八蛋让你撕的？

张牧之

你个王八蛋让我撕的！

黄四郎大怒，猛然举枪对准张牧之。

张牧之举枪也对准黄。双方弟兄也都拿枪指着对方。

张牧之

开枪。你先开枪，我也能先打死你。

老汤上前，一脚踹在张牧之的屁股上。

老 汤

放下！

张牧之的屁股一闪，躲了几步。

张牧之

开枪啊，你先开枪，我也能先打死你。

老 汤

把枪放下！我数三下。一！二！三！！

张和黄仍举枪。

老 汤

为了一个替身？砰砰两枪！两位英雄就都死了？！

糊涂！（冲着黄四郎）老黄，你先放下！

他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啊？

老汤摁下黄四郎的枪。张牧之也放下枪。

黄四郎

（指着老汤）你最不懂事！

老汤一愣。

黄四郎

你们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出城剿匪？

张牧之

走不了。钱不到手出不了城，出不了城，剿不了匪。

老 汤

黄老爷，您说话不算数啊！鸿门宴上说得好，

你带头出钱，再套出两大家族的钱来。

可是你不但不出钱，还扮成麻匪跟我们打来打去。

两大家族看笑话还来不及，怎么出钱？不仗义啊！

黄四郎

错！你们看见的麻匪，是我扮的；我看见的麻匪，

是你们扮的。可是他们看见的麻匪，他们以为是真的！

现在正是让他们出钱剿匪的好时机！

只要我出钱，他们一定会出！

老 汤

你的钱呢？

黄四郎

起来！起来！

老汤懵懂起身离开。黄四郎示意，胡百走进来。

胡百带着枪，被站在门口的张牧之一下子缴获。

胡百也不迟疑移开椅子，梆地跺下一脚，地板顿时竖起。

随之缓缓开启，只见白花花的银锭满满当当。

黄四郎

早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老 汤

啊？

老汤跨步上前就看。

黄四郎

鹅城到处都是我的钱。

老 汤

都在这儿？

黄四郎

这只是一半。我们想挣多少，他们必须出多少！

张牧之

（凑到门口）三舅，有诈！

黄四郎

诈？炸？！怎么炸？

张牧之

来回这么多趟，死了这么多人，他一分钱都不出！

他今天怎么突然出了这么多钱？

黄四郎

你觉得突然？

张牧之

太突然了。

黄四郎

我也觉得突然，想知道吗？过来。

黄四郎

我要——当——县长。

老 汤

你？

黄四郎

我做不了县长？我不像个县长？

老 汤

像！我们一走，你就上任鹅城？

黄四郎

（不屑地）鹅城？买一个县的那是你，
我买了六个县的县长！我一个人当不过来，所以……

黄四郎看了张牧之一眼。

黄四郎

出去！

老 汤

退下！

张牧之转身离开，黄四郎和老汤凑到了一起。

黄四郎

老马，你来帮我当三个县的县长。

老 汤

好啊！这事我拿手。

张牧之着急伸头张望。

老 汤

那你是想站着？还是想挣钱？

黄四郎

我想挣钱，你可以跪着。

张牧之

哎，等会儿！那，那我干什么呀？

黄四郎看一眼老汤，伸手指着张牧之。

黄四郎

你嘛！来当一个假的张麻子！

张牧之

（伸出大拇指，喜笑颜开地）好啊！

97. 日 外 鹅城小广场

洋乐队的音乐轰然响起。号声吹响，鼓乐齐鸣。

随音乐，张牧之，黄四郎、老汤和两大家族依次步上高台。

鹅城小广场，百姓人头攒动。几十名剿匪士兵严阵以待。

罗马柱上剿匪大会的横幅迎风招展。

几人分别向几个方向挥帽致意，赢得台下百姓一阵欢呼。

黄四郎

自宣统皇帝退位以后，鹅城一共来过五十一任县长。

他们都是王八蛋，禽兽，畜生，寄生虫。

但是这位马邦德县长，他不是王八蛋，不是禽兽，

不是畜生，也不是寄生虫。他今天亲自带队，出兵剿匪，

他是我们的大英雄！

黄四郎讲话的时候，张牧之的头偏向一边。

说完黄四郎带领众人鼓掌。

黄四郎

师爷，请！

老 汤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走四方！

麻匪，任何时候都要剿！不剿不行！

你们想想，你带着老婆，出了城，吃着火锅，还唱着歌，

突然就被麻匪劫了。所以，没有麻匪的日子才是好日子！

县长，请！

老汤讲话的时候，张牧之的头偏向了另一边。

张牧之起身，从怀里掏出一打演讲稿，边嘟囔边上去。

张牧之

一个骂了官，一个骂了匪。

张牧之走到前面站定，煞有介事地咳嗽了一声。

张牧之

出发！

98. 日 外 青石岭小树林

车队轰隆而过，满载银锭枪支。

车队末尾，牧之、老汤策马并行。老汤看着银锭，忍不住笑起来。

老 汤

恩人，给你看个宝贝。

老汤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委任状。递到张牧之手里

张牧之

这不就是委任状吗？

老 汤

宝贝。

张牧之

（一笑）是宝贝。

老 汤

念念，念念。

张牧之

兹委任马邦德……怎么了？

老 汤

后面！

张牧之

中华民国八年八月……

老 汤

念你没念过的字，当中！

张牧之

兹委任马邦德为康城县长，哎，等会儿！

老汤哈哈大笑。

老 汤

乐死我了！

张牧之

康城？不是鹅城吗？

老 汤

从来就是康城！

张牧之

好小子！

老 汤

怨你啊！你把我泡水里，一九筒扣脸上，闹钟咔咔响，吓死我了！我灵机一动，让你去鹅城。

张牧之

这鹅城和康城有什么不一样啊？

老 汤

康城富饶，鹅城凶险。

张牧之

那你为什么让我去啊？

老 汤

你牛呗，劫火车！

告诉你啊，你进了鹅城就有两种情况！

第一，你进城就被黄四郎弄死，我马走康城，从容上任；

第二，你有种，咱俩办了黄四郎，就像现在这样！

张牧之

好！说得好马邦德。你这个骗子！

早晚有一天你会被张麻子一枪崩了！

老 汤

你崩了我？你舍不得。

张牧之

你还真相信我就是张麻子？

得意忘形的老汤傻了。

老 汤

啊？

张牧之

啊？

老 汤

你要不是张麻子，这山上可就有真麻子。

张麻子一来，你我可就没命了！

张牧之看着老汤，微笑不语。

突然枪声四起，让队伍猝不及防，有人中枪落马。

麻 匪

有埋伏！

老汤慌张地伏在马背上。

老 汤

张麻子！张麻子！

梆梆梆，枪声砰然爆响。有马中枪，银车翻倒，银子洒满一地。

张牧之和老汤身边三个兄弟应声跳马。

张牧之飞身一跃，将老汤扑下马背。

两人砰然落地。

整个树林一个敌人都看不见，只有子弹从各处射来。

牧之从树缝里向前看去。

兄弟们下意识地护住银车，瞬间死伤一片。

——剿匪大队毫无反击的可能。

老五突然从树杈后扑过来。

老 五

大哥！好像有人冒充你，伏击咱们！

张牧之

告诉弟兄们，散开。别开枪，往山顶上跑。

老五嘴巴一咧，哨音尖叫。（大哥有令：散开，别开枪！）

（冲上山顶，抓他们的头！）老五吹完闪身奔去。

99. 日 外 小树林附近

老三老四老七三人各自扑进草丛和树林。

100. 日 外 小树林

队伍当即分散，麻匪们转瞬间变成仨俩一伙，扑躲进密林各处。

敌人的枪声冷却下来。

山道上，麻匪们消失了，只有白马在惊恐地乱跑。

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哪里。

枪声变得零星，直至没了声响。

山道上，寂静得彻底，白马们恢复了平静。

101. 日 外 小树林北面石头

张牧之左手拖着老汤，入画。

子弹不时嗖嗖飞过，在树皮和草丛中炸响。

“滴滴”两声尖利的声音从林中传出。

张牧之

（听哨声）西边十个。

滴滴滴——又从别处传来声音。

张牧之

南面六个。

叭叭，嘟嘟，接连几声哨音从树林各处传来。

老五从石头后气喘吁吁地伸出头来。

老五

东边还有一大片！

老汤吓一跳，听得云里雾里。

张牧之

让老七去找老三，先把西边的收拾掉。

老五

好！

张牧之

走！

张牧之带着老汤走开。

老五滴滴开始吹，吹得有声有色。

102. 日 外 乱石堆双塔石

老五的哨声传来。（老七去找老三，干掉西面。）

老七、老三持枪猫腰狂奔于灌木丛中。

大石背后，老三警觉等待，双手持枪。

大石的另一边，十个假麻匪正缓缓逼近，并未察觉老三。

老七咬紧牙齿，哨子猛响。（我到了！）（不是十个，是十一个！）

石头后面的老三听完，吹哨回应。（没事，你四，我七！）

十个假麻匪听着哨音，正在纳闷。

老七猛然起身，双枪连轰两次，四个麻匪应声倒地。

剩下的六个惊恐回身，老七早已卧倒消失。

六个假麻匪抄枪搜寻老七，老三在他们身后缓缓站起，嘴里还叼着哨子。

左右手悠闲地变换姿势，连轰三响，六人全数毙命。

老七站起，得意。

老三一咬牙齿，哨音欢快至极。（落听）

103. 日 外 小树林附近

老五一听哨音。

老 五

老三来信，西边落听！

老汤也跟着高兴，回头看看张牧之。

老 汤

这鸡叫成电台了，我看行！

张牧之没时间理会老汤。

张牧之

告诉他们，让老三去找老四，把南边干掉！

老七回来保护师爷！

张牧之带着老汤又走。老五两腮鼓起，哨音骤响。

104. 日 外 灌木丛

老三和老七在飞奔，老五的哨声传来。（老三去找老四，干掉南面！）

（老七回来保护师爷）俩人相视一眼，分道扬镳。

老七穿过乱石，跑过灌木，渐渐往上窜去。

105. 日 外 灌木丛

镜头跟着老三在灌木丛中穿梭。

俯瞰灌木丛中狂奔的老三。在他的前面，七八个假麻匪正在向老四逼近。

老四听到四周的声音，急忙吹哨。（我被包围了！）

老三也停下，一边吹哨，一边爬上树。

（听我口令，甩斗笠！）（东边归你，西边归我！）

两人都在倾听四周灌木丛的沙沙声。

随着三声哨响，老四将头上斗笠甩向空中。

斗笠贴着灌木丛顶劲飞，犹如飞盘。

假麻匪们冲斗笠开枪的同时，老四跳下树来躲在石头后开枪，

老三则从树上开枪。磅礴解决！

老三、老四相视一笑，枪口冒着青烟。

106. 日 外 青石岭石头组

老汤跟着张牧之仍在奔跑。

老五紧随而来。

老 五

大哥，老三老四他们得手了。

这时老七狂奔而来，气喘吁吁。

老 七

大哥我到了！大哥我到了！

张牧之看着老七，闪电般抬手，朝着他砰砰砰连开三枪。

老七吓得一动不动。——他身后，三个追来的假麻匪应枪倒下。

张牧之

师爷交给你了，快！

老 七

明白！

张牧之带着老五迅速离去，老七冲上石头。

老 七

师爷，快！

107. 日 外 青石岭

老三和老四前后奔跑。

这时山谷里传来尖利的金属声，嘶嘶直响。老四探头观望。

老 四

三哥！好像是二哥！

老三抬头一看。

108. 日 外 七星潭山谷

只见山谷的高空中拉起一条索道，老二从索道一头滑向中间，越滑越快。

咣当一声，老二停在了索道中央。

假麻子

(OS) 南国张麻子在此，钱留下，银子也留下！

话音未落，枪声响起，老二身上被各处飞来的子弹击中，砰砰乱炸。

——老二早就死了。

树林各处传来假麻匪们的笑声。

109. 日 外 张牧之发令处

张牧之和老五一脸沉痛。

老 五

是二哥!

110. 日 外 老七受伤处

老七和老汤也看见了二哥。老汤一脸惊慌。

老 汤

死了吧?

111. 日 外 青石岭

老四呆呆地望着空中的老二。老三出离愤怒。

老 三

我弄死你妈呀!

112. 日 外 七星潭山谷

只见绳索被一枪打断，老二从高空径直落下。

老二的尸体砰然落进深潭，一沉不起。

113. 日 外 张牧之发令处

张牧之俯瞰落水的老二，怒火中烧。

张牧之

告诉弟兄们，上东边去! 抓着活的，问出他们头在哪儿!

我亲手宰了他!

呼哨声又起。

114. 日 外 灌木丛

老三老四奔跑。

老 四

上东边!

115. 日 外 灌木丛平地

众兄弟奔跑着。哨音狂烈，枪声大作。

十几个假麻匪在枪声中胡乱蹦跳，一个个被打到腿部，全数跪倒。

牧之老三等四个人，一人一角，死摁一个假麻匪。

张牧之

头在哪儿？

假麻匪甲

北面，脸上有麻子的就是。

假麻匪乙

北面，山顶上。

牧之看了其他三个兄弟，兄弟们都点头——口供一致。
众人开枪，四个假麻匪全部毙命。

张牧之

总攻！

张牧之说完抽出长枪，朝北奔去。

老五嘴里，总攻的哨音响起。

116. 日 外 青石岭

老七一直在保护老汤，聚精会神地听着哨音。
老七噌地翻身跃起。子弹呼啸，老七哼嚟倒地。
——子弹正中牙齿，鲜血淋漓，嘴上一个子弹洞。老七捂着嘴。

老 七

我没死吧？

老 汤

（扑过去）没有！没死！没有！没死！

你要说什么？我帮你吹！哨哨哨哨！

老汤从老七身上摸出口哨。

老 汤

怎么吹！怎么吹？

老七疼得说不出话来。老汤好奇地看着口哨。

117. 日 外 渡口灌木丛

老三等人树林里闪躲跳跃。

山头的假麻匪立刻开枪，瞬间暴露了三个火力点。

匍匐的张牧之单手点射，三个假麻匪应枪滚落。

张牧之单手一扬，兄弟们朝山上冲去。

118. 日 外 老七受伤处

老七接着嘴里流出的鲜血，手里捧着两颗牙齿。

老汤急得上窜下跳。

老 汤

你带我走吧！

老七连连摆手，口齿不清。

老 七

不，跑不动跑不动！

老 汤

我带你走。

老 七

跑不动跑不动跑不动！

老 汤

（不解地）不是嘴坏了吗？嘴坏了用脚跑啊！

老汤不理睬老七，干脆擦擦哨子，放在嘴里，吹了起来，哨子沙哑地响着。

119. 日 外 渡口灌木丛

老三等人渐渐接近山顶，依然跳跃闪避，故意大声号叫。

几个弟兄啸聚山林，仿佛兴奋的野兽。

这时，一声悠长透亮的哨声从远处传来，滴——

老三一听傻了，回头看老四老五。

悠长的低声嘹亮通透，一直响彻天际久久不停。（大哥死了！大哥死了！）

老 三

大哥死了？

120. 日 外 老七受伤处

老汤还在吹着，老七一把夺过他的口哨。

老 七

你把大哥给吹死了！

121. 日 外 渡口灌木丛

老三急切地看着老五。

老 三

老五，你去看看！

122. 日 外 石头边

张牧之躲在这里甩狙着假麻匪，一枪一个。

老五兴奋地冲了过来。

老 五

大哥！大哥！大哥！他们说你死了！

张牧之

（停止打枪）放他妈的屁！我这不还活着呢吗？

张牧之继续射击敌人。

老三赶紧吹口哨——滴滴两声（大哥没死！）

张牧之突然又停止射击，回头严厉地看着老五。

张牧之

放他妈的屁怎么没吹啊？

老三赶紧又吹了一长串哨音。（放你妈的屁！放你妈的屁！放你妈的屁！）
枪声和哨声混杂啸叫，穿透树林。

123. 日 外 老七受伤处

老 七

（冲老汤）听见没？骂咱们放你娘的屁呢！

哨音再响。

老 七

等会儿……

老七细听哨声。（假麻子抓到了，老七带师爷上山来！）

老 七

假麻子抓着了！

老七说着拉起老汤便朝山上奔去。

124. 日 外 假麻子山顶

一张满是麻子的脸赫然入画。

假麻子

你是张麻子？你脸上怎么没有麻子呢？

张牧之举着枪对准假麻子的脑袋。

张牧之
这事，谁问谁死。

假麻子
明白！不问了！

张牧之收下枪，在假麻子面前踱步，假麻子似乎感觉到还有一线生机，他拍着身边的一个盒子，正是装钻石的那个。

假麻子
我这儿有一宝贝！送给你了！能换我一条命吧？
张牧之还没说话，老汤已经跌跌撞撞冲过来抢过盒子，一脸惊恐。

老汤
那、那两个人呢？

假麻子
说实话能换一条命吧？

老三
快说！

假麻子
大个儿的被我给锯了，比矮个儿的还矮！

老汤
（哆嗦着）矮的呢？

假麻子
当场就被吓死了。
老汤手中的盒子落地，他失魂般痛哭，疯了似的朝山下跑去。

老汤
（边跑边喊）我的老婆，我的孩子……
爹来救你了！……（重复）
老五老七同时追去。

老五老七
师爷！师爷！师爷！

张牧之
（扭头对假麻子）谁让你冒充我的？

假麻子
黄老爷！

张牧之

麻子哪儿来的？

假麻子

他烫的。

张牧之

劫了几任县官？

假麻子

说出来能换条命吗？

老三

（怒吼）快说！

假麻子

五回！五个县长全被我给干掉了。钱我跟黄老爷分了。

张牧之

（指着身后的一把大伞）那是什么？

假麻子

万民伞！那五个被我干掉的县长留下的，全都给你！
我还有四把呢！

山下传来老汤的声音。

老汤

（大喊）山西往哪边走啊？

假麻子看着张牧之。站起来。

假麻子

我知道！说出来能换条人命吧？

老三老四

（同时）快他妈说！

假麻子

（大喊）往东！往东！

老汤策马便朝东飞奔。

假麻子突然醒悟，大惊。

假麻子

哎呀！不能往东！千万不能往东！

话音未落，只听一声震山的轰响，马车炸得骤然升空，跃过了山谷的地平线。
假麻子傻了，万念俱灰。

假麻子

(轻声地)山西确实在东边……

砰地一声枪响,假麻子被子弹射穿头颅,定住。

假麻子

东边……

125. 日 外 青石岭山谷

满地的银锭盖住老汤,张牧之双手使劲扒开。

老汤脑袋以下都被埋在银子里,只看得出他面如死灰。

老 汤

我是个大骗子。

张牧之

我知道。

老 汤

但是,骗子最怕受骗。

张牧之

没人骗你。

老 汤

你到底是不是张麻子?

张牧之

我是。

老 汤

我可是快要死的人了。别骗我。

张牧之

放心,我就是张麻子。

老汤如释重负。

老 汤

麻子!

张牧之

哎。

老 汤

屁股。

张牧之

啊?

老 汤

屁股疼。

张牧之

师爷，屁股在树上呢，不疼了，啊！

老汤斜眼一望，视线里，他的双腿似乎挂在树上。

老 汤

我树上的屁股的兜里，有五张委任状。都给你。

张牧之点点头。

老 汤

黄四郎有六个县？我才真有六个。

军阀混战，买四送二。没花多少钱。

张牧之点点头。

老 汤

听我的，千万别回鹅城，你呀，弄不过黄四郎，带上银子，走吧。

张牧之

你放心，我不回鹅城。

老 汤

其实，我还有两档子事儿骗过你。

张牧之

骗了就骗了吧。

老 汤

不行，我死之前，我必须告诉你。

张牧之

你说，头一档子？

老 汤

我……我能说这第二档子事儿吗？

张牧之

好。

老汤眼睛一亮。

老 汤

那谁，你还记得吗？哎哟，哎哟，哎哟……

老汤没说完，脸上的笑容凝住，瞳孔里，就这么突然散了神。

张牧之缓缓把老汤的眼睛合上，凝视良久。

126. 日 外 青石岭山谷

银锭叠化成火堆。麻将面具纷纷扔进火里。

张牧之表情坚忍，力图控制自己。

张牧之

（OS）我弄不清楚，你到底是老汤，还是马邦德。

但是你没了，张麻子也没了，真的也没了，假的也没了。

火焰之中，好几个麻将面具也被众悲痛的兄弟们跟着扔进来，
在火中变形，变黑，变成灰。

张牧之

兄弟，我要帮你把这个县长当下去。

弟兄们，回鹅城！

127. 日 外 鹅城大门

城门外，水域一片陈黯的蓝色。

在望远镜镜筒中看过去，五匹白马由远而近，五把万民大伞一字排开。

身后是六辆银车和弹药马车。

纵然兵乏将寡，但绝不失浩荡。张牧之回来了。

128. 日 外 黄家楼顶

胡 千

残兵败将！残花败柳！

黄四郎

这个张麻子，杀了假麻子，得了钱。

不逃命，莫非是要跟我鱼死网破？

胡 千

老爷，哪儿用什么网啊？就一口锅。

我现在就加把柴，炖他！一个时辰后，吃鱼，喝汤！

黄四郎

（深吸一口，仿佛闻到鱼香。）香！

杀一个剿匪成功的县长，你是要逼着我当土匪吗？

胡 千

那就请官军来剿匪！

黄四郎

我早就派胡百过去了。三天之后郭旅长的骑兵就到了！

胡千

啊？您早就料到他会回来？

黄四郎

我就是没有料到他敢回来。既来之，则安之。

两条路，任他选！

胡千

老爷的路，全是死路！

黄四郎

嘘——县长凯旋，全城大喜。走！陪他耍耍！

胡千

老爷，您不能御驾亲征！那可是条疯狗！

黄四郎

他敢回来，硬！我敢下去——

胡千

更硬！

黄四郎

Right! 备伞，备车，备战！

129. 日 外 冈宁鹅城

鹅城街道，空无一人。偶尔光屁股小孩穿过街道。

一派肃穆。

张牧之带着众兄弟手举万民伞，缓缓来了。

130. 日 外 鹅城主街

张牧之一行纵马拐入鹅城主街。

人头攒动，欢声雀跃。“你可回来了！”的喊声响彻云霄。

百姓自动为张牧之让出一条路来。路的尽头是黄四郎。

剿匪大会的高台依旧，黄四郎站在高台之上，春风满面。

张开双臂，快步迎去。

黄四郎

鹅城父老，恭迎县长凯旋。

张牧之

汤师爷请你吃饭。

黄四郎

他人呢？

张牧之单指指天。

黄四郎

原来你才是装糊涂的高手！早说你就是张麻子，何至于此啊？

张牧之

本人张牧之，以讹传讹被传成了张麻子。可你派人冒充我，顺手我把张麻子给杀了。

老四递过一个麻将脑壳，正是假麻子的人头。

黄四郎

那就没有张麻子了？

张牧之

只有县长马邦德！

黄四郎

既是马县长，那就更好办了。送上万民伞！

黄四郎伸手，手下递上一把万民伞。张牧之接过，递给老四。

黄四郎

公了，还是私了？

张牧之

公了怎么说？私了怎么讲？

黄四郎

公了，三天之后，官军开到。剿杀你张麻子。

张牧之

私了呢？

黄四郎

前五任县长搜刮的大钱。一共八百万两，送给老弟。远走高飞！

张牧之

等不到官军，钱的事也不用你费心。咱们来个官了！

黄四郎

如何官了？

张牧之

三天之内，县长马邦德法办通匪恶霸黄四郎。

开刀问斩！

黄四郎

天马行空！童言无忌！可你如何实现呢？

张牧之

如何实现是我的事，怎么配合是你的事。

黄四郎

我一定配合。官军来了，你可不能跑。

张牧之

三天之后，必有一颗人头落地。

就你的吧。

黄四郎

你的更好。

张牧之

你是老哥，你的吧。

黄四郎

你更合适。

张牧之

三天之内，必见分晓！

黄四郎

就在此时？

张牧之

就在此地！

黄四郎

（二人握手）痛快！

台下群众掌声雷动。二人上前几步。

黄四郎

你带着枪，何不现在就动手？

张牧之

师爷说了，这顿饭单请你，不带我。

黄四郎

(一怔)对!就挂一颗人头!

张牧之

不能让台下的百姓扫兴啊!

黄四郎

现在——就请剿匪凯旋的马县长讲话!

张牧之冲台下拱手。

张牧之

父老们,我回来了!刚才我跟黄老爷商量了个小秘密,

现在告诉大家!(轻咳一声)咳!

鼓声震天响起!

131. 日 外 鹅城广场/县衙楼顶

一块巨型大布如帆一般从楼顶展开,垂下。

五辆马车满载银锭轰然而出。

二十个鼓女擂鼓助阵。

牧之平静站在县衙楼顶。身后,铁血十八星旗帜,呼啦啦飘扬。

大帆缓缓落下,讨黄檄文,赫然入目。

鼓女、鼓女和麻匪兄弟们一边和着鼓声大喊着檄文的内容。

众 人

县长要斩黄四郎!

谁人不想斩黄郎!

拐卖壮丁贩烟土!

杀了五任好县长!

一成白银送你手!

九成真金黄家藏!

邦德发誓三天内!

除暴安良祭老汤!

马车上的银锭如水银泻地撒到街上。

鼓女敲鼓依旧。

牧之平静站在县衙楼顶。身后,铁血十八星旗帜,呼啦啦飘扬。

大帆落定,字迹清晰。银锭耀眼,铺满大街。鼓女收手,鼓声停歇。

张牧之举起水杯，喝了一口。咕咚一声，咽定。

132. 日 外 黄家楼顶连主街

一个钩子伸出，钩银锭。

子弹砰然炸响，银锭飞起三丈。

钩子闪电般地缩回。

几只白鹅倒是不怕子弹，径直晃悠走上银街。

黄四郎长枪一抛，胡千接住。

黄四郎

白花花的银子都散给穷人，作孽！

胡 千

老爷，散不了吧！你瞧，除了鹅，没有活物敢过去！

133. 日 内 县衙地下室

张牧之从地上捡起一枚子弹壳。

房间里狼藉一片，好似经过一番搏斗。花姐和黄四郎替身两人都不见了！

老 三

我去找花姐。

张牧之

你把花姐和替身都给我找回来。三天之内必须找回来！

老三蹭蹭蹭上楼梯。

老 三

（突然停住）那要第四天找着呢？

众兄弟

傻瓜！第四天官军就来了！

老三奔将出去。

134. 日 外 黄家楼顶

黄四郎

这个张麻子到底要干什么呢？

胡 千

他们干吗都是扯蛋！咱们一个字，斩！

黄四郎

可他说过，三天之后斩我人头？

胡 千

荆轲当年还说要斩秦始皇呢！

135. 日 外 县衙楼顶

张牧之着白衬衣站立依旧。众兄弟走了过来。

老 五

大哥，三天，就我们四个要杀黄四郎？

张牧之

对！

老 四

还把话说出去了。

张牧之

话不说出去，事就办不成。

老 七

胜算有几成啊？

张牧之没答话，做了个三的手势。

老 七

三成不是玩儿命吗？

张牧之

咱们不玩命。咱们要黄四郎的命。

老 七

四个人？还把银子发了？图什么啊？

张牧之

我要有四千人就不发银子了。

老 四

那要发了银子，还杀不了黄四郎呢？

张牧之

溜啊！

老 四

谁溜？

张牧之

我溜！我去睡会儿啊，你们在这儿盯着。

136. 夜 外 鹅城小广场

静夜，云破月来花弄影。

罗马柱上，“咔嚓”两声。六把万民伞中的两把径直坠落下来。

伞一落，露出惨白的月亮，气氛诡异。

满街银子。

137. 晨 外 鹅城主街

满街银子不翼而飞。麻将声欢快如海浪。

百姓甲

南风！

百姓乙

北风！

138. 晨 内 某碉楼内

两大家族兴致勃勃地打麻将。他们每个人的旁边摆着大堆的银子。

家族甲

（兴高采烈地）和了！

139. 日 外 县衙楼顶

张牧之站立楼顶。喝水。

老 五

大哥，银子都没了！

张牧之

我看见了。

老 四

那现在有四成了吧。

老 五

五成？

老 七

七成？

张牧之还是比了个三的手势。

老 七

不能吧。老百姓把银子都拿回家了。还三成啊？

张牧之

银子要是这么被拿走了，那钱就白发了。明白吗？

众兄弟

没明白。

张牧之

慢慢想。我先睡会儿。

说完，张牧之离开。

140. 日 外 黄家楼顶

碉楼顶上，黄四郎手持望远镜，看着这条没有了银子的大街。

黄四郎

出车！

141. 日 外 黄家大道铁门

须臾之间，六辆马车，冲将出来。马匹高大威猛，扬起滚滚烟尘。

142. 日 外 黄家楼顶

黄四郎将望远镜交与胡千，自己端坐太师椅，扇着鹅毛扇。

黄四郎

我要你看一看，什么叫做草船借箭。

胡 千

老爷，咱们放的是马，不是船。

黄四郎

（用扇子打着胡千）你个傻瓜！

这叫比喻！比喻！比喻！比喻！

胡 千

哦。不就是赤壁嘛。

143. 日 外 鹅城主街

马车隆隆，声音由远而近。黄家的马车声音渐近，出现。

银子竟然从上坠落，片刻便堆满了，装了整整六车。

马车宣战示威一般，沿着主街一直走到县衙门口。

银车在县衙门口调向，扭头扬尘而去。

144. 日外 县衙楼顶

楼顶的一个僻静之处。张牧之眼睛不眨地盯着。看到此时，终于笑了。兄弟们突然在他身后出现。

老四

银子都被黄四郎收走了。

老五

胜算都不到一成了。

张牧之不紧不慢地比了个六的手势。

老七急了。

老七

黄四郎都没出面，老百姓把所有钱都交出去了，哪儿来六啊？

张牧之

说得对！为什么？

众兄弟

他怕啊！

张牧之

怕里边有什么？有怒！

我一定把他们心里的怒给勾出来！

我去睡会儿。

145. 日外 黄家大门

六辆马车，满载银锭，轰隆隆驰回大门。

146. 日外 黄家楼顶

黄四郎笑容灿烂，如同孩子。

黄四郎

果然回来了！一，二，三，四……

他们一共发了几车银子？

胡千

五车。

黄四郎

那怎么收回来六车？

胡 千

黄老爷，我伺候您，我爹伺候您爹，我爷爷伺候您爷爷。
你们黄家养活了鹅城整整五代。

乡亲们好不容易有个机会略表寸心，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黄四郎不好意思地得意一笑。

胡 千

可这个张麻子口出狂言说，
发给百姓的这点儿银子只是一成。

黄四郎

哦？那九成呢？

胡 千

在您家里。

黄四郎一下子怔住了。

147. 日 外 鹅城主街

大帆被拉起，张牧之拿着巨大的毛笔将大帆上的九改成了十。

巨型大布如帆一般从艳阳楼顶展开。

五辆马车满载枪弹轰然而出。二十个鼓女擂鼓助阵。

牧之平静站在县衙楼顶。大帆缓缓落下。马车上的枪弹撒到街上。

妓女，鼓女，麻匪兄弟们的喊声依旧嘹亮。

众 人

满街枪弹在你手！

十成白银在碉楼！

满街枪弹在你手！

十成白银在碉楼！

牧之平静地站在县衙楼顶。

大帆落定，字迹清晰。枪弹耀眼，铺满大街。鼓女收手，鼓声停歇。

张牧之举起水杯，喝了一口。咕咚一声，咽定。

148. 日 外 黄家楼顶

胡 千

（惊得大喊）枪！枪！满街都是。

黄四郎接过望远镜观看。望远镜内，镜筒锁定满地的枪弹。

黄四郎

赌徒！屡败还屡战！我喜欢！

胡 千

那是枪啊！要不……放马？

黄四郎

（不以为然）拿银子，是贪！拿枪，是反！

他们没这个胆！

胡 千

他们也不会使！

黄四郎

对喽！我替他害臊啊！台阶怎么下？怎么下？

发了枪却没人敢拿。胡千，如果是你，你怎么办？

胡 千

我？跳楼！直接从这儿跳下去。还得跳两次！

149. 日 外 县衙楼顶

张牧之看着眼前的一切，兄弟们又出现了。

老 七

银子被收走了，枪也没人拿。怎么办啊，大哥？

老 四

胜算几成？

张牧之

你们说呢？

老 五

不知道。

张牧之比了个七的手势。

老 七

（无奈地）黄四郎把所有的钱都给收了，
我们发的枪也没人拿！哪儿来的七成啊？

张牧之

黄四郎要是不收银子我发枪干什么？

老 七

（琢磨）黄四郎要是不收银子我发枪干什么？

张牧之

慢慢想，我……去睡会儿。

150. 夜 外 鹅城主街

静夜。

云破月来花弄影。

罗马柱上，“咔嚓”两声。四把万民伞中的两把径直坠落。

伞一落，露出惨白的月亮，气氛诡异。

满街枪弹。

151. 日 外 鹅城主街

满街枪弹不翼而飞。麻将声欢快如海浪。

百姓甲

东风!

百姓乙

南风!

152. 晨 内 某碉楼内

两大家族兴致勃勃地打麻将。他们每个人的手中抱着一杆长枪。

家族甲

(兴高采烈地)和了!

153. 日 外 县衙楼顶

兄弟们看着街上的情景，哈哈大笑。

老 七

我明白了。你发的不是枪，你发的就是怒!

老 五

可为什么不先发枪呢?先发枪，银子就是咱们的。

老 四

傻瓜!先发枪，他们抢的就是我们。

老 五

对!对对!

老 七

大哥，九成！我觉得九成了！万事俱备，就差一成。

张牧之

你才是傻瓜！一成留着我们自己用。

老七

干吗用？

张牧之

溜的时候用！现在不是九成，七成半。

老七

七成半？

张牧之

要么宰，要么溜。能宰就宰，不能宰就溜。

老七

哎哟大哥，你就跟我们明说你是怎么想的不行吗？

张牧之

我要知道我怎么想的我早告诉你了！（打哈欠）

众兄弟

大哥，你睡会儿？

张牧之

不睡了。

154. 日外 黄家楼顶

胡千裹着被子独自一人盯着镜筒。看得眉头紧锁，看得疑窦丛生。

黄四郎慢慢从楼梯上来。

黄四郎

情况如何？

胡千

哎？哎？

黄四郎

情况如何？

胡千

哎？莫非真的要反？我盯了一宿，就打了一个盹儿！

您说他们不敢拿的啊！

黄四郎快步上前，抢过镜筒，看了起来。先是哈哈狂笑，猛然刹住。

黄四郎

(恶狠狠)他们的胆子比我想象的大啊!
知道怎么办了吗?收枪!

胡千

明白!我这就去派船!草船!

胡千一溜小跑地下去。

155. 日 外 黄家大道铁门外

铁门大开,几匹马拉大车,如重装坦克,嘶鸣奔出。

马蹄声嗒嗒作响,直奔鹅城主街。

156. 日 外 鹅城主街

马车隆隆,声音由远而近。

黄家的马车声音渐近,出现。

六匹马拉大车,呼啸而来。

157. 日 外 县衙楼顶

枪的准星,瞄准马匹,缓缓移动。镜头拉开,正是牧之。

嘭的一枪。牧之奔向不同的射击点,开枪。

嘭!嘭!嘭!嘭!

老七

没动静啊!

张牧之

让子弹飞一会儿!

十声枪声的声音回荡,消失,死寂。鹅城,犹如一座空城,什么声音都没有。

刹那之间,沿街各家的门窗里突然爆发机关枪般的扫射。

整个鹅城猛地醒了,战场一般,嘭嘭嘭嘭轰个不停,枪声你呼我应,仿佛是百姓的呐喊一般让人解气。

老七

(兴奋地)枪响了!

张牧之看着楼下。

张牧之

看!

158. 日 外 鹅城主街

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匹烈马终于出现，
直奔衙门门口，身后早就没了马车。
烈马痉挛几下，猛一转身，轰然倒地。

麻匪们

(OS) 怒了！全都怒了！

159. 日 外 黄家楼顶

烈马倒地的一瞬，黄四郎猛然一拍镜筒。

黄四郎

他妈的刁民！敢杀我的马？

说完黄四郎从胡千腰间拔出手枪就要往外走。

胡 千

(盯着镜筒) 回来！枪里几颗子弹知道吗？

黄四郎

六颗。

胡 千

他们多少条枪知道吗？

黄四郎

至少三千。

胡 千

(把黄四郎摁到椅子上。) 怎么这么不懂规矩？

虽说你是我老爷，可咱们从小一起长大，

跟亲兄弟有什么区别？要死也轮不到你啊！

得我先死！明白吗？

黄四郎

(有些感动) 哦……

胡 千

(给黄四郎倒茶，顺便把枪别到自己腰上。) 不着急。

等官军一到，咱们杀的就不是张麻子了，

加上这些孙守义们。保证给您的马报仇，十命抵一命！

黄四郎

十命抵一条马命！

160. 日 外 县衙门前

张牧之、老四、老五、老七分别骑马，来到主街。

空荡荡的主街上，只有一群鹅迎接他们的到来。

张牧之四下望望，每一个窗户里都没有人影。

张牧之沉着地抽出长刀。

张牧之

枪在手，跟我走！

老 四

杀四郎！

老 五

抢碉楼！

众 人

杀四郎，抢碉楼！

四人沿着街道两旁一边高呼一边在街道上狂奔。

在他们呼喊了七遍后，街道的两侧，终于有持枪的百姓跃跃欲试。

161. 日 外 鹅城主街

安静的鹅城主街，张牧之四个人策马狂奔，一边开枪一边穿过街道。

后面百姓如潮，纷纷跟随。

张牧之等人拐弯消失。

162. 日 外 黄家大道铁门外

四个兄弟来到铁门前。老四回头一看，哭笑不得。

老 四

大哥，大哥你看，跟我们来的只有它们！

张牧之下了马一回头，他们的身后跟着群白鹅，兴致勃勃。

老 七

高兴早了，没人帮咱们！

张牧之

明白了！谁赢，他们帮谁！

老 七

黄四郎四百人我们四个人。怎么赢啊？

张牧之

打！打就能赢！

老 五

打哪儿？这只有铁门。

张牧之

就打铁门！

张牧之举枪，冲铁门一通狂轰。兄弟们也都开始射击。枪声大作。

163. 日 外 黄家楼顶

零星的枪声传来。黄四郎哈哈狂笑，呛了口茶，胡千摸着他的背。

黄四郎

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他要干什么了！

他这是要把枪发给孙守义啊！

胡 千

孙守义不是已经死了吗？

黄四郎

比喻！比喻！这是比喻！鹅城个个都是孙守义。

胡 千

明白！他是要鼓动百姓跟您作对！

黄四郎

他们一共鼓动了多少人？

胡 千

就他们四个。

黄四郎

不能吧。一个人都没跟着？

胡 千

还有五十——（张望）只鹅！

黄四郎

哈哈哈！那一共就是五十四只来打碉楼了？

胡 千

对！

黄四郎

打！打够！让他打个够！给他们点儿援军。

放五百只鹅出去帮帮他们。一共五百五十四只，打！

胡 千

明白！明日午时官兵一到，给他来个瓮中捉鹅！

164. 日 外 黄家大道铁门外

黄家铁门内，白鹅飞舞。老四老五老七停下，扭头看张牧之。

老 四

大哥，鹅！

老 七

黄四郎是欺负我们人少。

老 五

那我一枪一个，两枪三个全把他们干掉！

： 张牧之

停！鹅又不是黄四郎。让他们玩会儿。

老 七

大哥，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张牧之

错！离南墙还差这么多的时候，回头！

老 七

已经这么多了。

张牧之

又错了！等老三回来，才差这么多。

165. 夜 外 鹅城主街

静夜。云破月来花弄影。

罗马柱上，“咔嚓”两声。最后两把万民伞径直坠落。

166. 晨 外 黄家大道铁门外

枪声淅淅沥沥如秋雨。铁门已经被打成了筛子。

老 四

大哥，天快亮了。

老 五

三哥不回来可就……

张牧之拍拍兄弟们的肩膀。

张牧之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知道惊叹号吧？

老 四

知道。

老 五

知道。

张牧之

在门上打出个惊叹号来！

老 五

好嘞！

老五起身开枪。打出来的叹号只有一个弯弯曲曲的棍。

张牧之

老五，少一点儿。

老四连开两枪，棍的两边开花。老五嘿嘿坏笑。

张牧之

这像惊叹号吗，那点儿呢？

老 五

（小声）像鸡巴！

老 四

是他妈挺像的。

张牧之

歪了，躲开！

张牧之磅礴开枪，把老四打的叹号打成了一个问号。少了一点儿。

老五老四

勾！勾？

张牧之

勾？再看！

张牧之在勾下，用几枪打出一个大洞。

老四老五

问号！

张牧之

小子，你只要打得准，什么时候都能跑！

老四老五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张牧之

把你们的子弹从那问号的点里打出去！

老五老四

好嘞，快！

老四老五继续开枪。突然，急促的脚步声飞奔而来。

老七跑到张牧之面前气喘吁吁，气喘吁吁。

老七

大哥！大哥！大哥！

老七跑得太急，到了张牧之面前反而说不出话来。

张牧之

说，说话。

老三突然出现。

老三

我回来了！三天整！

老七

（喘气）就这事儿。

张牧之

人呢？

老三

都在那儿。走！

张牧之拉着老三离开。

167. 晨 外 黄家大道铁门外竹林里

张牧之一把搂住替身。

张牧之

你可回来啦！

替身

我不是他，我只是个唱戏的！

张牧之

（看一眼花姐）怎么回事儿？

花姐

他跑我就追，他跑我就追……就越跑越远了！

老三

他跑我就堵！他跑我就堵！就给堵回来了！

张牧之

就这么简单？

老 三

对，就这么简单！

张牧之显得很兴奋的样子。

张牧之

弟兄们！

众 人

哎！

张牧之

（拉开扳机）为了庆贺三哥回来，
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出去！

众 人

好！走！

张牧之

走！

花 姐

那我呢？

替 身

那我呢？

花 姐

（枪指替身）趴下！

张牧之转身便到近树丛。

众兄弟拿起长短不同的枪，对着大铁门一通疯狂扫射。

168. 夜 内 黄家二厅

枪声大作，黄四郎和胡千不由得往外看去。

黄四郎

（不确定地）这他妈是四个人？

（拿过胡千手上的枪）去看看！

169. 夜 内 两大家族房间

本来还在打麻将的两大家族都被枪声吸引。

女子

要出人命了！

家族甲

要出人命了！

家族乙

至少得死一个！

170. 夜 外 黄家大道铁门外

张牧之看着众兄弟。

张牧之

起！

兄弟四个一起起身，将虚弱的替身扛在肩上。

张牧之

弟兄们！我们打赢了，凯旋！明白吗？

众兄弟

明白！

张牧之

说一遍！

众兄弟

赢了！凯旋！

张牧之

招摇过市！跟我走！

一行人朝主街雄赳赳走去。

171. 日 外 鹅城街道

朝霞似血，薄雾如纱。

几个人影，修长锋利，长剑一般，赫然街面。

张牧之信步于前，腰间挎刀；兄弟左右护驾。

替身被人扛在肩上，奄奄一息。

这帮壮士所过之处，百姓门窗拉链一般，纷纷开启。

二楼之上，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正是蓬头垢面的武举人。

武举人

黄四郎被抓了！黄四郎被抓了！

如同号角，引起阵阵骚动。

百 姓

（纷纷高喊）黄四郎被抓了！

喊声渐大，壮士渐远。人群从四方涌入。

数百条长枪的黑影，如同荆棘如同篱笆，突然铺满了街道。

172. 日 外 鹅城主街

队伍拐入主街，朝阳已然跃起三尺。

众将沧桑的脸上，顿时被照得金黄。

所谓天兵天将，无非如是。

人如潮涌，人如潮涌。

主街上已看不见路面，全是百姓，他们早已举枪恭候。

牧之一队，扎入枪林人海，虽无音乐，但步步铿锵。

替身的脸，齐聚了所有的目光，包括一台望远镜。

在镜筒看过去，替身跪倒高台，刀刃咔嚓入地。

一个身影从后挤来——是武举人。

武举人

杀！

众人应和。

百 姓

杀！

老五将武士刀抛来。张牧之接过。

喊声如浪。

只听得喻的一声，武士刀骤然离地。

173. 日 外 黄家楼顶

碉楼楼顶，黄四郎镜中眺望。

望远镜中，长刀缓缓落在脖颈。黄四郎看到刀下的替身，俨然就是自己。

四郎惊了。

长刀忽地扬起，紧贴牧之脸颊，寒光直闪。

张牧之眼中一股邪气掠过，长刀劈下，砍下的人头掉进武举人准备好的布袋子里。

鲜血喷涌，牧之满面是红，犹如被开水烫到，转脸之间猛然回首。

正对镜中的四郎，恍如隔世。

四郎捂住镜筒，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黄四郎

糟了糟了！我成替身了。

174. 日 外 鹅城小广场

张牧之高举长刀。

张牧之

去碉楼！拿回你们自己的东西！

人群兴奋至极，整个广场一片燥热。

武举人鸡血澎湃。

武举人

黄天已死！

百 姓

黄天已死！

武举人

苍天当立！

百 姓

苍天当立！

武举人

钱在碉楼！

百 姓

钱在碉楼！

武举人

分了大吉！

百 姓

分了大吉！

一枪响起，众枪应和。

洪水开闸，人海冲动。

175. 日 外 鹅城小广场

武举人拎着装替身头颅的布袋身先士卒地狂跑。

武举人

跟我来！

老三老四老七也在人群中。

老三

杀！杀！

众人紧跟而上，万民涌向碉楼。

176. 日 外 鹅城小广场

牧之在高台之上走了两步，突然仰面平躺下去。

牧之在下，苍穹在上。瞳孔带血，碧空过云。

牧之凝望天空，倦怠，却也释然。

天空的至高处，一片肥云长得像动物，惟妙惟肖。

镜头从容而起，仿似牧之灵魂，袅袅腾空，渐升渐远。

轰轰的低沉巨响，恰如地震的先兆，笼罩双耳……

177. 日 外 黄家大道门口

铁门之外，脚步轰隆，由远而近。

胡千双手握枪，两股战战。

门上铁皮锵锵直颤，门外绵竹喀嚓尽倒。不见人影，却更惊心动魄。

砰然炸响，被打成筛子的铁门如纸，武举人率先闯入。

接着人潮破铁而入，铁皮翻飞。

百姓源源冲入，比火车快，比狼群野。洪水雪崩，相形见绌。

胡千忙抛枪，装作志同道合。

胡 千

跟我来！

胡千刚跑了两步，被身后追上的武举人一布袋打倒。

百姓似万牛奔腾，飞沙走石，铺天盖地。

但听得轰隆隆的脚步震耳欲聋。

千军万马杀入竹林，声音渐渐远去。

再看黄家大道，只剩铁门上一个一个的人型空洞。

只剩土地里仰躺的胡千，早已踩踏成画，面带甜蜜的笑。

178. 日 外 鹅城小广场

高台之上，牧之仰视天空。老七飞奔而至，累得只能喘气。

张牧之

碉楼打进去了？

老七

对！

张牧之

黄四郎被抓住了？

老七

对！正被当成替身，挨揍呢。

张牧之

（指天）云！你看那片云——

老七

云？你拿这话耍过师爷。想师爷了吧。

张牧之

还有老二，老六。

老七

大哥，黄四郎的威风是被你砍了，他这肉身怎么办啊？
留不留啊？

179. 日 外 黄家碉楼外

碉楼群落，百姓满布，你搬我运，闹而不乱，宛如狂欢。
草坪一角，黄四郎衣衫脏乱，被武举人等几个人踹了过来。

武举人

狗日的过来！过去！过去！站好了！乡亲们！

黄四郎是死了，但死得太便宜了。

咔嚓——被那个愚蠢的县长一刀给砍了！何止是愚蠢，
简直就是愚蠢！这是公平吗？

众百姓

不公平！

武举人

乡亲们答应吗？

众百姓

不答应！

黄四郎无可奈何，一脸败相仍想挣扎。

黄四郎

我不是他。

武举人

知道你是替身，替他享福！替他作恶！
你就应该替他，把他没受过的罪给我受够了！跪下！

黄四郎

我真的不是他！

武举人连打带踢。

武举人

跪这儿！跪这儿！跪这儿！别让我发脾气！

黄四郎不动。

武举人

告诉你！黄四郎就是用这个杀了孙守义，还有胡万！
若不是我武功高强，我也是这个下场！
你们家五代欺辱鹅城百姓！说！
用这个杀了多少个孙守义？！
现在，让你替黄四郎尝尝跪这个的滋味，不应该吗？！
(按黄四郎的头)跪下！我数三下！一！二！

一枚石子打中武举人的头。他立刻大吼着四顾。

武举人

谁？哪个狗日的？

张牧之

(OS)又想挨板子了是吧？

张牧之突然出现。

武举人连退五步，立刻变尿。

武举人

大人，我讨厌吗？如果我讨厌，我立马消失！
如果我不讨厌，我继续欺负他！

张牧之

很讨厌。

武举人

(抱拳告辞)大人，兄弟我就走了！

需要兄弟的时候，你吆喝一声，兄弟立马出现！

告辞！告辞！（冲手下）走！

举人挥手，带人离去。

张牧之点了根烟，冲失魂落魄的黄四郎做了个手势。

180. 日 外 黄家碉楼外平地

张牧之点火，黄四郎双手围拢，点了根烟。

黄四郎感慨地看着眼前的喧嚣，他此时的神情已经镇定下来，甚至还带有一丝无所谓故作洒脱。

两人背面而坐，侧脸相对，一起抽烟。

黄四郎

毁于一旦啊！五代家业，毁于一旦啊！

你，是一开始就想到了今天这一步吗？

张牧之

没有。走一步，看一步。

黄四郎

不可能！稀里糊涂地，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张牧之

黄老爷，是你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黄四郎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留在鹅城？代替我？

张牧之

我不是家禽。

黄四郎

你是野兽！

张牧之

青山妩媚，四海为家。

两个百姓扛着东西出来，路过他们身边。一串珠子掉在地上。

张牧之顺手捡起，扔了过去。没有扔准，掉在地上。那两人回头寻找。

黄四郎

（指着地面）那儿！那儿！

说着黄四郎走过去把珠子捡起来，递给他们。

黄四郎

进城那天，如果我亲自去接你，
不是让胡万过去给你捣乱，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张牧之

那帽子挺好。我挺喜欢。

黄四郎

那不是最好的。我家里还有更好的，转头送给你。

张牧之

谢了！

黄四郎

你……小时候打过架吗？

张牧之

打过。

黄四郎

揍人还是挨揍？

张牧之

挨揍。你呢？

黄四郎

揍人……谁能揍你啊？

张牧之

我妈。

黄四郎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

张牧之

一样。出去挨揍，回家也挨揍，出去揍人，
回家还是挨揍。

黄四郎

哦。我妈就不揍我。

张牧之

为什么？

黄四郎

我有五个妈。不知道谁是我亲妈。

张牧之

不知道？

黄四郎

她们都说是我亲妈。

张牧之

黄家就是富裕，连亲妈都比别人多。

黄四郎

再富裕也完了！五代家业，一下子就成这样了。

你让我输得很惨啊！

张牧之

惨吗？黄老爷，你现在还抽着烟，还说着话。

可是，六子，老二，师爷和夫人，

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而且永远听不到了。

黄四郎

你们四个人，换我五代家业。不合算吗？

张牧之

怎么算账那是你的事。对我来说，钱是钱，人是人。

两人说着都扔了烟头。

黄四郎

钱归你，我认了，为什么要散给他们？

张牧之

黄老爷，我问你个问题。

黄四郎

说。

张牧之

你说是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

黄四郎

（想了想，肯定地）我。

张牧之

再想想。

黄四郎

不会是钱吧。

张牧之

再想想。

黄四郎

(得意地)还是我重要!

张牧之

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

黄四郎

那谁重要?

张牧之

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黄四郎

(一怔)那——武举人要杀我的时候,你为什么救我?

张牧之

你是个体面人。

黄四郎

(意识到张牧之还是要自己死,沉吟片刻。)

既然都是体面人,何必跟我对着干呢?

一进城,就要公平,让他们站着!我让他们跪着,

是为了我的体面,你让他们站着,也是为了你的体面。

张牧之一脸微笑,默不做声。

黄四郎

你我有什么区别?

张牧之

(摇摇头)有区别。你,有五个妈,我,只有一个妈。

黄四郎看看张牧之,凝望片刻,缓缓起身。上下拍着衣兜,像在寻找什么。他站起了身。

张牧之

你不是找火柴吧?

黄四郎

不是。

张牧之从怀里掏出一把枪。

张牧之

那,不是找这个。

黄四郎回头凝视张牧之,犹豫,停顿,再犹豫,再停顿。在这个犹豫和停顿中,他希望张牧之改变主意。

张牧之

你是个体面人。

黄四郎无奈接过。

张牧之

只有一颗子弹。

黄四郎

够！

转身要走。

张牧之

等等！

黄四郎回头，看着。

黄四郎

有话要我带给老汤？

张牧之

对了，告诉他，我对不起他，我骗了他。

黄四郎

你骗了他什么？

张牧之

我跟他说我是不回鹅城了，可是我回来了。

黄四郎懊恼地用枪顶住张牧之的胳膊。

黄四郎

你！你应该说到做到。

张牧之不慌不忙。

张牧之

是啊，所以我对不起他。可是我对你，就要说到做到。

黄四郎

明白！明白！

黄四郎收了枪，怅然离去。

人影恍惚，财宝如山，百姓成行成列，秩序井然。

黄四郎的衣衫虽乱，但穿过人群之时，却明艳依旧。

四郎直赴碉楼。

张牧之凝目送行，眼神像是怅惘，又像是安逸。

他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两下。

百姓甲

县长，县长，这两把椅子归我了。

张牧之谦恭地起身，点头示意拿走，目光依旧在四郎的方向。

两把椅子没了，草坪上只剩牧之独立。

老七突然跑过来，气喘吁吁。

老七

大哥，大哥！

张牧之

别慌。怎么了？

老七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张牧之

说。

老七

你喜欢花姐对吗？

张牧之

嗯？

张牧之愣愣地看着老七，仿佛没明白什么意思。

武举人突然窜出。

武举人

县长，县长，我觉得我可以出现了。

张牧之看他，没说话。

武举人

刚才我都听见了。他可不是个体面人。

张牧之

我给了他一把枪。他要是体面，你就让他体面。

他要是体面，你就帮他体面。

武举人

我明白！我有九种办法弄死他！九种！

张牧之

去吧。

武举人

听我的雷声！

说完武举人消失了。

张牧之搂住老七的肩膀。

张牧之

(扭头看老七)是有这么回事,怎么了?

老七

(俯在张牧之耳边说了几句)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老七跑开,张牧之一脸茫然。

181. 日 外 县衙门外

“叮铃铃铃”一阵清脆的铃声传来。

老三老四老五老七推着自行车,花姐跟在后面,向张牧之过来。
老七跳过矮墙,站在老三他们一边。

老三

大哥,我们准备去上海了。

张牧之

不跟我回山里了?

老三

还想回山里啊?您这腿脚都不利落了。

张牧之

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老三

这不正要跟您打招呼呢嘛。

张牧之看着大家,想了片刻。

张牧之

(对花姐)你不是要跟我当麻匪到处发钱吗?

花姐

今天不是把钱都发光了吗?还有比今天更过瘾的?
你看我都穿上这身了!

张牧之

这么说……你改主意了?

花姐

那还用说吗?

张牧之

(看着老三)老三,你有什么打算?

老 三

我要替二哥娶她。

张牧之

(感慨地)老二啊老二……

老 三

大哥，我是老三。

张牧之神情一恍。

张牧之

老三，你跟我在一起，不高兴吗？

老 三

高兴。就是，有点儿不轻松。

张牧之

(冲老四)你们俩呢？

老 四

有点儿。

老 五

不轻松。

张牧之

老七呢？

老七咳嗽掩饰尴尬。

张牧之点点头，突然从怀里掏出两把枪，一手比画着冲自己太阳穴，一手冲着花姐。

这正是花姐当初的经典动作。

众人吓了一跳，老三忙挡到花姐身前。

老 三

大哥！

老四老五

大哥！大哥！

张牧之不理睬众兄弟。

张牧之

姑娘，你这么拿着枪，更好看！

张牧之说着把枪一并，塞到花姐手中。

张牧之

送你了！

众人放松下来。

老 三

大哥，那我们先走一步啊！

老 四

走了大哥！

张牧之

走！

老 五

走了，大哥。

张牧之

别忘了下回跟我打个招呼啊！

老 三

好，保重大哥！

老四老五老七

保重！大哥再见！

说完，老三骑车带着花姐，老四老五老七也都骑车开心离开。
偌大的院子只有张牧之一人。

黄四郎

(OS) 张麻子——

一声呐喊从天而来。张牧之猛然回头。

碉楼顶上，黄四郎笑得灿若桃花。只见他高举左手“砰”的开枪。

右手潇洒地一扬，一个礼帽盘旋飞起。

张牧之仰头追望。

礼帽弧线优美，动作怡然，不卑不亢，不徐不慌，竟越旋越高，一路飞升。

“轰”一声惊天巨响。

张牧之不由一抖，再回头时，只见碉楼已然爆炸！

瞬间炸成了庞大的烟尘，宛如国画中盛开的花。

张牧之抬头看天。

张牧之

老二，老六，师爷，夫人，你们看到了吧。

182. 黄昏 外 县衙楼顶

县衙楼顶，武举人立在中间，面前是黄四郎的望远镜。

两大家族站在旁边。

武举人一脸感慨，宛如一个浪漫诗人。

武举人

这是黄四郎看过的镜子。这是张牧之站过的地方。

（看镜筒一眼）此刻，我的眼中竟然空无一人。

两大家族

都走了？

183. 黄昏 外 鹅城城门

斜阳残照。鹅城一片通红。

张牧之一人一马，咔嗒嗒走出鹅城大门。

身后，大门徐徐关闭，轰然落锁。

张牧之短眉一颤，眼神却依旧平静。

184. 日 外 青石岭

碧空万里，苍鹰翱翔。

张牧之仰面而望，随马步微晃。

牧之头戴的礼帽，果真成色高级。

青山白石。雄关漫道。铁轨直插远方。

但听得鸣——的一声汽笛长嘶。

只见那铁轮飞转，白烟滚滚，血旗烈烈，风驰电掣。

白马十匹，赫然出现，率两节车厢呼啸而来。

花姐

（OS）老三，去上海还是浦东？老三，去浦东还是上海？

老三

（OS）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

一切恍如前世！

马拉火车呼啸而过。

看不出张牧之脸上的悲喜，只见他轻抖缰绳，驳马起步，顺着火车的方向而去。

天宽地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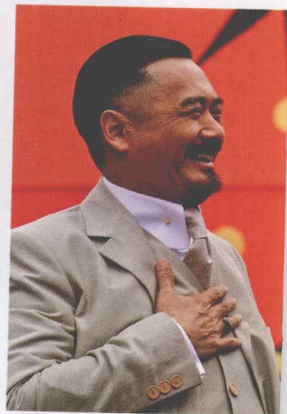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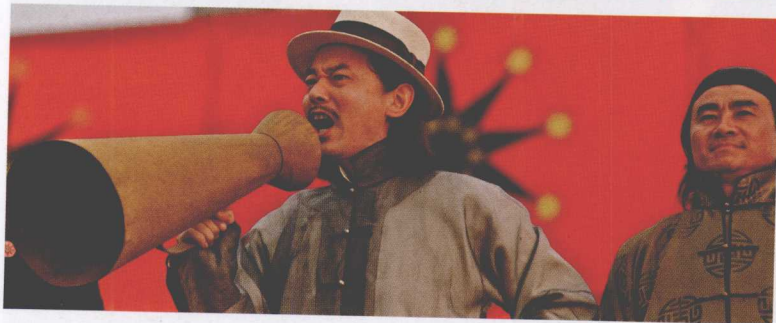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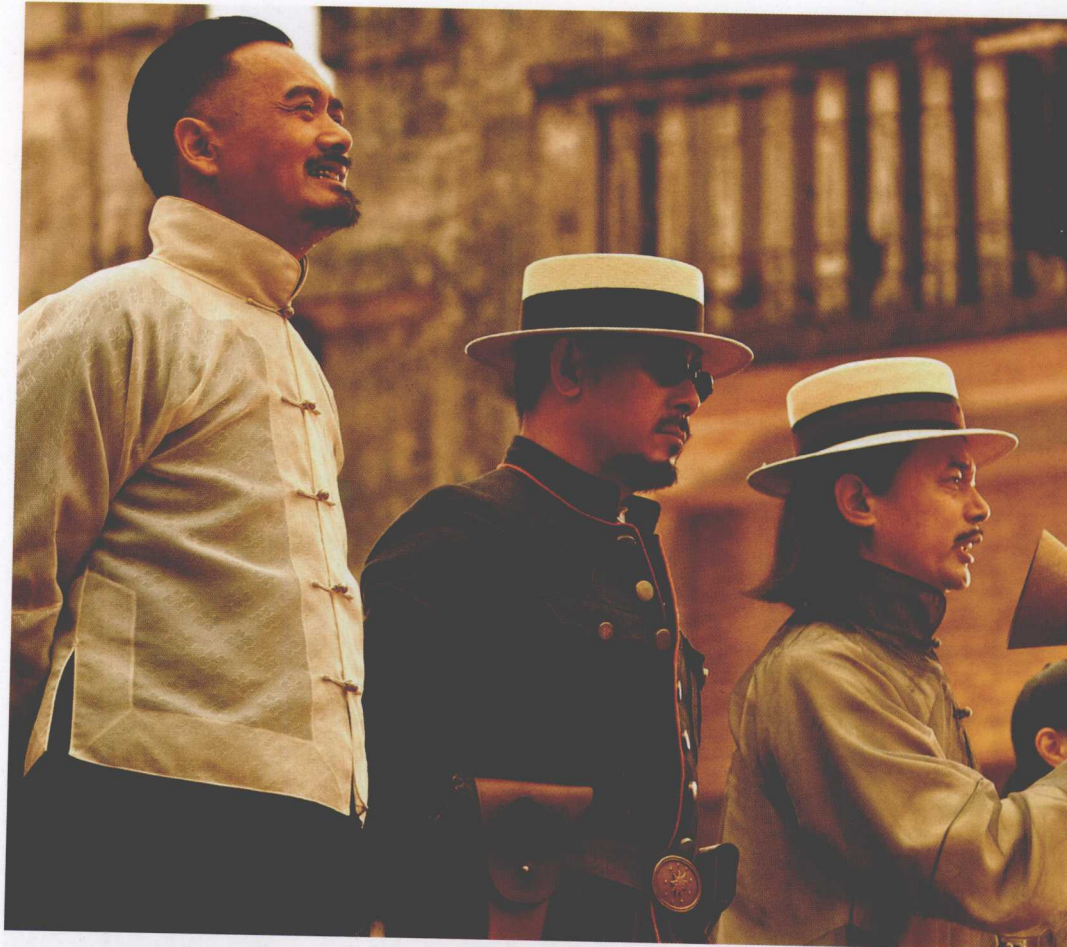
远方的火车荡起尘土，这边的白马沿路徐徐而行。

同去，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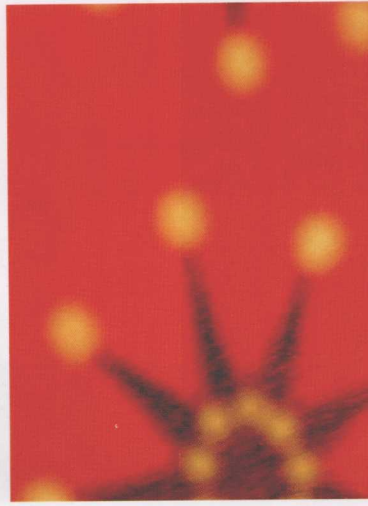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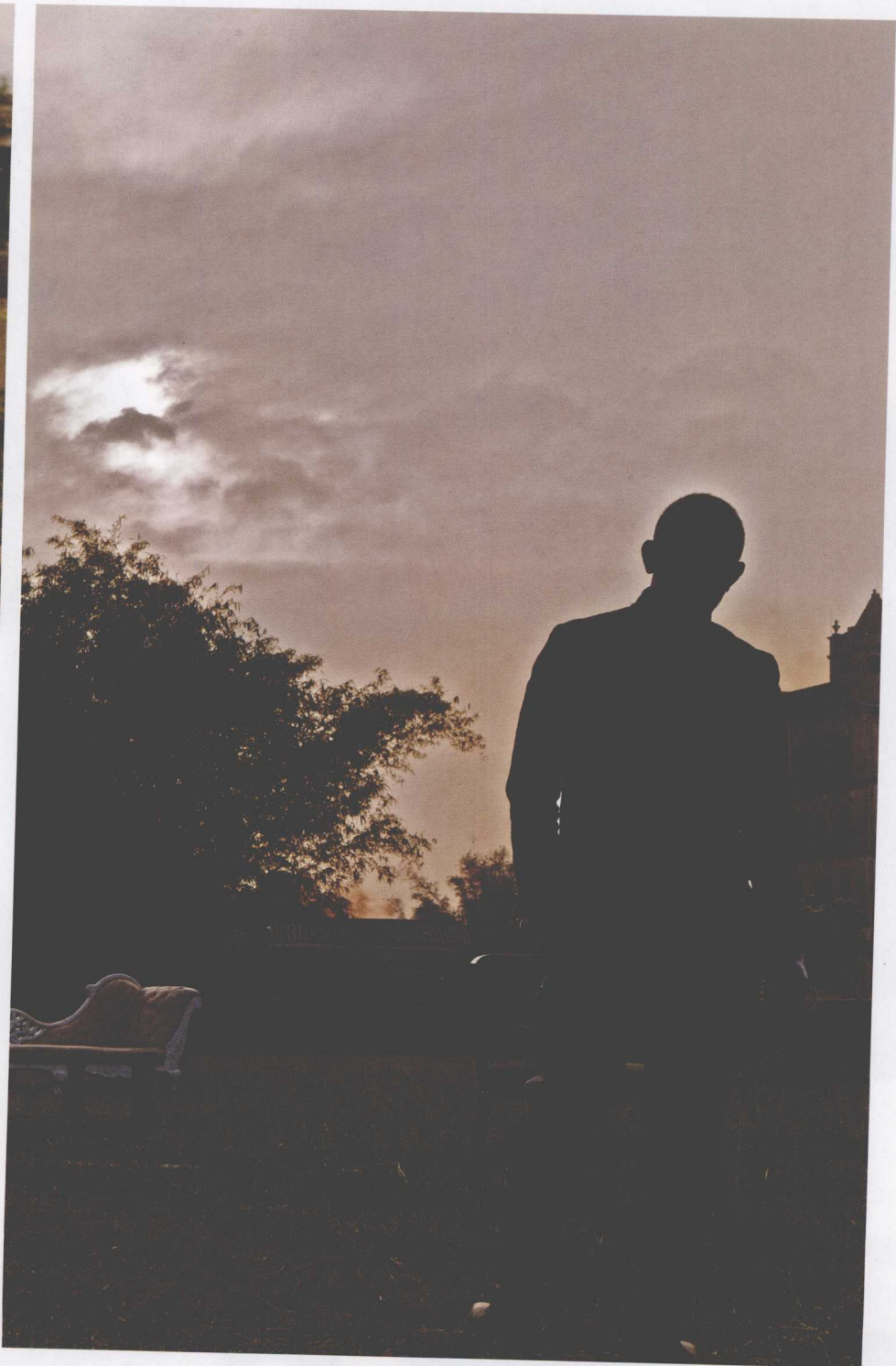
















4 | 事件·后子弹时代

《让子弹飞》大事记

by 马珂（《让子弹飞》出品人）

自姜文先生偶得小说原作，数易其稿成子弹剧本、至跋山涉水看景勘察，辗转京、冀、粤三省拍摄；又一年，剪辑配光混录制作发行。《让子弹飞》全程历时三年整，其间劳心劳力者，数以千记，终不负所托，2011贺岁上映，票房逾7亿。诸多感慨，一言难尽，序之以历，全录于下，以示感激。

2008年1月 姜文先生、马珂先生组建不亦乐乎公司，筹划电影拍摄项目。

2008年4月 史航先生向姜文先生推荐马识途先生著作《夜谭十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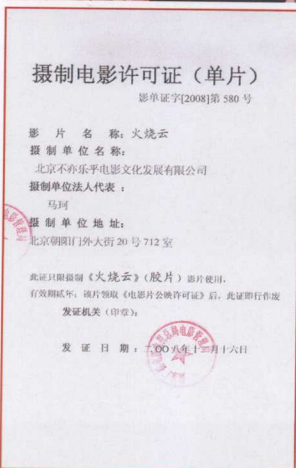
2008年7月 姜文先生、马珂先生成都会见马识途，获《夜谭十记》改编版权，同时四川看景。

2008年7月 姜文先生作为《让子弹飞》核心编剧，根据《夜谭十记》中《盗官记》，构思《让子弹飞》故事初稿。

2008年8月 朱苏进先生进组，此人担任编剧。

2008年9月 北京顺义，《让子弹飞》首次剧本讨论会。

2008年12月16日 不亦乐乎获《让子弹飞》电影拍摄许可证。



2009年1月 姜文先生、马珂先生建立《让子弹飞》摄制组。尹红波先生进组，此人任执行制片人。

2009年1月 朱苏进先生执笔《让子弹飞》第一稿脱稿。

2009年1月 危笑先生进组，此人担任主要编剧，继续剧本创作至拍摄结束，同时兼任副导演，并在片中出演老七。

2009年2月 李不空先生进组，此人担任编剧。

2009年2月14日 姜文先生致信葛优先生、周润发先生，邀请二人出演《让子弹飞》。

2009年3月 姜文先生、马珂先生再次全国各地看景。

2009年4月 述平先生进组，此人担任编剧组组长，至拍摄结束，剧本完成飞跃。

2009年4月 久石让先生进组，此人担任作曲。

2009年4月 赵非先生进组，此人担任摄影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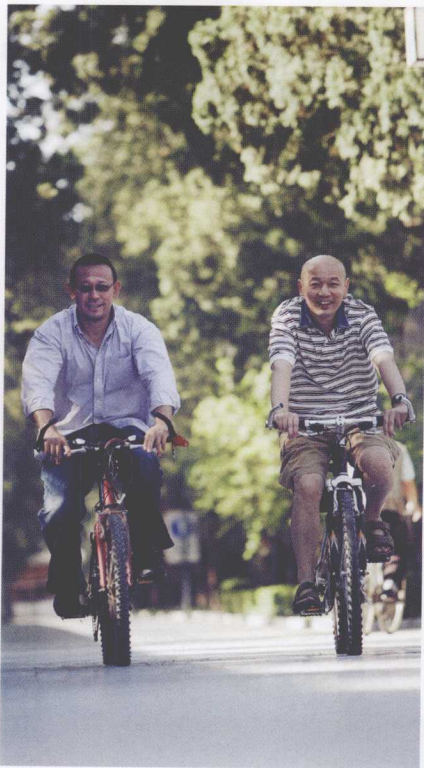
2009年5月 张叔平先生进组，此人担任造型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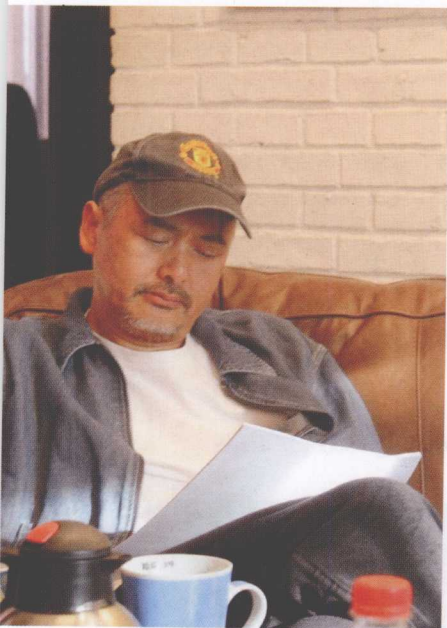
2009年5月 《让子弹飞》以两款概念海报形式在戛纳首度全球曝光，引发强烈关注。

2009年6月 郭俊立先生进组，此人担任主要编剧至拍摄完成，同时在片中扮演“两把椅子主”。

2009年6月 阎云飞先生进组，此人担任影片宣传。

2009年6月9日 葛优先生进组。





2009年6月11日 英皇电影进组，签订合作协议。

2009年7月 开拍前演员集训，廖凡先生、张默先生、邵兵先生、杜奕衡先生、李静先生进组。

2009年7月 周润发先生进组。

2009年8月 经周韵女士推荐，刘嘉玲出演县长夫人，至此，影片卡司工作完成。

2009年8月 薛春伟先生进组，此人担任动作指导。

2009年8月 姜文先生与编剧团队其他成员，共同完成《让子弹飞》剧本终稿。



- 2009年8月** 周韵女士、姜武先生、刘嘉玲女士、陈坤先生、姚橹先生、胡军先生、苗圃女士、白冰女士、胡明先生、杨奇雨先生先后进组。
- 2009年8月11日** 中联盛世进组，签订合作协议。
- 2009年8月** 姜文先生担任导演，马珂先生担任出品人的《让子弹飞》剧组全体集结，进驻青石岭外景地。
- 2009年9月21日** 《让子弹飞》开机。
- 2009年10月** 幸福蓝海进组，签订合作协议。
- 2009年10月12日** 转场怀柔中影基地，内景戏开拍。
- 2009年11月** 峨眉电影集团进组，签订合作协议。
- 2009年11月10日** 《让子弹飞》首次新闻发布会，姜文先生率周润发先生、葛优先生等所有演职人员集体出席，海内外媒体记者500余人到场，全国所有主流院线经理出席，规模创华语电影之最。



2009年11月 武举人扮演者临时因故未能进组，姜武先生火线救场、进组接替出演武举人，成功诠释角色。

2009年12月1日 转场开平、台山外景地。

2010年2月2日 转场怀柔中影基地。

2010年2月11日 《让子弹飞》关机。

2010年3月6日 姜文先生主导后期制作工作，《让子弹飞》剪辑开始。

2010年3月22日 周韵女士出席香港影视博览会引轰动，《让子弹飞》演员造型首度曝光。

2010年5月19日 华彬集团进组，姜文先生、马珂先生与严彬先生在戛纳签署双方全球战略合作备忘录。

2010年5月20日 “子弹之夜”在戛纳电影节举行，发布影片国际版海报及首款预告片。

2010年7月11日 《让子弹飞》初剪完成。

2010年7月29日 姜文先生、马珂先生东京会晤久石让，讨论《让子弹飞》电影配乐。





2010年8月17日 罗伯特·德尼罗先生来京探访姜文，观看《让子弹飞》初剪，大赞影片“惊险、幽默、传奇”。

2010年8月 谢征宇先生进组，担任纪录片导演，剪辑完成的系列预告片视频曝光后，引网络点击狂潮。

2010年9月17日 《让子弹飞》首创时长三个月的“宣传季”概念，启动宣传季发布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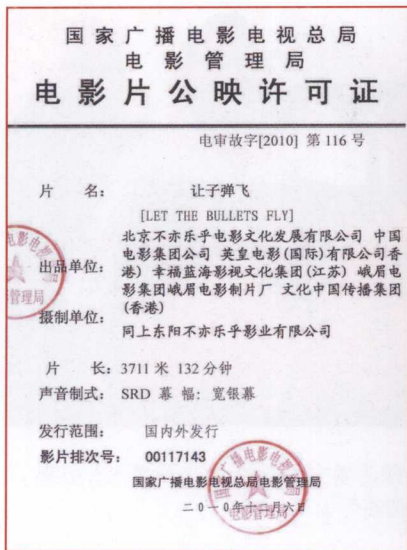
2010年10月9日 中影集团进组，签订合作协议。



2010年10月 舒楠先生进组，此人担任影片作曲。

2010年11月11日 《让子弹飞》映前媒体见面会，姜文先生、马珂先生携主创与媒体圆桌对谈，葛优先生笑称《让子弹飞》票房“五亿不嫌少，五十亿不嫌多”，中影总裁韩三平先生也预测《让子弹飞》为票房冠军。





2010年11月26日 《让子弹飞》媒体试映，影评人和媒体代表被《让子弹飞》震撼、征服。

2010年12月6日 《让子弹飞》标准拷贝制作完成。
不亦乐乎取得《让子弹飞》影片公映许可证。
《让子弹飞》全球首映礼，全球最亮放映机巨幕放映，海内外媒体记者600人到场，6000观众一同见证“子弹”华丽出膛。

2010年12月8日 上海、广州、成都依次举行《让子弹飞》首映礼，所到之处均掀起子弹狂潮。

2010年12月16日 《让子弹飞》火爆上映，十年气温最冷日，却以百万票房创零点场纪录。观众彻夜排队，买票观影，举国上下，一票难求。

2010年12月17日 《让子弹飞》首日票房达3018万。

2010年12月18日 《让子弹飞》周六单天票房突破6200万，创华语电影单天票房最高纪录。



2010年12月19日 《让子弹飞》两天半票房过亿，创华语电影票房最快过亿纪录。

2010年12月20日 《让子弹飞》引发海外媒体关注，英国《银幕日报》以“姜文电影创中国新纪录”为题专题报道。

2010年12月20日 《让子弹飞》首周票房突破1.7亿，5天破2亿，观影上升为“全民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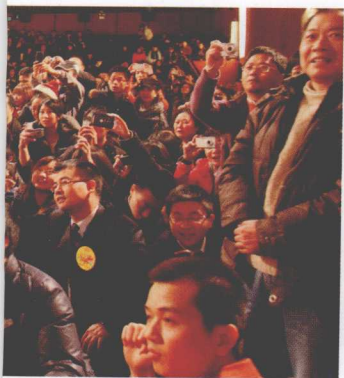
2010年12月24日 《让子弹飞》上映8天，票房突破3亿。

2010年12月26日 《让子弹飞》上映11天，票房突破4亿。

2011年1月3日 《让子弹飞》上映19天，票房突破5亿。

2011年1月21日 《让子弹飞》新春团拜会，公布截至1月16日，《让子弹飞》上映32天，全国票房突破1亿美元，观影人次达1820万人次，创华语电影新纪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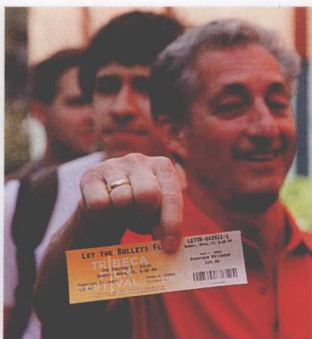
熊貓5207: @讓子彈飛 到今天為止的所以子彈票根, 感謝我請的, 請我的人, 據我所知都是至少看了兩次的, 另外感謝看了七場依然巨花痴巨投入的我自己。最後感謝把片子帶到我們面前的諸位。😊

🔼 收起 | 🔍 查看大图 | ⬅️ 向左轉 | ➡️ 向右轉



1月18日 19:53 来自Android客户端

转发(15) | 收藏 | 评论(2)



2011年2月13日 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电影票房冠军”为题发表专题文章，描述“子弹现象”。

2011年3月1日 《让子弹飞》票房突破7亿，创造有史以来华语电影最高票房纪录。

2011年3月 《让子弹飞》票房口碑双赢，CNN、BBC、《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美国《财富》杂志、英国《银幕》杂志等国际主流媒体，均先后发表专题文章报道。

同时，《让子弹飞》售出包括北美、中东、日本、东南亚在内的50余个国家的发行权，全球接力上映。

子弹功成，后会有期。

谢谢，再见。

致周润发、葛优书

姜文

2009年初，距《让子弹飞》开拍只有七个月，黄四郎、汤师爷两大主角却人选未定。当时剧本还没完成，演员档期又要提前约定，于是剧组安排姜文先生在2月14日情人节这天，给周润发、葛优两位先生一人写一封亲笔信，邀请他们加盟影片拍摄。姜文被迫从之。信如下：

发哥发嫂台鉴：

香江匆晤，所谈甚欢。
新片故事，随信奉上。
脚本即将出炉，
故事锤炼数载，
人物之妙，惊古烁今，

片中，
兄将分身异术，同饰真伪，
定为兄之演技提供辽阔空间，创影林之美谈。

发哥盛名，中外有识；
为艺厚道，技盖群雄。
此角色必助发哥携已获之辉煌，跨更高之巅峰。

新片旨在造中国之西部黑帮电影。
诙谐荒诞，凌厉跌宕。
昔有Leone之通心意粉牛仔戏，
今有吾辈之麻辣袍哥西部片。

发哥之角，
既有曹孟德之雄，
又具周公瑾之英，

且常自诩诸葛亮明，
回肠荡气，出人意表。
发哥出手，定收放自如，出神入化，万千fans，翘首期待！
谁敢做他人之想？！

新片除愚弟之外，
尚有葛优兄加盟。
真可谓：
三江汇处有富域，
三雄鼎立看妙篇。
壮哉美哉！

放眼中原，勃勃生机；
星汉灿烂，交汇其里。

闻听发嫂令下，发哥将至，
上下同仁，无不振奋！

早春二月，岭南草长；
杂花生树，群鸥竞飞。
适此惠风和畅之日，诚邀阁下共成美事。

书不尽言，晤面详之。

Kindest regard,

姜文谨启

己丑 情人节

优优吾兄：

壶口一别，竟有二七。
春风秋月，杨柳依依。
虽谋面不勤，却心存惦记！
吾兄凡新作问世，愚弟必争先读之。
兄之身手炉火纯青，每令愚弟嚎啕大悦。
才惊四海，誉享中外。
喜甚幸甚！

新片筹备井然，故事随信奉上。精华仍在提炼，脚本即将出膛。
人物之妙，惊古烁今。且为兄之发挥，提供辽阔疆场。

深信此角，必能助兄，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届时亿万女粉，翻江倒海，抛家舍业，秋波明荡。
不亦艳乎？

纵使
狡兔八窟，数易家宅，
亦难阻
拥趸之风暴，
优党之痴狂！
直落得
隐身天涯，革面洗肠，
不亦喜乎？

吾兄片中虽无艳星共枕，但有愚弟陪床。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耳鬓厮磨，却非断臂，
不亦骚乎？

新片除却愚弟之外，尚有发哥亮相。
左右拱卫，冬暖夏凉。
不亦乐乎？

喜骚艳乐，应有尽有，揽得睢鸠淑女，亮亮君子何求？
闻听吾兄将至，
同仁上下，无不开颜。
须眉脚扑朔，巾帼眼迷离。
鼓瑟鼓簧为兄弟，磨刀霍霍向猪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悠悠我心，青青子衿。
恰逢瑞雪早春，怒愚弟威逼利诱。
皆因爱之心切，盼之心痒。
江东渭北，春树暮云。
书不尽言，晤面详之。

草此即问
全家均安

愚弟姜文



菊 國 翰 陽 具 為 誰
 玉 鞭 五 不 故 盜 此 豈 賊
 傲 者 為 浩 乘 何 所 情
 少 與 風 雨 也 無 子 成



蜀国艳阳且为谁，
霸主不敌盗官贼。
双马识途何所惧，
也无风雨也无雷。

2008年7月，姜文先生、马珂先生赴成都拜见马识途先生，面叙小说改编权购买事宜。

马老虽九十有余，却思维敏锐，言语清晰，姜文登门，识之甚喜。

马老问：“电影由谁拍？”

姜文回答：“我拍。”

马老又问：“张麻子由谁演？”

姜文回答：“我演。”

马老爽朗大笑，拍案曰：“有的看了！”

姜文先生、马珂先生随后在成都驻留数日选景，并于7月5日乘机返京。

那日晴空万里，白云悠悠，姜文先生观窗外好景，顿生豪迈诗兴。

写了以上四句，赠与马珂先生作为纪念。

A
JIANG WEN
FILM

LET THE BULLETS FLY



A COMIC WESTERN LEG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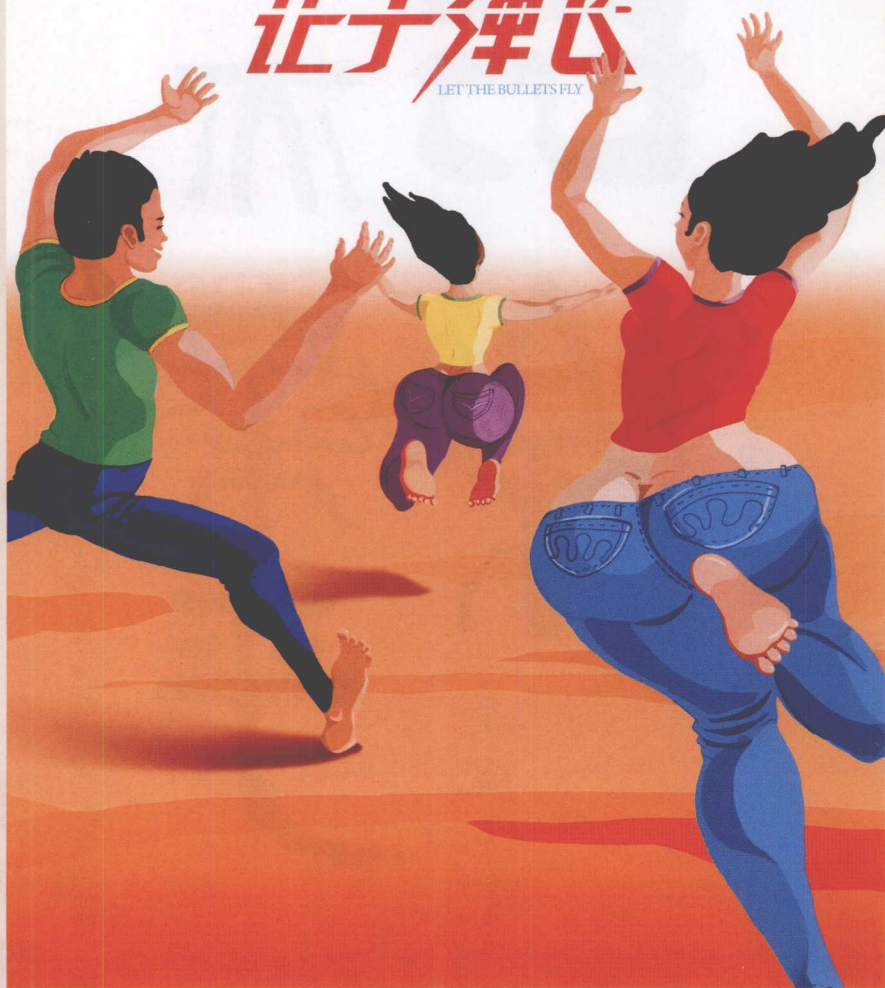
COMING OUT
FALL 2010

我要我要我还要

More, more and more

让子弹飞

LET THE BULLETS FLY



馬珂先生

長



不亦

九六

馬識途

樂

樂乎



庚寅年
書以贈